

化作春泥更護花（探索大集故事之六）司馬翎・著

沈神通果然不愧是公門中的强人，他以他的智慧及不凡的武功，以及喜怒不形於色的沉着毅力，盡力鏟除崎嶇人生道路上的障礙，不過道路却仍然是很長很長……



1123

編者話

一九八一年來臨了。本刊同人等謹祝讀者們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在今年裡，我們會儘量把本刊內容大革新，迎合一般讀者趣味所需，每期仍然一部巨型大小說刊出外，同時特別精選一篇新穎短篇加插，至於中篇連載，保持原有名家作品外，並竭力搜羅名作貢獻，務求滿足讀者興趣，敬希垂注。

＊＊　　＊＊　　＊＊

名作家司馬翎今期爲本刊撰寫一部探索大集故事「化作春泥更護花」，是篇爲該故事集中最精彩的一部，內容描述公門中强人沈神通在本故事裡，發揮他的靈巧智慧和不凡武功，同時並以沉着的不撓毅力，拚盡所能去鏟除崎嶇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和眼中釘，過程歷盡不少驚險，所作令人痛快，值得一讀。

秦紅的作品，素以橋段隱伏，詭秘離奇，令人莫測，同時行文流暢，描寫細膩見稱。下期他以一部「八一」年代表作「綠林游龍」貢獻給各位。叙述一個不同凡响的「書生」，他既能報父仇，又能除暴安良，影劍刀光，怒馬奔騰，活然紙上，看後包你拍案叫絕，敬請購閱。

王　龍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家」大集故事之六

化作春泥更護花

司馬翎・文
盧　令・圖



雌兔獨撲朔　雄兔兩迷離

那酒壺雖然是用錫做的，可是銀光燦爛，簡直就像是純銀的酒壺一樣。

不過這個大半尺高的酒壺現在已不能稱之爲酒壺了。是由於五隻瘦黑還有半寸指甲的手指一捏之下，整個酒壺馬上變成講不出像甚麼的形狀。

那是五隻瘦手指一捏再捏，錫壺終於變成一枚圓形錫球。這時當然更加不像酒壺了。

除了捏錫壺那人之外，另外還有兩對眼睛瞧看他那隻手的動作。這兩對眼睛的主人一個瘦瘦黑黑，相貌和捏壺之人有點相似。另一個則方臉大耳，三綹黑鬚，大有飄逸仙氣。

事實上他們三個人都是修仙學道之士，年紀都在四十左右。那時候北方道家以龍門派爲主。這一派在道家本身來說也稱爲北派，宗旨是清靜專修的丹法，與張紫陽眞人的南宗「北派」大有區別。

不過在武林中在江湖上，人人只知龍門派劍術，乃是玄門正宗內家劍法之一。至於道家講究的甚麼清靜單修，或者性命雙修合籍雙修等等。絕大多數人就的確不甚明白不甚了了。

這三個道人走到江湖上，一定有不少人認識。因爲龍門派除了掌門林清元眞人的大名之外，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的（亦即最有名氣）就是龍門三子——冲虛子華陽子和一貞子。前者就是這間旅舍客房內方臉大耳三綹長鬚的道爺。把錫壺捏成圓球的是一貞子。

冲虛子搖搖頭表示不滿意：「你應該好像捏稀軟泥一樣，那些錫從指縫中冒出才對。」

一貞子苦笑道：「我知道。」

華陽子嘆一口氣，道：「咱們居然在無形無聲中中了劇毒，而現在已恢復了五成已經算是非常幸運。你怎能希望老三完全回復功力？」

冲虛子道：「不是希望，而是必需馬上再回復多一點。因我已聽見馬蹄聲。」

在北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騾馬，所以馬蹄聲十分平常之至，反而如果聽到汽車的馬達聲才可以算是稀奇之事。

一貞子把錫球丟在桌面，任得它滴溜溜滾動。他聲音態度都很沉着：「老大，你猜是那一路人馬趕來？」

方臉大耳的冲虛子側耳再聽一下才回答：「奇怪，一共至少有六匹馬。但步伐沉穩齊整，可以媲美訓練最嚴格的戰馬。我猜黑夜神社或者野趣園金算盤一定訓練不出這種第一流戰馬。所以我們不妨換一個方向猜想。」

華陽子立刻道：「如果不是官家精選戰馬，我只能想到關外的大牧場。他們有的是練馬高手。聽說他們的精銳鐵騎天下無雙，你們大槪不反對我的猜測吧？」

齊整穩健蹄聲順着旅舍院牆繞向東邊，竟然不是衝着他們來的。

冲虛子反而雙眉深皺，道：「我們可以來到這兒，大牧場的人當然也可以。但問題是他們昂首闊步公然而來，這就大有古怪了。你們坐一會，我出去瞧瞧。」

他的話大槪就是命令，所以沒有人提出異議。

不過冲虛子出去一下就回轉來，雙眉皺得更緊，說道：「是大牧場之人沒錯。爲首的一定是徐奔。但六匹馬却一共有九個人之多，尤其是徐奔，他鞍上的女人是誰？」

華陽子一貞子都把咀巴閉得無可再緊。只因爲「天涯海角」徐奔的名字他們都極之熟悉，完全是因爲師妹淩波仙子的關係。本來就算以清靜無爲的玄門中人而言，在出家之前有心上人，或者女道士有男人追求並非奇事。但問題出在冲虛子身上。冲虛子出家前跟凌波仙子的感情不但不比尋常，甚至凌波仙子會投入龍門派成爲女冠也是有冲虛子的緣故。

至於「天涯海角」徐奔對她的痴戀不但人人皆知，而且亦是她趕快出家的原因之一。

現在徐奔從關外趕來，馬鞍上有個看不見面孔的女人。這個女人除了凌波仙子之外還會是誰？

種種原因湊在一起，所以目下那華陽子一貞子兩人，你就算用鐵筆硬撬，也休想他們開一下口。

冲虛子又道：「咱們這番前來野趣園，一路上受到各地武林人物注意。不論是想攀交情也好，有其他打算也好。總之咱們行踪一直被人監視，而且一直被人傳揚宣佈，所以咱們也一直不得安寧。」

仍然沒有人哼聲開口，那華陽子一貞子好像王八吃秤錘——鐵了心，看來要他們開口講話必是極之困難之事。

所以仍然是冲虛子的話聲。他又道：「雖然咱們後來隱蔽起行踪，也特別地多繞點路。但既然江湖上都知道咱們目的地是天津衞野趣園，所以我們後來發現情況並沒如何改善，也就變成理所當然了。」

華陽子一貞子雖然不開口，但眼睛仍然可以表示詢問意思。因爲這些已成過去的「情況」，究竟跟現在大牧場之人有何關係？如果全無關係，何以在發現「大牧場人馬之後，又炒冷飯呢？（事關這個話題已經研究過許多次）。

冲虛子面色很嚴肅，又道：「你們不必爲了呂凌波而有所顧忌，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假如咱們不能立刻找出正確答案，又假如咱們不能立刻正確行動，事情反而會更糟麼？」

一貞子一手按住圓錫球，因爲那錫球快要滾出桌面範圍。不過他總算開口了，

雖然所講的話使人洩氣。他說：「老大，這枚錫球如果像稀泥一樣從我指縫擠出，自然不應該變成一枚圓圓的錫球。但現在的事實擺在眼前，咱們看見的是錫球，所以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講才好。」

一貞子用隱喩方式表示，意思其實十分顯明。既然目前人人功力減弱了一半還不止，看來任何情況都失去主動改變的能力。因此那大牧場高手徐奔鞍上的蒙面女人是凌波仙子也好，不是凌波仙子也好。總之暫時是沒有資格查究干涉就對了。除非一貞子一手揑住錫球，能够使錫變成稀泥一樣由指縫擠出，那時才有資格出頭說話。

華陽子連連點頭。

冲虛子微微一笑，看來很冷靜，絕對沒有絲毫衝動跡象。

他慢慢伸手出去，撥開一貞子的手，拿起那枚錫球放近眼前，好像鑑賞稀世寶物一樣定睛注視錫球。

那錫球本來只不過是一個酒壺而已，決不是罕見貴重之物。老實說連多看一眼也是浪費多餘。但冲虛子既然愼重其事托在掌心鑑賞，那華陽子一貞子就不敢忌慢，連忙運足眼神，同時也動員全部腦細胞查看推測。

「我已經攷慮過咱們功力減弱的問題。」冲虛子說：「但假如我抵擋得住徐奔，你們聯手的『日月合璧劍』能不能抵擋得住大牧場鐵騎衝殺之威呢？」

華陽子藹然微笑道：「老大，咱們雖然身在江湖，但咱們終究是玄門修眞之士。我意思是說咱們老早已沒有使氣鬥狠的江湖習氣。咱們難道一定要去硬碰大牧場鐵騎？」

冲虛子笑容似乎比他更和藹親切。他說：「不是硬碰，而是不能不先攷慮最糟糕的形勢。我看本門日月合璧劍若是你們聯手使出，大牧場方面就算連徐奔也算上，大槪也無法攻破你們的劍陣，所以我其實只攷慮我自己，我和徐奔敵對單打獨鬥的話，我勝算有多少呢？」

他一面說話一面合攏手掌，掌心那枚錫球忽然變成稀泥糊麵一樣，一條條從指縫冒出。

一貞子看了欣然道：「老大，還是你行。」

華陽子聲音顯然响亮和强硬得多：「現在還有甚麼問題？咱們馬上動手。」

冲虛子道：「假如徐奔鞍上的女人不是呂凌波，你們記住一定要忍氣吞聲，咱們就算再三行禮賠罪也沒有關係，但如果是她，咱們先兵後禮，我意思說先把人搶回，才問問凌波的意思，她若是不反對跟徐奔同行，咱們就飄然回山。她以後的事情咱們就不必管了。」

一貞子沉吟道：「先問問凌波的意思才動手豈不更好？」

冲虛子輕輕歎口氣，道：「咱們雖然不喜歡在江湖鬥狠，但這件事却關係及龍門派聲威，所以咱們必須先把人弄回，再讓她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貞子忍不住笑道：「先禮後兵我聽得多了，但先兵後禮却還是第一回聽見。哈，哈，老大，你腦子有沒有問題？仍然跟從前一樣管用？」

華陽子道：「不論先禮後兵也好，先兵後禮也好，我心中只一直嘀咕一件事，那就是咱們昨夜中毒之事，不知與大牧場有沒有關連？」

冲虛子頭搖道：「一定沒有，咱們昨夜並非『中毒』那麼簡單，你們想想看，刺入老三（即一貞子）屁股中的毒針那種機關弄得多精巧？老實說我至今回想起來，心中仍然無限讚歎敬佩，以老三身手，屁股一碰椅子，立刻知道椅子承受不住重壓，知道椅子會垮下去，所以他原式不動讓椅子垮塌，屁股連一寸一分也不曾下沉，但誰想得到這時竟然會有一枝毒針向上彈射呢？」

其實他自己和華陽子亦都是中了極精巧奇妙的機關暗算，例如華陽子由於看見一貞子情況不對趕忙過去查看時，忽然地面由堅硬變成柔軟，往下沉塌，華陽子想也不想就一手搭住方桌一角，身子騰起兩尺停在空中。

可是他這時也不必查看地面情形了，因爲桌角忽然冒出毒針，刺破他手掌。

此時那冲虛子的確顯示出掌門修養功夫，他不但不生氣不着急。反而微微一哂，雙手齊出抓住華陽子一貞子胳臂。

華陽子一貞子不但得到冲虛子內勁托住身形，因而四肢身體都不必用力就穩住不動。而且還得到冲虛子源源送入體內的內家眞力帮助，將毒力逼聚在傷口一小塊部位。

冲虛子雙脚寸步不移，料想就算有更奇妙的機關埋伏也等於沒有，誰知道忽然一陣香氣瀰漫全屋，冲虛子登時嚇得面色都變了，提住華陽子一貞子躍出房外。

房外夜色墨黑寒風刺骨，却居然無人現身侵襲。

但這范家莊小小村落之內顯然大有古怪。仍然逞强留下絕對不是好主意，因此冲虛子只作一次深長調息，就放下華陽子一貞子，三個人邁着穩定雄健步伐走出屋子，找到坐騎連夜離開。

雖然事實上冲虛子沒有受傷！可是他一來曾經吸入少許毒氣。二來他在屋外那一次稍爲長久的呼吸中，已經將本身大量眞元輸入華陽子一貞子體內。所以連他後來也一樣只剩下一半功力。

但冲虛子內功之深厚果然是「龍門三子」之冠。那華陽子一貞子還恢復不到六成，冲虛子却好像已經完全復元了。

冲虛子又道：「機關埋伏即使精妙得天下無雙，但如果沒有測料敵人每一個動作的上佳頭腦，又有甚麼用處呢？可是世上億萬之人個個動作習慣都多少有點不同，所以你若是擺下針對某甲的機關，對某乙就可能失去效用了。」

一貞子道：「對，你講得很對。但這些理論還不能證明與大牧場絕無關係，我們討論的只是這一點對不對呢？」

冲虛子道：「假設大牧場之人知道我們將會投宿范家莊，那裏只有這麼一家小客棧，當然也可以肯定我們必定落脚在那小客棧。由此推論，他們便也可以預佈陷阱等我們掉進去。」

華陽子道：「對呀！但你的結論却是否定的。我眞不明白你怎樣想的？」

「但你們想想看，當時我們將要投宿

這侯橋鎭或范家莊，一直都沒有決定。由決定之後直到抵達宿處，決不超過一個時辰。換句話說，那些針對我們的精巧奥妙機關只能在一個時辰之內佈置。如果用更接近事實更精確的說法，暗算咱們的人其實只有很短時間佈置。短得只有由咱們入莊到拍開客棧門走入房間這麼一丁點兒時間而已。」

華陽子頷首道：「大哥分析更無可疑了。既然只有如此一丁點兒時間佈置機關埋伏，此人必是這一門當世第一流人物。就算不是『巧手天機』朱若愚，我瞧也差不多了。」

「這種人物大牧場好像沒有。」一貞子也連連點頭：「那麼這個人是誰？」

「此人是誰以後再說。目前先處理呂凌波的事。」冲虛子一直側耳聆聽外面傳來的聲音：「大牧場人馬已經停住，地點好像是在那邊巷口藥材舖旁邊。那兒既無客棧又無飯館，他們如果不是抓藥，就一定是另有特別原因。」

一貞子笑道：「八成是抓藥，莫非他們也中了暗算？」

×　　×　　×

藥舖字號是「仁昌老店」！由於店面相當寬敞，所以現在沒有一個客人時，看來就更感到零落空蕩得有點可憐了。

不過在藥舖右邊過去第三間屋子大門前，却甚是熱鬧。

六匹毛色油亮踢足昂首的駿馬，再加上八九個人，有男有女。這些人就是以「天涯海角」徐奔爲首的大牧場鐵騎。現在只有李政夫婦徒步走到門口，其餘的人都留在鞍上。

開門的是一個僕婦。她認得李政夫婦，所以啊了一聲。「我馬上稟報姑娘。」

李政道：「等一等。」接着便招呼門外六騎進去。大門內是個露天大院子。那些馬匹拴在一角之後，所有的人都走入大廳。

清麗可愛的馬玉儀終於出現。這時大牧場之人才開始解衣裹傷，而李政的妻子李何氏有馬玉儀帮忙，所以也在另一房間迅即包紮好傷口。

廳門是用棉帘隔斷寒風，所以相當和暖。

但馬玉儀却有慘不忍睹之感。她沒有忘記那天晚上大牧場十二鐵騎威風凜凜的形象。可是現在只剩下八個人，而其中還有三個人是負傷了的。

不問可知他們這一仗必定打得極之慘烈。在江湖上人命果然十分脆弱十分微賤。只不知沈神通現在怎樣了？還有那俊美得有如女孩子又溫柔又聰明的劉雙痕呢？

馬玉儀默默瞧着徐奔將那個蒙面女人點了睡穴，安置在房間裏。又等到他出來，等他自已開口。

徐奔用欽佩眼光瞧着她，聲音也透出眞摯之情：「妳眞了不起，如果是平凡女孩子，老早至少也問了一百個問題了。」

馬玉儀微微而笑，聲音非常溫柔：「那麼，你現在有沒有心情告訴我一些事情呢？」

徐奔歎口氣，道：「可惜我當時不能不走，所以除了我們自已事情之外，後來的發展情況就沒有法子告訴你了。如果你還願意聽聽我們的情形，我當然樂意詳細奉告的。」

馬玉儀只用一個懇切請求的笑容，就使徐奔極之情願地將一切詳情說出。

馬玉儀當然非常想聽，因爲她知道徐奔一定會提到沈神通。那怕只提到他的姓名，她已經十分感激十分滿足了。

徐奔最不明白的是何以當他最後提到大牧場人人拔刀，向沈神通致敬告別時，馬玉儀眼淚大滴大滴掉下來？

等到馬玉儀恢復平靜，徐奔才又道：「我們有人質在手，所以不怕金算盤會使甚麼詭計陰謀。也因此我決定繞到這兒來保護妳。一來金算盤勢力很大，附近百餘里方圓之地恐怕沒有甚麼事能瞞得他很久。其次，我們順便也可以等等劉雙痕的消息。」

「可是你的人質現在在那裏呢？」

這句話當然不是徐奔或大牧場之人說的。但亦不是馬玉儀開的口。

故此沒有人不立刻感覺到問題嚴重之至。

大廳側門棉帘子撥開，一個方面大耳三綹黑鬚的中年道人走進來。他雖然佩着劍，却絲毫不影响他飄逸如仙的風度。

徐奔面色變得很陰冷很難看。因爲他不但認識這個龍門派著名的劍客冲虛子，而且多年來暗中認定冲虛子乃是拆散他和凌波仙子那段情緣的人。所以他面色如果能够不難看那才是怪事。

冲虛子擺了擺手，向其他按刀欲起的人笑笑，又道：「你們不必心急不必魯莽。徐奔認識我，你們最好等他決定才出手不遲。反正我既然現身，大槪就不會立刻溜走。」

他自動現身乃是事實，故此理由實在非常之充份。如果他因害怕而溜走，那麼他何必現身？

於是大牧場衆人都立刻控制住自己，眼睛耳朵在等候徐奔的命令。

冲虛子衷心地贊歎道：「大牧場鐵騎果然名不虛傳。好，現在我言歸正傳。我運氣很好，居然毫不費力把『人質』弄到手。同時也湊巧聽見徐奔所說的話。因此來龍去脈我已大致了解。徐奔，不論你心裏對我怎樣想法，但有一點你大概不會否認，那就是我冲虛子以至龍門派的人，都有管一管凌波仙子事情的資格。」

徐奔道：「有便如何？」

冲虛子道：「你所謂人質的那個女人，究竟是誰？」

徐奔仰天一哂，道：「你問我，我問誰？」

冲虛子道：「別意氣用事，如果我敢肯定她就是呂凌波，我當然會揭開她的面紗。但你却不同，你應該知道她是誰。」

徐奔仍然哂笑望天，道：「我記得我好像還沒有揭開過她面紗。我只能告訴你，她的聲音和笑聲都很像。唉，不是很像，簡直就是她，不過我還是沒有揭開她的面紗。」

冲虛子道：「咱們何必將一件很簡單的事弄得那麼複雜？其實你揭開一驗便知，你爲何不這樣做？」

徐奔換上冷冷神情和聲音：「那麼你又爲何不這樣做？難道你們會認不出凌波

仙子？」

他的眼光忽然轉到馬玉儀面上，表情也忽然變得很親切溫柔：「你不要害怕。我們男人之間本來很單純很痛苦，是恩是仇一言可決。但一旦涉及女人，問題就叢生百出了。」

馬玉儀道：「我明白。不過我只希望你忍耐些，不要輕易衝動決裂。」

徐奔本來就很瀟洒，所以他的微笑看來很有味道。

「姑娘，我從來就不是個衝動滅裂之人。」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英雄人物，所以你敢愛敢恨。」

「我很羨慕劉雙痕，因爲他已經有了你。」

馬玉儀也沒有分說，暫時讓徐奔誤會她是劉雙痕的女人並沒有傷害！所以她又道：「但我也感覺得出那位仙長也是英雄人物。所以你們都一樣，都不敢揭開那塊又輕又薄的面紗。我好希望能夠認識凌波仙子，因爲我想知道她何以能夠使你們這等英雄人物，都如此對她情深義重？」

她的話，她的見解其實一點也不玄，凡是付出過眞感情的人大槪都能意會、能了解。

我們不妨把男女身份掉轉過來，然後讓我們看看古人兩句詩。這兩句詩是：「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

以楚霸王項羽冠絕天下之勇，竟然還不算「英雄」，而英雄處却是在於有一個美人肯爲他而死。

因此如果美麗女人有兩個英雄人物願意爲她而死，她當然也值得驕傲値得讚頌了。

仍然又是馬玉儀開口說話：「你們雙方既然都不是凡俗之士，爲甚麼不敢面對現實？爲甚麼不敢立刻解決這件事？拖延時間並不是好辦法，你們心裏當必也十分明白！」

她忽然覺得自己好像變成「沈神通」，所以心中悄然歎口氣。

「人質」是在冲虛子的手中，所以他必須先表示意見。這意思是說他擁有否決權力，所以別人無論有甚麼意思都沒有用處。

冲虛子道：「我們怎樣做才算面對現實？」

馬玉儀不假思索應道：「有兩條途徑。」她現在覺得自己更像是沈神通化身了。「第一條途徑是你們根本不必多講，對也好錯也好，立刻出手決戰拚命，誰贏了誰就算有理。」

冲虛子道：「如果這盲目瘋狂的辦法也算是途徑的話，我實在不敢恭維亦絕不贊成。」

徐奔點頭問道：「第二條途徑呢？」

馬玉儀泛現出笑容，甜美得使人心都軟了。「第二條途徑也很簡單直接。把蒙面女人帶出來，讓我揭開她的面紗。」

她最有力最有利的原因就是她是個不諳武功的女人，所以由她充任仲裁，雙方都無疑慮。

冲虛子很爽快，道：「好，先弄明白她是不是呂凌波，再說別的。」

徐奔一擧手，許多人立刻移動，眨眼間大廳內大牧塲方面只剩下徐奔一個人。

側門又有人進來，是華陽子攙住呂夫人。

呂夫人面孔隱於面紗後，所以誰也瞧不出她有何表情？

華陽子立即也退出廳外。馬玉儀一手扶住呂夫人，另一隻手捏住面紗下端。但她沒有立刻掀開面紗，微揚一聲道：「雖然人人叫你呂夫人，但我却知道妳不是呂凌波。」

呂夫人沉默一會才道：「我不是呂凌波？那麼我是誰？你又是誰？」

馬玉儀道：「我已看見兩個男人的表情。妳的聲音一定很像呂凌波。」

呂夫人輕笑數聲。

馬玉儀又道：「妳的笑聲更像呂凌波了。因爲那兩個男人都好像快要溶化在妳的笑聲中。但我告訴你，我保證你不是呂凌波。」

呂夫人柔聲道：「這話要他們說才算數。」

馬玉儀道：「就算你眞是呂凌波，但妳的殘酷嗜殺種種行爲，已經使你變成另一個人。何況妳根本不是呂凌波。」

她的結論頗有一點「石破天驚」意味，使人禁不住會想起了沈神通。

呂夫人道：「我是與不是，妳只要手指一動就知道了。」

馬玉儀道：「動不得。妳這層面紗非常重要。如果不是這層面紗，他們絕對不會有『假』的感覺。」

她腦海中浮起沈神通跟她講過的道理，所以侃侃而談，流利得令任何人都會驚訝：「如果是動物，對牠們來說，聲音和氣味比眼睛看見的形象更重要。但人類却不是了，人類寧用眼睛也不用耳朵鼻子。所以妳一直不讓他們看見，其實很傻。」

呂夫人茫然道：「我傻？你眞的這樣想？」

「是的。如果妳早早讓他們眼見，他們一定會被視覺蒙蔽迷惑，沒有法子分辨妳的眞僞。這就是由於人類太倚賴眼睛之故。但既然他們看不見，少去許多迷惑因素。他們的心靈就發揮神奇作用。他們根本就是『感覺』你不是眞的呂凌波。」

呂夫人有沒有驚訝得張大咀吧不得而知。可是冲虛子和徐奔却一點不假，連下巴也差點掉下來。他們既驚訝而又萬分佩服。誰說不是呢，他們正是心裏感到不妥，覺得呂夫人並不是他們所要營救的凌波仙子。

在徐奔來說，他還曾在武功上試探過，所以比冲虛子確定得多。但若是要他絕無疑惑，却又差了那麼一點點。總之，連徐奔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證呂夫人不是呂凌波就對了。

「所以妳現在不敢拿下我的面紗？」呂夫人聲音很鎭定也很嬌柔悅耳。連她也聽得見冲虛子徐奔兩個男人的吸氣聲。

她又說：「我希望我不是呂凌波，因爲我有一段時間好像已經瘋狂，我做任何事情在正常人看來都是倒行逆施。但可惜的是當我忽然清醒，却發現我仍然姓呂，如果我不是她，那麼我是誰呢？」

這個問題的確令人混淆迷惑，甚至很難找出任何理由駁斥，困難的原因來目：

你必須要想法子代她回答「她是誰」的問題。

現在冲虛子徐奔這兩個當代高手，他們和一般男人並無不同。反正一跌入有關感情的陷阱中，便爲之迷迷糊糊，完全失去判斷能力。所以他們像傻瓜一樣張開咀巴。他們只會望住馬玉儀，只會希望她腦袋的聰明能和她面龐的美麗是正比例的情形。俗語常常可以聽到「聰明面孔笨肚腸」這句嘲罵人的話，但這句話却千萬不能够出現在馬玉儀身上，這就是冲虛子和徐奔忘記合攏咀巴的唯一祈求了。

呂夫人又說道：「姑娘，妳的話實在很有學問，所以我請求你揭開我面上的紗幕。」

馬玉儀笑一笑，看來好像仍然蠻有自信的樣子。當然這一點又牽涉及沈神通，因爲她發現像他的感覺更加强烈了。

「在那兩個男人腦子裏，一定還在想着如果你不是呂凌波，那麼你能是誰？世上斷無話聲笑聲以至身材肥瘦高矮都那麼相肖的人。我也懂得男人，所以我知道他們的想法。」

呂夫人道：「這個話題好像沒有再談下去的必要。」

「不必如果。如果……」馬玉儀截斷她話聲：「因爲只要妳不是呂凌波就足够了，至於妳究竟是誰毫不重要。反正他們愛的人只是呂凌波，決不是很像呂凌波的人。」

她用女人的方法一下子就解決了問題，因爲男人總是喜歡自以爲是地繼續追問一些不現實的問題，例如這個女人如果不是呂凌波，那麼她是誰？其實這個問題已經離題百丈。在邏輯上說，也已經墜入推理的偏失錯誤陷阱了。

冲虛子和徐奔都忽然透一口大氣。也忽然記得咀巴不該張得那麼大，所以都合攏起來而變回正常樣子。

「她雖然不是凌波仙子。」徐奔說：「但仍然是極重要的人質。起碼在金算盤心目中她很重要。」

冲虛子道：「別人雖不知道，你我却是知道的。金算盤的對象其實也是呂凌波，但爲何對她竟然能像對待呂凌波一樣？她究竟是誰呢？是不是連樣貌都很像呂凌波？」

男人總是這樣，腦筋時時會忽然又變得不現實。很難像女人一樣堅持下去。此所以自古以來有這麼一個現象，那就是男女之間若有發生問題而決裂分手。男人往往比較容易也比較常見能寬恕對方而覆水重收。但女人方面就很不好講話，如果她不要一個男人，那就極少機會可以使她改變主意。

「我知道你們腦袋裏的想法。」馬玉儀的微笑除了美麗好看之外，居然有一種母親或大姊的派頭味道：「你們別怪我太率直。因爲不論你們是甚麼身份以及有甚麼成就，但你們基本上仍然是男人。」

徐奔道：「我絕不否認我是男人，相信冲虛子也一樣。」他眼光轉向那方面大耳的中年道人：「你不會否認吧？」

冲虛子苦笑而又連忙道：「我當然不否認。」

徐奔滿意地把眼光轉投馬玉儀：「瞧，這一點已明確證實了。但男人的腦袋却不是個個相同的。何況每個人腦袋裏的思想既雜亂而又不盡相同，你究竟知道我們那一種想法？」

馬玉儀點頭同意：「對，每個人都有獨特想法。」這時她其實想起沈神通，因爲她認爲如論獨特想法之多，沈神通在這世上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了。

「但若以男人和女人的立場分野，則男人的移情作用大過多過女人。例如『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這兩句詩，第一句就是移情作用。」

那兩個男人都明白，所以默然頷首。

他們不開腔不作聲原因是知道馬玉儀下面還有話要說。不過在馬玉儀說下去之前，關於那句詩却必須解釋一下。所謂「望裏彩雲疑冉冉」，意思是說，在你眼睛看見的那一朶彩雲（美麗女人倩影），使你懷疑就是輕盈飄逸的她。這個她自然是已經離別了而又忘不了的兩個女人。事實上這一朶彩雲當然不是眞的她，你只不過看見那身影很像而以爲是她而已。

這種情形難道「女人」就沒有？不，女人自然也一樣有，只不過經過懷疑再加以證實之後，再往後的發展男人和女人就往往完全不同而已。

馬玉儀正是指出這一點。她說：「男人對於一個很像他心上人的女人，常常可以假裝她就是她，就算不是這樣，也會對她特別好，因爲可以從她身上看見心中想念的人。」

那兩個男人顯然很信服而又有點飄飄然的表情。任何男人若是被美女當面恭維他很多情，決不會覺得是件壞事。

他們眼睛忽然又都發亮發直，因爲馬玉儀玉手一動，扯掉了呂夫人面紗。

馬玉儀讓兩個男人呆楞了一陣，才用毒箭似的說話驚醒他們。她說：「女人不同於男人之處，就是當她驗明結果之後，她不會留戀不會幻想。她用現實態度處理這種事，她會馬上走開，或者繼續找尋那個眞的。因爲她認爲假的就是假的，不能代替眞的。」

兩個男人都暗暗吸口氣，並且恢復常態。

徐奔道：「我明白了，金算盤就算明知她不是凌波仙子呂驚鴻，但由於她們樣貌聲音無一不像，所以用她代替。可惜金算盤一直不知道龍門派凌波仙子就是呂驚鴻的秘密。」

冲虛子微微失色，問道：「知道便又如何？」

「如果他知道，這個人質就完全失去用處了。因爲凌波仙子已經遇害。」

這個消息雖然是劉雙痕暗中告訴徐奔，但他却禁不住想起沈神通。他現在才明白沈神通那時爲何不讓他多言爲何要他速速率隊離開，原來是爲了保存「人質」的價值。因此直到現在爲止，金算盤必定還不敢翻臉更不敢傾盡全力追擊狙殺他們。

不過現在輪到馬玉儀暗暗担心了。這是由於呂夫人一直都很沉默並不反駁之故。如果她乃是啞口無言，當然就沒有甚麼可以担心的。但看來她只不過是不說話故意賣個關子而已。因此到她一開口，必定會有意想不到的問題發生。

果然馬玉儀的直覺沒有出錯。

呂夫人一開口就使人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她向兩個男人詢問：「如果我出乎一切意料之外竟然是凌波仙子呂驚鴻，你們怎麼辦？」

徐奔咀巴張得比冲虛子大一倍，因爲他曾對她施展精妙劍術，用獨門手法刺中她大穴，使她內家眞力完全渙散，使她一身武功從此永遠施展不出。所以如果她居然是眞的凌波仙子，他該怎麼辦？看來只有老天爺才可以幫他回答了。

呂夫人一定知道自己的話的份量。她一定知道能够對那兩個男人做成怎樣的打擊。所以她的笑容既鎭定而又有那麼一點點陰險狡詐味道。

馬玉儀現在的確慌了手脚，因此話聲也軟弱無力：「妳不是凌波仙子。妳一定不是，所以他們根本不必胡思亂想。」

呂夫人用那兩個男人聽了會心跳氣喘的熟悉聲音回答：「你錯了，你才一定不會是凌波仙子，但我却不一定了。」

如果她立刻激烈堅持她就是凌波仙子，效果必定比現在遜色很多很多。如今她只不過自辨有此可能，却居然反而能使人多相信幾分。

呂夫人又說：「我的話當然有根有據，否則如何令他們相信呢？」

馬玉儀看來別說已無進攻之力，甚至連招架之功也沒有了，故此她的聲音更軟弱可憐：「你最好馬上拿出證據，別空口說白話浪費我們的時間。」

呂夫人吃吃而笑。顯然她的笑聲也具有極强大力量，所以那兩個男人才會那麼目瞪口呆的樣子。她說：「姑娘，妳又錯了，我並沒有浪費任何人的時間。我只不過讓他們看清楚些想清楚些。既然我敢這樣做，便已是第一個證據。」

馬玉儀芳容上露出失措神色。因爲她不但不笨，而且很聰明。所以一聽這是「第一個」證據，無疑必定還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了。

「至於第二個證據。」呂夫人聲調極之悠然。現在，她當然可以很從容，換了任何人也可以這樣，假如還有有力證據的話。

「第二個證據本來在這個場合不大好意思提出，可是爲勢所迫，我也不能不說了。」

她可又眞會整人，老是不立刻講出最核心最重要的話。她只在核心旁邊挑觸，而讓所有的人緊張的透不過氣來。

幸而她終於不能不說下去。她說：「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好像冲虛子你，還有徐奔你。你們都先後跟我好過。這一點你們有沒有意見？」

所謂「好過」，那就是曾經有過肉體關係的文雅講法。

冲虛子和徐奔都低下頭，但也是點頭之意。他們本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男人在這一方面很難得會發生當面不認賬的事或者這就是「大男人主義」觀念作祟吧？

呂夫人嬌嬌媚媚說下去：「那麼你們當然也絕不會忘記我身上有甚麼特別標誌，是不是這樣呢？」

兩個男人雖然暗暗倒吸冷氣，却也不能用頭顱動作表示「是」的意思。

呂夫人又道：「那麼誰過來替我脫掉衣服？如果我的標誌特徵仍然藏在衣服底下，你們永遠都不知道我是誰，不論事情是好是壞，但我猜想你們都不想永遠有一團迷霧在心中吧？」

兩個男人不但不敢跨步，簡直連小指頭都不敢動一下。馬玉儀嘆口氣，道：「我從未替女人脫過衣服，但我看這次不能動手做一次了。」

呂夫人的媚笑是那麼美麗那麼蕩人心魄，簡直連馬玉儀也瞧得不能透氣不能眨眼。如果再深入一點透視分析馬玉儀的情緒，一定可以發現連她也有點像男人那樣心蕩神搖。

馬玉儀一面替她解開衣帶，一面說道：「你一定想不到何以我心中忽然會湧起遺憾？」

呂夫人訝道：「你爲何會遺憾呢？」

馬玉儀道：「因爲我看見妳如此嬌美柔媚情態，使我竟然也像男人一樣燃起慾念。所以我禁不住感到遺憾，因爲我終究不是男人。」

她說話之時，又已經脫掉呂夫人外衣。於是晶瑩玉臂，飽滿挺聳雙乳，以及肥白修長大腿都呈露出來。

因此房子內粉香四溢肉光映照。也因此那兩個男人都目瞪口呆地瞧着她。

但暴露程度還不够，所以男人們既未認可，而呂夫人亦沒有阻止更徹底解脫的意思。

一眨眼間，呂夫人不但那對挺立雙峯全無遮掩，連下體也是一樣光溜溜全無衣物遮蔽。

呂夫人的身材並非玉女型，但也絕無絲毫衰老徵象。她屬於成熟豐滿而又修長得很好看那種少婦型。由於這種體型暗示已經成熟已經可以採摘。故此比玉女型的身材更令男人心跳垂涎，也更易令男人生出非非之想。

馬玉儀又嘆口氣，道：「現在我更加可惜我不是男人了，不過我猜如果我是男人，大槪又沒有資格站在這裏。」

其實她現在已忽然記起，她自己的身體也有過不少男人如此目瞪口呆地盯着。不過這裏面却有點不同，因爲男人看女人有權魂飛魄散定睛流涎，但女人看女人却怎會也有情慾泛濫之感？

她何以像男人一樣湧起擁抱撫摸那具裸體的衝動？

呂夫人緩緩舉起右腿，又用一隻手抄住小腿以便舉得更高。她的動作慢而優美，所以雖然不久便妙相畢呈春光乍洩，却沒有下賤粗俗之感。

連馬玉儀也聽得見兩個男人沉重快速的心跳聲，所以她知道情形很不妙。因爲以那兩個男人入迷程度看來，就算呂夫人沒有特徵標誌，他們也可能情願將她當作是凌波仙子呂驚鴻而不肯拆穿了。

本來這事與她沒有甚麼關係。因爲別的男人喜歡別的女人，跟她馬玉儀簡直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塊兒去，除非「男人」裏面有沈神通，或者「女人」是她自己才有問題。

可是她却又淸淸楚楚知道問題十二萬分嚴重，她只用女人的直覺而不必用邏輯推理，就知道至少有兩種情況會發生。

一種是男人們的態度會作一百八十度轉變，變成維護及幫助呂夫人。這一來他們很可能簇擁她回去野趣園，並且聽她命令大殺一場。殺的當然是任何呂夫人不喜歡不順眼的人。

另一種情況是這兩個男人很快就會變成仇敵，他們即將出手決戰。最後，仍然活着的勝者才可以擁有呂夫人。至於戰敗身亡的一方，那時不管失去甚麼東西也沒有關係了。

呂夫人那隻雪白大腿雖然舉得很高，却沒有舉得很久。大槪是由於這種動作並不怎樣雅觀，而且她眞氣已破，要這樣子舉起一隻大腿可能相當吃力。不過當她放下大腿之後，那種站立姿勢好像沒有減少一分一毫誘惑力，相信這一點跟她全身赤裸很有關係。

馬玉儀立即用自己身體擋住兩個男人射向呂夫人裸體的目光，一面動手幫她穿上衣服。但當她這樣做時，她已知道情勢很快就會發生變化。

她覺得自己好像站在火山口，正在等待火山爆發那可怕的一剎那。

蛟羣困淺水　竭智出生天

淙淙泉水的流韻好像比平時更淸脆响亮傳入衆人耳中。其實這只不過是軒內所有的人都沒作聲以致非常寂靜之故而已！

會津簡一的鐵矛矛尖仍然遙遙指住陶正直，但他的眼睛却望住金算盤。

情勢簡直已擺明出來，金算盤決不是傳話人。連黑夜神社二當家會津簡一也要服從和等候他的命令，他怎會只是「傳話人」那麼簡單呢？

金算盤大槪已知道瞞不下去，所以他仰天長笑一聲，笑聲顯明流露毫無忌憚以及恣縱狂妄的意味。

人人都明白都曉得金算盤開始現出他的眞面孔，又由於他的笑聲很刺耳難聽，故此許多人都皺起眉頭表示反感。

金算盤却不管別人喜歡或反感，那狂野笑聲持續好一會才停止。這時人人都看見他那對眼睛亮得很可怕。單單是笑聲和眼睛，就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泛起他是人類以外某種東西的强烈感覺。

這種感覺自然極之恐怖，試想本來是好好的一個人——秀氣斯文而又瀟洒的人——忽然變成不像人類的東西。你只須深入地認眞地想一下，盡力體會一下就必可明白。

衆人之中以花月樓崔氏雙姝反應最具體也最戲劇化。她們嬌嬌地呻吟一聲，抬起手用衣袖遮住面孔。當然她們乃是用衣袖隔斷目光不想看見金算盤的樣子，這意思人人都知道都了解，同時不禁也有一份同情。

由於她們都是艷絕一代的美女，所以她們的表情不但不令人覺得做作多餘，反而更增加憐惜不忍卒睹之驚懼感想。

寬敞的軒堂內十對眼睛都集中於金算盤一個人身上。

金算盤雖然沒有計算人數，但此處却不能不一一數出來，以免混淆滋增疑惑。

這十對眼睛第一個就是沈神通，然後是陶正直劉雙痕崔家雙姝李紅兒等六人，另外還有會津簡一及兩名縮在轎邊的年輕壯健轎夫。而第十個人便是轎內之人（假如有人的話）。不管轎中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女，反正他也一定與旁人無別，現在一定凝瞪着金算盤。

金算盤用奇異的閃亮的眼神凝視沈神通好一會，才道：「沈神通，直到現在我才發現你是最强敵手，還有陶正直則是最混蛋也最可惡可怕的人。」

沈神通只笑一笑。陶正直遙遙拱手道：「過獎，過獎。小可只不過是個卑微渺小不足道的人。小可平生還是第一次被人這樣讚譽。所以我實在很不習慣。」

劉雙痕接口道：「金老板，我瞧你才是世間最可怕的人，因爲以我來說，由家裏發生事故一直到現在，我雖已看見不少血淋淋拚鬥厮殺，也親眼看見許多生龍活虎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我仍然迷迷糊糊，仍然好像在一場噩夢中一樣，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出力奮鬥，我甚至連敵人是誰都不知道。」

陶正直說道：「現在，你應該知道了吧？」

劉雙痕搖搖頭，道：「仍然不知道。因爲雖然目前看來一切問題一切仇殺都是金老板一手主使導演。但他爲何要這樣做？對他有甚麼好處？我好像不能這樣就輕率作結論。」

金算盤的聲音略異於平時，似乎相當興奮。「劉雙痕，你有結論也好，沒有結論也好，都已經失去任何意義了。我這些話其實只是解釋我剛才何以不把你們春風花月樓列爲可怕敵人的原因。」

劉雙痕訝異道：「你到底想告訴我甚麼？」

金算盤笑得又陰險又邪惡，然後說：「你們春風花月樓已經是網中之魚甕中之鼈。你們已經沒有能力自保，更不要說對付我了。我這樣說你明白了沒有？」

劉雙痕漂亮臉蛋上露出迷惑神色，搖頭道：「我還是不明白，我們爲何已無能力自保？爲何不能對付你？」

金算盤道：「我希望沈神通能够回答。他最拿手的本領就是猜測一些奇怪的事情。」

沈神通道：「若是平時我也許可以猜一猜，但現在却一千個一萬個不行。因爲我的心很亂，我只想知道我的女人現下在甚麼地方？她落在何人之手？」

這個理由果然强而有力之至，連目泛異光表情邪惡的金算盤也連連點頭，道：「這話也是。我看我還是轉問陶正直吧？他的腦筋似乎不差於沈神通。而他的古怪比沈神通更多。」

陶正直道：「不要將沈神通的問題弄到我身上，總之他的女人以及寶刀都交給金老板你了，如果你交不出那女人，他不找你找誰呢？他總不能找我或者找劉雙痕吧？」

劉雙痕提醒他道：「現在我們不是講這件事。」

陶正直確實是相當英俊的美男子，所以笑起來很好看。唯一缺陷就是他的眼睛時時禁不住露出邪氣。他說：「對，我並沒有忘記。尤其是關係你們的問題。但老實說這是極之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況。我連做夢也想不到金老板下手的第一對象就

是你們。如果他暗算沈神通或大牧場人馬，甚至暗算我，都講得過去。」

劉雙痕說道：「你仍然還未解答疑問呀？」

陶正直道：「世間之上如果用暗算手段對付人，但又不讓對方馬上發現被暗算徵象，數來數去只有三種方法。」

這話連見多識廣的金算盤也爲之一驚，當然他知道如果是他發問，陶正直可能不予理睬，所以設法使自己不發出聲音。

果然劉雙痕問道：「我首先想到用毒，最後也是用毒。但除了用毒之外難道還有兩種手段方法？」

陶正直說道：「當然有啦。我告訴你，第二種就是用蠱。『蠱』跟『毒』完全不相同，南方交趾那邊的人稱爲『降頭』，是一種很奇異很神秘也很可怕的手段。那邊有些女孩子也跟苗疆女子一樣，如果你嫁給漢家兒郎，就一定向他用蠱，這樣那個男人回到唐山家鄉而不再回到她身邊，到了某一時間，就會病死或者是突然死亡。」

劉雙痕道：「我聽過不少這種故事。但以前我却不敢確信眞有其事。你既然這麼說，我當然不能不信了。只不知第三種却又是何等樣的手段？」

陶正直面色非常嚴肅，聲音也一樣：「那是極古老的方法，就是邪門妖術。除了剪紙爲馬撒豆成兵，召風雨喚雷電等邪術之外，還有驅神役鬼，乃至種種厭勝之術都屬於這一門。」

人人都作聲不得，但覺陶正直胸中果然大有丘壑大有學問，決不是那些只有點小聰明的人所可比擬。

陶正直又道：「以我看來金老板家財萬貫，聲名震動江湖。所以能够找到擅長妖術之士。這種人當然很詭秘隱密。如果不是金老板聲名顯赫而又能够一擲千金，那是絕對找不到那種眞有妖術的人的。」

這次連沈神通也暗暗吸一大口冷氣。假如陶正直沒有分析錯，則金萬盤眞正的力量並不是他自己以及黑夜神社許多一流殺手的武功。而是人力很難對抗的妖法邪術。

不過當他吸完冷氣之後，又對自己微笑一下。因爲世上之事根本並沒有「絕對」，所以金算盤雖然認爲有「絕對」把握，但是實上是不是呢？那就要等「事實」來證明了。

只聽陶正直又道：「劉兄弟，你們並不是今晨才到野趣園來。所以金老板一定有機會拿到你們的頭髮、指甲或者貼身衣服等等。這些東西落在有眞功夫的妖人手中，就可以施展厭勝之術。他一念咒你們就變成木頭人或者死人。所以金老板很有把握，也敢講出來。如果我是金老板，不用說我也敢這樣誇口。」

劉雙痕和崔家雙姝面如土色，白得比白紙還白，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怎樣說怎樣做才好。如果是武功方面或其他方面敵手，他們還可以掙扎還可以拚命。可是請問你怎樣跟一個不知在那裏的人拚命？何況這個人一念咒你就會變成木頭石頭或者死人，那時你用甚麼去拚命？

崔憐花用變得渾濁和顫抖的聲音問：「沈大哥，陶正直的話是不是眞的？」

沈神通歎口氣，道：「一點不假。」他的話他的判斷絕對沒有人會懷疑，包括陶正直在內。所以崔家雙姝駭得花容慘變還不稀奇，連劉雙痕也馬上全身四肢發軟，同時頭腦也好像被草紙塞住，簡直已不會思想了。

陶正直道：「劉兄弟，振作點。我多多少少還有點力量，金老板未必能够加害於你。」

「我不能够？」金算盤問完這一句，立刻仰天大笑。那笑聲又使人想起人類以外某種東西。

他笑聲停歇之後才又道：「陶正直，你最好先問問沈神通的看法。我認爲他的意見很值得大家重視。」

局勢已趨向於「貓捕鼠」遊戲型態。那金算盤顯然已控制了大局，任何人的生死好像都已經在他掌握中。

陶正直忽然精神一振，大聲問道：「沈神通，我們想聽聽你的意見。」

金算盤笑道：「但可惜現在他的奇異才智被一個女人弄亂了。」

陶正直回以冷笑，道：「金老板，你錯了。在目前緊急情勢之下，連我陶正直也絕不會心分神亂，何況是沈神通這種人物？」

沈神通苦笑道：「至少在這一點我眞不能與你相比。」

陶正直連連搖頭，並且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神情：「你還想着你的女人？你知不知道如果今天不能脫身活命，你以後就連想一下的機會都沒有了？」

沈神通又苦笑道：「我當然知道。可是你大槪還不知道這座流韻軒，現在門戶已被四個黑夜神社殺手封死。另外三個方向的六扇窗戶，每一扇都有兩個殺手把守。你就算殺得死金算盤金雲橋，但恐怕也出不了此軒。」

陶正直微微冷笑，擧目瞧看。大槪此時金算盤發出命令，果然門外窗外都出現全身黑衣勁裝的凶悍大漢。

不過陶正直似乎不感震驚，仍然微微冷笑。

沈神通道：「你以爲你很有把握能衝得出去？不，你最好另行估計。雖然那六扇窗門你在其中兩扇使過手脚，你的手法很隱蔽巧妙。可是我猜大槪沒有用處。」

陶正直這時才驚訝得睜大雙眼。因爲兩扇窗門上所做的手脚巧妙得連他自己也幾乎瞧不出，沈神通是怎樣知道的呢？他看得出來？抑是只憑腦子猜想？

金算盤大笑道：「妙，妙極了。不過陶正直武功很高明，說不定他能够衝破這道封鎖綫？」

沈神通道：「以陶正直的武功，突圍逃走本來不算難事。可是他一定忽略一件事，那就是這些封鎖門窗的殺手，根本不是殺手，而是準備與任何人同歸於盡。所以除了跟武功有關之外，還牽涉其他一些問題。但總而言之如果有人能破窗而出，雖然得以不死，我瞧重傷是免不了的。而這時就很容易被其他人宰掉了。」

這個結論眞是再明白也沒有了。如果陶正直相信沈神通的智慧，相信他的猜測的話。那麼他最聰明的決定，就是決不作突圍逃走之想。

自然任何人也都會立刻發現此一結論簡直好像開玩笑，因爲如果你永遠被困在軒內，結果就算不餓死也會渴死無疑。

陶正直一面飛快轉動腦筋，一面慢吞吞問道：「看來似乎眞的沒有辦法衝出重圍了。不過，假如我有意想不到的方法，居然能衝出重圍，而且我居然也不負傷，沈神通，請告訴我，金老板還能不能發出瘋狂笑聲呢？」

「瘋狂」這個形容詞使所有的人（包括會津簡一等）都猛可恍然大悟，陶正直形容得很對，其實金算盤並不是人類以外的某種東西，只不過他笑聲和眼光釋放透露出「瘋狂」意味而已，通常在有理性的人類社會中，瘋狂者時常可以被視爲不是「人」的。

沈神通躲過瘋狂這一點，大槪他不敢予金算盤以太大刺激，他淡淡回答：「雖然你說的只是假設情況，然而我仍然很抱歉告訴你，你就算安然無恙逃出此軒，就算那時金老板已死去。但你還是逃不了活不了，那是因爲他聘請收羅的妖人，會在他死去之時發動一切最可怕最惡毒的邪術，以我的看法，這個地方所有的人，除了我和我的小丫環之外，人人都已在妖法邪術禁制之中了。」

劉雙痕皺起眉頭，不過好看的人無論甚麼表情都仍然好看，他說：「沈神通，你老早已知道？爲何不通知我們小心戒備，世間上既然有邪法妖術，自然也有正法仙術你早點講我們說不定有辦法可想！」

「劉兄，你譴責對象弄錯了。」沈神通徐徐道：「你應該責怪陶正直，他如果不是有些消息風聲，我保證他和我一樣決不會想到邪術妖法方面，我只不過向來非常小心謹愼，而且我帶有能幹聰明的小婢，我連一根頭髮都不會被人家檢去。所以厭勝邪術一定弄不到我頭上。但別人我却不敢担保了。」

劉雙痕眞的有點生氣樣子，指住陶正直：「你老實講，你有沒有聽到風聲？」

陶正直忙道：「你別急，我雖然聽到一點點這類風聲，但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所以根據沈神通的推論，我根本也是待宰羔羊，你不要生氣，讓我想想看有沒有辦法消解這場災刼。」

他眞的表現出十分煩惱又十分担憂恐懼神色，所以劉雙痕也懶得多說了，何況追根究底來說，劉雙痕憑什麼責怪陶正直呢？

沈神通等到金算盤突然爆發的瘋狂得意笑聲略歇，才道：「金雲橋，我想表演一下我的猜測功夫。當然如果我們所有的人……」他連門窗外一衆黑衣人都一一指過，表示他們也在「所有之人」之中，又道：「假使我們全都喪生，我猜得對不對都沒有關係了。但也很可能只有你金雲橋一個人活着，那時你就知道而且可能極之佩服我。」

陶正直插口道：「到那時候他佩服或不佩服對你還有什麼關係？」

沈神通道：「有關係之至！因爲我們雖然死了，但金雲橋却一定肯聽我的話，趕快去做一件事。」

陶正直滿臉訝色，道：「我們若是死了，他做一百件事又與我們有何相干？」

「你聽我說下去。金雲橋要做的事就是能多快就多快去殺死那個妖人。老實說，凡是這種旁門左道之人，都是詭詐貪婪而又疑心重重的。所以他必定想法子先揑住金算盤小辮子。他祇喜歡制人而決不喜歡受制於人。」

金算盤果然露出凝重尋思神色。

「如果他趕緊殺死那妖人。」沈神通說道：「我們這一大堆人至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氣。陶正直，現在你認爲有沒有關係呢？」

陶正直連連用力點頭。

由於動作極之明顯，所以他根本不必說話了。

「好，現在讓我開始猜猜看，金雲橋，你一定很想先殺死我，你必定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因爲不論是我或是別人出手殺死了你，你的死亡能够使那妖人立刻知道，那妖人當然沒有什麼顧忌，所以他會依照你的合約，即刻施展最惡毒邪法，於是這兒所有的人……」

他又擧手一一指點過門口窗口的黑衣殺手：「連你們在內都全部變成死屍。」

現在他的手指指住自己鼻尖。「但我却不包括在內，只有我能活下去，所以金雲橋現在最大最急切的心願，就是趕緊取我性命，他絕對不願意我竟然是漏網之魚，他的心情你們大家當然能够了解。至於是不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就見仁見智很難論定了。」

金雲橋（即金算盤）大槪沒有甚麼話可以反駁沈神通，所以他只能够以十分難看的面色表示心中憤怒，可是他憤恨面色却有副作用，那就是無言地證實了沈神通的推論。

雖然沈神通的推論對於一些人，例如劉雙痕崔家姊妹以及陶正直都起不了甚麼大的作用。但對於另一些人却無異陡然捲起一場風暴。這另一些人就是會津簡一以及封鎖門窗的十六名黑衣殺手。

還有就是兩名看似畏縮躲藏在軟轎邊的年輕力壯轎伕，他們忽然不再畏縮而是驚怒交集地挺胸走前兩步，因此軒堂內外的人都可以毫不費力發現他們的存在。

沈神通提高說話的聲音，所以使得爆炸性局勢暫時穩定如常，他說：「我如今要猜測的是關於那妖人的事情，金雲橋，如果我猜對了，你可不許抵賴，故意否認事實。」

誰都想多知道一些有關「妖人」的事情。因爲很顯然的如果你想對付這種神秘敵人，自是獲得越多資料，就越有得手機會。

軒堂內外一片死寂，連咳嗽聲都沒有，亦沒有任何人移動一下。

金算盤道：「我絕不抵賴，我何須抵賴？哈，哈……」一陣接一陣的瘋狂笑聲迴響着軒堂內，雖是在大白天，却依然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沈神通等一會，直到笑聲已歇，才高聲道：「我的常識告訴我，凡是這一類殘忍詭詐的妖人，他施展邪術的地方必定陰冷黑暗，也必定很少人能接近，我大略查看過野趣園形勢，現在回想起來，園內房舍雖多，但却好像沒有適合妖人施術的地方，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這一個或者這

一羣妖人，必定匿藏於不見天日之地窖裏。總之一定是建造於地面之下的秘密處所就對了。」

金算盤現在雖然笑得極之陰險可惡，但他却也不能不暗暗佩服甚至於震驚，在感覺中，這個沈神通的確名不虛傳，換了別人只怕死了之後仍然不明不白，不知道自己怎樣死的。但沈神通只得到一點點資料的暗示，就能夠立即推論出很多眞實明確的情況。

當初本來就不該惹他的，金算盤不禁回憶起何同來見他那一天的光景。

同時心中也泛現呂夫人媚艷絕世的形象，可是這個女人，唉，她眞是禍水，是害人精……

只是現在似乎不是回憶或後悔的適當時間，金算盤自然知道這點，所以他說：

「就算你猜到了，但野趣園地方如此廣闊，誰能夠把地面通通翻掘？何況有些事情絕對不能曠日持久，尤其是性命交關的事，你老兄認爲對不對呢？」

「一點都不對。」

這句答話不但金算盤爲之楞住，連其他所有的人也無不驚訝疑惑之極，金算盤終於說：「我的話眞的不對？這一件許多人性命交關的事難道不重要？難道可以慢慢拖下去？」

「當然不能拖延，不過這一點我稍後才分析，現在還是先談妖人施法地點問題。金雲橋，你不要以爲如果你死了，其他很多人都會跟着死這件事能夠保護你的生命安全，你這樣想法其實錯得厲害。」

金雲橋道：「我既想不出那裏錯了。」同時又發現你不是談地點問題！」

沈神通安詳平靜的聲音幾乎使所有的人都大爲放心而且願意聽下去，他說：「我告訴你，這些人大多數性子剛强暴烈，他們極可能不顧自己生死，也要宰了你出一口被出賣的寃氣。何況如果我有辦法馬上找出妖人躲藏地點，同時又有辦法早一步誅滅他，這兒大伙兒就完全不會受你要脅挾制了。」

金算盤馬上感到强大無倫的無形壓力從四方八面湧到，他知道沈神通說的對，很多人對於被出賣特別憤恨，往往憤恨得連自己性命也可以不要，何況那沈神通還有可能替他們解除生命威脅。

故此所有的人都變成倒向沈神通那一邊也就絲毫不必奇怪了，只不過以金算盤立場來說，這種情形却是極之糟糕不過之事。

沈神通又以那種令人安心信服聲音說：「我敢確信那妖人必定是在同心樓的地下秘室施術，這種妖人不論邪術多麼高明，却一定怕三種情況，因爲每種情況出現他都一定活不了甚至於形神俱滅。」

劉雙痕連忙追問，以免沈神通又停好一會才說下去，試問在目前狀況之下，誰不想趕緊多知道一點呢？

「沈神通，請問是那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佛家道家或其他正派宗教的神通力量，這一點當然不是我們所具有的，除非龍門派的高人在場，也許他們能出手尅制邪術妖法，能保護我們大家都安全無恙，不過他們既然不在此地，我看就不必再說了。」

「第二種呢？」現在却是會津簡一問了，因爲他非常希望他有機會可以殺死那妖人，然後當然也決不放過金算盤。

「第二種情況是『烈火』，任何人如果能使那妖人忽然陷身於强焰烈火之中，他就失去邪惡奇異的力量，跟着就會變成死灰了。」

「第三種呢？」

仍是會津簡一詢問，因爲他並不擅長使用火器，假如岩島健還未死於沈神通刀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沈神通片刻後才把注意力從金算盤那邊收回來，他一定又觀察出某些別人無法測度的秘密，所以他欣然微笑回答簡一的問題。

「第三種是極上乘的武功，不論用甚麼兵器，只要能達到相當於『馭劍』境界，就可以當場殺死任何妖人，這是因爲當你的武功造詣已達到這種境界之時，你心靈能力一定比那妖人堅强很多倍，再加上武功的威力，妖人授首伏屍的下場是絕對躲不了逃不掉的。」

可是環顧現場，有誰的武功能達到相當於「馭劍」的無上境界。

答案是沒有，一個都沒有，所以這條路也是高山滾鼓——不通不通。

沈神通的聲音和微笑仍然使所有的人不至於灰心絕望，他又說道：「說到同心樓的地下秘室，我敢打賭，那入口必定極之巧妙隱秘，如果有人能在三兩天之內找得到，這個人必定是名噪江湖的一流專家了。」

劉雙痕暗中會意，大聲道：「那麼這話豈也不是白說？」

人人都附和他意見而點頭。

「表面上好像是白說，但事實上金雲橋却不能不搥胸頓足了，因爲這裏就有這麼一個人，他不但是一流專家，而且是專家中的專家，所以一流專家要花上三天，他大概只須三盞熱茶時間，假如運氣好一點，他不必在勘查方面浪費時間，恐怕眨三下眼睛就找出來了。」

金算盤瞬間眼睛已眨了三下，話聲中大有疑惑：「陶正直眞有這等本事？」

沈神通笑道：「可惜不能跟你打賭，但我仍然可以讓你相信他有這種本事。」

人人都不明白沈神通的意思，因爲局勢很顯然擺明金算盤已把那「妖人」作爲護身符。

因此他當然不會讓大家到同心樓去，可是如果不在現場表演，又怎能使金算盤相信呢？

這時陶正直忽然開口，說道：「我雖然沒有進去過同心樓，但是在外面看過幾眼。」

沈神通道：「好，現在請你憑你的記憶，在心中觀察測算一下，你講出來，好讓金雲橋心服口服。」

陶正直好像不必思索，立刻說道：「我還記得同心樓的長度闊度和高度，所以根本不必測算，也可以確定同心樓地下秘室的入口，一定是在樓後那間石屋裏。」

他和沈神通一樣，都看見金算盤面色的變化，但還不够，因爲別人可能瞧不出來，所以陶正直又說：「地下秘室入口不但在那石屋內，而且我還敢打賭必定是在

第三具石棺下面，大家請注意一點，我並不是說石棺裏面而是下面，你只要找到開關，石棺就毫無聲息地滑開，這時你就可以看見入口的梯級了。」

人人都靜默無聲，那是因爲金算盤像白蠟似的面色，使人一方面知道陶正直完全講對了。另一方面又知道金算盤必定一直以爲這是極秘密巧妙無人能夠看得破的機關，誰知道陶正直却好像連想都不用想就指出來了，故此他受到巨大異常的震撼打擊。

看來如今只有沈神通有資格開口，因爲他的表情又表示這一切情形都在意料中，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有風度很瀟洒的微笑。他說：「金雲橋，其實你不必太過懊喪或震驚，難道你沒有聽說過『巧手天機』朱若愚的機關消息之學是古今無雙的麼？陶正直既然是他入室弟子，你那種秘室入口在他來說，只不過像小孩子玩具一樣的簡單。」

金算盤總算定下心神了，他當然聽過「巧手天機」朱若愚的大名，所以沈神通說得很對，陶正直是應該很輕易就測度出來的。

但縱然人人都找得到秘密地道入口，似乎也於事無補，這兒的人誰有本事可以殺死那個妖人？如果有人闖入去，那也不過是徒然送死罷了，這就是金算盤心神更安定之故。

沈神通又表演他的「猜測」功夫，大聲說：「金雲橋，你的想法不錯，任何人貿貿然闖進去徒然送死而已。」

金算盤忽然恢復他斯文瀟洒風度，舉起一隻手使所有的人注意他，然後才說：「我雖然可以跟你們所有的人同歸於盡，但我却不想這樣做，只不知你們同意不同意我的想法？」

沈神通比任何人回答得快，顯然他早已胸有成竹，所以決不讓金算盤有扭轉局勢的機會。他說：「不要作出討價還價姿態，我希望你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資格討價還價，因爲我也已經知道你對那妖人也有一手惡毒可怕的殺着。那就是你早已在地下秘室四周埋下大量火藥，你只要點燃藥引，那妖人立刻就變成飛灰虀粉了。」

金算盤好像忽然墜入惡夢中那樣，面色蒼白得異乎尋常。

他知道沈神通必定有驚人的可怕的結論。果然沈神通又道：「既然你已埋下大量火藥，我們就省事得多了。只要在你的倉庫搬些用剩的火藥，我相信數量不會少。利用這些火藥和一枚千里火，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封死秘室出口。而且片刻間，也就引爆你預先埋藏的大量火藥。我看那妖人想不變成飛灰，好像已經沒有甚麼可能了。」

看來金算盤現在已經像網中之魚一樣。本來他人手不少，可惜偏偏碰到沈神通，只用幾句話就使那些人全部反轉過來帮助沈神通這一邊。所以金算盤面色蒼白得十分難看就變成很應該很正常了。

然而金算盤的笑聲——近于瘋狂可怕笑聲——却使人不敢太有信心。

沈神通作一個撥開蒼蠅或者趕走甚麼人的手勢。但他面前既沒有蒼蠅，亦沒有任何一個人移動離開，故此他這一揮手是甚麼意思，也頗爲耐人尋味了。

金算盤稍稍忍住笑聲說道：「沈神通，你害怕我的笑聲，你想撥開我的笑聲？哈……哈……可惜你一定辦不到，你一定失敗……」

沈神通面孔變得很嚴肅，連一絲微笑都沒有，眼睛却透露出無量無數的冷靜和自信。

他的表情不但使所有的人爲之冷靜而安心，連金算盤的狂態可怕笑聲也都停止而終於消失。

「我承認曾經失敗過。」沈神通說：「但這一次却絕對不會。」

金算盤聲音已恢復如常：「這一次你一定失敗。你如果還不相信，我立刻表演給你看。」

假如他沒有信口胡吹，假如他眞的能够立刻表演，那當然是千眞萬確，再也不假了。

沈神通的面容却令人意外得合不攏咀巴。

「你錯了，金雲橋，因爲最重要的一點是你根本連自殺也辦不到。爲甚麼你連自殺都不行？你只要震斷心脈，那時就算神仙也救不活你。而你以爲當你一旦氣絕命喪，妖人那邊馬上得知，也馬上旋展惡毒邪法，於是此地便立即出現慘不忍覩可怖可怕的景象。很多人會跟你一樣喪失生命。但這只是你的幻想而已。」

金雲橋冷笑道：「我有把握，我不是剛剛闖江湖的年輕人。甚麼事做得到甚麼事做不到我心中有數。」

沈神通道：「然而你若是死了，此地許多人就算也陪你喪命了。我保證你仍然至死不瞑目。一來我沈神通逃得過此刦，我不會死。二來我還會做一件事，那就是毫不遲疑殺死轎子裏那個年輕的漂亮的男孩子。」

他的話忽然扯到那頂遮掩得極之嚴密的轎子去，並且還一口說出轎子裏面是一個年輕男孩。人人都測到山窮水盡柳暗花明的特殊趣味。人人也都運足眼神觀察轎子。

只可惜那頂軟轎還是老樣子，絲毫找不出任何與前不同之處。

「金算盤，你仔細聽着。」其實沈神通根本不必提醒他的。「你如果不認爲那男孩子是你的兒子，你今天不會讓他到流韻軒來。」

劉雙痕及時接口詢問，好讓沈神通儘快講下去。雖然沈神通這些話句，來得奇怪突兀，雖然很曲折有趣，但劉雙痕却另有想法，他認爲沈神通很可能正在「爭取時間。」雖然他一時想不出那沈神通就算能爭取得到，就算能拖延多一點時間，但究竟有甚麼用處呢？

「沈神通，轎子裏縱然眞有一個男孩子，縱然眞是金老板兒子，但請問跟目前情況有何關聯？又何以那孩子若不是金老板兒子的話，就不能到流韻軒來？」

沈神通道：「因爲呂夫人不在這兒之故。若是呂夫人帶那孩子來此，自是不足爲奇。但呂夫人目下不在，金算盤知道那孩子喜歡看見血淋淋的慘酷場面，便也讓他來了。除了父母愛子之心，換了別種關係絕對沒有這麼體貼的。」

他微笑舉手阻止劉雙痕發問，又道：「此一推理表面上的確有些牽强湊和。但我當然另外還有些理由和根據。不過現在再講下去好像就很囉嗦了。我們不如回到更重要的問題上。」

什麼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呢？在衆人說來當然是他們寶貴的唯一的性命最重要。可是在金算盤的立場來看，只怕却又未必了。

「世上最重要之事大槪莫過於自己活得下去活不下去？不過有時候有些人並不怎樣看重自己性命，却以自己最愛的人爲優先。金雲橋會不會這樣還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我是這樣的人。」

沈神通意思極之明顯淺白，任誰聽了都不會弄錯。

不過他的意見他的聲明在別人聽來並無特別意義，但陶正直却不同了。他非常明白沈神通的威脅，也明白這個威脅完全是對他而發的。

情況其實毫不複雜，那沈神通只不過告訴陶正直說假如得不回所愛的人，那就甚麼都沒得商量。沈神通雖然有辦法阻止金算盤自殺，或者有辦法早一步殺死妖人。但沈神通却將不肯出手，於是金算盤一死，那妖人便馬上發動邪術惡法。

根據沈神通的推測，假如他的推論不錯的話。此地很多人會忽然中邪而死。

由於死亡名單上有他陶正直名字，又由於沈神通的推論向來極難得發生錯誤。所以陶正直那敢怠慢？連忙大聲道：「沈神通，我不知道你最愛的人在甚麼地方，只知道可能是你最恨的人現在不在天津衞的監牢裏。」

監牢果然是藏踪匿跡的好地方。如果有銀子，日子可以過得很舒服。

那「笑面虎」何同自是有辦法有銀子的人，所以他在監獄裏一定不會吃苦頭。但陶正直憑甚麼敢讓他躲在監牢裏？他難道不怕何同會悄然遠颺？

陶正直馬上解答這個疑問。他說：「我已經暗中使何同的武功一天比一天弱。所以他就算離開天津衞大牢，也一定不能像往日那樣日行千里，也不能躲到那些人跡罕至極之難走的地方。所以他縱然早一步逃走，也很容易追上。尤其是你——沈神通。」

陶正直話講得既迅快流利而又十分清晰，一下子就把沈神通所要知道的情報完全說出。像他口才這麼好反應這麼快的人的確很少見。不過由於地面忽然微微震動，這個感覺從地面傳到他雙脚又傳到他心中，却使他忽然後悔自己反應太快了。

因爲地面那一下微微的震動，以及同時由空氣傳來的一下爆炸響聲。使他立刻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是地下秘密發生爆炸事件。當然，妖人有八成不能活在世上了。

所以如果他不是反應太快，如果還未把機秘完全透露。沈神通便忽然會發覺處於下風。這就是他懊喪後悔的理由。

陶正直可能比別人知道得快一點，但其他的人却也不久就明白爆炸聲是怎麼回事。

只有崔憐花嬌軟悅耳的聲音說道：「啊，沈神通，你眞了不起，你眞是强人。我看世上大槪沒有人能够擊敗你……」

沈神通面上雖然微笑着，却歎口氣回答：「不一定。因爲在命運面前，誰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强人或是弱者。」

這是他心中的眞話，他絕對不肯哄騙美麗甜蜜如崔憐花這種可愛的少女。

沈神通不禁想起了恩師——神探「中流祇柱」孟知秋。想當年恩師名滿天下威震寰宇，直到不久以前爲止，天下間能够跟他抗衡的人寥寥可數。

「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他們就是那些寥寥可數的人。

但這些人居然是在力量加起來變成世間無可匹敵的情形下，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一網打盡，一齊害死。

假如這不是命運假手陶正直做這件事，還有甚麼其他理由可以解釋？

會津簡一朗朗道：「沈先生。我先在口頭上多謝你。如果你不反對，我和我的手下要找出賣我們的人算賬。」

沈神通不但看見會津簡一以及把守住門窗通路的黑衣殺手們仇恨忿怒表情。同時亦看見那兩名年輕壯健的轎夫，他們眼中的恨意怒火似乎可以燒死金算盤。

我們在世上被人欺騙被人出賣的機會很多。我們通常不至於憤恨得使用最激烈的極端手段報復。不過如果欺騙出賣的人，跟你有不同尋常的關係，或者竟是你極忠心爲他賣命之人，那時你的反應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道理很多人都懂得，沈神通自然更不至於不懂。所以他根本不是想這個問題，而是衡量雙方實力。

他的結論是：會津簡一方面實力還不够强。因此，假如他袖手旁觀的話，金算盤這個「狂人」恐怕不會被毁滅。而這個狂人一日活在世上，就一定會出現悲劇。

但以目前來說，還有甚麼事情比找到何同重要，小兒子下落不明，除了何同之外，只怕已沒有別的綫索了。

所以他必須作出面面兼顧的決定——既必須毁滅金算盤這個狂人，又必須能暫時控制陶正直，以便一旦找不到何同，仍可以從陶正直身上追查。這種安排當然很複雜很傷腦筋。

複雜而又精密的程序迅即決定也迅即開始。

沈神通先用力搖頭否決會津簡一的要求，然後微笑說：「你們不必打頭陣。」

他眼光轉到兩名轎夫面上，又道：「你們是呂夫人心腹愛將，所以不論你們多麼忠心，金老板仍然不會放過你們。正如他終將收拾呂夫人一樣，只是時間上遲早之分而已。現在他已把呂夫人送出去作爲人質，呂夫人便變成不重要的人了。所以假如各種情況都在他控制之下，你們很可能會忽然變成屍體。」

在左邊的轎夫手按劍柄，道：「我心中雖然很恨，但是却不相信會忽然會變成屍體。」

沈神通道：「我的推測通常很少錯誤。會津君，你能不能替我證明？」

會津簡一厲聲道：「可以，金算盤已經給我密令，要我隨時注意他的暗號。他一發出暗號，我就刺殺抬轎的人。」

沈神通道：「你們現在相信了沒有？你們認識不認識司馬無影？」

兩個轎夫都一怔，年輕的面上現出奇異神色。

司馬無影是武當鷹派三大高手之一，雖然名動江湖（鷹派就是「好戰」或「出擊」之意，可想而知在武當派中，這一系人物在江湖中必定比較有名），但司馬無影人如其名，就算在平時也無影無踪。所以他朋友甚少。尤其是公門中人，更不可能跟他成爲朋友。然而沈神通問這一句是甚麼意思，難道他和司馬無影居然是朋友嗎？

換一個角度看，假如那兩個年輕轎夫跟武當全無關係，又何必理會這種事情？又何必一聽到司馬無影名字就變了面色？

「我叫周泉。」仍是左邊那人回答：「他叫方興。我們都不認識司馬無影。」

但如果他們與司馬無影全無關係，又怎會聽到這個名字就變顏變色？

「我相信你這句話。」沈神通一點不着急。他的話向來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趣，所以連金算盤也聽得津津有味。

「不過你們雖然不認識司馬無影，却不能不尊重他，不能不聽他的話。因爲你們是武當弟子。但由於未曾見過這個無影無踪的人物，所以可以回答不認識他。我希望這一次推測也沒有出錯。」

周泉和方興面如土色。一來實在不明白沈神通何以能够瞧穿他們的家派出身？二來身份既已暴露，武當派之人自然不久就都知道。於是往後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三來呂夫人已不知去向，也不知她能不能回來？假如她永遠不回來，那麼他們爲誰活下去？

「你們現在還有一個拚命洩恨的機會。縱然拚不過，但是總算也盡了力。也好讓世人得知武當派弟子的胆識氣慨。我這樣做法，相信司馬無影一定認爲我還够朋友。」

周泉首先拔劍出鞘，聲音沉着而堅決：「謝謝您的成全。方興，你準備好了沒有？」

方興也拔出長劍，厲聲道：「準備好了。」

他們向前跨出五步，金算盤也噙着冷笑一步步行出去。

該說的話似乎已經講完，所以除了出手拚出强弱存亡之外，好像已沒有別的事好做了。

周泉方興在武林中雖然沒有甚麼聲名，但一劍在手之時，那種沉凝氣度却足以使所有的人感到驚異。

至於金算盤第一次讓衆人看見的兵器也頗惹人注目，原來他左手從袖內掏出一個金色的算盤。這算盤是不是純金的不得而知，但尺寸却比一般商店舖號所用的算盤扁窄得多，算盤子也只有小指甲大小。

他右手並沒有空着，已經極迅快由靴筒拔出一把尺半短刀，刀身以至刀把全部是金色，可見得他對「金子」必有特殊愛好。

只那麼一霎眼間，周泉方興一齊挺劍進攻。他們以雙翼齊飛陣式迅快迫上。兩枝長劍不但極之輕靈有勁，而且配合得很精妙。刹那間那攻擊鋒銳由左邊換到右邊，又由右邊換到左邊，一連變化了四次之多。使人極難確定究竟是誰的長劍才是眞正攻擊主力？

這就是武當派內家劍法的主流之一，稱爲「兩儀劍」，是一種兩人聯手合擊的精奧劍法。如果單人獨劍就斷斷沒有這麼精采了。

金算盤感到難以抵擋難以硬拚的竟不是「兩儀劍」（可能由於周方二人功力未足），而是他們的森厲劍勢。

因此他第一招就落了下風大失面子。他從幻變刺目劍光中疾然退出圈外時，但見右邊衣袖以及左邊衣襟已經被割去一幅。顯然如果他不是有眞才實學的當代高手的話，單單是這一招就恐怕要躺下了。

不過金算盤事實上不是怯敵也不是敗退，只不過在戰略上非得退一下不可而已。故此他乍退便上，算盤和短刀湧起千重金光霞彩。

人人都淸淸楚楚聽見「叮叮」連珠脆響。那是周方兩人的長劍展開快攻，却又一一被金算盤封住的聲響。

又只見金算盤身形瀟洒盤旋往來，短刀和算盤揮洒自如，一口氣就接住了周泉方興每人七七四十九記閃電刺劈。

戰況過程之激烈緊湊，簡直毫無一絲空隙。直到周方二人使出第五十劍，也就是「兩儀劍」全套七七四十九劍使完，而從頭再來的瞬間。他們終於不免露出了銜接痕跡。

在武學理論上及事實上，只要是施展整套的精奇嚴密劍法。則到了一整套劍法使完之時，不論是重複再行施展，抑或另行使出另一套。這時必定會有銜接痕跡。

唯一區別只在於「痕跡」的大小、濃淡。

假如出手之人已是「大師」「宗師」身份。他自然可以使這一銜接痕跡少到近乎沒有的地步。而做到這一地步自然要靠「內功」造詣。所以即使是純靑剛猛路數的外家高手，其實也不是不修習內功的，否則絕對不難達到高手境界。

那周泉和方興兩人顯然內力造詣比不上劍法，所以這七七四十九劍雖是一氣呵成，精妙無匹，但使完之後重頭再來就立刻出問題了。

他們忽然發覺方位距離都不對，好像本來兩隻緊緊握住的手，現在當中却多了一片鐵絲網。雖然還能够看得見對方，甚至手指也互相碰觸得到，差別就只是已不能緊緊握住。

這一點差別異常重要。正如收音機或電視機，如果只能聽到模糊聲音或看到模糊畫面，那時不但有等於無，甚至可以進一步急死人。

總之由第五十招開始，周泉和方興表面上仍然激烈進攻，一晃眼各各攻了三十餘劍。但他們的疑慮恐懼和着急，却是與時俱增。

會津簡一忽然改用雙手持茅，還蹲身紮馬，露出一副躍躍欲試神態。顯然他並沒有被周方二人表面激烈攻勢迷惑。他根本已看出周方二人危機。

他想親手殺死金算盤的慾望只是壓抑着而不是消失了。所以非常希望有機會輪到他出手。但另一方面如果沈神通不答應，他也決不會出手。這就是東瀛武士奇怪

特出的風格。他們往往顯露服從得近乎愚蠢的作風。可能這是由於民族性的關係。至於這種民族性究竟是優點或者是缺點就很難說了。

沈神通沒有看他，也沒有看任何人。因爲他的智慧、經驗以及武功造詣已經老早獲得結論。他現在就是等候這一場人生悲劇落幕。

金雲橋左手金色算盤由開始直到如今都是以封架爲主，從未攻擊過一招。但右手黃金短刀卻招招都是削指截腕甚至開膛破胸的凶毒招式。故此周方二人的「兩儀劍」凡是防守時都側重於他右手短刀。不可不知的是他右手短刀使的居然是「小叛刀法」。此是名列天下七大名刀「眞君子」居仁厚的四種刀法之一。

暫時已沒有時間提到「眞君子」居仁厚的事情。且說金算盤在漫天遍地劍雨中，忽然軒眉一笑，短刀挑處已堪堪刺中方與握劍手腕。

但這一刀卻不算是佳式妙招，因爲如果他右手的黃金算盤要封擋周泉橫削而至的利劍，就不能不凝定身形，然而他身形一定，就不能刺中方與。

這種情形屢見不鮮，金雲橋如果不是時時被兩枝長劍當中那枝主攻長劍所牽制，應該老早就攻破「兩儀劍陣」擊敗周方二人了。

不過這一回卻不一樣。因爲金雲橋斜跨一步，雖然放過了方與握劍之手，但方與捏着劍訣的左手卻好像「限時專送」一樣專程送到刀刃附近，於是金雲橋毫不費力就齊腕斬斷那隻手。登時鮮血噴濺腥氣撲鼻。

但事情還未了結，因爲周泉也是那隻捏劍訣的左手不知如何又自動送近了黃金短刀。於是情形亦和方與一樣，整隻左手手掌跟手臂脫離關係跌落地面，還帶着一片鮮血。

這一場激戰顯然已告結束。縱然是世間最强壯的人，但如是被人斬斷一隻手掌，別說劇痛攻心或者不方便作戰等等問題，縱然還能支持得住，但能支持多久？等到失血過多之時又怎麼辦？還能不能拚下去？

交手中的三個人有那麼一刹那間的停頓，武當「兩儀劍」無疑已經被破，可是金算盤在這刹那間反而感到不妥而皺起眉頭，所以他沒有縱聲狂笑。

他極之敏銳的感覺果然沒有錯。他看見周泉方與兩人忽然一齊躍起。由於他們本來是一左一右，所以現在也是從左右兩邊夾攻，由高處向下發出大槪是這一生的最後一劍。

那兩枝長劍好像突然被賦予生命。但卻不是剛剛誕生的稚嫩軟弱生命，而是活潑跳躍可以放射燦爛光芒的生命。彷佛催劍之人的精魂已經進入劍中。故此在別人眼中，幾乎可以「讀」出那種雷動電逝的形象以及無堅不摧之威勢。

由於劍勢一起一落沒有花費很多時間，所以也幾乎沒有人能夠把眼光從兩道劍光上移開而去注意那兩個人的神情。

不過金雲橋因爲是被攻擊的焦點，故此他的動作卻沒有逃過衆人眼睛。

只見他右手連同短刀早已筆直指向天空。刀尖並沒有對準任何一把劍，卻好像又已同時對準了兩劍（其實空中就算有三把劍或者十把劍都是一樣）。

他的形象令人自然而然好像看見一個遺世獨立的人，問心無愧而戟指向天。

要知這一招用了許多抽象字眼形容雙方的形態動作，原因是他們的招式都已經不屬於形器世界，也都不屬於實質上劍來刀去的形式範疇。雖然尚未眞正達到形而上的境界，卻已經是邁向此一境界的路程中。

此處有一點不得不趕快解釋的問題是：以金雲橋享有廿年盛名的經歷，他使得出一兩招能超越形器物質的武功還講得過去。但周泉方與二人年事尚輕，他們又不是武當派登堂入室的高手，他們卻又如何能够施展這等幾乎不可思議的武功？

問題的解釋是：一，武當派乃是玄門正宗內家，源遠流長，除了武功之外，當然還有許多修仙煉氣秘術，這些法門往往使得武當出身的人的武功，有神鬼莫測之威。

二，那周泉方與二人其實只不過憑藉一種玄門修煉心靈的初步功夫，使自己能夠超越過凡俗情慾習氣（驚懼和貪生怕死都包括了）的障碍，使出「廻光返照」這一招。

三，他們其實已等如使自己精魂進入劍中。故此這是自己必死（敵人卻未必）的一擊。也可以說他們是把生命的「能」壓縮於此一刹那間釋放出來。只不過他們能够減少耗損到何種程度？能够釋放出多少能量？這一點就極之難說。

四，像這種「絕招」，眞正玄門中人反而極少修習甚至排斥。所以武當道人縱是高手，也不一定能使得出這一招「迴光返照」。這是非常玄妙有趣的「矛盾」，因爲你道行越深厚，使出這一招時所釋放的能量就越大，可是道行越深厚之人，又越不肯施展這種「絕招」。

那兩道劍光已經變成巨大光幕罩落，任何人一眼看見時的感覺絕對會認爲比震撼大地的閃電還可怕。

不過當你有本事能够同時又看見金雲橋的話，這種感覺起碼立即消失一大半，因爲金雲橋挺立的身軀，筆直指向天空的手臂和短刀，能令人連想也不必想就感到他是不能摧毀的，正如任何人決不能使「虛空」粉碎，也不能使「大地」平沉，虛空是「沒有」到了極限，大地則是「實有」到了極限之意。

兩枝長劍加上兩個人精魂所作成的光幕，驀地裏消失無踪，仍然變成兩個手持長劍的青年，劍尖一齊指住金算盤。

金雲橋左手動作之快叫人幾乎看不清楚，他左手的金色算盤只搖動一下，周泉和方與胸口三個穴都已嵌着一顆也是金色的算盤子。

兩個年輕人目光呆滯面無表情，接着跌在地上，那種動作一望而知已經變成沒有生命的屍體了。

金雲橋這時才縮回指向天空的右臂。但他不動還沒有怎樣，這一動右邊的寬大衣袖忽然變成碎片紛紛墜落，於是人人都看得見他那隻强壯却十分白皙的右手，由肩頭開始到指尖沒有衣服遮蓋。

慘問今何世　父子同飲血

「其實你不必使出『子母追魂珠』，因爲他們雙脚一踏實地時就已經死了。」

沈神通沉實有力聲音使人人回過神來，他又詳論道：「我幾乎已經認爲你是『眞君子』居仁厚的嫡傳弟子，但幸而你仍然露出狐狸尾巴，原來你是『孤獨香妃楚狂兒』一脈單傳的男弟子，孤獨香妃楚狂兒聽說十二年前已經埋骨東海之濱，只不知你這一代有沒有異性單傳的女弟子？」

許多人都不知道沈神通究竟說甚麼，那是由於「孤獨香妃」楚狂兒乃是中國極古老又極之秘密地流傳至今的一個怪異門派上一代的高手，也可以說是唯一傳人，因爲這個門派每代只傳一個弟子，而且必須是異性，例如上一代的孤獨香妃楚狂兒是女的，她的傳人就必須是男性。

金算盤不情願地回答：「還沒有。」

「那好極了。」沈神通信不信他的話是另一回事，但口氣表情卻眞的表示出歡喜安慰之意。

「世上任何絕技如果失傳，當然很值得惋惜。例如你那一手『子母追魂珠』，一定可以跟巫山神女宮的暗器手法媲美了，不過我却又寧可這種第一流的暗器手法失傳，原因是貴派每一代的傳人都必定給世間帶來連綿無盡的腥風血雨。這叫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絕藝失傳固然是很大損失，但比起許多悲劇便又不值甚麼了。」

劉雙痕連忙插口問道：「他們這個古老神秘門派眞的那麼可怕？甚至比小幻天象派還可怕。」

沈神通回答聲音嚴肅而又愼重：「不錯，雖然小幻天象派出身的人總不免禍害人間，但至少他們扛着『邪派』招牌，武林中幾乎人人皆知，同時這一派武功似乎有天然存在的極限，越是高手，就越接近魔火焚心的關頭。」

魔火焚心結果自是必死無疑。如果他的話是事實，任何人不難推想出這小幻天象派之人的害人作惡程度果然有限了。

「這個古老神秘門派有沒有名稱呢？」那是崔憐花（或者是崔憐月）詢問，嬌軟聲音和可愛嬌靨使得氣氛大大減少沉重和緊張。

「一定有，只是至今無人知道。」沈神通說：「所以我們都稱之爲『孤獨門』。其實這名稱並不恰當，只因得到眞傳秘藝的弟子雖然每代只有一個，但這一個人不論是男是女，却總會有很多人圍繞身邊，尤其是異性。」

這種話講到此處人人盡皆意會，已經不必詳作解釋了。

金算盤緩緩道：「你不但知道得很多，甚至好像比我還知道得多，所以我忽然有一個想法，老兄你會不會正在編一個故事？你是不是想哄這些美麗可愛的姑娘高與高興？」

「讓她們開心一下這主意很不錯！」沈神通說：「可是這些邪惡殘酷的事情，却只怕會使她們反而噁心反而害怕，金雲橋，閒話休提，你既然已休息了，那麼你可以準備接會津君他們這一場。」

金算盤眼光面色立刻都變得冰冷凶狠，也許是因沈神通拆穿了他藉機休息的心意，所以不必再故示從容裝出瀟洒樣子。

「你爲甚麼不自己出手，容我說句老實話，那就是這世上如果沒有沈神通你這個人，大槪就會少很多事情。」

陶正直忍不住古怪地笑一聲，他的確有這種强烈感覺，世上如果沒有沈神通這個可憎可厭的人，一定會平靜得多。

老練世故如沈神通這時却也忍不住爲之搖頭歎氣。

何以世上總是有這類漠視別人的種種權利，甚至乎連生存權利也不予尊重的惡人出現。

爲了「眞理」暗暗懷着理想奮鬥的人，時時都會驚訝迷惑不已，那就是世上何以有那麼多昏聵自大，完全不肯承認眞理的人，又何以這類人却往往是握有權力，可以左右許多人的命運？

近午的陽光既光亮又溫暖，軒外的樹木花草似乎生機蓬勃一片燦爛。

假如每一代每一個君臨天下的人，都能够像太陽一樣無偏無私，那該多好？

這個感喟這種想法好像已太遙遠已不切合實際，目前所要解決的人和事，其實極之危險又極之複雜。

所以他立刻振作精神，仰天長笑一聲。而至笑聲中振臂把「悲魔之刀」扔出軒外。

那把寶刀穿窗破空飛去，不知飛出多遠。不過沒有人担心這一點，只要有時間找尋，一定可以檢回此刀，問題是沈神通爲何扔掉此刀，他自己兵器已毀，如今兩手空空，扔刀之舉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

沈神通解釋道：「我已將心中的疑慮悲傷等情緒丟棄，正如我扔掉悲魔之刀一樣。」

崔家雙姝都不禁笑了，原來心裏的悲傷也可以像扔東西一樣給扔掉的。這倒是第一次聽到的道理，眞是又新鮮又有趣。

人人莫不願意多看幾眼如此悅目賞心的嬌美笑容，連金算盤居然亦還有這種心情。所以當她們又笑着詢問沈神通之時，誰也不肯出聲阻止。

「沈大哥，你眞能把悲傷扔掉？」

「我能的。」

「那麼你喜歡而想念一個人，能不能也這樣洒脫扔掉，我意思是說，能不能扔掉喜歡思念之情？」

「當然可以。」

她們的笑容變成愁容，長眉輕顰小嘴稍噘：「這多可怕，你永遠不會眞心眞意愛一個人了，因爲你一不高興就可以把這份感情扔掉，你有沒有這樣做過？」

「現在好像不是適合討論這種題目的時候，我只能盡量簡短給妳們一點點槪念，那就是情感情緒這種東西可不像悲魔之刀，你扔掉那刀，它不會自己飛回來，但情感情緒却還會飛回你心中。」

包括崔家雙姝在內，人人都既訝且疑，凝眸尋思。由於這兒沒有人荒謬得認爲沈神通是傻瓜，所以沈神通的話一定大有道理，問題是只差在你有沒有本事了解而已。

「我不懂你的意思，沈大哥，假如你扔不掉心中的悲傷，因爲那悲傷還會回到你心中。那你何必白白把可以防身的至寶

『悲魔之刀』扔掉，你找人出氣也不是這樣找法呀？」

「你們不懂就對了，如果妳懂得那才值得奇怪，但無論如何目前我心中的疑慮和悲傷都隨着寶刀離開我了，所以我覺得很輕鬆很自在。我還得聲明一句，我不是怕此刀落在金雲橋手中，那是因爲金雲橋既然練成上乘刀法，但幸而僅只限於『貞君子』居仁厚四種刀法其中兩種，故此他的刀法還要利用『孤獨門』秘傳武功來彌補不足。」

聽他口氣好像多練一門武功補助刀法不足這件事，反而極之不妥。

「我越聽越不明白，」崔憐花說：「拿老虎來譬喻，老虎本來已經很厲害很凶惡，但牠到底只能靠四隻脚縱躍奔逐，假如給牠多長一對翅膀，難道牠反而會失去威風反而打不過一隻小綿羊？」

「我保證那頭老虎一定可以毫不費力吃掉小綿羊，妳這個『如虎添翼』的譬喻聽起來還算貼切，但妳却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貞君子』居仁厚能够名列天下七大名刀之一，原因却是他四種刀法交互配合運用，才能够獲得『七大名刀』驚世駭俗的榮譽，如果缺少任何一種，他絕不能跟刀王蒲公望的『橫行刀』或者閩南連家『拔刀訣』並列。」

那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平生最膾炙人口的本事之一，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任何對手武功的來歷和造詣，沈神通既然是他的入室高弟，這套本事當然不能够沒有。

此所以沈神通議論天下任何武功之時，的確絕對沒有人敢不「洗耳恭聽」的。

事實果也勝於雄辯，不論你自以爲武功多高，不論你自以爲多麼淵博，但像沈神通這一手要是你辦不到，你想不相信不佩服也不行，問題癥結就是你「辦不到」而已。

仍然是崔家雙姝發問，大家好像都已默許她們有這種特殊權利，所以既無人表示不耐煩，更無人出聲阻止。

「沈大哥，我好像很笨，因爲我聽到現在爲止，仍然覺得金老板另外練成了『貞君子』居仁厚的刀法，就算不是如虎添翼，至少也是錦上添花，我怎樣想怎樣看都不認爲對他有害處，事實上我的意思仍然認爲只有益而無害，你雖然讓我們增長了不少見聞，但好像也弄了不少疑惑給我們呢。」

「我並沒有弄些疑惑給你們。你們只可以怪人生許多事情的表面往往淆惑遮蔽顚倒了眞相。」

沈神通瀟灑地笑一下，又道：「金雲橋多學了兩路絕世刀法，表面上當然很好，但在某些情況之下就反而不妙了，例如他剛才施展『貞君子』居仁厚的無上絕學『不欺暗室』那一招，如果他根本沒有動念準備用『子母追魂珠』，則他不但當時一舉刀那兩人身在空中就已經落敗身亡，而且還可以趁這一招威勢猶存之時，順便隨手擊敗會津君以及奪門而出。他的左手衣袖當然不會毁損，而且當他出了軒外再回到屋子裏，請問這兒還有誰敢貿然向他出手？」

假使金算盤表現出如此絕世武功，無疑誰也不敢向他挑戰，尤其是黑夜神社那十幾名殺手，極可能跑得比兔子還快，此後也休想再找到他們的踪影了。

崔憐花做出一個掩自己咀巴的姿式，當然事實上她沒有眞的掩住，否則焉能講話？她說：「唉，我好像太多咀了，如果我不多咀問個不停，沈大哥你就不必解釋這麼多話。因而金老板便很可能仍然不知道自己的錯失，但現在他既然已經知道已經明白，問題好像忽然變得很嚴重。」

金算盤的樣子的確好像大有所悟，故此眉宇間閃耀出自信自負的光采。

他向崔家雙姝微笑說道：「你們明知我不會爲難你們，也不會傷害你們，假如你們不向我出手的話。所以你們何必驚慌，第一個驚慌的人應該是會津簡一，然後輪到別人。」

劉雙痕道：「這個『別人』是誰？」

金算盤也對他笑一下，殊無敵意，甚至對沈神通也如此，他銳利的眼光迅即移到陶正直面上，眼中漸增森厲光芒。

「就是這個小王八旦，我宰了會津簡一之後，第二個就非要宰他不可。」

陶正直立刻現出惶恐謙卑乞憐的神情，同時連忙分辯：「金老板，我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你眞正的對象應該是沈神通才對。」

金算盤觀察人心世情的本領顯然遠遠比不上沈神通，所以他稍稍沉吟一下，面色就居然轉霽，至少也變好了很多，老實說那陶正直使用這種手段以瓦解別人的敵意鬥志，極少有不成功的，因爲任何人若是像陶正直具有這許多本事成就的話，要他不驕傲自大已經不太容易，要他低聲下氣哀求乞憐當然是難上加難了。

沈神通的眼睛沒有放過這些變化。但看來沒有必要提醒金算盤，假如情況沒有特殊變化，看來金算盤最後一定死於陶正直手中，金算盤這個人留在世間本來就是禍害，所以如果陶正直要殺死他，絕對不是壞事。

會津簡一一聲斷喝，宛如雷鳴。這股威勢却又因爲八名黑衣大漢躍入軒堂內，一齊拔刀擺出陣式而增加無限殺氣。

他們的陣勢成半月形，最當中的是會津簡一，長矛映出耀眼精光寒氣，遙指遠在三丈外的金算盤。

金算盤第一件當急之務就是設法壓制對方的氣勢，所以他居然不靜守而先進攻，他一步步行上去，經過周泉方與兩具屍體時，順便踢出兩脚，兩具屍體一直飛滾數丈外碰到樓壁才墜地。

屍體已經失去生命，就算多踢幾脚，對屍體也不能增加更大傷害，只不過對於還活着的人，却會使他們心靈感到「殘酷」的壓力，而且金算盤脚力之雄渾强勁，也使人考慮到絕對不可以被他踢中一脚，這也是無形中增加他自己威勢壓力的佳妙方法。

會津簡一自是懂得這等攻心戰術。不過目前他除了衝上去之外似乎沒有別的好法子。

他的確這樣做了，鐵矛矛尖驀地變爲三點精光迎刺敵人上中下三路要害。

但矛尖距離金算盤還有兩尺遠，他却忽然坐馬煞住衝刺之勢，金算盤當然也不

會用自己身體向鋒銳矛尖碰去所以這兩尺距離就忽地凝固，既沒增加也沒有縮短。

這等情勢內裏大有文章，在會津簡一來說他是因爲察覺金算盤左手的算盤子正要發射所以立刻改攻爲守全神應付暗器。

由於金算盤的金刀短得不成比例，所以如果會津簡一能破去他可以遠攻的暗器，那時候他只有挨打挨殺的份兒，至少在他未能破拆鐵矛，未能貼身肉搏以前必是如此。

只見一點金光從扁薄算盤射出，目標不是會津簡一，而是稍後一點排成半月形的黑衣大漢其中一個。

會津簡一嘿地一喝，鐵矛疾掃，果然「叮」一聲擊落那點金光。

在這咫尺間能用矛尖擊落體積細小疾如電閃的算盤子，會津簡一的眼力和矛法實在可以稱得上高手而無愧。

不過被襲目標的黑衣大漢此時仍然發現有一點金光直射面門，他原巳也看見金算盤發出暗器，也巳經提刀準備以刀身擋住暗器，但會津簡一鐵矛動了那麼一下，反而使他目光微微散開。而鐵矛擊落暗器的聲音亦使他心神一鬆。誰知眞正情勢仍然未變，還是有一點金光迎面射到。

黑衣大漢不但看見光芒閃動，還聽見勁厲破空聲以及自己雙眉之間骨頭碎裂聲響。只是他對此巳完全無能爲力，簡直連哼一聲都沒有就倒下去了，這種死法大槪很痛快很難得。因爲他根本來不及轉念來不及驚恐，也來不及疼痛就已魂歸天國。

顯然這一手就是「子母追魂珠」上乘暗器絕技，兩顆母珠雖已被擊落於塵埃，但子珠仍然照原來的方向擊中那個目標。

會津簡一頭也不回，眼神凝聚，銳如刀劍盯住對方，對於一名部屬的死亡既不詢問亦不查看。

金算盤左手又動，會津簡一幾乎是同時之間大喝出聲，鐵矛嗡然一震，又擊落一枚金色算盤子。

他看見金算盤露出殘忍冷酷笑容，同時也聽到背後有人仆跌的聲響。

「子母追魂珠」的威力果然深不可測，第二個部下也死了，而且是死於同樣手法之下。那麼第三個第四個呢？

金算盤用事實答覆，他左手連續又動兩下。

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過程完全一樣，第三第四個黑衣大漢都聽見自己印堂部位骨頭碎裂聲響，身軀也隨着這一下聲響跳一跳便跌倒了。

假如會津簡一後來放棄揮矛擊落子母追魂珠，他們是否仍然會死亡？這個疑問他們巳永遠得不到解答，而事實上，他們根本也不需要這個答案。

會津簡一的面孔好像巳變成岩石，所以連一絲一毫表情也沒有。

反而其他觀戰的人，被這種殘酷的刻板式屠殺場面，硬是被壓迫得不能透氣又想嘔吐。

金算盤定睛注視對手好一會，忽然爆出一陣大笑——得意而又瘋狂。

會津簡一宛如石人，沒有表情也不說話。

軒堂內可怕的狂笑聲好一會才停歇，仍然是金算盤先開口：「簡一兄，如果你想用部下的性命找出破解我暗器之法，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陶正直插口的聲音很响亮，把旁邊的劉雙痕嚇一跳，主要原因是他做夢也想不到陶正直會忽然加一把咀插上一腿。

「金老板，你自己才大錯特錯，假如幾條人命就可以找到破你暗器手法，那眞是值得之至，這代價也便宜之至。」

金算盤冷笑道：「你以爲簡一兄巳經找出破解手法？」

「你很可能猜對了。」陶正直這個人大槪很有演戲天才，因爲他的聲音和表情說變就變。剛才他極之謙卑乞憐時，簡直迫眞無比，現在忽然變成一派狂傲譏嘲，也能使任何人看上一眼聽一句話就知道。

「老金，我不妨指點你。」他甚至在稱呼上也改變，巳不尊稱對方爲「金老板」了。

「聽說你這個人花錢是出了名的，但同時你的吝嗇也一樣有名。以我的高見，你這種矛盾性格就是你失敗主因了。」

通常我們都謙稱自己意見爲「愚見」，所以陶正直使用「高見」的字眼，更增加他那種驕傲狂妄的氣焰。

不過他亦並非完全靠「激」，他的話的確言之有物，故此金算盤縱然內心深處暴怒欲狂，却又不能不保持冷靜外表等他說下去。

「你大手筆花錢，所以算盤和短刀都是黃金鑄造，大槪只用很少別的金屬使之堅硬，這一點我相信你不是想偸工減料，只能怪純金質地太柔軟，但最最重要的地方你却忽然發出吝嗇小氣本性，我是說你的算盤子那麼小一顆，實在用不了多少黃金，你多製造幾顆並不要花你很多錢，可惜你捨不得，因爲這幾顆特製算盤子是射出去，如果撿不回來怎麼辦？所以你一心痛就只有製造十顆可以射出的算盤子，其餘的只不過擺擺樣子，因爲那是一定不會遺失損耗的，數目再多也沒有關係。」

他繞了一個大圈子才點出題目，那就是金算盤巳無法施展「子母追魂珠」絕藝，原因是他這種特製的算盤子只有十顆。

早先他在武當俗家子弟周泉方與身上各用了三顆，加起來耗用六粒之多，而現在又連續射殺四名黑衣殺手，如果陶正直的話沒有錯，則金算盤巳經沒有「子母追魂珠」可用，這就是陶正直講了一大堆話所要揭露的秘密。亦即是說會津簡一根本決定利用部下性命，以耗盡對方子彈，這樣金算盤的暗器絕技不必破而自破了。

金算盤雖然忍不住浮現驚詫之色，却亦忍不住坦白讚歎道：「眞想不到你們的眼力這麼高明，簡一兄見過我的兵器，所以他瞧得出還不算稀奇，但陶正直，你雖然仍然是可惡的小王八旦，只是論到這份眼力，却不能不佩服你了。」

陶正直冷冷道：「我不是小王八旦，等到我劍尖刺入你喉嚨時，你就算想改口叫祖宗也沒有用了。」

他走出屏風，持劍在手，脚步並不快，不過就算每一步只有一寸，時間久了終究可以走近金算盤背後無疑。

會津簡一鐵矛快逾閃電刺出，同時大喝一聲。

閃亮森寒的矛尖堪堪刺中敵人，喝聲

才震動衆人耳鼓，這一矛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然而矛尖却沒能够刺中金算盤身體，因爲在當中有一面金色小算盤阻隔着，空自激起一聲脆响，金雲橋脚下却是分寸未移。

稍遠之處，也就是在會津簡一後面，四把精光雪亮長刀已經舉起，化爲兩翼之勢包抄迫上，這四把鋒利閃亮長刀一旦投入戰鬥中，不消說也必是極有效的牽制力量。何況金算盤背後又有一個陶正直慢慢移近？

正確的時間很難指出，但好像是三次呼吸的短短時間內，會津簡一之鐵矛宛如風馳電掣已經挺刺了十五次之多，由於鐵矛只是直刺，所以並沒有眩目光影。但金算盤雙手的短刀算盤交錯封架，所以反而舞出萬道燦爛奪目金光。

眼看那四名黑衣殺手加上陶正直已經快要形成嚴密的包圍圈，也快要展開合擊圍攻，所以每一個人都使勁睜大雙眼。

只有沈神通却被一件事駭了一跳而分散了心神，也移開注視戰局的眼光，一轉就轉到一張很年輕很美麗的臉龐上。

他沒有法子不轉眼瞧看，因爲這張美麗面龐不但跟他接近得不超過一尺。而且面龐主人的身體也碰到他。

有如此美麗面龐的女孩子，任何男人碰到她身體一定不會覺得討厭。問題只出在時機不對。照目前形勢環境來看，完全不適合任何旖旎風流情事已是自明的事實。所以沈神通雖然沒有討厭感覺，但也不覺得愉快。

那張美麗面龐還帶給他以青春的香味，不過沈神通仍然愉快不起來——當然也絕對不討厭。

以前說過沈神通本事極大，任何奇怪情況和人物，他只要看一眼，或者嗅一下，或者聽一聽甚至手摸一摸，就一定比任何人都能够知道更多的資料以及秘密。

如今他已使出這種本領，立刻點頭又輕又快問道：「金算盤有甚麼古怪？」

那張美麗面龐的主人就是李紅兒，她明亮眼睛還能够抽空溜過去瞧了金算盤一眼，一面回答：「他要掉包，他身上還有一個算盤，另外我又瞧出他發射暗器時，右脚跟一定先抵住左脚，他爲何要做這樣一個動作？這樣會被人家先瞧出來那多不好？」

沈神通很想告訴她，金算盤脚下的動作必是發射暗器使勁發力奇異秘訣。可是現在又實在沒有工夫講這些話，只好歉然微笑一下，馬上把眼光投向戰局。

他心中不能不承認金算盤「掉包」這一手眞是極之陰險可怕的手段。由於誰也以爲他的算盤已經沒有子母追魂珠，但偏偏忽然間又有了。而且這種暗器根本上具有連瞪大眼睛嚴密防禦着的人也很難躲避之威力，何況在猝出不意情況下，當然更躲不了。

如果陶正直的性命不是關係到何同下落之故，沈神通不但不必想辦法，還大可以笑瞇瞇欣賞雙方絕藝，反正黑夜神社方面的人也個個有罪，既然暫時無法拘捕審判未能送到法場公開斬首。那麼他們死在這兒其實也差不太多。

目前問題很複雜，他既想陶正直不要死於子母追魂珠之下，又不必同時也救了會津簡一以及黑夜神社那些殺手性命。所以本來可以直截了當喝破的一個詭毒手段，却增加了種種顧慮而變成曲折難辨。

當然最理想結局是金算盤和會津簡一以及那些殺手同歸於盡，至於陶正直則最好只傷而不死。於是乎皆大歡喜人人滿意——不包括被殺或受傷之人。

上面所敍說所分析的只是各人心理狀態以及局勢各種演變的後果。那些正在行動正在拚命之人事實上並不知道，在「時間」上更扯不上關係——眞正意思是說那些分析議論並不佔據時間空間。

沈神通決定用直接喝破方法，因爲無論如何最重要還是如何抓到何同的問題。

他剛剛氣納丹田，正要發聲，却又因爲李紅兒的動作而忍住。

這回李紅兒不但抱住他一隻胳臂，雙方身體簡直是「擠」在一塊兒，而且她的嬌靨也眞的碰到他面頰。

她的動作雖然會令人誤會，會使男人心跳，但只要是有點腦筋的人，就一定知道通常少女是不會像母色狼一樣急於向男人求歡的，尤其是在這個地方這種時候。

事實上李紅兒只不過急於阻止沈神通說話，她急速地低聲說：「陶正直也會使那種暗器。我看見他脚跟碰觸另一隻脚的動作……」

沈神通聽到這兒已經欣然微笑。李紅兒又在他耳邊說道：「雖然動作並不十分一樣，可是好像也是將全身勁力運集到手上。」

「妳說得對。多謝妳特別明亮可愛的眼睛。」沈神通聲音非常輕鬆愉快。

本來觀測天下各門派武功任何細緻特徵乃是沈神通的專長。不過以天下之大，人物之衆，歷史之久，誰也不能够當眞完全知道。所以沈神通其實也是根據許多武學原則，加上人類身體語言（及行爲語言學）的廣博智識，便往往能一口說出對方的武功來歷和造詣深淺——著名及極高明特別的武功却反而知道得多，不必臨時推斷。此理甚明，不必多贅。

此所以金算盤幾乎還未出手，沈神通那時已說得出「子母追魂珠」名稱。但手法易測，運勁發力秘密竟然是在脚下就很易疏忽過去了。

好在李紅兒的眼睛不但够尖够快，而且最厲害的是受過最嚴格的訓練。對於任何稍有異常的動作，那怕是很細微的也一定瞧得出。此是「扒兒手」這個古老的無地不有的行業，最頂尖高手必具條件之一，如果沒有這等眼力，就永遠只能做第二三流或者第五六流的扒手了。

她的特殊專長再加上沈神通的，馬上變成一把萬能鑰匙，大槪任何奇異疑難之鎖都可以開得。

現在沈神通當然也不會放過他們古怪的運勁發力動作了。所以金算盤在脚跟一碰左脚，他已知道金算盤手中的算盤必定已掉換了一個新的，同時也知道他要發出子母追魂珠。

果然暗器勁厲破空之聲大作。這種聲音使人極之驚恍震駭。因爲剛才大家都聽過這種聲音，結果是一共死了六個人！

記憶猶新，所以衆人儘管心頭震驚，但看見那四名持刀的黑衣殺手忽然一齊摔倒，却反而不感到奇怪！

「子母追魂珠」果然名不虛傳，論到手法之奇詭，威力之强厲，大槪當世無數暗器之中，能够媲美匹敵的一定很少。

所謂「奇詭」「强厲」，眞正意思是說這一剎那間，除了四名黑衣人中珠倒斃之外，還有那會津簡一和陶正直也都竟然不免於難。

會津簡一以及陶正直並非像四名黑衣殺手一樣，連躱避的動作也沒有做出來就丟掉性命，他們都曾揮動兵器擊落一枚子母追魂珠。也曾側身閃開另一枚。然而金算盤無疑是志在必得，所以竟是每人饗以三枚之多。

故此會津簡一雖然臨時拔出長劍，以閃電速度劈中最後一枚子母追魂珠。可是大槪是內力不够精純，不够强勁，故此母珠沒錯是被劈落塵埃，但子珠却射中他心窩。

另一方面金算盤背後的陶正直，也是同樣被第三枚的「子珠」射中。不過他身子搖搖晃晃一時還未跌倒。

那會津簡一却站得穩如山嶽，兩目瞪張，形態十分凶猛駭人。

他已扔掉鐵矛，現在是一手提劍，另一隻手却掩住心口要害。

看來他好像還有一戰之力，至少好像還可以作一次最後攻擊。

所以金算盤凝集目力注視着他。金算盤耳中已聽見陶正直歪斜踉蹌脚步聲，所以他將注意力完全集中於會津簡一身上。

誰知陶正直脚步聲忽然恢復正常，「咻咻咻」左跨三步，聲音沉實雄健。

金算盤心頭大震，雙耳聳起，注意力由前面的會津簡一身上最少轉移了一大半到後面，嚴密防備陶正直的殺手毒着。

現在他不得不衷心承認那個「小王八蛋」眞像一團迷霧，眞有神鬼莫測手段。

千變萬化如魚龍曼衍的局勢，使得人人大有眼花繚亂目不暇給之慨，自然這也是由於金算盤的第二隻算盤所有的子母追魂珠都用光。所以他必須憑本身武功招式，抵擋那兩個强敵最凶厲的一擊。他已經不能够在攻勢發動前再施展子母追魂珠阻遏或擊倒敵人了。

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情況並不是會津簡一先出手這一點。事實上會津簡一中了暗器，一定支持不久，所以他趕緊出手不足爲奇。出奇的是會津簡一最後一招並非攻擊金算盤。他揮動長劍在空中轉一個圈子之後，突然脫手飛射出去。劍光閃亮如電，速度亦宛如電掣，但方向却直射屋角那頂軟轎。

連觀戰者都爲之驚詫愕然的事情，身在局中的金算盤自是更加感到意外以及爲之震驚。他震驚的緣故却很簡單，只不過因爲他很關心軟轎裏面的人的安全而已。

不過他必須更關心自己的性命，因在這時腦後已有勁風銳聲襲到。那一定是體積細小却異常歹毒的暗器，縱然像他這等一身上乘武功之人，若是中了一記也很難不躺下。

所以他明知有機會還可以擲出短刀橫截擊落那把長劍，但如此做了便失去第一時間，便來不及躱避腦後的致命暗器了。

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他只能選擇一種。

所以他跨步閃開之後，眼角却也看見會津簡一的長劍光虹筆直射中軟轎。那麼長的利劍深深沒入轎中，大槪劍尖碰到另一邊的牆壁才停止。

轎子裏傳出一聲驚叫，好像我們有時不小心割破手指不知不覺驚叫一聲。

那軟轎雖然四周遮蔽得甚是嚴密，沒有人能找到絲毫縫隙窺看。不過既然沈神通說過轎裏有人，而且還認爲那是個男孩子，是金算盤的兒子。人人也就深信不疑，簡直不必再動腦筋想一想究竟是與不是了。

果然那一聲驚叫嗓子甚是稚嫩，一聽而知是不折不扣男童聲音，只不知他受了傷沒有？會不會被那威力絕强的飛劍連人帶轎一齊刺穿刺透？

金算盤雖然躱過腦後飛來的暗器，但顯然被那一聲驚叫震動心靈，以至於寸方大亂。

他足尖用力點地，疾如飛鳥般撲向轎子。

此時一點寒星從陶正直手中飛出，追射金算盤。這點寒星最奇怪之處是速度並不十分迅快，所以也沒有破空聲。

這種暗器手法眞是叫人感到歎爲觀止。因爲暗器跟握在手中的刀劍等兵器完全不同。兵器可以放慢速度而不失威力，但脫手飛出的暗器就很難做到這一點。陶正直却能够做到，人人都看得出那點寒星速度雖然不快，却勁道十足。

金算盤撥開軟轎簾子，入眼赫然是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瘦弱的身子被精光閃亮的長劍刺穿架住，所以沒有倒下。

他面色蒼白得難以形容，眼睛很大很亮像兩顆寶石。

他身軀雖是被長劍貫穿，却居然還未氣絕斃命。但見他眼中射出迷人的又令人難以了解的光芒，輕輕說話，聲音甚是悅耳：「你眞是我的爸爸？」

金算盤定睛瞧他一陣，然後俯進去一點在他面頰上十分溫柔地吻一下，柔聲道：「是的，我是你的爸爸。」

他嘴唇離開那滑嫩面龐時，眼眶已湧滿淚水。

「那很好，再見了，爸爸。」

「再見了，小兒子。」

男孩子喘一口氣，輕聲說道：「現在我知道你一定是我爸爸，因爲只有你才會爲我悲傷爲我哭泣……」

金算盤只能含淚微笑——爲你悲傷哭泣算得甚麼呢？小兒子，其實最可悲的是我們都在人間白走一趟……

「爸爸，媽媽呢？我眞正的媽媽在那裏？」

「小兒子，不必再問。」金算盤直到現在腦中才忽然想起石屋裏的四具石棺，也想起放在其中一具石棺裏那個一直蒙着面孔的女道士凌波仙子。「小兒子，她已經伸展兩臂等着抱你……」

這時他看見那秀美蒼白的男孩突然垂下頭顱——他的小兒子已經悄悄走了。

因此他也忽然感覺到後背要穴的疼痛蔓延全身。

他歎口氣回轉身，眼光直接落在沈神通面上：「那個小王八蛋居然學會神女宮暗器絕藝，你千萬別放過他。」

人人皆知他口中的「小王八蛋」就是陶正直。又由於大家都看見陶正直發出的暗器擊中金算盤，當時都禁不住驚訝於那暗器手法之奇絕奧妙。所以如果這是神女宮獨步天下的暗器絕技，那就十分合情合理了。

不過金算盤中了暗器之後，居然還能做不少動作，例如親吻他兒子，還能說不少話，最後又還能回轉身，話聲亦提高不少，這種情形不但別人都爲之驚疑不定，連陶正直也困惑地皺起眉，眼珠子骨碌碌轉了許多圈。

通常人們深思熟慮時便會皺起眉頭。若是馬上得想個計策應急，眼珠就一定會急速轉動。所以陶正直表情已洩漏他心態的活動。

陶正直目前當然是最危險最緊張的人。如果金算盤居然尚有反擊之力，第一個目標一定是陶正直而決不會是別人。

陶正直自已跟自已說：「神女宮的遊仙梭不但專破世間各種護身氣功，而且還附有劇毒，南飛燕給我這三枚遊仙梭時說，即使是當世武功公推第一的少林老方丈鐵脚大師，也一定不敢用任何護身氣功硬擋遊仙梭。何況梭上劇毒能見血封喉（即是一旦破皮出血毒力就封住咽喉，連話也講不出一句），但金算盤是怎麼回事？」

何以金算盤還能够動？而且還能够開口講話？莫非南飛燕的話不盡不實？又莫非她送給他的遊仙梭只有一半效力？例如有毒而不能破人上乘氣功，或是能破氣功而沒有毒？

不過他的結論却也很特別——何必去管金算盤的生死呢？自己的生死才是最重要。

他距離門口很近，而這時黑夜神社的殺手們（還剩下的幾個）已經逃個無影無踪，所以陶正直一溜烟夾尾巴奪門衝出，既無人阻擋也無人來得及追擊。

此人在逃走方面果然很下過一些苦功，看來的確比許多人迅快俐落得多，只一眨眼間就不知去向了。

金算盤苦笑道：「沈神通，難道你想不到他會逃走？」

沈神通離開屛風掩蔽，走近金算盤。其他的人如劉雙痕崔家雙姝以及李紅兒都跟在他身後。

「會津簡一已死，手下殺手也剩下沒有幾個，黑夜神社總算是冰消瓦解了。」

仲只敍述一些事實，並沒有回答金算盤問題。

而仲接着再說下去的話，竟然亦岔到別處去了。他說：「金雲橋，你也活不了。因爲你中了神女宮九大暗器之一的遊仙梭，雖然只中了一枚，却已可以肯定你活不下去了。」

金算盤苦笑道：「我知道，用不着你告訴我。」

「你是否暗暗練過某種毒門奇功？」

「我練過甚麼功夫都沒有用了，你爲何還囉囉嗦嗦提這些不打緊的事？」

「不是不打緊的事，你想想看，假如我好心好意把你和兒子屍體，搬到同心樓後那間石屋，讓你們父子能够和凌波仙子在一起。此舉對你一定很有意義。因爲你們一家三口至少死後能够同葬一穴。可是我們一碰到你身體我們就中毒死亡，那時誰把你們父子搬到石屋收殮於石棺呢？」

「好吧，我承認，是練過一種毒門秘功。」

「那就無怪遊仙梭上的見血封喉劇毒沒有封住你喉嚨了。唉，你聲音已很微弱無力，雙腿開始發抖。別的人早已躺下，但你還站得筆挺。爲甚麼？你還要知道甚麼？」

「因爲你還未回答我第一個問題。」

「啊，是的。你當然很關心陶正直。可惜我的確沒有辦法可以在你的眼前殺死他。」

「但他已經逃走，這個小王八蛋花樣百出，即使你沈神通也不可以掉以輕心，這種人一被逃走了，就很難找得到。」

「對，我的確沒有把握。不過我會盡我的力量。」

金算盤面色由慘白而變得乾枯沒有生氣，終於一交跌倒。

淫行如禽獸　姦汚師妻女

在一片花樹草叢間，一道人影倏忽電旋，來來去去總是在二十丈方圓內打轉。

眼睛够尖的人一定可以看得出這道人影盤旋飛奔時一直是低頭瞧看地面的姿勢。所以也一定以爲他是中了邪或害了甚麼怪病，否則怎會用這種姿勢飛快奔跑？怎會老是在二十丈方圓以內打轉？

不過世間之事眞是難說得很，因爲竟然有人不同意上述的看法。

此人身材高大威風凜凜，年紀還輕，大約只有廿餘歲而不會超過三十歲。

他外形雖然高大威猛，話聲却很柔和斯文。

「敢問兄台，你是不是遺失了甚麼東西？」

這個人的出現以及那個繞圈飛奔的人的停步，都突然得會使人駭得一跳。

換句話說，沒有人會無聲無息憑空出現，除非是鬼魅之類。同時也很少人能够在跑得那麼快那麼急之時說停就停的。

高大的人又微笑道：「我剛剛凑巧檢到一件東西，不知是不是你掉落的？」

他一手藏在背後，很可能是拿着那件檢到的東西，但爲了不讓對方冒認起見，因此藏起來不讓對方看見。

這本是人情之常，根本不值得驚怪，可是那個突然停步的年輕男子却好像喜歡大驚小怪，面色十分不對。

他又好像恐怕將來會認不得人家面貌，所以死命狠狠盯住對方面孔。

「你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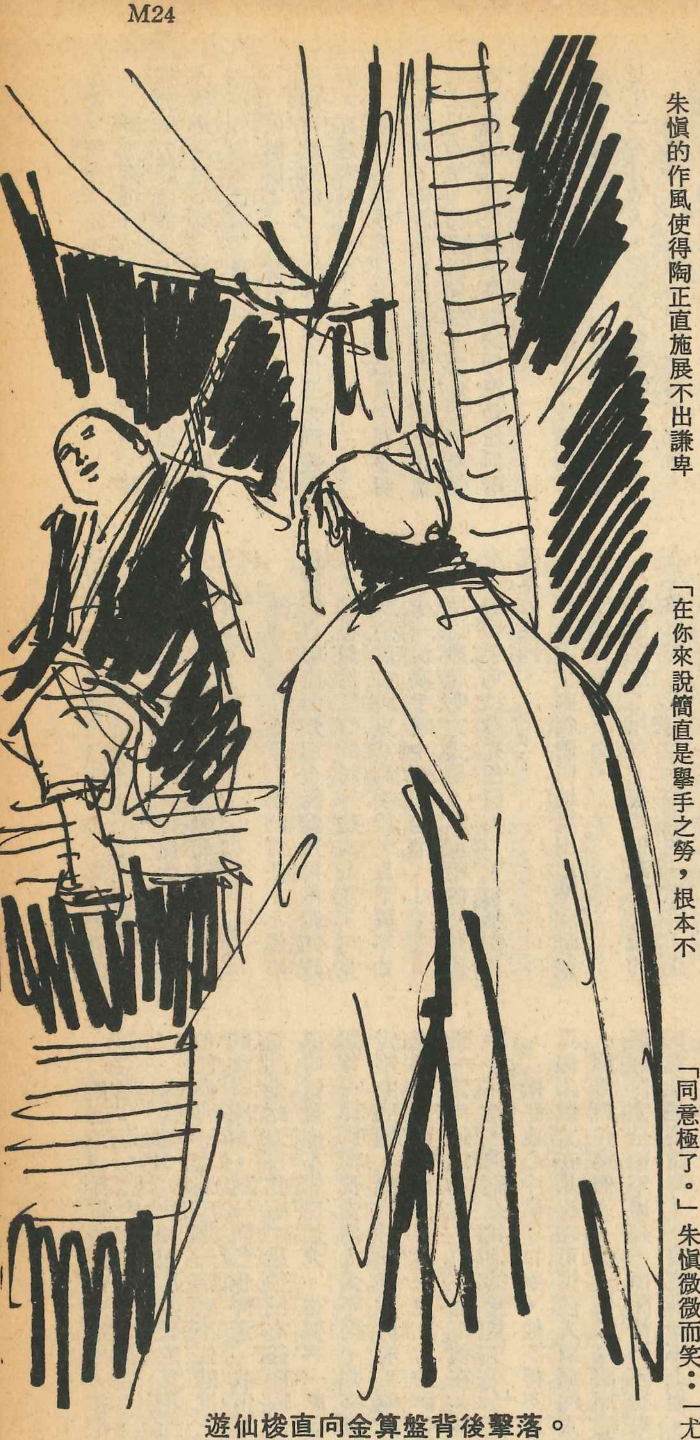
「我姓朱，你呢？」

「你眞的不知道我是誰？」

「假的。我當然知道你是誰。你是『人面獸心』陶正直。嘖嘖，這個外號很不好聽，你爲何不改一個別的？」

陶正直居然表示不同意。「我不覺得，其實人面獸心有甚麼不好？世上有誰不是人面獸心呢？」

「這話說得也是，幸而我沒有打算跟



遊仙梭直向金算盤背後擊落。

你爭論這一個問題，否則我就輸了頭一陣啦。」

「哎！你究竟是誰？說出來聽聽，行不行？」

「那有不行的道理？我姓朱單名愼。有個外號是『猛將』，可惜我既不猛，又不是甚麼大將之才，所以一直落魄得很，在江湖上簡直沒有人知道。」

「原來是猛將朱愼，你不必客氣，你聲名可比我陶正直响亮太多了。尤其是經過大江堂嚴府那一役之後，現在大江南北武林中誰不知道猛將朱愼是一流高手？」

「你這話是眞是假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聲名與道行的比例。老實說我對你很佩服，也不得不眞心承認你道行比我高得多。」

朱愼的作風使得陶正直施展不出謙卑阿諛那一套功夫。

所以陶正直改變策略。先向四周察看一眼，才道：「你好像沒有助手，沒有伏兵？」

「我需要嗎？」朱愼裝出困惑表情：「我有說過跟你過不去嗎？如果我們之間可以和平共處，甚至杯酒言歡，我何必有人手助陣？」

「算啦，別裝蒜了。」陶正直一向很少用這種一針見血的態度。通常他總喜歡繞個大圈，喜歡把別人弄得迷迷糊糊，可是現在是別人繞大圈，所以他只好反其道而行之，只好一針見血，希望擊破對方的圈套。

「朱愼兄，你既然現身露面，有甚麼事儘管吩咐，我只希望能使你滿意。」

「在你來說簡直是舉手之勞，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那麼到底是甚麼呢？你快點講出來，我就可以快點回答，豈不甚妙？」

「別急，沈神通一時半刻不會有空出來。何況我做事向來不喜歡太匆忙。俗語說忙中有錯，這句話你可能不會反對？」

陶正直忍住氣也按捺住心中的焦急，笑道：「對，對極了。我十二分贊成你這種作風。做人做事老是匆匆忙忙有甚麼意思呢？」

「這就對了！不過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沒有法子還表現得這麼從容輕鬆。所以我說你道行比我高，一點也沒錯。」

「我爲何要十分匆忙？就算沈神通來到此地，他似乎沒有理由會對我怎樣，你難道不同意我的看法？」

「同意極了。」朱愼微微而笑：「尤其是我更加同意，因爲你是個燙手山芋，假如我能够把你抛回沈神通手上，我的確求之不得。」

「我爲何是燙手山芋？」

「有三個原因之多。可惜我最多只能告訴你兩個。」

「兩個也比一個都沒有好，請說。」

「第一個原因牽涉到一個女人。你心裏一定知道這個女人是誰吧？」

「我知道。」陶正直道：「那女人是馬玉儀，就是沈神通的小老婆。可是老天爺可以作證，我根本未見過她，也不知道她在何處。」

他歎口氣，又道：「我明知不可能，但我還是希望你相信。」

「我當然相信。」朱愼聲音毫無調侃開玩笑之意：「因爲沈神通老早已得回馬玉儀，所以如果你知道她在那裏，那才是怪事。」

陶正直眞的吃一驚，好像被人敲了一記悶棍：「那麼你說的女人竟不是她？但除了她之外還會是誰呢？」

朱愼笑一笑，道：「是你最親密的人。事實上可能並不眞的很親密。不過在名份上她却是的。」

「痲雀？」陶正直衝口而出。因爲痲雀在名份是他妻子，當然算得是最親密之人。「她跟沈神通或者跟你有甚麼關係？你們有沒有想到向一個丈夫索取他的妻子乃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情？你們有甚麼權利這樣做？」

朱愼道：「我只管告訴你有這麼回事。同時要你寫封信叫嚴家放人，別的我都

不管。這封信寫不寫呢？」

陶正直沉吟一下，才道：「奇怪，麻雀的勢力好像很大，所有帮助她偏袒她的人都是夢想不到。這封信我可以寫，但你知不知道她已有了孩子？」

朱慎道：「我當然知道。那天我在嚴府親自聽到的。可惜那時候你還未到達嚴府，亦還未見過麻雀。」

他的話背後意思有如白紙黑字那麼明顯。既然那時候麻雀已經懷孕，而陶正直尚未見過她。那麼這個孩子當然不可能是陶正直的。至於孩子是誰的却沒是任何暗示。

陶正直褪下左手無名指上一枚鑲翡翠指環，抛給朱慎。道：「這是信物。嚴溫見了一定肯放人，絕對不會囉嗦。」

「很好。」朱慎一面收起翡翠戒指，一面不由得想起麻雀圓而可愛的面龐。沈神通這樣安排，能不能使尚在青春年華的小麻雀得救？她坎坷崎嶇的人生會不會從此變爲平坦？

目前也不能够回答這個問題。所以朱慎又道：「第二個原因，則牽涉到一個男人。」

「這個人我一定不會猜錯，是不是何同？」

「對極了。我怎樣才找得到何同？」

假如這句話是由沈神通詢問，陶正直便可以要挾換回某些利益。但朱慎並非直接捲入漩渦的人物，對他要挾的力量就減少一大半了。

陶正直攷慮一下，說道：「在天津衞城裏某個地方，用一個訊號就可以使他出現見面。但我若是告訴了你，對我有甚麼好處呢？」

朱慎笑一笑，道：「好處太多了，至少沈神通會立刻打消了非殺死你不可的決心。」

誰也會使用虛言恫嚇的方法。不過陶正直親自經歷得知那金算盤預早佈置的妖人，却也忽然間炸成粉碎變成飛灰。可見得沈神通眞有神鬼莫測手段，目下眞不知有多少一流高手暗中帮助他？

所以最聰明方式是，寧可相信沈神通有足够帮手可以殺死任何人——包括陶正直本人在內。

於是陶正直很聰明地說出地點和暗號，然後苦笑等待下文。

朱慎沉默了片刻，忽然把藏在背後的左手移出來。只見他手中握住一把刀。正是沈神通扔掉的那把「悲魔之刀」。

「我的刀法還過得去。」朱慎說：「另外還有一把更可怕的劍握在武當高手司馬無影手中。司馬是替我掠陣，他和我一樣都想知道你怎樣應付悲魔之刀？這就是第三個原因了。」

陶正直一看見悲魔之刀就從心裏發出寒顫。他雖然已知道此是這把寶刀的神秘力量，却沒有辦法及抗禦消解。所以如果出手拚搏，後果將會如何好像已不必猜疑測度了。

他發出呻吟似的聲音，道：「朱慎，你太不公平了。我已經充份合作，你們怎可以用這種手段對付我？」

朱慎說道：「你眞想聽一聽我們的意思？」

陶正直自是聽得出話中有話，連忙道：「是，是，當然是眞的。」

朱慎道：「我和司馬無影意見相反。他認爲你一定逃不過一定敵不住悲魔之刀的神奇威力。這一點我也同意。我所不同意的是此刀在我手中恐怕沒有甚麼威力，這叫做畫虎不成反類犬。你要宰一頭老虎跟宰一頭狗情況當然大大不同。你宰狗一定沒有問題，但對付一條猛虎有可能反被老虎撲殺。無論如何這悲魔之刀的神秘力量一定可以尅制你，只不過必須在某些人手中才行，這就是我們的意見了。」

陶正直心中歎了口氣。他不得不承認這個朱慎實在是極之可怕使人頭痛的人物。因爲對付這個人，他一切謙卑諂媚的僞裝詭計完全使不出來。由開始到現在朱慎處處比他更謙卑，一直宣稱比不上他。對這種人你還有甚麼法子可以使他驕狂自大呢？

「既然你們想殺死我，何須找各種理由？反正我已沒有利用價值。動手吧，朱慎。我臨死前的詛咒就是希望你和司馬無影將來都死在悲魔之刀下。」

朱慎仰頭長笑一聲，神態忽然由拘謹卑恭而變得十分曠達威猛，笑聲持續了好一陣才停止，但寶刀已經出鞘。

陶正直又一次強烈感到心寒胆顫的滋味。而且顯然這一次所感受的威脅比之刀在岩島健四手中嚴重可怕得多了。

朱慎爽朗喝道：「陶正直，我可以發誓我眞想一刀砍掉你的腦袋。只可惜沈神通這個人太婆婆媽媽，他堅持不讓我這樣做，除非你欺騙我們。」

陶正直已看見了生路，心中大喜，忙道：「我甚麼時候欺騙了你們？」

朱慎瞋目叱道：「閉咀，你小心聽着。如果麻雀帶不出來，如果找不到何同。我朱慎定教你濺血五步。」

陶正直應聲道：「若是如此，我自己割下首級雙手奉上。」

這種對話若是出諸一般人口中，可能變成無意義的恫嚇以及油腔滑調。

但朱慎和陶正直是何等人物？論武功俱屬時下高手。所以朱慎的話除了表面上很凶狠之外，其實也已說明要暫時軟禁對方之意。否則陶正直拍拍屁股一走，天涯海角上那兒找他？如果找不到陶正直，再狠十倍的話也沒有半點用處。

陶正直的回答則已暗示答應暫被軟禁的條件。要是他不肯屈身於對方勢力範圍之下，不論發生甚麼事他都沒有必要割下自己腦袋。而且如果大家不是還在一塊兒的話，他就算割下腦袋却又奉送給誰呢？

朱慎開口時神態聲音都雄豪奔放之極。可是眼睛却射出謹慎小心神色。「很好，咱們的交易算是談成了。在我提出用甚麼方法暫時留住你之前，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陶正直道：「你請。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他的態度以江湖術語說就是「够光棍」。凡事贏得起，也輸得起。輸的時候絕不拖泥帶水，這就叫做「光棍」。

朱慎眼中仍然露出謹慎神色，一分一毫也不放鬆也不疏忽。到了現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極之嚴密防備。也不見得他對

陶正直這個人是作怎樣一種衡量估計了。

「你的武功至少得到五派以上眞傳。另外還要加上巫山神女宮的暗器絕藝。這是沈神通知我的。如果他沒有看錯，當然他很少出錯。那麼連白痴也知道你是極危險極可怕的人物。」

陶正直泛起苦笑，攤開雙手，道：「我這麼厲害却仍然變成你俎上之肉，不管是駱駝肉馬肉豬肉，總之我寧可是刀俎而不是『肉』。請問你的想法呢？」

朱慎道：「我拒絕想這種問題，反正刀不刺我的肉我不覺得痛。現在是你自己切身的問題，恕我無法越俎代庖。」

陶正直攤攤雙手。「既然你撇得那麼清楚乾淨，那麼請繼續告訴我，你想我怎樣做？」

「由於你是如此可怕危險的人物。所以我必須想法子制住你，最佳方法莫如點了你穴道，當然最好還加上掙不斷的手銬之類的東西。」

「你不但把我困在羅網中，甚至還把我趕到網角了。」

「一點不錯。可是對別人還可以馬虎。但對你行麼？如果我不這樣愼重的對你，難道你不認爲是一種侮辱？」

陶正直發覺無論如何在言語上一定贏不了。換言之，也就是一定找不到「敗中求勝」的機會。所以他馬上放棄了——因爲說不定在實際行動上還有機可乘。

「你說得也是。如果我穴道被閉，再加上手銬之類的東西，自然可以保證要不出任何花樣了。老實說換了我是你，也一定要這樣才安心。」

「好極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大大棘手。好在你十分通情達理，所以我就比較好辦。」

陶正直眞眞正正苦笑一下。因爲——你好辦就是我不好辦——這是無可奈何的情勢，也是很顯明已經好像註定的情勢。

試想一把「悲魔之刀」在猛將朱慎手中已肯定十分可怕，何況還有一個當世有名專門殺敵報仇的劍客司馬無影？這個人無影無形無聲窺伺在側，胆小一點的人恐怕早已四肢發軟跪下求饒了。

總之陶正直算來算去，這一仗根本完全沒有半點勝算。甚至連半點逃走求生的機會都沒有。不然的話，他那肯答應任何條件？更不肯讓對方瓦解他行動的能力。

只聽朱慎豪邁而又愼重（陶正直眞不明白何以朱慎能够把這兩種矛盾特質弄在一起？而且又能表示出來？）的說道：「如果你不反對，司馬兄立刻施展馭劍刺穴的無上劍法。制住你穴道，或者你信不過，怕他趁機一劍刺死你，假裝是留不住手。不過你老兄也只好冒一次險，盡力相信司馬無影決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人。何況歸根結底你好像已沒有第二路可以選擇了，我有沒有估計錯誤呢？」

「你估計得簡直他媽的的太準了！」這一句是陶正直心中的話。他沒有講出口，只苦笑着搖搖頭。

在他一生的經歷中，誠然有一段日子過得很苦，也常常遭受侮辱。可是那些苦那些侮辱誰都知道熬一熬忍一忍就一定可以過得去，却從沒有過像現在這種束手縛脚任人宰割的經驗。

假如他穴道受制之後，沈神通忽然改變主意想要他的命，他這一輩子就算玩完了。

這實在是一種十分可怕的情況，你越腦筋清楚越知道其中的危險，自是比糊塗之人的恐懼多十倍還不止。

不過，陶正直實在也沒有其他的路可行，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所以他只好儘量表現得光棍一點，苦笑道：「我現在唯有祈禱上蒼，希望你們通通都是有信用的人。」

右邊三丈外突然冒起一道劍光，精虹芒繞耀目生輝，這道劍光破空而來，雖然速度其實快得難以形容，但看見的人却又並不覺得很急疾，更沒有絲毫匆遽忙迫的味道。

陶正直一看見劍光就攤開雙手，以示絕不抗拒，不過他雙手只做了少許動作，那道劍光已經到了他面前，然後光斂人現，這人便是瘦削精悍的當代武當劍客司馬無影。

他的劍氣在一觸間也制住陶正直胸腹七處大穴，所以他一落地現身，手中之劍也已經歸鞘看不見了。

不過，司馬無影手中雖然沒有劍，面色却極之難看，他的眼光好像兩把劍，毫不留情，刺向陶正直，冷冷道：「可惜我答應過沈神通，更可惜的是我是司馬無影，我向來很有信用，所以我答應了沈神通之後，就只好暫時留下你的狗命了。」

陶正直雖然全身僵硬麻木，但還能開口講話：「司馬大俠，我記得我沒有得罪過你呀？但你爲何很恨我？」

「你的記憶力太壞了，你難道已忘記曾經在今劍山莊住過？難道也已忘記華人望曾經傳授你武當正宗武功了。」

「今劍山莊」華人望本是二十年來天下皆知的武當名家，但自從他一年前身歿之後，現在武林中人好像已遺忘了他。這是因爲華人望沒有兒子，雖然有一個女兒，但華人望一死，他的妻子不久也跟着謝世，他的女兒也不知是嫁了人或者是怎樣，總之「今劍山莊」已成爲歷史上一個名詞而沒有了實質血肉。

可是現在司馬無影爲何忽然提起今劍山莊華人望？

陶正直面色居然還能够變得更蒼白。

「我沒有忘記，不過我離開今劍山莊已經有三年之久，我應該回去拜候師父，但我一直都沒有，所以我心裏很不安。」

「華人望雖然不是跟我同師學藝，但論輩份他仍然是我師兄。」司馬無影表情簡直已是咬牙切齒，他心中究竟有甚麼忿恨？

「他是我師兄並不稀奇，外人想不到的是我和他的交情極深厚，不過我們來往一向都很秘密，因爲我仇家太多，所以，不想連累他。」

陶正直的咀吧開始張大，他好像隱約感到司馬無影的話後面隱藏一些可怕的意思。

司馬無影聲音冰冷刺耳，：「也因此天下絕對沒有人想得到他會留下一封密函給我，陶正直，你想不想知道這封密函的內容？」

陶正直道：「我不……唉，如果與我

無關，我知不知道有甚麼關係呢？」

「你爲何有點害怕？嘿！嘿！」司馬無影冷笑兩聲，又道：「這封密函雖然沒有寫着你的名字，可是經過沈神通一分析，你就原形畢露了。」

——又是沈神通！唉，老天爺，這個沈神通生在世上是不是專門跟我作對呢？

陶正直呻吟一聲，道：「我原形畢露，我的樣子是不是很醜惡很難看？」

「你有時間不妨照照鏡子，不過以我想來，一個用慢性毒藥毒死師父，同時又姦淫了師母，後來連他們的獨生女也不放過的人，無論如何看起來都不會漂亮可愛的。」

「我……我是這樣的人？」

「很不幸你正是這個人面獸心的大混蛋。」

朱愼直到這時才插口。「司馬兄，咱們雖是一諾千金之士，不過這件事這個人，却不同了，我寧可做一次背信違諾的小人，也不願讓一個如此可憎可恨之人活在世上。」

陶正直大驚道：「你……朱愼……」

「不必多言。」朱愼面色非常難看。「假如我是沈神通，我也寧可找不到何同，我現在恨不得把你這種人碎屍萬段。」

反而是司馬無影勸他。「我也跟你心情一樣。」他說，倏然拔劍出鞘，左手食指急彈，劍身登時發出一陣龍吟虎嘯之聲。「可惜我暫時還不能殺死他，甚至連背信毁諾也辦不到，因爲我還想知道我那華姪女華彩霞的下落，我希望她還活在人世，還能够稍微嚐一點人生幸福，這只是我的奢望而已，其實我已知道機會很渺茫，不過朱兄你可不可以讓我盡盡人事？」

誰能够拒絕他這種悲哀的提議，朱愼當下爲之深深歎口氣。爲甚麼人間會有這麼多像陶正直這樣可怕心理變態的人呢？

兩人一齊將寶刀長劍歸鞘。可是陶正直一點也不放心也不舒服，只因爲司馬無影面上透出的殺氣依然冷森森籠罩着他。

司馬無影冷冷道：「你是很聰明的人，你應該知道告訴我些甚麼？」

「我知道。」陶正直趕快回答。雖然司馬無影劍巳歸鞘，但以他這種高手來說，其實跟橫劍架在陶正直頸上並無分別。

「我一定盡我所知講出來，只望你肯相信，因爲，我其實也沒有很多消息可以奉告。」

「你先講出來聽聽，然後我才決定能否相信你。」

陶正直現在的確有如肉在俎上，不過如今想起了華彩霞——那個嬌俏任性的少女，雖然似乎已把她毁了，但心中仍然沒有甚麼內疚。

反而是那溫婉賢淑而又艷麗如花的華夫人——他的師母——這個女人才令他覺得有點愧咎。

這好像我們平常生活中，有時大發脾氣而摔壞了杯盤電話收音機等等，當時固然有一陣子的快意。後來却總免不了有點遺憾。

對了，華夫人正像很名貴的瓷器。她大槪比南飛燕還艷麗可人，但她仍然像極名貴雨過天晴的柴窰名瓷一樣變成碎片。這遺憾却是永遠不能夠彌補的了。

不過如果他現在供述的話不能令司馬無影滿意，恐怕還不祗「死亡」那麼簡單，只是對於這一點他除了祈禱之外，就完全無能爲力。

「我三年前離開今劍山莊，這一點相信司馬無影大俠巳經查得淸淸楚楚。」

「講下去！」司馬無影表面上雖沒怎麼樣，但聲音却是從牙縫迸出來，冷如冰雪。

「我承認有使用過慢性毒藥，我也承認曾經佔有了華家母女，可是華彩霞，這個脾氣很大很不好伺候的小姐，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我却不知道了。」

「你眞的不知道？你難道腦筋巳經變成石頭，連推測猜想一下也不會？我很想砍開你的腦袋瞧瞧是不是巳變成石頭。不過我相信你一定不贊成我這樣做的，對不對？」

陶正直表面上雖然誠惶誠恐，想連聲應是，其實心中却盡力大聲咒罵，而且是用最惡毒的字眼。

「華彩霞任性也好，不任性也好，跟你他媽的陶正直有甚麼關係？」

這是朱愼怒沖沖聲音，陶正直平生自是見過聽過不少憤怒發火之人，可是這一回感受却完全不同，他只覺得好像朱愼多怒一分，則他的胆就多破一分似的，至於爲甚麼朱愼發怒生氣會使得他有這種奇異感應，別人不知道，他却知道得很——是悲魔之刀之奇異魔力。

「是，是，您老人家責罵得很對！」現在朱愼變成「您老人家」了，陶正直又接着說：「本來一點關係都沒有，甚至我敢誇口我可以伺候她妥妥當當服服貼貼。但問題却出在華夫人身上，華小姐那天一知道我和華夫人也有一手之時，跺脚就走，當時我雖然至少講了一千句話，也跪在地上挽留她，但一點用處都沒有，最後她仍然摑了我兩個大咀巴了，就走了。」

朱愼咬牙切齒道：「她太糊塗了，應該一巴掌把你腦袋打碎才對。」

自然這是一定不可能之事，以陶正直的武功和心計，假如那時華彩霞眞下殺手的話，他還肯乖乖的挨打死受麼？那時毫無疑問必是華彩霞當場反吃大虧。

難道朱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陶正直極小心飛快瞥着他一眼，想從他面上看出一些資料一些綫索，因爲假如朱愼竟是眞的不明白這種道理，則朱愼的才智就不怎麼樣了，將來有機會對付他之時，使用甚麼手法也就有了根據。

他所得到的印象以及心中的算計自然不會講出來的，只說：「華小姐後來跑到那兒去，我眞的不知道。」

司馬無影聲音好像更冰冷可怕，「那麼華夫人呢？她的結局到底怎樣？」

陶正直忙道：「我也不知道，眞的，我是悄悄離開的，我自從三年前離開今劍山莊，直到師父棄世時才回去，一共只逗留了十幾天。我看看十幾天當中已發生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趕快悄悄溜了。」

「狗屁，都是狗屁！」朱愼怒聲罵道：「媽的，如果你不回去，今劍山莊一點事都沒有，金算盤叫你小王八旦，這名字取得眞好，你不折不扣是個小王八旦。」

其實以陶正直的心狠手辣，鮮廉寡恥

以及全無人性的種種罪行的，他豈僅只是「小王八旦」而已？

司馬無影忽然閉上眼睛，變成一株枯樹一樣沒聲沒息了無生氣。

朱愼退開七步，他右手按刀也瞑目不語。

一切變化都很突然，連陶正直也瞠目不解，他們何以忽然變成這種樣子？難道在這等局勢這等情形之下，金算盤方面仍然有一枝伏兵？不然的話，他們何以露出一副戒愼待敵的姿態？

陶正直所想的其實還不止如此，因爲假設金算盤還有「伏兵」，並不算得「很」出奇的事，眞正出奇的是司馬無影和朱愼那種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的神情，是甚麼人能使他們這兩個當代高手如此緊張如此惕凜？

假如陶正直不是身受劍炁制住七處大穴，以致耳目之聰遠遠比不上平日的話，他敢肯定自己也一定能和他們一樣——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是武林高手，則這個人或這些人是誰他也一定知道得不會比他們少。

只是目下他的情況是比普通人尚且大大不如，當然更沒有可能跟司馬無影朱愼他們相比了。

雖然在事實上時間只過了很快的一陣子，但陶正直却泛起「長久」的感覺。是不是因爲天空巳經變得很灰黯，加上陣陣寒風的關係所影响呢？

天色本來很晴朗，也還有午間的陽光，却不知何時巳經消失，大地變成茫茫陰翳黯淡。這樣自是使人感到更加寒冷和不舒服。

陶正直忽然聽見很遙遠的地方傳來女人叫喚聲音。她的聲音簡直屬於淒厲恐怖那一類，不過却極像是叫喊着「陶正直」三個字。

——這個女人會是誰？她聲音何以這麼陌生淒厲？她何以知道我姓名？她爲何於渺茫遙遠處拚命叫喚我？

陶正直腦子忙碌得很。心裏也忽然充滿了惡毒暴戾之氣。他知道內心這股可怕戾氣來自他的天性，只不過平時能夠深深隱藏，能夠壓制得看不出來而巳。

但現在却好像壓抑不住要爆發了。可是忙碌的腦子又告訴他，任何人身上七處大穴被劍炁制住之後，最好還是乖一點。否則不但一點用處都沒有，還反而徒然自取其辱而巳。

他忽然想起了俏麗的華彩霞。假如她當日一掌打碎他的腦袋，則這個腦袋現在就不會給這種煩惱的難以抑制的困擾了。

不管「理智」怎樣說，陶正直原始本性中狂熾暴亂的感情仍然擴展到全身每一個細胞。胸中暴戾之氣也像颱風海嘯一般翻天覆地四下亂竄亂撞。

任何人都一定很難忍受這種矛盾的奇異的煎熬，尤其是你並不是不可以大聲叫喊，更尤其是內心隱隱知道只要叫喊就可以立刻解除痛苦。那麼你爲何還須咬緊牙關悶聲不出？

陶正直居然連一絲一毫聲音都不發出。那張俊美面孔巳因爲太用力忍受煎熬痛苦而略略抽搐而變得醜陋難看。但他仍然緊緊閉嘴不哼一聲。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就是具有這種奇怪特質，有時候一秒鐘會像一天那麼長，但有時候一天又像一秒那麼短暫），天色忽然恢復晴朗，天氣也比較沒有那麼寒冷。

這種轉變，陶正直是在聽不見那女人悽厲叫喚聲便立刻發現。

跟着也發現司馬無影和朱愼恢復活動，不再像木頭一樣直挺挺站着。

陶正直如今自然巳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爲這是他常常懷疑常常思忖的問題——世上到底有沒有神秘奇異的邪術妖法？

答案巳經得到，尤其是切切實實自己體驗過的答案。剛才那陣陣悽厲刺骨的叫聲，顯然就是邪教一種著名的極惡毒的「搜魂大法」。凡是聽到那聲音，每個人都覺得好像她在叫自己姓名。而這時只要答應一聲，便氣機被吸引而攝去了魂魄。任何人失去了魂魄（以佛家說法相當於第八識即阿賴耶識）無疑必死，這好像巳經是常識了。

陶正直亦知道這是「邪法」而絕不會是正派的法術。因爲第一點，這種聲音使他深深埋隱收藏的暴戾天性完全激發迸射，使他幾乎全身都裂開了。第二，此是殺人惡法，不管親疏遠近，只要在這範圍之內一聽到聲音就立刻變成沒生命的屍體。

朱愼搖搖頭道：「厲害，厲害！這種妖人應該通通殺死，絕不能留在世間。」

司馬無影道：「我瞧還是陶正直更厲害。你我能抗拒得住不算稀奇。但他全身受制武功巳失，却居然還受得住，豈不是比我們厲害得多？」

朱愼點頭道：「對，這個小王八旦實在很可怕，最好趁早砍下他壞透了的腦袋瓜子。」

司馬無影好像巳沒有那麼堅持了，雖然口中還沒有答應，但眼睛射出的殺氣却是連傻瓜也知道他的意思。

他們竟然好像巳經搭檔慣熟，所以根本沒有再講甚麼，就忽然分站陶正直左右兩方方位，寶刀長劍亦都巳出鞘，形成最具威力的夾擊之勢。

他們其實何須擺出這麼凶悍嚴重的陣仗？陶正直全身七處大穴受制，就算是稍爲身强力健的人，只要有胆子殺人，一刀就可以取了陶正直狗命。所以以司馬無影和朱愼兩大高手，還擺出這等陣仗，當然一定有極之奇異莫測的原因。

果然不錯，司馬無影和朱愼一切動作並沒有多餘，也不是小題大做。

因爲以陶正直對「悲魔之刀」的反應而論，就和剛才大大不同了。

剛才朱愼才一拔刀在手，陶正直巳經心寒胆落，巳經一望而知至少失去一半以上反抗能力。此所以當時朱愼一說出還有一個司馬無影，陶正直就乖得跟孫子一樣束手任憑處置。

然而現在他在兩大高手刀劍夾擊威脅之下，却居然還能夠露出猙獰惡毒意味的詭笑。

這種極端的顯著的變化，莫說是高手之流立刻察覺，大槪連普通人也能够很快知道。

大家都不必多說話，因爲此地連陶正直在內一共三人，都巳推測得出陶正直之

所以會有這種驚人奇異變化，力量必是來自「搜魂大法」那種邪法。他們人人所不知道的只是那種邪法何以能使陶正直於刹那間衝開了受制七處大穴？又何以能使陶正直忽然不怕「悲魔之刀」的奇異威力？

此一疑問恐怕沈神通也回答不出吧？

司馬無影和朱愼都是這樣想。而假如連沈神通都解答不了的話，可就不知道應該問甚麼人才知道了。

其實問不問沈神通是次要的事，何況將來有很多時間可以談論探討。現在擺在眼前最急切的問題却是怎樣趕緊拿下陶正直，沈神通懇託他們合力負責這個任務。他們都答應了，也都覺得很有把握。可是如今却好像情勢走了樣子。這個任務似乎忽然變得很棘手很困難。

霎時間殺氣四下瀰漫，氣溫顯著地下降了不少。這時司馬無影和朱愼都一齊擺出架式，劍尖刀尖都對準陶正直。

這兩大高手聯手之勢極是駭人，是以使人感到好像陷身千軍萬馬之中。使人知道就算幸而躲得過四方八面的刀槍劍戟砍殺，也恐怕一定逃不過千萬鐵蹄的踐踏——若是死於鐵蹄之下自是變成一團肉泥。

總之，司馬無影和朱愼都已凝神壹志蓄勢欲發。他們的刀劍都穩定得沒有分毫動搖——連呼吸及脈搏都沒有影响這種穩定。

另外他們也顯示出比鋼鐵還堅硬的意志。

他們像兩頭最凶悍也最陰險的豹子，正在找機會攻擊獵物。

陶正直直到這時才一抬手，掌中已握住明晃晃的長劍。在表面上他雖是「獵物」。但在他內心中，他却不知何故會知道自己的實力極之强大，至少不必害怕這兩個高手。此是他平生未曾有過的經驗，他憑甚麼認爲自己能抵禦得住那兩大高手聯手合擊的威力？

他暫時已無暇尋思下去，因爲司馬無影突然躍起七八尺，手中之劍幻化出一大片眩眼光影。而朱愼亦在同時發動攻勢，悲魔之刀發出可怕的破空銳响。一劍一刀齊齊向他攻到。

陶正直胸腹中凶戾殘暴情緒忽然猛漲，就好像在壓力下變成液體的可燃氣體，忽然有了缺口能够衝出，同時又點着了火。當即作千百倍的膨脹爆炸。

他衝動得好像已有足够力量可以毀滅整個宇宙，故此不論司馬無影的武當心得「一字慧劍」是何等精妙靈勁，也不管朱愼的「悲魔之刀」何等凶毒快疾，他只抱劍輕輕一躍，就突破了漫天遍地的刀光劍影而落在兩丈外。

當然在這刹那一觸間，他也等如已經還擊。此所以司馬無影和朱愼都凝身屹立微微喘息。他們顯然已被陶正直這一下震得每個人內家眞力都爲之不純不勻。假如陶正直知道這種眞正情況，他只要再來這麼一記，司馬無影和朱愼肯定就手忙脚亂而爭取不到任何調息機會了。

幸而陶正直不知道，他甚至忽然懷疑自己現在已在可以逃走的去路上，是不是另有羅網，另有埋伏？所以他急忙轉眼側耳查察。假如不是另有陷阱，那司馬無影朱愼二人怎會給他這麼一條暢通無阻的逃路呢？

他的反應及想法居然跟二千多年前的曹操一模一樣（只限於這次很相似的情形而言），這的確是能够使人吃一驚的事。

在二千多年前那一次事件，歷史上大大有名。前因後果不必詳說了，總之那位天下第一軍師諸葛孔明先生七算八算之後派出猛將關雲長率兵埋伏在華容大道上，等候曹操兵敗逃竄經過此地就將之拿下。

諸葛先生還命人在華容大道上生火弄出很多烟，使人遠遠就看得見，也使人以爲是大隊兵馬生火做飯。

曹操的爲人是好是壞很難置評，不過他却眞眞正正是個不折不扣的兵法專家。當他遠遠一看見火烟，而面前又擺着兩條可逃之路——其一是通過華容大道。另一條是小徑，可以繞過有火烟地點——這時他就必須選擇作出決定了。

由於曹操雖然兵敗亟亟逃遁，但手下仍有很多悍將。所以埋伏截擊者必須非勇冠一時的猛將不可，否則被曹操反而解決了出了一口氣，這種伏兵沒有比這更好。

只是勇冠三軍的猛將這種人才任何時代都不會太多的。所以諸葛先生必把這員猛將擺在正確位置上才行。

曹操一代雄才當然深諳此理，所以他只要選對一條道路就必可安然脫困。而事後還可以拿這件事大大羞辱諸葛亮。

於是他也精心算計了一番。他當然用盡他平生智慧務求贏得這一仗。因爲這是眞眞正正的大賭——以生命爲賭注。任何數目的金錢（縱然是傾家蕩產）也絕對不能相比。

曹操的結論非常大胆驚人。這結論是：有火烟的華容大道反而沒有精兵埋伏。

於是他直趨此路，麾下將領們雖然憑直覺認爲極之不妥，却也只好跟隨疾行。

戰鼓號角忽起，一枝精兵衝出攔住去路。帶頭的正是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有如探囊取物的關雲長。

這一下莫說曹操已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就算平日一衆將兵也不敢不對這位猛將畏怯三分。現在自己更加心寒胆落，人人都幾乎連馬也騎不住了。

在歷史上曹操終於雄踞中國北方，在他有生之日，一直是居於威脅着吳蜀兩國的地位。此一地位是不是諸葛亮故意讓他達到？以便劉備在相當劣勢之下仍然可以做到三分天下之局面？抑是當時關公爲了私人感情爲了義氣而違令放走了曹操？這個答案就不得而知了。

總而言之當年曹操向有烟火之處逃遁，正與陶正直敢向好像很平靜安全之路逃遁的想法是一樣的。

陶正直只遲疑了那麼一下，司馬無影的劍，朱愼的魔刀，忽然已經恢復强大的威脅。

緊接着司馬無影身子飛起疾撲，帶來一大片好像比上次更眩目的劍芒光幕。同時朱愼的悲魔之刀破空嘯風聲亦好像比上一次强烈刺耳，好像能深深鑽入了心肺骨髓。

陶正直集合全身知覺感官的報告，得到的結論是敵方兩大高手攻勢比之上一次猛烈得多，而同時很不幸的是他本身的力量却似乎反而減弱了。

雙方的力量由於此消彼長，差距馬上拉得很大。所以陶正直駭得冷汗直冒，咬緊牙關向前疾竄。他身子竄出之時，左手已使出嵩陽大九手「迴日勢」秘招。只見他這隻左掌突然幻化出九隻手掌，却又合而爲一變成一隻比平常大上九倍的巨靈之掌疾抓那發出椎心刺骨嘯聲的悲魔之刀。

與此同時，陶正直右手所握之劍自是不能閒着。因爲空中還有敵人快劍橫襲截擊。陶正直的劍一招「鴻飛冥冥」斜豎削出，也自幻出一片精光芒雨。居然也是用武當正宗內家劍法。不論是外表上的「身」「眼」「手」「步」，或是看不見的蘊聚劍上的內家眞力，都極盡「精微靈變」「凝重深厚」之能事。

以武當心傳劍法對付同一門派劍法，任誰也立即知道攻難守易之理。所以陶正直嗖一聲宛如飛鳥穿過司馬無影的劍網就不必過於驚異了。但陶正直假如沒有別的花樣，只怕還是很難安然逃出戰圈。

所謂「花樣」只指武功而言。因爲陶正直雖然以武當劍法拆解了司馬無影的同門劍法。同時以嵩陽大九手秘藝擋住朱愼的悲魔之刀。又居然能從劍網透過飛出三丈之遠。但却僅僅是逃過這凌厲夾擊的一招而已，並不是已經逃過災難。

因爲司馬無影朱愼都是活人，又都是當代高手，並非像少林寺測驗出山弟子功力的木人。木人不會啣尾追擊於數丈之外，而活人却可以。

但見兩道人影隨着刀光劍光電閃凌空飛射追殺。另一邊被追殺的人影稍稍領前一點，只不過身形若一落地，絕無疑問仍然陷於被那兩人夾攻合擊的險境。

好個陶正直脚尖忽然擦觸着一株光禿禿杏樹的枝梢。却見他好像會搖身一變變成西遊記裏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身子一連幾個觔斗打出去，霎時又飛出三丈以外。

通常在空中打觔斗只不過是江湖賣解者流的花招，用意只是要使觀衆驚訝讚歎。而在眞正高手對招時，老實說連半個觔斗也翻不得。大多數情形下恐怕連半個觔斗也未翻完就已經被刀劍刺砍入身體了。

可是陶正直這幾個觔斗却大有名堂，竟是南嶽衡山派百年前一代高手猿公長老的獨門輕功心法。所以不但幾個觔斗就飛出三丈以上，而且快得異乎尋常，幾乎比直縱還快些。況且他脚底一擦過幼細枝梢就已換了一口眞氣。別人如果沒有這種奇特奧妙內功心法，必須脚踏實地才換得眞氣的話，這時還想要追上陶正直的話，更是談也不必談了。

總之司馬無影和朱愼一眼望見陶正直的奇妙逃竄身法，兩個人都好像突然變成沉重石頭一樣掉在地上。又都極之灰心洩氣地對望一眼。完全完蛋了。「猿公觔斗雲」這等絕世輕功這厮也居然精通，天下還有誰追得上他？

龍門三老道　直搗長春門

追得上追不上陶正直突然又變成次要之事。

因爲只要早先陶正直所供述的話不假，則沈神通還有機會儘快趕在陶正直之前抵達天津衞，利用秘密訊號及地點這些資料抓到何同就大功告成了。假如陶正直講的全是假話，當然那就沒有辦法了。

故此司馬無影和朱愼以最快速度衝入流韻軒。

他們放眼一看，心中又安慰又失望。

安慰的是軒內還是幾個人居然沒有死於「搜魂大法」妖術下，而這些人都是沈神通這一邊的。他們是劉雙痕，崔家雙姝，以及李紅兒。

失望的是沈神通不見踪影。他不見了本來不打緊，因爲如果連沈神通也躲不了的危險，別人絕對也躲不了，所以並不是担心他的安危，而是必須趕緊見到他把資料告訴他。

劉雙痕見了他們先是一怔，道：「似乎這野趣園內只有你們兩位還活着。當然我們是例外。請問你們有沒有聽到那妖巫的聲音？」

朱愼道：「我知道你是揚州春風樓的劉公子，你看看我手中的是甚麼刀？」

他手中拿着的是悲魔之刀，沒有人認不出。

「你們都認得就行啦。」朱愼一看這些年輕男女們表情就又說了：「此刀是沈神通交給我的。我姓朱名愼，只是無名小卒，但這一位……」他指指司馬無影，繼續說：「他却是武當名家司馬無影。他們都是沈神通的朋友，也在暗中帮他辦點事。檢回這把刀只是其中一件，但活擒陶正直的任務失敗了。」

劉雙痕微微而笑，答話也岔到三千里以外。「朱兄你那麼高大個子，神態又那麼威猛，但何以講話却那麼斯文溫柔？」

司馬無影聲音冷澀得多，插咀道：「我們急着要見到沈神通。但有時候急躁反而償事，所以朱兄决不會對你們大叫大嚷的。」

劉雙痕向他躬身行禮，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耽誤時間，而是沈大哥老早已離開了且到現在還不見他回來。」

朱愼道：「你們誰想得出他上那兒去？我們有很重要消息必須立刻告訴他。」

劉雙痕攤開雙手，道：「沒有人知道。不過我却敢保證他絕對不會是出去遊逛觀賞風景。」他的笑容很堅定很自信，所以增加不少說服力。只聽他又道：「沈大哥的去向必定與你們的重要消息有關，這一點務請你們兩位相信才好。」

司馬無影頷首之時，朱愼已經敲敲自己腦袋說道：「對，對極了！司馬兄，咱們要不要往城裏走一趟？」

「這主意不錯。」司馬無影說：「因爲假如陶正直趕去警告何同，叫他趕快逃走。則我們說不定有機會碰見陶正直。」其實就算沒有碰見陶正直的可能（何同誰也沒有見過，所以不在攷慮之列，他們還是要走的，因爲以沈神通的本事，他們縱然不在野趣園等候，他仍然能够找得到他們，假如他想找的話。

×　×　×

明亮的廳堂裏一共有四個人，兩個男人和兩個女人。

兩個女人都十分美麗，美麗得能使任何男人看見了她們之後心中暗暗愛慕地歎氣。

但由於其中一個竟然全身赤裸，不但

祖露出雪白的肌膚和美妙身段，而且那種站立姿態，放射出强烈無比誘惑魅力，所以那兩個男人的眼光完全集中在她身上就很應該很正常了。

不過，旁邊既然還有一個美女，同時又不是自己和裸女單獨相對。這樣子直勾勾凝看好像不免有點那個。何況這兩個男人都不是十幾二十歲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其中一個竟然還是星冠羽服道貌儼然的練氣修眞之士。故此這種情形就有點不平常了。

這幅畫面一勾描出來，看官們必定立刻記起了馬玉儀呂夫人，還有徐奔和冲虛子他們。

他們的問題似乎離解決尙遠，自認是呂驚鴻（凌波仙子）的呂夫人雖然已講出跟這兩個男人的關係，同時又舉起肥白大腿，讓他們都看見女人最隱密處的特徵。照理說她究竟是不是眞的呂驚鴻已經可以決定了。但何以兩個男人仍然凝瞧着她？仍然不作肯定或否定的表示？

呂夫人也覺得迷惑，所以細長眉毛很好看地皺一下。爲甚麼他們都沒有表示沒有決定？莫非身體上的特徵他們都未看清楚？

這也不是不可能之事，因爲在目前環境中，干擾的因素太多。所以呂夫人又徐徐舉起大腿，再讓春光洩露。

她的動作雖極盡淫褻之能事（完全爲了挑觸激發男人性慾），可是却非常優美悅目。連馬玉儀也不覺得有絲毫「無恥」「下流」的意味。如果有人問她的話，她甚至不得不承認呂夫人在表現出女性的另一種「美」——能使男人流下口涎銷魂蝕骨之魔力，在歷史上的例證不勝枚舉。此處姑且以一代尤物埃及艷后克麗亞柏薇拉爲證。她單憑絕世美色就使得大將安東尼爲之背叛羅馬祖國，甘願爲她身敗名裂——以男人立場來看，這種事沒啥稀奇。大槪男人對安東尼總是艷羨的多欽佩的少。

因此，這兩個男人爲之目瞪口呆就毫不出奇了。反過來說他們並不目瞪口呆才值得奇怪。何況他們竟然還移開眼睛竟不看那個嬌艷雪白的美麗胴體，可就更值得加倍奇怪了。

呂夫人有點沒趣地放下大腿。不過聲音仍然很柔媚動人。「我現在竟然已不值得你們多看一眼了麼?」

徐奔對於這類話題比較沒有甚麼顧忌，所以先開口應道：「妳錯了，以我個人來說，妳比任何女人都值得多看幾眼。我只不過不敢多看而已。」

呂夫人吃吃而笑，她已從對方答話中證明自己魅力仍然强烈無比，所以她的笑聲裏增加了不少自信意味。

「那麼冲虛子你呢?你也不敢看?你怕我搖動了你的道心?怕我減弱了你的道行?」

「或者是或者不是。」冲虛子說：「現在妳可以穿上衣服了。」

馬玉儀暗暗透一口大氣，因爲會像火山似地爆發的情勢總算好像受到控制。這一剎那間她更加想起了沈神通。只因由開始到現在的情勢變化，她只能控制前面部份。而其後呂夫人一施展反擊，她就完全措手無策完全只有聽任發展。

假如這兩個當代高手投降於呂夫人美麗魅力下，那當然是極之糟糕極之危險的事。

不過如果沈神通在此，他一定能由頭到尾都控制住局勢。這就是她此時何以想起沈神通之故了。

呂夫人總算穿上衣服。可是由於她沒有用披風裹住，所以她其實還等於全裸，甚至比全裸還使男人垂涎入迷，還更容易燃起慾火。

她自己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她仍然很自信，笑得妖艷淫媚無比。

她轉眼望着馬玉儀，道：「妳現在有甚麼感想呢?」

馬玉儀很輕地歎一聲，道：「妳的確是艷絕人寰的一代尤物，當眞是我見猶憐。我現在只希望沒有別的男人進來，以免情況變得混亂起來。」

呂夫人訝道：「別的男人?現在誰會進來?你倒底說甚麼?」

馬玉儀道：「當然不是徐爺的部下或者冲虛眞人的同門。我只怕金算盤忽然出現，除了他之外，也說不定會有別的人。因爲妳的護花使者恐怕不可能只有金算盤。如果還有的話，恐怕比金算盤還厲害還難應付。」

她忽然牽扯這一堆道理，確實大大出乎人人意料之外。連呂夫人也玉面變色，駭道：「妳一定不是普通人，妳是誰?」

馬玉儀道：「我在徐大爺心目中是劉雙痕的女人。但事實上我正是沈神通的女人。」

「啊，妳是馬玉儀?」呂夫人還記得她姓名。「金算盤早該聽我的話處死妳。因爲妳好像沈神通一樣，使人一看見就頭痛。」

徐奔現在才恍然明白何以馬玉儀聽他敍述前事，提到大牧場衆鐵騎一齊向沈神通拔刀致敬的，竟會美眸湧出盈盈淚水。

冲虛子道：「貧道雖然不甚知其中詳情。但這位沈夫人的才智聰慧却足以令人驚服。由此可以想見沈神通的風采。」

他話聲停歇一下，深深歎息一聲，又道：「徐奔兄，此地的事情，包括沈夫人的安全，以及這個妖女的處置方法，都只好偏勞你了。貧道忽然想起一件事，非先走一步不可。」

徐奔不覺爲之苦笑——想不到出家人也那麼精那麼狡獪?他把呂夫人這個燙手山芋往我的手裏一塞，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了。

冲虛子根本連屁股也沒有拍就出廳去了。走得如此乾脆俐落，大有一塵不染之慨，連徐奔這種老江湖也禁不住「佩服」起來了。

呂夫人皺起眉頭望住冲虛子背影。其實那背影一晃即逝，所以她現在只不過望住門口而已。「奇怪，那是甚麼鳥的叫聲?已經一連叫了三次?」

徐奔雖然被各種事情（主要還是呂夫人白嫩裸體）弄得有點頭昏腦脹。但他也的確聽到鳥啼聲。不過他向來對鳥類全無研究，大槪除了斑鳩麻雀之類別的鳥就認不出了。所以他當時並沒有注意。而現在既然呂夫人特地提起他便不能不想一想。

一想之下果然發現問題。在這天寒地

凍的北方，又是午後時分，怎可能有鳥兒歌唱啼喚?此是常識而已，並非高深學問，顯然一定有些古怪。

唉，敢情眞有古怪，只看馬玉儀那種微笑樣子就知道了。

徐奔口中立刻吆喝出幾聲簡單的却鏗鏘震耳的單音，廳外四周也都立刻傳來隱隱約約戈戟碰觸到劍鞘的行動聲響。一聽而知大牧場鐵騎們已經團團守衞此廳。

他側耳傾聽一切聲响，然後滿意地點點頭。顯然他所率領的鐵騎都達到他的要求。

「我好羨慕沈神通。」他眞心地歎口氣。「我意思是說沈神通居然擁有像妳這種驚才絕艷的紅顏知己，如果我是沈神通，我一定帶妳隱居於風光明媚山水絕勝的地方，永遠不踏入人間紅塵一步。」

「那麼現在你呢?你有甚麼打算?」

「我若是能生還關外，這一輩子大槪永遠不會踏入關內一步了。」

「那麼我呢?」剛才是馬玉儀問徐奔，現在却是呂夫人發問。她前途生死禍福目前還揑在徐奔手中，所以她向他詢問甚是合理。

徐奔一時沉吟不語。關於這個燙手山芋的問題直到現在才有機會攷慮，所以他實在沒有法子馬上就回答。

呂夫人沒有催他，只偶然動動身子好像是移動一下重心。凡是任何人站得太久或者身體虛弱，便會不斷移動重心，以免一隻脚支承體重過久而吃不消。

不過呂夫人縱是像石像一樣不動，已經足以使男人吃不消。何況身子一動透明輕紗之下乳波臀浪繽紛呈現，魅力自然加倍强烈，因此徐奔如果能够潛心思索那才是怪事。

徐奔果然耗費了不少時間，才有法子回答：「不管妳本來是甚麼名字，我還是叫妳呂夫人吧。呂夫人，妳想聽眞話呢?抑是假話?」

「兩樣都想聽。」她身軀搖搖顫顫，好像站得太久快要站不住了。「我對眞話假話都有興趣，尤其是同時講出來可以立刻比較一下，更加有趣些，沈夫人你認爲是不是這樣呢?」

馬玉儀道：「我沒有經驗，所以既不能評論而也想聽聽。」

徐奔爽快地道：「好，我說。我先講假話。那就是我告訴妳說我帶你出關，我永遠不讓妳走出大牧場一步，妳便永遠是我的女人，正確的說法是『禁臠』。任何男人對妳有這種想法都很正常。妳本人也求之不得。因爲只要妳能接近我，妳遲早有法子反過來控制我。像金算盤一樣對妳百依百順。我目前還未瘋狂還有理智，所以這是假話而不是眞話。」

呂夫人媚笑道：「其實你無須那麼害怕我。你很英俊瀟洒，而又武功高强。我最後一定會愛上你反而變成你的情侶。」

她很可能向很多男人都講過這種話。縱是如此却也仍然十分悅耳，極之令人心動。

「我很希望結局眞能如妳所說。」徐奔道：「我自問眞可以將妳當作呂驚鴻。妳顰蹙時我跟着憂愁。妳歡笑時我跟着快樂。」

「所以你可以把假話變成眞話。讓我跟着你。徐奔，我願意做你的姬妾，永遠侍候你身邊。」

她的話已經足以令人心醉神馳，更何況她嬌軀輕輕扭動，放射出銷魂奪魄之妖異艷光。這種力量又比言語强大得多了。

連馬玉儀也想不通那徐奔何以能忍受能抗拒?照馬玉儀的看法，徐奔若是屈服讓步，也實在怪他不得的。

「我說過那是假話。」徐奔强調他的決心：「妳要不要聽眞話?」

「當然聽，我聽着呢!」

「眞話是必須把妳送走，絕不能把你留在眼前身邊。」

「你想送我到那兒?」她聲音中仍然有點驚疑，因爲徐奔雖然沒有說要殺死她。但若是送她到酆都地府，也就是處死她了。

「我將把妳送給一些人，當然是男人。妳對他們非常適合。而照我看法，要妳換些男人大槪不算是痛苦的事。」

「你要把我送給誰?」

徐奔深深歎口氣，又深深凝視這個美艷尤物好幾眼，才道：「其實我心裏也有點不捨得，不過妳却是最好的禮物，如果我要他們帮我報仇的話。」

「你到底想報什麼仇?」

「呂驚鴻!」徐奔坦率說出，聲音表情堅決異常。「凌波仙子呂驚鴻死了，主使謀害她的兇手豈能讓他逍遙世上?」

現在連馬玉儀也有點迷迷糊糊不大明白了，因爲假如主使謀殺呂驚鴻的人正是這個呂夫人，則那些人怎樣代徐奔報復呢?假使依約殺死呂夫人，則這件禮物就不成爲其禮物，而變成毫無價值的死屍。如果不依約履行，那種人恐怕也決不肯失信違諾吧?這豈不是故意給人家一個難題?徐奔爲何不乾脆出手殺死呂夫人?爲何要大兜圈子弄這麼一個難題?

不過馬玉儀還忍得住不發一言。呂夫人看來也好像給弄糊塗了。却忍不住問道：「你想殺死害死呂驚鴻的人?」

「我難道不應該這樣做?妳是不是有反對之意思?」

「沒有。只不過以我所知，好像主謀者是金算盤。你大可親自去找他查問個水落石出。如果是他，你還可以親手殺死他，豈不甚妙?」

「不妙，一點兒都不妙。我也不怕坦白承認，我不一定鬥得過金算盤，所以我讓別人去調查，讓別人解決這個問題。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把你送給那些人，我拿妳怎麼辦?放了不行，不放也不行。總之我的結論是將妳當作一件東西——很名貴的東西，然後交換我想達到的目的。」

「你究竟想把我送給甚麼人?」

徐奔微微而笑，但這個笑容在馬玉儀眼中，却顯然含有殘忍、得意甚至有點邪惡意味。

他回答的話果然也證實了她的看法：「在東海還有幾個人，算是一個小集團也可以，算是一個秘密門派亦可，總之他們武功相當詭異高明，任何一個都不會比黑夜神社一流殺手遜色。他們雖然有些行爲使人覺得不對勁。可是他們調查秘密以及殺人的功夫都非常有效率，八年來也極有

信用，所以我對他們很有信心。」

「他們究竟是誰？」呂夫人明知「那些人」必定屬於以殺人爲職業的秘密團體，但仍然忍不住追問下去。

呂夫人並不是對江湖上各種事情都陌生，相反的她所知道的可能比很多武林名家都多，正因如此，她才從芳心深處泛起難以形容的凜駭，她現在只希望徐奔所講的對象，並不是使她惕凜驚懼的那些人。

徐奔聲音態度越來越安詳——他當然可以如此，反正並不是他被人送給「那些人」——而又瀟洒：「我會告訴妳的。因爲我希望妳先得到一點資料。於是妳應付他們之時就比較有利了。」

但見呂夫人面色忽然發青，身子微微顫抖。本來她身上任何部位顫動，都有銷魂蝕骨之魅力。但現在這種顫抖却大大不然，甚至還呈現反效果，使人覺得她的魅力她的美艷大幅減弱。

主要原因自是她已經知道徐奔要把她交給甚麼人。同時又知道一旦落在「那些人」手中，日子必定很不好過，故此她才會驚懼得連顚倒衆生的魅力都消失了。

徐奔又道：「妳何必這麼害怕？『東海四賢』聽說都是非常懂得憐香惜玉的人。我最躭心的是將來東海四賢在妳狐媚魅力下軟化，反轉過來對付我，那我就好像周瑜一樣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馬玉儀總算知道所謂那些人就是「東海四賢」。聽那外號似乎並不駭人。所以她很直覺地想到，莫非東海四賢都是沒有性慾的男人？莫非他們向來對待女人很兇惡很刻薄？故此呂夫人，一想到是這些人便駭成這樣子？

關於這一點她還不怎樣關心，那東海四賢對女人仇視也好，會憐香惜玉也好，那只是呂夫人將要遭遇的命運而已。她所關心的是假如東海四賢接受了呂夫人這件禮物——可能徐奔暗地另外還要付很多銀子——一旦查出主使謀害淩波仙子呂驚鴻之人竟是呂夫人，那東海四賢會怎樣處理這位呂夫人？呂夫人何以好像聽見要下地獄那麼駭怕？

× × ×

松紋劍厚而寬的劍身沒有眩目的精芒。這是因爲這種形式古樸好像有點笨拙的古劍，通常都是玄門羽士佩用，出家人在各方面都盡力避免炫耀避免招搖，何況這等殺生利器自是越使人不注意就越好。

劍尖由於下垂關係，所以劍身沾染的鮮血凝集尖端，到了相當體積便滴落黃土地面。

本來很刺眼的鮮紅熱血，一旦滴落黃黃泥土中，立刻失去顏色，甚至沒有了痕跡。

持劍者是個道人，他身邊還有兩個裝束都極相似的道人。至於躺在八尺外的兩個人，雖然也是道裝，但一望而知絕非和這三名道人是同一門派的。因爲這三個屹立如古松如孤鶴的道人，一派樸素敦厚風度。連衣服質料都是又粗又褪色的灰布，但那兩個躺着不動的道者，身上衣袍都是閃閃有光的名貴綢緞，風味大是不同。

常識告訴我們，大凡穿着樸素風神敦厚的道人，多半是正派的。反之大槪屬於邪門外道的多。假如邪門外道之士也像正派道人那麼廉潔刻苦，則他們何須爲非作歹以謀取名利？假如他們肯粗衣糲食謹守清規，當然怎樣也淪不到是「邪門外道」了。

這三個粗布灰袍的中年道人並非聚攏一起，而是一前兩後。擺成一個長三角形。持劍那個方面大耳三綹黑鬚的道人便是這個三角形的尖端。

他們面對着一幢低矮殘舊、用磚木建造的小屋。由於小屋是坐落於一些宅院後面曠地邊緣，故此不難猜出那是某座宅院後門外的附屬建築物，大槪是用來堆放一些無用雜物，又或者是巡夜更夫有時躲風避寒所在。

木屋的薄門仍然掩着，既無人出來，也沒有聲音。

但三名道人却以鋼釘一樣的長三角陣勢對準木屋，看樣子似乎隨時會「釘」入小屋內。

黃土曠地不算大，到處都有垃圾，也隱隱約約浮動那種不清潔的氣味。

這種荒廢無人管理的曠地在中國任何城市鄉鎭都有，還似乎比任何國家都多。

可能是中午吃飯時候，所以沒有孩童玩耍。甚至連一隻狗影也沒有，所以這三位道人不論擺出甚麼陣式，也不論他們使出甚麼姿勢，都不至於有人驚駭怪叫，其實地上那兩具道裝屍體，若是有人看見，一定比看見三名道士古怪情況駭怪十倍都不止。

太陽已經躲起來，天色因此灰灰黯黯，在寒冷的北方這種天色甚是平常，任何人決不會注意。但作爲「釘尖」那個道人忽然抬頭向天空望了兩眼，微笑拂鬚，然後用鸞鳳般清亮聲音道：「十年時光不可以說很短，但也不算太長。所以我希望你還記得我的容貌。雖然衣飾不同，但認得出認不出一個人，有時不能靠衣飾的，你說是也不是？」

他面向小屋說話，顯然對象是躲在小屋裏，不過小屋裏面既沒有聲息傳出，而外表又決不像有人居住的，所以這個道人憑甚麼認爲屋內有人？這倒是很耐人尋味的事。

道人左手摸鬚，右手却把松紋古劍抖幾下，好像想把劍上的鮮血儘快抖掉。但也好像提醒對方別忘記他手中這把劍是會殺人的——假如屋內眞的有人窺望出來的話。

天色不但越來越陰晦，連寒風也强勁些和寒冷些。

「這就是你的回答麼？」那道人徐徐問：「天地晦冥，陰風刺骨……噢，我忘了下面還有幾句是怎麼說的了。老實說包括你『長春門』在內這一類教派，總是喜歡弄些非諧非偈的句子，別人記不得那麼多，實在是合情合理並不失禮的事。」

他後面左邊的道人忽然接聲說道：「我却記得底下好像是『鬼哭千里，魂銷魄失』……」

「釘尖」那道人頷首道：「對，我也記得了。全文是『天地晦冥，陰風刺骨，鬼哭千里，魂銷魄失。三界幽淪，唯我春色。』尹不老，是不是這樣？」

小屋終於傳出話聲，但尖銳而又含混，使人不能不凝神側耳聆聽才聽得清楚。

「不錯，本門的讖訣沒有改變。但我尹不老却已經不是十年前的尹不老了！」

「那麼你現在是誰？」

「你們也不是十年前的龍門三子。我有沒有講錯？」

站在「釘尖」位置，也就是龍門三子之首的冲虛子拂鬚微笑。——你當然沒有講錯，因爲在宇宙之內，萬事萬物永遠變動不居，至少上一刹那和這一刹那的「時間」「空間」都已經有變動了。

因此十年前的龍門三子或者是尹不老，在十年之後怎會還是相同的呢？

不過這只是哲學上或玄學上的解釋。如果在事實上這個尹不老，根本已換了一個人，根本已不是十年前那個尹不老，問題可就十分不簡單不平常了。

故此冲虛子仍然問他：「你現在是誰？啊，對了，我也可以變個問法，現在誰是尹不老？」

「問得很好。」小屋裏傳出的聲音似乎較爲清晰，所以聽起來沒有那麼費力。「我是長春門仙人尹不老。你們呢？」

冲虛子沉吟一下，才道：「我們仍然是龍門三子。」

「好得很，你們『仍然』是龍門三子。我雖然是尹不老，但却沒有『仍然』這兩個字。」

冲虛子微笑忽然消失，其餘華陽子一眞子面色也變得很凝重。

現在雙方雖然沒有施展武功拚搏，也沒有用甚麼法力神通等手段。但問題却比刀劍指住心口要害更嚴重得多，因爲他們雖是輕輕淡淡幾句話，却已經是在較量彼此的道行功力和境界。

換言之假如你的道行已經超越了「空間」（並非如一般想像可以回到古代或忽然去到未來的世界，相反的你能在現在這個世界裏永遠存在才算超越），而同一世界同一畫面裏的人物自然不斷地衰老死亡。顯然你比那些會衰老死亡不能永駐於同一空間的人高級犀利無數倍。

「時間」亦是一樣，當你能够逆返過來的世界裏，或者跳入未來。你的道行當然不是凡俗之人所能企及甚至不能了解。

「時」與「空」本不可分，上述只不過爲了便於解釋而分開。同時上述的假設也已屬於超自然範圍，而世上所謂「法術」，不論正邪，亦都屬於超人力超自然範圍，所以他們對話中所表現的境界就非常重要，也遠遠比快刀利劍更重要了。

「兩位師弟有沒有話要說？」冲虛子似乎已無法應付，所以找師弟出馬。他的表情聲音都像又笨又重的石頭掉落地上一樣。如果沒有人搬動，一定永遠躺在那個地方。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華陽子的聲音却充滿了蓬勃生氣和自信。他說：「一萬年和一刹那，在人類看起來差別大得不可思議。然而在宇宙的立場，却似乎找不出差別。爲甚麼十年前的他，現在是『不是』他的他。而十年後的我們，不能『仍然是我們』的我們？」

一眞子也微笑說道：「我們若是與宇宙萬物同化，則心中有十年前十年後的區別，乃是順天應人而不是逆天行事。我希望尹不老老兄還聽得進我們這種膚淺平實之論。」

小屋門口出現一個中年華服道裝的人，他面孔瘦長，兩隻眼睛幾乎擠在一塊兒。就算不懂相法之人，也能够一望而知那尹不老必定是個胸襟狹窄記仇記恨性格的人。

他腰帶右邊有個珠紅色的葫蘆，左邊有一把三尺不到銀鞘窄劍。他步伐之穩準以及眼中精光，亦顯示出他精擅武功。

雙方都同樣是道裝，但龍門三子却顯然極之素樸，甚至可以形容爲寒傖。

冲虛子忽然恢復瀟洒風度神態，聲音也不再有沉悶的味道。「尹不老，你終於現身了。爲甚麼你肯現身呢？你是不是以爲我已經比不上我這兩位師弟，所以認爲有隙可乘？也所以認爲有信心可以擊敗我們？」

尹不老面色變了一下馬上就恢復如常。「冲虛子，你的計謀很好，因爲你終於使我走出來面面相對。但我雖有所失亦有所得。我所失的就是中了你誘敵之計。但我所得的却是使我對於敝門心法『玄龜藏形』更有信心。如果此一秘傳大法施展出來，連你們龍門三子合力也唯恐找不到我，請問天下還有甚麼人能找得到我？」

冲虛子道：「凡是宇宙內的事情，必定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你雖然有失但亦有得，好像是理所當然之事，也好像不值得談論。」

誰說世事不是如此？北極可以把人冷個半死，但赤道就熱得要命。有剛硬之物便也有柔軟之物。反正這些相對的矛盾特性總是並存於世上，人人皆知，確實不值得特地提出來談論。

本來連「不值得談論」這個意見本身也不值得提出。只不過冲虛子乃是將這句話當作一記悶棍，所以才說出來，要不然他只須微哂一下就可以了。

中了悶棍的後果自是頭暈轉向，也可能是一肚子彆扭難過。那尹不老現不正是如此，所以他略爲失常的反應便可以理解可以原諒了。尹不老失常的表現是衝口罵了一句三字經。以他陰鷙性格以及自稱「仙人」的身份，就算氣破肚皮也不應該口出髒話，何況仙人一定不會生氣，更不至於被人激怒。

「十年前咱們見面時，」冲虛子微笑說：「那時你都很湊巧以俗家人面目出現。十年後今天碰頭，却都恢復玄門弟子身份。這一點對你很不利，你心裏大槪也明白。」

尹不老搖頭回答道：「我一點都不明白。」

「你可能有無數壞處，但至少還有坦白這點好處，所以我也不想瞞你。你不利的是既然你是玄門中人，我就有資格有責任管教懲罰你。有些罪惡如是俗家人做出來，我可能網開一面給予自新機會。但玄門弟子就不能輕赦了。這就是何以這兩個敗類死於亂劍下的眞正原因了。」

尹不老一時爲之怒氣冲天，不過他沒有七竅生烟而反怒極而笑——當然是冷笑陰笑，決不是快樂的笑。

「狂妄的人我尹不老見得多了，但好像要以你冲虛子排第一。好，我們且不爭論你有沒有資格管教我的問題。我只『請

』問你……」說到那個「請」字特別用力一點，以表示相反意思。「我那兩個弟子做了些甚麼罪惡？你拿到甚麼證據而下毒手殺死他們？」

顯然死者剛才必定沒有做過甚麼惡事。至於從前做過的罪孽，冲虛子既非當場目擊，自是提不出確切證據。

冲虛子却沒有被他難倒，回答得很快。「你們師徒三人趕來營救呂夫人，當然不是罪惡。但你兩個徒弟入屋時被我一眞師弟慧眼看破踪跡，他們立刻施展綠磷箭這種邪毒法寶想殺死一眞師弟。假如一眞師弟不是有點小小神通，老早就變成一堆枯骨了。」

尹不老反駁道：「假如你奉命救人，却被別人攔阻，你怎麼辦？難道下跪哀求人家放你過去救人？眞眞是混賬加三級的道理。」

冲虛子道：「你誤會了，我不是怪他們向一眞師弟下毒手，我認爲不可原諒的是『綠磷箭』。這種邪惡法寶最少要十二條人命才祭煉成功，咱們都是行家，好像已經不必爭論了。」

假如冲虛子之言眞實不虛，則「綠磷箭」已經是千眞萬確的證據。何須當場親眼看見才算數？

尹不老不再反駁等如已證實這件事。當下冲虛子面色一沉，又道：「尹不老，你若是見機知悔，那就速速跪下，延頸就戮。」

尹不老既氣忿又訝異，忍不住問道：「你是不是說如果我認錯悔改，就應該跪在地上伸長脖子讓你一劍斬下腦袋？我有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錯。」

「假如我悔改了，都仍然腦袋落地一命嗚呼，我何必悔改？我爲何不盡力與你一拚？究竟是你瘋了抑是我瘋了？」

「咱們都沒有瘋，只不過有些道理你不明白而已。你想想看，你滿身罪惡，正如全身蘊滿熱毒之人，一旦長出惡瘡，所有熱毒就一齊迸發。於是種種奇病惡疾接二連三出現，使你連透一口氣機會都沒有，你若不知悔改而死，等於毒瘡發作，來生來世以至生生世世，都將沉淪痛苦災難中，不知何時才脫離苦海。」

由於道家認爲人有魂魄，可以轉生投胎，也就是說人死了並非就此完全變成沒有，並非大結局而是還有無數續集。又由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故此作惡積孽之人在未來自應遍嚐惡果。

「你若知悔改，」冲虛子繼續說：「今天你雖然死於亂劍下，但惡孽因而消除很多，何況我會爲你施法齋醮祭禱，現在你明白了沒有？」

「我比你更明白。」尹不老冷冷說：「如果你讓我一劍斬下腦袋，我也可以答應替你做各種法事。但你肯不肯呢？」

冲虛子微笑道：「你的劍跟我的劍大大不同。正如你的『法』能使天色爲之陰晦，能使人畜喪生。但我的『法』却辦不到這些。我只能抵抗甚至制住你，你只能害人而不能福人，我恰恰相反只能修福而不能作禍。」

尹不老冷嗤一聲，道：「我不能福人？你眞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土豆。我告訴你，我能使任何人立刻暴富，或是得到權勢，甚至連本來不喜歡你的女人都忽然愛你愛得要死。你呢？你能做到些甚麼？」

「這些我都做不到。」

財富、權勢及美色等等，世上之人大槪很少會不喜歡不貪求的，所以更不要說到會討厭了。況且這些東西本身並非罪惡，因此即使從道德觀點（乃至玄學）來看，有財有勢也決不是罪惡。

那麼既然尹不老能使人暴富等等，有何不妥？如果這些都不算福，甚麼東西才是「福」？

尹不老只是冷笑，如今顯然輪到他認爲龍門三子太蠢太膚淺而不值得回答了。

「我絕對沒有認爲那些東西都是不好的意思，不過只是世俗人的觀念，通常來說他們都很少深入觀察思攷，但你和我却不同了，至少我知道同時也可以保證，任何人若是奉你之敎信你之道，獲得你用法術帮助，則不論他暴富也好有權勢也好，却一定跟着有災禍。」

尹不老的冷笑消失，如果別人這樣講，他還可以否認可以駁斥，可是既然彼此都是大行家，便無須故作姿態。

「儒家中主張君子愛人以德。德就是福的種子。你可以用一顆桃核種出桃樹，或者不像桃樹的樹，但你決不能用一顆石卵種出任何東西。」

他譬喩得非常明白，那尹不老予人之福其實就是石卵而已。

冲虛子道理上「稱爲境界上更恰切」雖然已經佔上風，但面色反而出現凝重神情。

「尹不老，以我觀察所得，你不但『玄龜藏形』遁法已達精妙之境，便門前這三道禁制也顯出你『九邪神咒』已修煉成功。你應已可橫行天下，也可隨心所欲荼毒生靈。我早先的確毫無取勝把握，所以我龍門三子不敢不擺出『小光明法壇』先行護身保命才談得到第二步蕩妖辟魔。」

原來他們三個人組成一個長鋼釘也似的陣勢，竟是玄門著名無上秘密大法十二壇圖之一，用我們普通人也懂得的話解釋，就等如十二種建築物，由於形式，地點，大小，高矮，間隔以及建築材料等不同變化，因而各有特點，各具不同力量。

例如他們現在擺下的「小光明法壇」乃是水泥鋼筋的小型堡壘，敵人槍炮便失去威力。而在堡壘裏的守衛仍然可以看得見敵人，可以攻擊迫近的敵人，但如果敵人用的是核子武器就不能抵禦，除非把堡壘建造在地底或山腹深處，不過這一來却也不能攻擊迫近的敵人了。

由於每種條件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效果，這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問題只在於怎樣才能具備那些條件而已。

尹不老皺眉道：「你一定不是特意捧我，你究竟想說甚麼？」

「對，我並非特意捧你，但目下情勢已經明顯得有如白紙黑字，那就是你一切邪毒法術都不能對我們施展。如果回顧檢討一下，你將會發現完全是由於你現出身形，然後又跟我講了一大堆話之故。當然你如今後悔已遲，所以你雖然心中明白，也已無可奈何。我很想知道你何以忽然變成一隻飛蛾，撲向那焚身有餘的火焰？你

何以會自取滅亡？」

冲虛子提出這種問題好像很幼稚、荒謬。但尹不老居然肯回答，似乎更荒謬難解了。

他說：「我猜可能是第一次大刦臨頭，你的意見呢？」

「非常可能。據我所知，九邪神咒若是煉得成功，修道人最怕的三次大刦就次第臨頭。在大刦方面，不論正邪都是一樣的。」

冲虛子一面說一面仰首四望。他大槪沒有講錯，因爲天色已經晴朗，顯然尹不老妖法邪術消失靈效和威力。

「唉，大刦固然遲早會降臨，但如果我不是迷戀呂素情的美色，我就不會碰上你們了。又如果日後碰到的是別的敵人，我可能比較容易逃過大刦。」

龍門三子同不同意尹不老的意見已經沒有機會回答，而且也變得不重要了。因爲尹不老突然的神速似電的動作向冲虛子攻出三劍。

尹不老當時右手拔出掛在左邊的銀鞘窄劍，左手也已同時取下右邊腰間的硃紅葫蘆托在掌中。加上攻出的三劍，這一切動作總共費不了眨眼工夫。以飈風閃電來形容他的快速實在一點都不過火。

此人武功之強劍術之精當眞出人意料之外。尙幸冲虛子不在這些人之列，因爲十年前已經見過面也較量過，而用性命換回的經驗誰也不大容易忘記。

故此冲虛子劍光如牆及時擋住尹不老那凶毒神速的三劍，也就不足爲異了。

尹不老的窄窄利劍緊接着又是三招，第一招「輕帆急槳」，第二招「墜雨穿雲」，第三招「飛雷旋花」。

每一招劍裏藏劍至少有五着變化，又都是極迅快極猛急手法，一共十五劍撒雨潑水般攻出，硬是把冲虛子迫退了四步。

不過冲虛子松紋古劍的招式雖然平實不露鋒芒，却又顯而易見好像可以尅制尹不老那種迅急詭毒的劍法。

事實上亦確是如此，冲虛子表面上雖被迫退，但他退便等於華陽子一眞子兩人「進」。

只見冲虛子身後兩道劍光精芒暴射，包抄疾攻尹不老。

又見冲虛子雙目圓睜還緊咬牙關，覷準那一閃即逝的絲毫空隙，忽然反攻一招。但這一招却相當古怪，竟是捨下長劍不用而用脚。而且竟又不是攻擊對方要害，僅只踢他左手。

尹不老一心難以三用，只來得及應付雙翼齊飛能够致命的劍招，却躲不過冲虛子無關痛癢那一脚。

當時尹不老只感到左掌掌背微微一震，輕輕柔柔有如被女孩子纖手摸一下而已。但掌心托住的硃紅色葫蘆，却被一股透過他手掌的內力彈起，呼一聲飛上半天高，並且遙落遠處。

尹不老根本無法抽空抽身顧及那個葫蘆。因爲雖然華陽子一眞子雙劍落空便立即飄然飛開老遠。可是冲虛子古劍映出光華如鍊迎頭削落，森寒劍氣宛如勁冽天風使人透不過氣來，尹不老心中只好叫一聲「罷了」，再望也不望那葫蘆一眼。

他望也沒有用處，只怕反而有害——如果硃紅葫蘆很重要的話。

一眞子已經飛落葫蘆旁邊，用一個黑色的布囊套住葫蘆才拿起來，順便收緊囊口的小繩，密密實實地「悶」住了這個葫蘆。

尹不老全心全意馭劍疾攻，也只不過刺削了七八劍。便自陰風陣陣刺骨，還有啾啾唧唧凄厲可怕鬼哭異聲。

刺骨陰風足以使人體力減弱衰竭，鬼哭異聲則能够擾亂敵方心靈神智。但這兩者却只不過是輔佐而已，眞正威力仍然是精妙劍法以及深厚功力。

遠在十年前冲虛子已經見識過領教過這位長春門掌教尹不老的可怕劍術，以及這一把邪教異寶「銷寒劍」的邪惡威力。

如今回想起來——如果他還有時間回想的話——便不能不慶幸十年前的尹不老，並不是現在的尹不老。因爲假如十年前尹不老已具有今日的功力（單指武功而言），大槪那時冲虛子不但完全沒有取勝希望，甚至很可能已經是一具屍體。而經過悠悠十載之久，恐怕也已變成一堆白骨。

冲虛子的確沒有時間回想當年之事，這意思也等於說他沒有時間回想自己十年來作更上一層樓的種種修煉。

他耳中已聽到一陣鳥啼聲，這是龍門派一種特殊的通訊法門。

一眞子告訴他說已經完成任務，一眞子就是用黑布袋使那個硃紅葫蘆變成悶葫蘆的人。

冲虛子隨着那鳥啼聲如响斯應飛退八尺，松紋古劍當胸豎擧，擺出一個架式。

尹不老的劍有如風馳追到，但忽又有如電掣退了幾步，持劍屹立，這一去一來發劍收劍既神速又俐落。

他雖是凝身屹立，僅僅瞪視對方而沒有發招吐劍，可是那陣陣陰風以及啾啾鬼哭依然如故並沒有停止消失。

不過現在却好像使人不那麼受擾難過，原因自然是來自冲虛子，說得確切一點應該是他的劍式。

冲虛子擺出的劍式既不古怪也不奇特，不過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極之順眼舒服。尤其是在陰風鬼哭中更是如此。

由此可知他們劍術的路子（包含精神及物質）都各有境界，又因不同境界而產生不同功效妙用和結果。

甚至連尹不老也強烈感到自己很偏激，因爲他代表的是宇宙間極之可怕的一種形態——毀滅。

「毀滅」當然極之可怕，不必細表。如果毀滅也有神祇，那麼這位毀滅之神覺得最頭痛的敵人大槪要以「和諧之神」爲第一了。

而和諧却往往存在於最平凡事物中，或者最不受注意的角落，即使和諧出現於眼前，你也往往很容易忽略過去。

有心人一定可以馬上看出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和諧」雖然是秩序、美、和平、恰到好處等等意思。但却只對一樣東西——毀滅，會有主動的壓迫的甚至攻擊的力量。

因此冲虛子連人帶劍忽然幻化爲好像大片烟花繽紛的劍網，並且罩住尹不老，而尹不老却也忽然變成沒有反應的木人。

這些情況至少在華陽子一眞子眼中，便覺

得是十分順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了。

稚子何處去　玉人何處尋

「相見時難別亦難。」

著名的短短的詩句中，包含兩種不同情境況味。一是相見，一是別離。

人與人之間本來不是相見就一定是別離，好像並沒有既不相見亦不別離的第三條路。

值得注意的是「相見」之難多是客觀條件限制，例如沒有旅費入境簽證之類。

而「別離」之難卻總是主觀心態成份多些。例如你極愛一個人，希望分分秒秒都廝混在一塊兒。但越是如此，別離的困難或者苦難就越大。這些話用在沈神通馬玉儀這一對的身上，也沒有例外。

沈神通好想傾盡所有的財產，買一匹最快的馬，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侯橋鎮——和馬玉儀相見。

可憐的是他辦不到，不是沒有銀子，不是沒有快馬，甚至不是被人拉住。

事實上他已跨乘於矯健快馬鞍上，並且揮鞭疾馳。

他的目的地是天津衞，因爲他必須盡一切可能搶先找到一個人——何同。

何同是伊賀川的義子，被伊賀川派到他身邊作奸細臥底，也奉命於有機可乘時害死他。這些陰謀奸計都已經實現，使得沈神通幾乎死於大江堂堂主嚴溫的地牢之內。所以沈神通自是對何同只有恨而無愛。但「仇恨」也不至於强烈到使他暫時捨下馬玉儀的地步。他之所以亟亟以第一時間要找到何同，原因是要找出小兒子沈辛的下落。

連馬玉儀也不知道兒子何時何地失踪（她一定曾經昏迷痴呆一些日子，沈神通不問便知），故此唯一綫索只有從何同身上追查。但萬一何同跑掉？萬一他早一步被人殺死？這條綫索豈不是從此中斷？

此事非同小可。莫說馬玉儀一定贊成支持他這樣做，即使她不贊同，沈神通仍然會作此決定的。

× × ×

大牢裏一個隱僻小房間內，光綫雖然暗淡，空氣也似乎很混濁，但卻還乾淨，而且有床有舖蓋，床邊一張長方形木桌上，還有油燈以及一大瓶酒，四色小菜。

何同頭髮披散蓬亂，坐在床邊，手肘靠在桌上，拿着酒盃。

他本來年輕飽滿的臉頰已經凹陷憔悴，眼睛也甚是呆滯無神。

這種生活還有這種卑鄙不義的心情，實在足以使任何人都覺得活下去，毫無趣味。

但也許沈神通喪命於野趣園內，情況就會完全改變吧？縱然心情上未必可以改善得很多，生活上卻肯定可以立刻完全不同完全改變，至少不必再過這種不見天日東竄西逃亡命天涯日子。

但奇怪的是何同極之悲觀。他也曾用盡智慧經驗詳細分析，表面上野趣園金算盤以及黑夜神社的實力的確有九成機會可以殺死沈神通，然而不必講道理的直覺，卻告訴他沈神通不會失敗。

連他自己以兩年多時間處心積慮（當然還有伊賀川的種種接應掩護），還親自出手一刀直捌要害，沈神通居然死不了，天下間還有誰害得死這個人？

何同的確有點醉意，手中的盃子有時變成兩個。

桌邊明明沒有人，但有幻影出現也不稀奇。不過這個幻影最好是馬玉儀——那是他眞心愛戀的女人——而最好不是沈神通。

抬起醉眼望住幻影喃喃道：「沈公，我不希望看見你，可是我仍然看見你。」

幻影當然不會回答。

所以何同打個酒呃之後，又道：「沈公，我其實可以死。雖然我是伊賀川的義子，雖然我奉命暗殺你，但你爲人大公無私，你又對我有如嫡親子姪，所以我很對不起你，我若是一死，便不負義父所託，也對你有所交代了。」

幻影——沈神通仍然沒有消失，靜靜站在桌邊，也靜靜注視着他。

「我爲甚麼不死？我爲何還要活着？我是不是懦夫？」

他深深歎息，眼中也湧出淚水：「唉，我是的，我是懦夫，我怕死……」

他眼光因淚水而更模糊，故此那幻影忽然一變爲二。而另一個卻居然是陶正直，他也就覺得不足爲奇了。

「陶正直，你他媽的不是人，你簡直連禽獸還不如。但你究竟是甚麼呢？」

陶正直好像向他裂唇而笑。

「對了！」何同喃喃道：「你他媽的是魔鬼，是最可怕的惡魔。」

「我希望我是。」陶正直那幻影居然會講話會回答，而且聽起來並不像是虛無幻想中的聲音。「可惜我還做不到惡魔地步。當你何同全身脫得精光，壓在赤條條的馬玉儀身上，還扒開她兩條大腿。那時候你才是眞正的惡魔。」

沈神通兩個幻影面孔居然會微微抽搐一下。

何同用力扯住自己頭髮，咬牙道：「是的，我那時是惡魔，我那時簡直禽獸不如。」

沈神通的幻影居然也會說話，而且亦全無縹緲虛無之感。「你還不算禽獸惡魔，因爲你暗中愛戀馬玉儀，你甚至直到現在還非常愛慕非常想念她。」

「對，對，對極了！」何同欣然睜大眼睛。「沈公，這種本事世上只有你一個人……」

他聲音忽然中斷，只因他突然想到，如果世上只有沈神通能夠如此精微觀察人心，那麼這個幻影會不會不是幻影而是沈神通眞人？

想那沈神通向來有神鬼莫測的本事，所以他突然出現於此不足爲奇，不過，如果沈神通不是幻影，那麼陶正直呢？

總之，何同現在根本變成木人泥人，不但不會說話動作，簡直連思想也塞住而告停頓。

「我只有兩個要求。」陶正直聲調神色都很安詳，毫無疑問他極力使對方知道他很有把握，如果不是眞有把握的人，就算故作安詳鎭靜，到後來還是不免醜媳婦要見翁姑的。

這個傢伙非同小可，連沈神通也不敢

不小心翼翼應付。「你有甚麼要求？而且居然有兩個之多？」

陶正直笑一下。「我可以不進來不見你們。我遠走高飛的話，豈不是更爲乾淨俐落？」

話中反面意思明顯不過，他等於說既敢進來，既敢面對沈神通，當然很有把握要你沈神通答應我的條件。

「是的，你講吧！」

「我第一個要求，你沈神通發誓永遠不許動我，不論直接間接都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聽完第二個要求才答覆你呢？」

「當然可以，第二個要求比較簡單，那就是從現在開始，你永遠不向任何人提及我的姓名爲人等等。」

沈神通沉吟一下，才道：「你的要求其實相當合理，如果我是你，我提出的條件可能還不止這樣。」

陶正直笑道：「我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這樣才能長命百歲，我既已答應，你可以請便了。」

牢房裏立刻只剩下何同和沈神通，當然何同現在已知道他們絕對不是幻影了。

「沈公，你爲何答應他的條件？你武功上若是贏不了他，他決不肯談條件，你若是贏得他，又何必跟他談條件？」

「原因我可以告訴你。那是由於陶正直是利用我小兒子威脅我之故。」

「小沈辛？他在那裏？他已落在陶正直那惡魔手裏？」

「大槪沒有。」沈神通深深嘆口氣，這間牢房還算乾淨，可是那種特殊氣味仍然不免，因此使他記起從前時時在這種地方盤問疑犯的印象，然而最不幸最遺憾卻是何同竟變成被盤問的人。

何同自是不知道他心中的感慨，故此一點也不明白他歎氣的意思。還問道：「既然小沈辛不在他手中，他又怎能利用小沈辛來威脅你呢？」

「唉，小沈辛的下落恐怕只有從你口中能找到一些綫索。但如果你在未開口之前竟已一命嗚呼，我豈不是絕了望？換言之，事實上他是用你的性命威脅我。」

何同總算明白了，卻也陡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沈公，我該死。不論你怎樣處理我殺死我，我也死而無怨，因爲我的確不知道小沈辛是怎樣失踪的。」

「連你都不知道？你這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我只希望沈公一刀殺死我，不再讓我受活罪，大恩大德等我來世報答你。」

「比起我的小兒子，你的死活似乎不大重要。」

「是的，我知道。正因爲我講不出半點任何頭緒綫索，所以我情願死掉。」

何同眼睛睜大，醉意分明大減，好像已清醒大半。

他又說：「我從大江堂內部固然得到秘密消息。另一方面我一聽到無數名家高手魔頭殺星都要往大江堂找尋雷傲侯，便知道這一定是你的傑作。換句話說我那時已確知你沒有死，你已開始反擊行動，所以我苦苦籌思怎樣逃得出你的掌心。」

沈神通很有耐心地靜靜聽着，因爲他必須了解多些才有法子找出綫索，越了解情況就越有利，所以他不作聲，以免打斷何同敍述時的思路。

「我當然必須遠走高飛，同時又最好找到有足够力量對付你的人，所以我想到了黑夜神社。不過這樣一來我就必須利用玉姑（即馬玉儀）爲餌，才可以使你掉落陷阱。唉，很可能玉姑發現我存心不良，甚至她已猜到你沒有被害，故此臨動身前她忽然變成白痴，一連五天不吃不喝不言不動。」

沈神通面孔全無一絲表情，好像正在聽一個關於別人的不幸故事一樣。

「我還記得第三天我覺得非常非常疲累，所以點了玉姑睡穴，而我也盡量大睡一覺。誰知一覺醒來就不見了小沈辛，我用盡一切本事查勘偵察，也費了整整一天工夫四下調查詢問，但結果仍然是一個零，任何一絲綫索也沒有。」

「完全沒有綫索是不可能的。問題只是你雖然面對綫索，但卻不知道那就是綫索，而且即使知道了，又能不能從綫索中找出辦法？能不能利用這些綫索？所以有沒有綫索最好等我判斷。」

「是，是的。當然也沒有受傷害的血跡之類。但我發現一件很值得懷疑深思之事，便是他的一隻黃金鐲子不見了。據玉姑說，那是一個美麗女人送的，連你都沒有見過。」

他順便要言不煩地把雷不羣（雷傲侯的獨生子）逃避宋黃氏追殺，以及她如何救了雷不羣經過說出來。

「在那隻金鐲上，宋黃氏刻了『贈小辛祝長命富貴，桃花溪宋黃氏』這幾個字。我敢肯定這隻金鐲是跟着小沈辛一起不見的。小沈辛自己當然不會帶走，但如果不是被別人刦走小沈辛，何以單單帶走那隻金鐲？」

「你可曾懷疑甚麼人？」

「有兩個。一個是宋黃氏，另一個是陶正直。」

「你既然仍然想不通，可見得你已想法子查過，並且證實不是他們兩個？還有沒有別的可疑人物？」

「沒有。我想破腦袋也想不出第三個。除非是我或玉姑在痴呆中在完全沒有意識中，把小沈辛丟在大江裏，但當然一定沒有這種可能。」

他們極小心極精密以及冷靜研判種種情形之時，正如從前他們在杭州研判案情一樣。

只不過後果自然大不相同。從前是同心協力對付罪犯，而現在牽涉進去的主角卻正好是他們兩人，他們自己將會怎樣對付自己？

沈神通墮入沉思中，過了很久很久，仍然像泥人木偶一樣。

以何同往日跟隨沈神通的經驗，已經知道他完全投入亂絲似的推理冥想中，所以也知道現在他是最脆弱最沒有防備的時刻。

換言之何同深知如果要反擊狙殺沈神通，此是一大上佳機會，但轉回來深思省察一下，又可以看出這可能不是好機會而是「陷阱」。因爲以沈神通之能，豈肯在

這種情況下予人以可乘之機？

沈神通終於恢復如常，問道：「你剛才為何不趁我想事情之時出手一拚？」

何同搖搖頭：「第一點你可能故佈陷阱。第二，我也希望你能找回小沈辛。」

「對，可以勉强算是陷阱。因為你一身武功已減弱很多，所以我深知必能及時阻住你任何襲擊，但你一定不想我找回小沈辛。」

何同訝異得張大咀吧，好一會才講得出話。「為甚麼？我也曾盡我的力……」

「你曾經盡過力，那是眞實之事。可惜你所做的一切，只不過為了想使我相信，同時也使我被你導入歧途。我知道縱然我用利劍頂住陶正直喉嚨，他除了極力辯白自己沒有做過刦走小沈辛之事，言語中還可以證明你曾經用過很多方法向他調查這件事。」

「我這樣做，難道是不想找回小沈辛麼？」

「表面上你的確已盡了力。但如果你向一個瞎子詢問彩虹的顏色，你認為他能不能回答？」

「陶正直絕對不是瞎子。」

「對極了，他甚至跟我一樣，已經猜出內情，所以他剛才提出的條件不苛。只求我不向他報復，也不向人提起他姓名等等就滿足了。」

「假如正如你所料，小沈辛失踪與我有關，則陶正直豈不是更應該知道我的價值？為何反而不敢要挾勒索你？」

他的確問中了要害，因為既然沈神通非得從何同口中弄出綫索不可，而陶正直又知道何同有綫索，這時何同性命自是大大值錢。陶正直有本事殺死何同而不殺，把何同當作交換條件的注碼，這個注碼當然份量極重。何以他反而不敢勒索？何以他不敢多贏一點？陶正直根本不是很克巳很謙遜的君子，為何忽然轉了性？

「你自己本來也知道答案。」沈神通聲音透露出不悅意思。「只因為連陶正直也測透這件案子並非甚麼神秘人物所做，而是你何同一手導演的。推正直能猜測得出這一點還不要緊。他最厲害的是知道你隨時隨地會忽然氣絕斃命，假如我用手段向你迫供的話。」

何同面色又青又白，眼中盡是很難形容的恐懼，這種面色眼神，已等於招供承認了。

「由於他知道我一定無法從你口中探出任何情報任何供詞。故此你也就變成無足輕重不關緊要的人物了。現在你明白了吧？」

「沈公，我的確該死，我早就應該死了。但為了尊敬你，所以我等到你找到我，等你親口講出你的判斷我才可以死！」

「你對我的尊敬誠然可貴。但是代價未免太大了。這句話對你對我都很適合。現在咱們閑話休提，把話題再帶回小沈辛身上好不好？」

何同搖頭的動作顯示出他堅決心意：「不好，我拒絕再說任何一句有關小沈辛的話。」

如果他實行這一個決定，則沈神通再迫他的話，他除了「死亡」就沒有第二條路了。因為只有死人才可以眞正徹底拒絕開口講話。

沈神通當然曉得何同的暗示，他現在還不想何同立刻變成死屍，所以只好點頭同意，還安慰他說：「好，我可以不提小沈辛這件事。」

何同眼中登時閃過奇異光芒，那是一種包含着疑惑和希望意思的光芒。「你？只是你？」

沈神通擺擺手，道：「別迫我，讓我想一下。」

牢房由沉默了好一會工夫，應該先開口的沈神通果然說話了：「何同，有一句話我是替馬玉儀問你的，這句話你只須答覆是或否，只不知你認為我有沒有資格代表她？又只不知你願不願回答？換言之你願不願為她做這最後一件事情？」

「最後」的意思就是永遠不再發生，所以任何人都能夠醒悟聯想這個「永遠」、這個「最後」就等如「死亡」。除了死亡之外，那裏還有永遠或最後呢？所以何同面色變得更蒼白，半晌才以微弱聲音道：「我願。沈公請發問。」

「那麼你仔細聽着。既然馬玉儀巳沒有可能找回小沈辛，因此她必定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除了天災疾病之外，小沈辛能不能像正常小孩子一樣活下去？你只須給她一個答案，是肯定抑是否定？」

何同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是！」

「是」乃是肯定主意，也即是能够活下去，可以活下去，而且還是「正常」地活下去。

沈神通伸出一隻手扶住桌角。如果他不扶住一些東西，他猜想自己可能會軟弱乏力得跌倒，這是因為他心中千萬斤重担忽然消失之故。

俗語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用來形容沈神通的想法感受眞是再貼切沒有了。老實說只要小沈辛不死，只要他能正常活着以及長大，便還有找到他的希望，假如青山巳經不在，那裏還有柴燒的希望呢？

×　　×　　×

沈神通獨自策騎飛馳，疾趨城外的侯橋鎭。街道屋宇行人城門還有城外郊野間的樹木田地等等，不斷地被他拋於身後。

他腦中只有馬玉儀倩影，所以急於見到她。若是能快點看見她，那怕只不過早一分鐘甚至一秒鐘也非常值得非常寶貴。

至於何同這個人他却巳決心忘記。因為何同會帶給他許許多多不愉快回憶。

又由於何同巳被陶正直暗下毒手，服過某種神秘惡毒的藥物。故此何同不但一身武功行將失去，甚至連身體必將變得衰弱不堪，老實說一個人像何同那樣，委實是生不如死。

以沈神通的本事，當然不會走眼。所以他揮袖瀟洒離開，竟沒有殺死何同。

如今在世上沈神通唯一最關心的人就是馬玉儀，他只希望快快見到她，沈神通唯一最渴望做到的事，就是帶她回到風光如畫的江南。

×　　×　　×

街上靜得出奇，假如不是有些臨街房屋露出一些居民面孔或眼睛，眞使人以為這個市鎭是沒有人住的鬼墟死市。

但事實上這條街上根本就有人，而且有三個之多，這三個勁裝大漢筆直屹立，背靠着背。每個人口中橫啣着一口精光閃閃長刀，兩手則拿着强弓搭着勁箭。

他們這等陣仗究竟為了甚麼人？鎭上居民誰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一點，那就是勁箭可以在百步外傷人，而且他們口中橫啣的長刀看來那麼鋒利，大槪輕輕一揮必可斬斷任何人的脖子。

因此，沒有人胆敢試試，去看那些大漢們的箭法準不準。自然更不敢招惹他們，免得被他們提刀追殺。所以人人都躲在屋子裏，連最頑皮的孩童亦只敢在門縫窗隙偷看。

寂靜如死的街道上，終於出現一條人影。

三張强弓霎時巳拽得滿滿。雖然其中只有一張强弓乃是遙遙指住那人，但其他兩張强弓隨時都可以轉移目標，集中全力以對付來人，所以目前固然只有一把强弓對着那人，其實任誰都知道絕對不是表面上這麼簡單。

從街道遠遠那端出現的人影，跟蹌奔近。

那枝對準他的勁箭沒有射出，反而緩緩垂向地上。因為一則認出來人是誰，二則來人身有血跡，袖裂褲破頭髮蓬鬆，樣子極是狼狽，顯然曾經與人動武打鬥，打贏打輸不得而知，但受了傷却是可以肯定的。

持弓之人不但收起弓箭，還拿下咬着的長刀，這樣才可以開口講話。

「我認得你是陶正直，你是不是剛從野趣園來的？那邊的情形怎樣了？」

滿身血跡形狀狼狽陶正直連喘幾口氣才道：「我要見徐奔，他在不在這裏？」

那三名大漢原來就是大牧場十八鐵騎。他們奉命四下嚴密守衞屋宇，故此人人弓上弦刀出鞘極之緊張愼重。不過陶正直既是遠從野趣園而來，人巳負傷形容狼狽，他很可能有些消息是徐奔希望知道的，當然不必向他出手攻擊，甚至還分出一人趕緊入屋請示。

陶正直終於親眼看見馬玉儀，心中却不禁微微失望。因為他從前聽過何同形容，又眼見沈神通的痴情，本以為她一定美麗得任何男人都受不了，都會為她瘋狂。但現在一見之下，她也不過是個漂亮女子而巳。

而且如論姿色妖媚迷人，馬玉儀根本比不上她旁邊的呂夫人，那呂夫人雖是像木頭一樣坐着不動。可是她的面孔，她輕紗之下全身的玲瓏浮突曲綫，的確能使任何男人，為之心跳為之垂涎。

徐奔聲音冷澀得很：「我認得你是陶正直。」

「對，我也認得你是『天涯海角』徐奔。」

「認得就好，有甚麼事情快說出。」

「是野趣園的事，我猜你都會有興趣吧？馬玉儀不必說了，呂夫人你呢？」

人人都為之一震。最主要是他叫出馬玉儀名字。

誰也想不到最先開口的人竟是呂夫人，她道：「馬玉儀是何同帶來的，而你是何同代表，所以你知道她名字不算奇怪，但我記得你說過從未見過馬玉儀，所以你怎知她就是馬玉儀？你又何以知道我們在這裏？」

陶正直道：「妳應該先問問野趣園的情況，難道金算盤以及那男孩子你完全不躭心麼？」

「不是不躭心，而是知道沈神通一定會贏。」

「你從前莫非認識沈神通？」如果她與沈神通從不認識，她豈有對他那麼有信心之理？

「不認識，我只認識徐奔。」

「你認識徐奔，這跟沈神通有甚麼關係？」

「有關係之至。」呂夫人微微而笑，發射出的媚艷熱力眞能使鐵人融化。「我記得徐奔非常非常自負驕傲，所以如果有人能使他自動拔刀敬禮，這個人一定極之了不起，當然比金算盤或者你陶正直强得多了。」

陶正直點頭歎口氣道：「你講得對，但我也得承認從未見過一個像妳這麼聰明的女人，我的確也十分佩服妳。」

陶正直目光轉到徐奔面上，又道：「金算盤惡貫滿盈巳經伏誅，黑夜神社也灰飛烟滅了，徐兄你們大可輕鬆一點，我意思說聽外對準我的幾張强弓硬箭可以收起來了。」

徐奔果眞高高舉起右手發出無聲的號令。「現在你滿意了沒有？」

「很好。」陶正直連連點頭，但這種動作很可能觸動傷勢，故此眉頭微微皺了幾次，也露出隱隱咬牙忍疼的表情。不過如果不是極精明的人加上極仔細的觀察，便很難發現他這種隱微的表情了。

此處特地提及陶正直表情這種小事，當然事出有因。最顯而易見的是徐奔由於為人很精細幹練，巳經觀察出陶正直隱微表情。所以他也巳連最後一些疑念都消除了。認為陶正直目前一切情況「暫時」可以信任可以不必嚴防戒備。

「我向來不喜歡被人用刀劍指住，也不喜歡被又準又快的硬箭瞄準着要害。以心比心，相信徐兄你也不會喜歡，所以現在我覺得很好，甚至是從來都沒有這麼好過。」

徐奔哼了一聲，並不因對此人放了心而親熱友善一點，因為他的確對這個人沒有好感，所以態度很冷淡。

陶正直平生受慣輕視冷落，故此好像不以為意，其實這只是表面上如此而巳。他仍然微笑道：「我好像沒看見龍門三子？為甚麼？難道沈神通眞沒有猜錯了？」

提到沈神通，徐奔便不能不問了。「沈神通猜測過甚麼事？」

陶正直道：「沈神通接到消息，得知你們大牧場人馬並非趕返關外而是向這邊方向疾行，立刻就猜到你們來保護馬玉儀，他也立刻猜到應該驚動龍門三子，他告訴我說，如果看不見龍門三子，便只有兩種可能。」

沈神通果然最擅長作這種猜測，而且一般來說推測出一種可能巳經很不錯了，陶正直雖然說有兩種之多，那就更像是沈神通作風了，馬玉儀更無疑惑，問道：「是那兩種可能？」

陶正直道：「第一種可能是龍門三子早一步離開候橋鎮，根本不知道大牧場衆鐵騎抵達，他們既已走了，所以人不在此就很合理了。」

此一可能性人人都猜得到，所以大家想聽的是有關第二種可能的推測。

「第二種可能是龍門三子爲你們應付完强敵之後飄然返山，他們是修眞有道之士，這種作風毫不奇怪。」

馬玉儀訝道：「强敵？是甚麼强敵？徐大哥你沒有提到，是不是還不知道？」

徐奔用溫文有禮態度聲音回答：「我已經知道，但只怕駭着妳，所以不提。」

陶正直道：「對，不提最好，不過現在却不要緊了，因爲野趣園的妖人已被殲滅了，這邊有龍門三子出手，大槪任何妖術都不管用，龍門三子既是飄然歸去，也就等於說絕對不會再有妖人侵擾了。」

最先面色大變身子顫抖的是呂夫人。

陶正直向她笑笑，又道：「野趣園的妖人既是妳勾來的，則妳另外可能還有妖人護駕也不稀奇，這一點莫說沈神通，連我都猜得到，又假如龍門三子還在這裏，大牧場鐵騎們必定不會那麼緊張戒備。」

呂夫人話聲好像呻吟一般。「陶正直，你爲何反而帮助沈神通，你必定連何同都出賣了，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是惡魔！」

「其實只能怪何同和金算盤，因爲何同不知道發甚麼神經，把沈神通小兒子弄得下落不明，所以沈神通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抓到何同查問，我可犯不着跟沈神通這種人物結下不解之仇，故此我不敢不講出何同下落，至於金算盤，他也是不知發甚麼神經，居然派黑夜神社精銳殺手對付我，使我負傷，那時候我不倒向沈神通那一邊，難道還有第三條路？」

那金算盤會發這種神經大槪是呂夫人早巳知道，因此她只好閉起咀巴。

徐奔却道：「但何以沈神通叫你趕來，而不是劉雙痕他們？」

陶正直道：「他們可能另有任務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所到地方另有作用，沈神通這個人決不會差遣錯人的。」

馬玉儀心中只有沈神通影子，所以居然暫時可以不理小兒子失踪之事，她柔聲問道：「那麼你來此有甚麼作用？」

「沈神通只不過利用我的特長，要我帶走呂夫人。」

這時連呂夫人也禁不住訝然開口。「你有甚麼特長？」

「我平生不喜歡女人，就算天下男人都抵抗不住你的魅力，但一定不包括我在內。」

呂夫人冷笑道：「哼，如果我不是功力全失，如果我還有機會，我一定要試試看。」

徐奔雖然很想將呂夫人這個燙手山芋交給陶正直，但一切情形終究只是陶正直一面之詞，無論如何還是聽沈神通親口決定才可放心。

不過現在却似乎可以較爲相信陶正直。「我絕不反對把呂夫人交給你帶走。」

陶正直道：「我們等沈神通來了，才作最後決定，照我猜想他應該不久就能趕到。」

呂夫人忽然問道：「假如他很久都趕不到呢？你們要等多久？一年？十年？」

馬玉儀怒道：「絕不可能。」

徐奔也向呂夫人叱道：「閉咀！」

陶正直却笑嘻嘻走近她，道：「你很討厭，雖然你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含笑柔和聲中，忽然一揮手正反摑了她兩個大耳光，發出清脆响聲。

這樣還不算數，陶正直左手抓住她胸口衣服，（其實只是薄而透明的輕紗），他的手指和掌背都巳深深埋入那對高聳飽滿乳房當中，別的男人必定會稍稍避忌或者受影响而態度軟化，但陶正直却完全無動於中，又是兩個大耳光摑去，使人有點担心呂夫人就算不扭斷脖子，只怕大牙也會掉落幾枚。

呂夫人很可能被打得頭昏眼花，身子完全靠在陶正直手上，連眼睛也閉住了。

陶正直雖然用手推撐着呂夫人乳房部位，不讓她仆倒。口中却冷冷道：「我告訴過妳，我不喜歡女人，妳就算扒在我身上也沒有用處，我不得不承認你的肉體很好看，可惜我對任何女人都不感興趣，我不妨告訴妳，妳以後挨耳光的機會多的是，所以妳最好多練點挨耳光的本領。」

他表情之殘忍，聲音之冷酷，使人既害怕而又相信他一定說得出做得到。

徐奔心想，沈神通眞是名不虛傳，他眞是找對了人，那呂夫人落在這惡魔也似的男人手中，只怕還要受無窮盡的活罪。

古道馬蹄疾　馳救女紅粧

離大路邊不遠的樹林裏，有兩個人正在追逐，他們的身形先後出現過三次，雖然一閃即逝，但大路上策馬疾馳的沈神通却巳看得清楚。那片樹林有不少是楓樹，在深秋冷風中發出凄艷如血的顏色。

沈神通眼睛斜乜着那片樹林，但身子仍在鞍上而沒有棄馬撲入樹林。

他當然不是由於無數楓葉染出滿眼耀異奇艷血色之景象而不敢過去。事實上若在昔時往日。他明明巳看見一個男人提刀追逐一個女人。那一男一女顯然都有武功，身法甚快，僅僅這些印象就值得他追去瞧瞧了，更何況那個男人上身赤裸，頭髮很長，身上有很多黑毛。

這意思就是說那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絕似大江堂嚴府裏見過的「野獸」。當日他在地牢養傷時，巳見過很多個。後來還親眼看見「擂地有聲」袁越以驚世駭俗的剛猛硬功，當場擊斃了七八個之多，所以沈神通敢相信自己眼睛不會看錯。

嚴府秘密豢養（也可能是嚴家製造的）「獸人」，何以會在迢迢萬里處的北方出現？又何以剛巧會出現在沈神通眼前？

儘管有了警覺有了疑念，沈神通仍然很自信地微笑一下。由於此時他還在疾馳的馬鞍上，所以沒有人能够看見他的微笑，事實上就算眞有人能看見，也一定不知道他這個微笑含有甚麼意思？

樹林內看不見的深處傳來一聲獰惡厲嘯，也隱隱同時聽到女性的尖叫。

沈神通甩蹬躍落地上，身形宛如疾風勁箭衝入樹林內，他動作之敏捷以及奔騰速度之快，難有倫比。

所以那滿身黑毛面目醜惡的「獸人」也禁不住怔住，使得厲嘯尾聲爲之突然中斷。不過最尷尬的却是原本被獸人追逐的女子，因爲她仰天發出尖叫，這種尖叫聲表示她正在被侵凌迫害，然而她却是好好的站在獸人前面，一隻手提劍，另一隻手則抓住衣襟。

當她一手扯裂衣襟，因而露出雪白高挺的乳房時，正是她看見沈神通出現之刹那。

任何人當自己詭計騙局被拆穿時，必完全感到尷尬，至於會不會變得「老羞成怒」，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像這一類誘人入伏的詭計，雖然十分古老，却向來非常有效，至少那女子是這樣想法。所以她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情緒穩定之後，便道：「沈神通，我原以爲可以使你中計，我以爲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够殺死你。」

「你很坦白，你也長得很漂亮。」沈神通說的是眞話，那個女子年紀最多不過二十出頭一點，不但杏眼桃腮皮膚白皙，而且胸前突出暴露於空氣中的雙峯，也堅挺飽滿得使任何男人讚賞垂涎。

「但據我所知，大江堂嚴府中像妳這種人才，好像還有不少。所以妳不一定受到重視。如果妳不幸喪命，你猜有誰會想念妳？有誰會爲妳悲悼？」

那美女不禁愣愣地睜大雙眼。他何以在此時此地提到這些話？另一方面何以這些問題許久以來都沒有在腦中出現過？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王若梅。」

「這個男的呢？」

「不知道，他們只有號碼，他是十七號。」

沈神通不必再觀察十七號獸人，因爲他從前巳觀察過，心中也有了大致結論。只不過直到現在才親自面對他們而巳。

「十七號，我知道你本來有名有姓。我甚至可以從你變了形的五官面貌輪廓中，看出你當年本是端正英俊的青年。」

十七號獸人咆哮一聲，正如一些凶猛野獸一樣，永遠使你不知道他是回答呢？抑是有暴起傷人的意圖。

沈神通當然不害怕，還微笑道：「不要激動，我知道你變形之後，雖然心裏時時還明白還清醒，但却永遠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爲，有些你明知不應該傷害的人，却不由自主地將他撕成碎片。」

在獸人咆哮聲中，王若梅問道：「你究竟知道多少秘密？」

「我相信你眞正想問的話是：你有沒有辦法破解這些藥力和邪術？我有沒有猜錯？」

「沒有。還有很多人都想問。」

「你們眞想知道答案？」

王若梅固然連忙點頭，連那獸人也跳起六尺，發出獰惡咆哮聲。

沈神通語氣中忽然有點急促，他可能攷慮到或者觀察出一些甚麼。道：「好，你們先把自己綁在樹身上，快點。」

平常人若要緊綁一個人在樹身，能不能迅速做好巳經大有疑問。而能不能綁得牢固更是一大學問。

幸而這種事情在沈神通來說簡直易如反掌，而且還可以保證一定牢固得連猛虎也掙不動。

然後是那麼幾分鐘寂靜。

打破寂靜局面的是另外兩個形狀可怕的獸人，以及一個面色有點蒼白的佩劍青年。

那佩劍青年皺起眉頭望了望粗大樹身上的王若梅和十七號，用冷漠無情聲音道：「你能够在一轉眼間制服他們綁住他們，似乎還不算奇怪的事，我聽說過你沈神通還會做過不少更值得奇怪之事。」

沈神通說道：「好說了。你叫甚麼名字？」

「我是李大通。」

「假如我猜測你現在是奉陶正直的命令行事，你認爲值不值得奇怪？」

「不值得奇怪，因爲陶先生早巳預測過。他說你必能一口就講出指揮我們之人是誰。」

「那麼還有甚麼事值得你奇怪，使你暫時不動手而一定要問個清楚？」

「就是王若梅和十七號。」

「他們被我制住綁起來，人人皆見，何奇怪之有？」

「這一點當然不值得奇怪，但他們身上的鋼鍊却值得奇怪了。」

「你的確是聰明的人。怪不得嚴溫放心讓你出門。也怪不得陶正直挑中你。」

「你是不是身上一直帶着許多鋼鍊準備綁人？抑是專門準備對付我們？」

「當然是專門用來恭候你們大駕。」

「但你怎知我們一定會來？這些鋼鍊雖然不粗，但仍然很沉重，如果我們不來，整天帶着鋼鍊跑來跑去豈不麻煩？」

「你們一定會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陶正直的結論，因爲陶正直不論在那一方面，都顯示他只有獨身一人，他勢力太薄弱了，如果只有他獨身一人的話，所以我不但下了結論，還立刻設法弄來幾條刀劍都斬不斷的鋼鍊。刀劍斬不斷的意思是說不但你們一時無法解救他們，同時他們自己也掙不斷，你們若不相信，也不妨試試看。」

李大通笑聲中有點苦澀煩惱意味（其實任何人碰上沈神通這種可怕敵人，想不痛苦煩惱只怕萬難辦到），他說：「不必試了，我有更好的方法。」

「你的方法一點都不好。」

「我的方法爲何不好？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想用甚麼方法？」

「我當然知道，你除了全力出手殺死我或拿住我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可是你却忘記了一點，最重要的一點。」

「是那一點？爲何連我都不知道也想不出？」

「就是陶正直的吩咐，他要你們盡力拖延我阻止我，最好我永遠到不了侯橋鎭，但就算辦不到，也必須使我阻滯延遲很久才到達，他有沒有這種指示？」

假如李大通不回答，他知道一定不能再知道沈神通後面的推論，況且既然人家猜得出，何必還不承認？何必白白使自己聽不到他往後的推測？

「有，我的確奉命這樣做。」

「既然是事實，那麼我問你，以我們這種人物，難道還會拳來脚往甚至拖做一團纏戰許久麼？當然不會如此。因此結局

不是你殺了我，就是我有本事取勝突圍而去。你贏得我一切都不必說，假如我贏了呢？假如我很快就趕到侯橋鎮，事後陶正直會不會不高興？會不會修理你？」

「但如果我不出手，難道你肯一直站在此地跟我泡下去？這是不可能之事。然而姑且算它可能發生吧，但問題又出來了，你為何肯這樣做？對你有何好處？對我可也有好處？」

「問得好！跟你講話真有趣味，換了別人一定乏味得多。」沈神通的聲音和態度輕鬆悠閒之至，簡直達到有點不合理地步。

李大通甚至懷疑現在究竟是誰想拖延時間？因而不免疑神疑鬼提高警覺。

通常來說李大通這方面既然奉命阻延沈神通行程，則沈神通越囉嗦越留連得長久就對了，可是沈神通不是普通人，武功固然十分高強，腦筋極佳智計百出更是名滿江湖，這一點才是最要命最可怕的。

所以沈神通悠悠閒閒不打算立刻突圍的態度，反而使李大通大為緊張起來。

當然李大通能夠身膺重任，必定也有一套才行，所以他眼珠連轉七八下之後，忽然塞了一枝銅哨在咀巴，吹出尖銳刺耳聲音，那忽長忽短節奏，顯然是暗號，也等於是他發出的命令。

沈神通等了一會，訝然回顧，道：「奇怪，為何我看不見有人現身？難道你不是召集人手反而是命令手下們躲開？你難道肯讓我容易點衝出去？」

李大通只緊皺眉頭，沒有回答。

「啊！我明白了。」沈神通作出恍然大悟之狀。「你要等到分散了的人手完全集合之後，才發動全力攻殺我，是麼？好的，我給你這個機會，我只有一個小小要求。」

李大通忽然大大鬆一口氣。既然沈神通不是完全沒有條件便肯這樣做，那就不至於使人昏頭脹腦莫名其妙了。

「你有甚麼要求？」

「有一個小女孩，是我買了不久的婢女。唉，她實在也不算小了，長得也很漂亮……」

「我對她沒有一點興趣。」李大通說：「不要再提她年紀或容貌，只要告訴我，你有甚麼打算？」

「我有點躭心她的安全。」但沈神通從容的樣子，却使人知道他根本一點都不躭心。

「我們的人不會攻擊她。」李大通說：「況且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那裏，也不知道她是甚麼樣子。她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有關係之至，因為她必定在附近，我老早就交代她在這條前往侯橋鎮必經之路上等我，你們不可能沒有碰見她。」

李大通搖搖頭：「沒有，我沒有看見一個孤身女子，就算看見也不成問題。因為我只奉命對付你，不是你的婢子。」

沈神通道：「一定有。你們人數不少，又分散埋伏相當廣闊一片地面，絕對不可能沒有碰見她，我的要求是你下令禁止手下傷害她。你立刻發出這個命令，我就站在此地絕不逃走，瞧瞧你集中了人手能不能收拾下我沈某人。」

李大通遲疑一下，他希望有時間可以再加攷慮，不過沈神通微微屈膝作勢的姿態，顯然馬上要騰空而去，當下迫不得已大聲答應，又用銅哨吹出一種節奏不同的暗號。

「沈神通，我早就聽說你輕功極佳，所以我不想跟你捉迷藏，我很希望能夠真刀真槍跟你痛痛快快幹一場。」

「你一定有這個機會，而且我會很公平。」

「公平？那是甚麼意思？」李大通疑惑凝視對方，這時雖然左右兩邊都各各躍出一個兇惡醜陋的獸人，他連瞧也不瞧，目光仍然盯住沈神通。

「公平的意思就是公平，這一樁遲一步再說。現在我想知道，你究竟要多久才可以把手下完全召集？」

李大通回答道：「再講十句話就可以了。」

「好，我們再講十句。」沈神通笑笑，神情聲音仍然像開始那麼悠閒鎮定。

看來他必定有某種意想不到的手段，所以才那麼不在乎，而且最不可解的是他現在應該更加急切趕去侯橋鎮才對，何以他反倒好像存心拖慢行程？李大通全然想不通，所以眉頭鎖得更深更緊。忽然感到這個敵人越來越可怕，也加深不知如何應付才好的恐懼。

他們雖然沒有真的講十句話，但時間却一下子就流逝了，沈神通緩緩道：「你手下應該到達了。但何以還沒有動靜？」

李大通不妙之感更加强烈，現在他後面雖然有四名獸人，但如果其餘還有十個永遠不出現的話，問題自然極之嚴重，另外最現實問題是他自己加上四名獸人，能不能贏得沈神通？

「沈神通，你既然老早猜測出我們會來幫助陶正直，因此你也早一步想法子對付我們，這是十分合理情況，我其實也不怎樣覺得奇怪。」李大通終於放棄等候其他手下趕來之想，所以用攤牌語氣說：「但你用甚麼手段？何以連一點告警或求救聲音都沒有？」

那沈神通當然不可能埋伏了千軍萬馬在此，同時亦似乎不可能邀約許多一流高手預作伏擊，退一萬步說，即使他能做到上述兩點，却也不可能使那十個武功極强悍可怕的獸人全都來不及發出警訊，但他似乎已做到了，他用甚麼方法？究竟他預先佈好那些人馬伏兵？

他們都一齊聽見有人走過來的聲响。不過他們（包括那些獸人）都聽得出只有一個人，而且步伐飄浮散亂。一聽而知來人不但武功有限，並且是個女人。

所以除了沈神通微現喜色，還說一聲「我的小婢子來啦」之外，那李大通等反而沒有反應。直到人影出現，他們才轉眼望去。

來人果然是個侍婢裝，十六七歲大的女孩子，但容貌却不僅秀氣好看，簡直可以稱為極之漂亮。

由於她被獸人們以及李大通等阻隔，故此她奔近了獸人，便趦趄不前。

「紅兒，你沒有遇見可怕的人吧？」沈神通大聲問。

「沒有。」她聲音也很悅耳動聽。使

人感到若是身邊有這樣一個俏麗侍婢，實在是一件很不壞的事情。「老爺，我好像過不去走不到你身邊，我該怎麼辦？」

沈神通道：「不要慌，我再問妳，妳說沒有遇見可怕的人，但有沒有遇見不可怕的人？」

「那當然有啦，老爺。」

「那些不可怕的人長得甚麼樣子？穿甚麼衣服？」

沈神通絕對不是愛講廢話的人。這一點連李大通也敢保證。所以他才肯耐心聽下去。

「他們麼？就像這四位大哥，身上有黑毛，都只穿褲子而沒有上衣。」

李大通聽了登時感到做了傻瓜所以全身血氣上衝，與此同時也提聚起全身功力準備出手，這真像是見鬼似的不敢相信不能想像之事。孫子王八旦才想得到這個貌美如花年紀還小的侍婢，居然能於無聲無息中收拾了十個「獸人」。

現在李大通唯一想知道的是，這個女孩子用甚麼手段用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竟能够一下子就撂倒了十名獸人？而且連一點聲响警訊都沒有？

沈神通好像「看」得見他腦子裏的疑問，笑一笑說道：「你要不要我回答你的問題呢？李大通先生。」

「假如你想告訴我，請說。」

「我不說我只不過使你明白而已。」

李大通忽然感到十二萬分不妥，回頭一望，果然看見四名獸人已倒下三個（無聲無息）。如今只剩下一個，却像白痴一樣望住美麗的李紅兒。

嚴格地說那名僅存的獸人並不是望住李紅兒的人。因為他只痴痴望住李紅兒的「手」，全然不轉動眼睛看她的臉蛋身體等其他部份。一隻手自是不能代表李紅兒整個人。

李大通不但看得見她整個人，還發現她另一隻手，拿着一枝尺許長黑黝黝的圓棒。李大通雖然不知道那枝短棒就是神手幫三寶之一的「電棒」，却知道一定不是對他們有益的東西。

他果然沒有猜錯，那李紅兒只用短棒輕輕碰那獸人一下，輕得連嬰兒也肯定不會受傷。然而那麼强壯獰惡的獸人，却好像紙人一樣無聲無息倒下了。

沈神通聲調比剛才更為輕鬆悠閒，說道：「李大通，現在你親眼看見，應該很明白了？」

「我還是不明白，因為那枝短棒就算含有無雙劇毒，就算碰一下就可以要命。然而那女孩子拿在手裏為何又沒事呢？」

沈神通的答案不是言語，而是隨身奇門兵器金鎖鍊。

因為他已從對方肩部（這時李大通因已轉身望住李紅兒，所以乃是背對着沈神通）以及腰腿等發力部位，發現細微的異常動作。

別人大槪連「異常」也發覺不到，而沈神通已經能發現，還能够知道所謂異常動作是甚麼意思，所以他拿出金鍊，比李大通風車一樣轉回身子刺出的長劍快了一點，恰好擋住了第一劍。

這時他才有機會用咀巴回答：「這枝短棒叫做電棒。」

一共才說了八個字，李大通的長劍却已接續疾刺了十六劍之多。一時漫天蓋地皆是劍影，每一劍所取準的部位都是刺中必死的大穴。

沈神通的金鎖鍊化為幾十條金蛇，盤繞飛舞，使對方每一劍都只能刺中金鎖鍊而不是他身上的大穴。

李大通厲叱聲中，一個觔斗從對方頭上翻過，手中的劍前六後五又是一十一刺，所謂「前六」就是他觔斗剛翻起之時，由前面刺了對方六劍，而「後五」則是觔斗翻到對方身後時疾攻五劍之多。

他的劍法完全以直刺為主，每一劍都快逾閃電全無花巧。可以形容為「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只要有空隙或者「可能」有空隙，劍尖便已嗡然刺到。

事實上他的直刺劍法並不死板，那是因為他本身迅快移動，使得空間方位有了變化，這麼一來他的劍刺出時角度亦大有變化。

沈神通雖然一一封住比毒蛇還可怕的劍尖，但表面上有點手忙脚亂樣子，連旁觀的李紅兒也禁不住失驚叫道：「老爺小心！」

任何人在閃閃劍尖之前都一定會很小心，所以李紅兒叫也是白叫，假如沈神通已經到技窮力絀無法應付的話，小心又有何用？

却見沈神通手中金鎖鍊旋舞幻出一團光華，「嗆」一聲捲住敵人長劍，在李大通來說這是一個觔斗打過去的第十二劍，此時長劍雖被纏捲住，但他心裏並不驚慌，因為就算長劍已不能再遞出刺入對方心臟，至少還可以抽回繼續攻擊，這道理就等於沈神通空手抓住一條滑溜溜鱔魚一樣，自是困難之極。

然而李大通却發現手中之劍不但不能再向前刺出，並且也不能撤回，也就不能說這口又薄又利的長劍，居然被一條相當粗的質料堅滑的金鎖鍊綁住。

本來不可能的事情已變成可能，李大通現在才真正明白「內力」的可怕。因為沈神通顯然全靠極精純深厚內功，發出奇怪難測的威力——居然真能用一條金屬鍊子綁住疾刺的劍身。

他更想不通的是沈神通這時還能微笑，還能慢條斯理地說話：「如果我是你，我絕對不學這類殺手劍法。」

李大通聽見自己的聲音問道：「為甚麼？」

「因為這類劍法太冷酷太殘忍，當你拔劍當你利劍離鞘之時，你全身每一分精力都用上了，這樣雖然很有效率，可是你不是贏就是輸，不是活就是死。」

「如此豈不痛快？」

「雖然可以稱為痛快，但每個人都只有一條性命，你永遠只能贏不能輸，因為你輸不起，其實任何人都輸不起，但問題是你怎能永遠都贏？」

「我現在已經輸了，但我似乎還活着。」李大通冷笑道：「你內力之强的確出人意料之外，可是現在你只能困住我，請問我死了沒有呢？」

「我正要告訴你這一點，你事實上已經死了。」

李大通搖頭道：「我可以鬆手放劍，

然後或是再拚或是逃走，所以事實上我末死。」

「唉，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我再講也沒有用，你試試看便知道了。」

李大通心中不禁爲之迷惘一陣，才道：「如果情勢允許，我想多問幾句話。」

「可以，你問。」

「我有兩個疑問，假如得不到答案，只怕死了也不瞑目。」

「好，我不妨告訴你答案。」沈神通居然不必詢問對方有那兩個疑問：「你第一個疑問必是有關你自己的生死安危。」

李大通用力點頭。沈神通道：「那麼我反問你，假如你不是一直用足內力抵拒我，你猜會有甚麼情形發生？」

李大通道：「大槪首先是我的劍忽然斷爲幾截，同時我也腦漿迸裂而死，因爲我知道你的金鎖鍊可以掃裂石頭。我的腦袋自是遠比不上石頭堅硬。」

「很對。但你若是一直暗運內力相抗，遲早又有甚麼情況發生？」

「我不知道，但假如我贏了，我敢保證死的是你沈神通而不是我。」

「假如像現在你我都相持不下，可是我這邊還有一個紅兒，她若是拿電棒戳你一下，你還能不能跟我相持下去？」

「那當然不行！」李大通迅速轉一下眼睛，發現李紅兒巳經移到戰圈邊。這等情況自是大大不妙。「我可想不到你沈神通還要別人帮忙。」他大聲抗議，又說：「憑你沈神通聲望，怎能做出這事情？」

「你既然這樣說，我暫時不做就是。但請注意我只是『暫時』不做而已。現在我似乎應該回答你第二個疑問了。」

「啊，是的……」

「我希望你不至於忘記第二個疑問是甚麼？其實這個問題更顯明易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爲何不急急趕去侯橋鎭？」

「對，對極了。」

「如果你知道陶正直是何等樣人物，你就一定知道我無論趕得多快，都是來不及的。換言之你們的阻止只不過是他一步閒棋而已。你們能阻擋我固然好。若是不行也沒甚麼，因他根本巳有足够時間。」

「聽起來好像陶正直不把我們這麼多人當一回事。他根本沒有指望我們能攔住你？」

「他完全沒有這種須要。」沈神通說：「他想做的事情，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總之一定能在我們碰面時有了結果。所以我說你們只不過是一步閒棋而巳！」

李大通果然是相當聰明的人，只因他居然聽得出沈神通兀自隱藏了一半意思是未說出來。所以他立刻又問：「你說陶正直本來就有足够時間做他的事。這件事他做得成功自是不必說了。但也可能會失敗，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正是此意。」

「陶正直也會失敗？爲甚麼會失敗？是不是你巳經有了防備？」

「沒有。」沈神通回答得很乾脆，一聽而知必是眞話。事實上他似乎也沒有講假話的必要。「那是因爲很多事情發生得太快，同時又十分複雜變幻，所以連我也大有來不及應付之感，我現在只能靠運氣，如果運氣不在我這一邊，我除了報仇之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了。」

李大通再度抗議道：「你殺死我們也不能算是報仇呀？你至多可以說是出了一點氣，你報仇的對象應該是陶正直，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謝謝你提醒我，我報仇對象當然應該是陶正直。」不過任何人也聽得出沈神通並非當眞向李大通道謝。甚至還可以聽得出他話聲中帶有諷刺意味。「但我很抱歉你恐怕仍然活不了，因爲你一定不肯聽我的話去做。」

李大通精神爲之一振，道：「如果我肯聽話，我可以不死？」

「正是如此！」

李紅兒忽然移動，快得連沈神通聲音尚未消歇，她巳經用短短的電棒點中李大通三處大穴。她身手誠然算得很快，可是如果李大通不是被沈神通强大精純內力迫住，自然決不能這麼容易得手。

李大通僵立如木，幸而還能開口講話：「沈神通，你要我怎樣做？」

「我要你把綁在樹上的兩個人，一齊背到陶正直面前給他瞧瞧。」

「唉，莫說我現在行走不得，就算你讓我能行走，却也肯定走得不快。我們甚麼時候才到得了侯橋鎭？陶正直怎會留連不走等候我們到達？」

沈神通道：「別担心，我有辦法。」

「好，你有辦法。但就算我能見到他，又有甚麼用處？」

「你背着十七號，陶正直看見了會有甚麼想法？」

李大通駭然道：「你巳知道那一個是十七號？唉，你既然是沈神通，我看我也不必問你是怎樣知道的了，你問我陶正直會有甚麼想法，我沒有辦法回答，却知道他必定很迷惑很詫異。」

「對極了。因爲假如十七號負傷不能行走，你也絕不會揹了他一齊逃走的。除非其中有極之特殊原因你才肯這樣做。所以他一定會現身設法弄個明白。何況你不只揹着十七號，還有一個王若梅？」

「那麼你有甚麼好處？」

「我一定可殺死他，只要他現出身形。因爲他是『巧手天機』朱若愚唯一傳人，假如他躲起來，連我也找不出他藏身之處。反而在搜尋時可能遭他毒手暗算。」

原來如此。李大通禁不住也十分佩服，因爲這種反客爲主的上乘手法可眞不是容易想得出來的，陶正直向來狡詐如狐陰毒如魔，且看這回能不能逃過這個陷阱？

沈神通似乎變得急躁起來，立刻着手進行起程動身的種種事宜。看他樣子現在好像忽然連一分一秒都很寶貴似的。

× × ×

智慧過人的沈神通向來沉穩冷靜之極。不少人懷疑就算天塌下來，他仍然能不慌不忙應付。

但現在他却現出急躁神色，他竟然大有沉不住氣之慨！他何以會這樣子？是不是他以「智慧」之眼看見一些凶兆？

假如眞是這樣，這位公門强人能不能及時趕去化解？命運的力量當眞如此强大而無法抗拒？

（欲知事後如何？請看本故結束篇「强人」。）

民初俠義短篇

王龍·文　盧令·圖

冤獄

提前出獄　發現疑點

丁展雄抬頭望一望窗口，一尺見方的小窗在三條粗鐵枝的阻攔之下，仍能淸楚地看得出，外面是個萬里無雲的晴天。

偶爾吹進一陣風入來，也是熱乎乎的，丁展雄禁不住伸手在腮邊揩了一把汗，渾身上下連鬚都是汗水，他吃力地伸一伸脚，「啷噹」一聲，脚上的鐵鏈因而互碰了一下。

地上又潮濕又悶熱，即使在大白天蚊子也嗡嗡地轟鳴着，這裏的那股子臭霉氣味，倒沒有使他太難過，也許是久厠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之故吧。

他突地伸手拍在自己的左頰上，跟着手指一搓一彈，却是一隻大蚊子。

丁展雄慢慢閉着眼睛，這種天氣，碰上又是身困囹圄，睡覺倒是個最佳辦法。

一聲蟬鳴傳來，夏日聽蟬聲，睏意更濃，可是丁展雄却睜開了眼，眼光異常嚇人，神情更見猙獰，一忽，目光才漸漸暗淡下來，視綫却模糊起來。

× × ×

那也是個荔熟蟬鳴的日子，丁展雄剛在韋一章的家裏出來。

他脚步歪歪斜斜，一身酒味，上衣敞開，露出堅實的胸膛，哼着小調走回家。

今日是他的摯友韋一章的壽誕，他沒有驚動太多的親戚，只請了三五個知己喝幾杯，不過，丁展雄跟韋一章喝得實在不少，每個人都起碼灌了十斤以上的白干。

丁展雄哼着小調，轉入一條小巷，穿過小巷就是他的家，一邊走，一邊哼着小調。

巷子的裏頭一個老頭走了過來，他看了丁展雄一看，臉色一沉，道：「雄侄，看你大白天喝得醉成這個樣子，你爹爹知道了只怕又得囉嗦你一場！」

丁展雄睜一睜醉眼，道：「你是七……七叔，呵哈，我爹爹……去縣城……他……若回來，請你別告訴他……」

那老頭是丁展雄的堂叔名叫丁羽，嘆了口氣，說道：「你醉了，我扶你回家睡吧。」

丁展雄哈哈一笑，結巴巴地道：「我醉？七叔……這雙山集誰的酒……酒量比我大？啊？再來十斤……」

丁羽罵道：「滿嘴醉話，還說未醉，快回去躺一會。」說着便伸手來扶他。

丁展雄酒氣一湧，雙手一推：「我……我自己會走……」

丁羽給他一推，猝不及防退了幾步，巷子很窄，他後腦碰着了牆壁。「畜生……你……」

丁展雄只覺眼前一暗，雙脚毫不聽使喚，軟軟地攤了下去。

× × ×

到丁展雄醒來時，他只覺得頭痛如裂，眼前一片模糊，四周好似有不少黑影在移動，他輕輕拍一拍腦袋，仍未能淸醒過來。

「丁大哥，你，你七叔死了。」

丁展雄一驚，好比吃了一劑醒酒湯，茫然地道：「七叔死了，七叔怎會死的？」他站了起來，發覺自己仆在小巷中，周圍站了不少人。

韋一章正用焦急的目光注視他。「你瞧！」他指一指地上。

丁展雄目光隨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見丁羽倒在地上，腦後一灘鮮血。

丁展雄這才完全清醒過來，腦海中嗡地一聲响，依稀記得剛才的一切，他連忙把丁羽的屍體轉了過來，只見後腦穿了好大的一個洞，血肉模糊。

剎那，丁展雄只覺得手脚冷涼，大熱暑天竟然出了一身冷汗。

韋一章低聲道：「丁大哥，剛才三娃子看見你推了丁七叔一把，可……可是眞的麼？」

丁展雄雙眼望天，茫然地點了點頭。

韋一章叫道：「你，你如何說是……你……我……都是小弟害了你，要不是小弟把你灌醉，豈會發生……發生這件慘事……我，我恨不得替你受罪！」

丁展雄此刻反而心神定了下來，心想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錯事既然做了，慘事亦已發生，還能怪得誰？他反而安慰韋一章道：「韋兄弟，這跟你無關，我若自己不想喝，任你灌，你灌得下麼？」

「但是，我……」

丁展雄不讓他說下去。「不必多說，是我醉後……我死不足惜，這是無端端害死了七叔。」

「等下保安隊長來，小弟一定帮你說幾句。」

丁展雄無言地笑笑。這時候，他只覺得如同發生了一場夢。

這場夢一直發了好些日子，直至他被判了二十年監才慢慢清醒過來。

二十年可是個悠長的歲月呵，可是丁展雄已熬了四分之三的日子，細算一下再五年他便可恢復自由了。

他不敢展望五年以後的事，醉後殺死自己的叔叔，這條罪名將使他永遠在雙山集難以抬起頭來做人。

腦海中突然又泛起了一個俏麗的倩影，十八九的姑娘溫柔大方，美麗賢淑，每想到她，他的日子才好過一點。

「小麗，你在那裏？」

他眼圈兒一濕，眼前又模糊了起來。

× × ×

「噹噹噹」！一個身栽頎長的漢子，用鎖匙敲在鐵欄柵上，發出清脆的聲音。

丁展雄自沉思中清醒過去，一抬頭不覺一楞。「石隊長……」

敢情這漢子便是縣城內的保安大隊長石剛。「老丁，咱特來告訴你一件事，好讓你高興一下。」

丁展雄再一怔，他的心田裏早巳乾涸，從來也沒有存過僥倖之心，甚至由第一天踏步至此也從未興過越獄的念頭，十五年來他日夜都受良心的譴責，强壯如牛的身軀被自己折磨得如同猴子，幸而還有個小麗才令他不致放棄生存的權利。

此際他聽了石剛的話，臉上露出一絲苦笑之色。「石隊長，你又來跟我開玩笑了！」

「不是，這次是眞的！」石剛一臉正經地道：「今早我碰着縣長跟他說了，這回他終於同意因你行爲良好提早釋放。」

饒得丁展雄心田已乾涸，此刻也禁不住激動起來，身子顫個不停。「你……是眞的？你不是跟我開玩笑？」

石剛笑道：「是眞的，十五年來你我雖然身份懸殊，可是我幾時不把你當作朋友看待？」

丁展雄心中一酸，眼角不由一濕，澀聲道：「石隊長你待我恩同再造，姓丁的他日不死，都要報答你。」

「你這樣說我反而不高興了，朋友豈能計較這些，縣長剛才說最遲三日便把釋放你的公文發下，出了獄我希望你到我家裏小住幾天，我以朋友兄弟之道待你，想必你不會拒絕？」

丁展雄久沉的感情突然激發起來，他從鐵枝隙縫裏伸出鳥爪般的手握住石剛的手。「我……我一定去！」

× × ×

自從石剛告訴了他這個消息之後，這兩夜丁展雄都睡不着，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麼也沒有想過。

小窗外隱隱傳來鷄啼聲，他才矇矓睡過去。

剛睡了一陣，丁展雄便被獄卒吵醒。「丁爺，快起來，擦把臉，修整修整！」

丁展雄睜開眼睛，道：「五哥，幹麼叫得這麼客氣！」往日張五因爲有石剛的關照，對丁展雄還客氣，却從來沒有以丁爺稱呼他，難怪丁展雄心生奇怪。

張五一邊替他打開手鐐脚鍊，一邊道：「丁爺你今日恢復自由啦！嘿，人家是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你丁爺才十五年哩，以後還得多請丁爺關照！」

丁展雄站了起來舒展一下手脚，柔聲道：「五哥，我在這裏熬了十五年，你却是足足陪了我十年，十年來多虧你照料，我才不致於病死獄中，我姓丁的人粗性急，肚子裏沒什麼墨汁，客套的感激話兒咱不懂說，不過，我心中總是感激你的。」

「石隊長一再吩咐，我怎敢怠慢，再說丁爺可也是一條好漢子，咱也是相信你是冤枉的！」

「什麼，你說什麼？」丁展雄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大聲說道：「誰說我是冤枉的！」

他這下發威，神色嚇人，張五忙陪笑道：「沒有人說的，是咱自己揣摸的，丁爺莫生氣，來來，讓兄弟先替你把鬍鬚剃掉！」

丁展雄走出鐵欄，外面是一條四五尺寬的長甬道，張五替他擦上肥皂，又把剃刀在皮帶上磨了幾下，這才下手，大概他經常替囚犯做這種工作，手法乾淨俐落，一片刷刷聲，鬍髭掉了一地，只一會工夫丁展雄臉上便光禿禿，跟着又替他理了個平頂裝的髮型。

張五把鏡子拿到他面前。「丁爺，你自瞧瞧，這些毛毛一去，你便現出本來的面目啦！」

丁展雄看了一眼，也自精神一振，身上好像也長了不少勁力。

盥洗之後，張五又讓他痛快的洗了個澡，雖然睡眠不足，却比任何時候都來的精神。

張五又遞了一套衣服給他。「這是石隊長替你訂做的，你瞧合不合身。」

這套唐裝衣褲雖是粗布，可是這其中却包含了石隊長無限的情義，丁展雄拿着它，眼睛不禁濕了。

「石隊長在外面等你，咱職責在身不好送你，丁爺你自個上去！」

這時候丁展雄只覺腦中一片空白，分不出是高興還是悲哀，不管什麼，今日總是他丁展雄的重生之日。

脚上沒有脚鏈，加上洗了個澡，他走路不禁輕快得有點搖幌不穩，推開石門，外面晨曦照了入來，柔和的陽光仍使他的眼睛一陣刺痛，連淚水也流了出來。

他不敢抬起頭，弓着腰走路，前面地上突然出現了一條長長的人影，他忍不住抬起頭，眼睛又是一陣刺痛，。

「大哥，是我。」

丁展雄身子猛地打了一個冷顫，他認得出這是韋一章的聲音，剎那間十五年前的事一下子都湧上心頭，心中亂紛紛的竟忘了回話。

一隻溫暖有力的手落在他臂上，說道：「大哥，別想這許多，以前的事已經過去了，咱回去吧，以後的好日子正等着你呢？」

丁展雄脚步沒有移動，身子却簌簌地輕抖起來，他實在不想回去，反正父親和師父巳先後過世了，雙山集還有什麼值得他留戀的。

韋一章柔聲道：「大哥，以後一切都會好的，你別想得太多，還有小麗也想見見你哩。」

「小麗，」丁展雄身子抖得更激烈，「她，她現在好嗎？」

「她很好，我們兩夫婦都經常到土地廟上香，求上天保佑你。」

丁展雄身子抖得像篩米般，良久才慢慢平復下來：「我沒有去賀你們……我……小麗嫁給你，很好，很好……」他心境雖較平靜，聲音却澀得任何人都猜得出他心中實在十分異樣。

「走吧，你那間老屋小麗巳替你收拾乾淨了，昨天德哥上縣城看到告示知道你提早釋放，回去告訴了我們，我天未亮便動身了。」

「對不起，你先回去吧，」丁展雄突然固執地道：「我在縣城還有點事，或者過幾天我會回去一趟。」

大概他的態度異常堅決，韋一章不再堅持，他們就這樣默默地注視了一陣。

韋一章皮膚還是白白皙皙，十五年的歲月似乎沒有在他身上留下絲毫痕跡，有的也只是一種更加成熟的男性魅力，丁展雄更加產生了一種自慚形穢的念頭，他別過頭去：「你先回去吧。」

當他轉過臉時便看見縣城的保安大隊長石剛的臉，他穿着一套長衫，頭髮顯然經常梳洗過，油亮亮的閃着光，他沒有說話，不過臉上的表情却告訴了丁展雄，他在等着他。

× × ×

石剛的家在一條小巷子內，那是座平房，地方小，不過却收拾得頗乾淨整齊。

丁展雄坐下，石剛立即端出幾碟小菜來，還加了一樽高粱酒。

丁展雄連忙起身，石剛替他斟了一杯：「丁兄弟，來來，咱先乾一杯，這一杯是慶祝你重見天日！」

一提起酒，丁展雄腦中立即翻起十五年前的事，心頭一陣疼痛，却不好思拒絕，只得悶聲喝下。

石剛倒是與緻勃勃，連連勸菜。「雖多是些粗菜，不過，總還比你這些日子吃的要强得多，哈哈，來，試試這個！」

丁展雄眼角不禁潮濕起來，他剛坐牢時石剛還是個普通的保安隊員，直至十年前前任的保安隊長嚴信退休後，石剛才坐上隊長的位子。

他倆的關係雖然異常奇特——一個因犯，一個是保安隊長，不過，石剛一向對他都有一份出奇的感情，出奇的好。

丁展雄雖然想不透其中的原因，不過，漸漸對他也產生好感起來，這也因爲石剛不是一般狐假虎威，借着保安隊長之名，四出招搖的人。不單只如此，石剛還是個正義感很濃的人。

正因爲如此，縣城的治安比隣縣來說，不知好了多少倍，也因此他得了個「鐵面神槍」的美譽。

鐵面是讚他秉公辦事，絕不徇私，神槍是形容他一支盒子炮使得神乎其技，江湖上許多强盜悍匪都倒在他槍下。

由他當上隊長那天起，縣內的人穩感慶得人。因此，隊長這位子他做得比任何人都便當。

× × ×

吃了一回悶菜悶酒，丁展雄覺得不開口實在不好意思。「隊長，嫂夫人不在？怎不請她出來相見！」

石剛笑道：「她如果在這裏，你說會安全嗎？」

丁展雄一愕。「隊長的意思是……」

石剛嘆息道：「我雖然對地方上的治安盡了一份心力，可是也得罪了不少人，如果他們對我下手，我沒話說，要是對我家小下毒手，兄弟豈非要抱憾終生！」

這一點丁展雄倒沒有想到。

「我也想到辭退這份差事，可是這好像是一潭泥水，既然伸脚走了下來，即使現在再拔足退出，那條腿還是洗不淨，他們會因此而放過我嗎？」

丁展雄自然知道他口中的「他們」是些什麼人，他不禁爲他的安危担上了心。「這不是很危險麼？隊長有沒有想過應付的辦法？」

「什麼應付的辦法？」

「我是說，你終有一天會老，也終有一天會退休，那時候又怎辦？」

石剛哈哈一笑道：「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我未退休之前把他們盡可能逮捕入獄！」

丁展雄內心更加尊敬他了，只幾句話，石剛的形象便在他心目中高大了不少，所以，當石剛再勸他喝酒時，這次他倒喝得很乾脆。

石剛放下杯子，眼睛好像矇上一層霧氣。「可是，這種人能捉得盡麼？」

丁展雄再也想不出話來安慰他。

「喝，喝醉了你就在房中痛痛快快睡一覺！」

丁展雄猛地打了個冷顫，「醉」，一

個字像有千斤之力撞向他的心胸，他眼前又模糊起來，十五年前的事又湧上心頭。

× × ×

雙山集只有兩個姓，一是姓韋，一是姓丁；但不知何時在外地搬來了一個姓朱的漢子。

丁展雄自從懂事以來便不斷聽見大人們在訴說這姓朱名常春的外地客的事跡。

他只有一個小女兒，却有一雙無敵的神拳，他憑這雙拳頭擊倒無數的悍匪，更有一次赤手打死一頭野豬。

朱常春便成了雙山集的一個傳奇人物，傳說他是刀槍不入的神仙。

過了幾年他才知道朱常春是韋一韋的一個表親，因爲逃荒才搬來這個小小的鎭上居住。

丁展雄一直很崇拜這個赤手擊殺野豬的英雄，九歲那年便跟他學藝。

朱常春沉默寡言，大概是中年喪妻吧，可是他一開口便句句說在刀口上，敎人脫口讚聲妙！

他平日木訥沉寡，與鎭上勤樸的居民沒有二樣，完全不像是個走過不少地方的人，可是他一睜眼時，却精光四射，充滿智慧。

鎭上孩子求他傳藝的沒有一百也有八十，他却只收丁展雄一人，因爲他認爲丁展雄沉實，脾氣好，氣量大，性子雖硬却富感情。

這種人得了他的衣砵也絕不會去惹是生非，爲非作歹。

日子過得很快，丁展雄固然學了一身本領，而朱常春的女兒朱麗麗也長大了。

人說黃毛丫頭十八變，這話眞沒說錯，誰能料到當日塌鼻樑，長長的臉龐經常掛着兩筒鼻涕的小丫頭，十年後却長得像朶花似的！

自此以後，朱常春的門口經常站滿鎭上的青年，他們都是爲了觀賞這朶鮮花而來的。

可是，鮮花却偏偏看上一根木頭，而這根木頭整天只跟着朱常春的背後舞刀弄棍。

說丁展雄是根木頭似乎有點過份，其實他對她何賞沒有君子好逑之心？只不過他不敢表露出來而已。

朱老頭對這種兒女之事全然不理，他依然故我，打獵砍柴爲生。

韋一韋在縣城讀完書，回家之後也經常來吊門子，他們本是表親嘛。

自從他加入了這小圈子之後，幾個人都覺得生活好像有趣得多。

韋一韋有說不盡的故事，知書識禮，謙恭有禮，聰明伶俐，朱老頭很快也喜歡上這個小伙子，因此，也破例教了一些功夫給他作爲防身。

韋一韋學得又勤又快，一套拳術往往幾天便學會，儘管如此，朱老頭也不與他師徒相稱，這有什麼奇怪？韋一韋本就是他的表侄！

丁展雄在韋一韋處亦學了不少書本上的字，甚至可以說韋一韋是他的半個先生，他們相處亦很融洽，比親兄弟還親，經常同床而眠，蓋着同一條被子。

也因此，韋一韋生日時，丁展雄才會在他家裏盡興而喝，可是却喝出一條人命出來，也埋葬了他十五年的青春。

× × ×

「丁兄弟，你想些什麼？」

「沒有。」丁展雄目光不敢與石剛接觸，忙把杯中之酒一口喝乾。

石剛臉色突然沉重起來，話也好像經過再三的考慮才說出來。「丁兄弟，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不知道你會不會怪做兄弟的好管閑事！」

丁展雄一怔之下，立即道：「隊長有話但說無妨，無論說什麼小弟都聽。」

「老實說一句，我一向很敬佩你，敬佩你是一條漢子，一條耿直忠厚的漢子，所以一向把你當作兄弟看待！」

「多謝隊長青睞，小弟感激不盡！」丁展雄突然說得文縐縐。

「既然如此，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叫我隊長，我看過你的檔案，我比你早一個月出生，你若不嫌委屈的話，便叫我一聲石大哥，這不是比隊長親切點麼？」

丁展雄有點惶恐地道：「我，我怎敢如此……小弟是怕高攀不上！」

石剛微微一笑：「就這樣吧，我叫你丁老弟，你叫我一聲石大哥！」這件事便由他決定了下來。

丁展雄隔了一會才道：「大哥不是有話要說麼？」

石剛住杯道：「兄弟，你有沒有想到你這場官司很寃？」他看了丁展雄滿臉驚愕的神色一眼，「說起來你很無辜！」

丁展雄睜大雙眼。「大哥怎會有此看法？當時我還依稀記得，的確是推了七叔一把！」

「問題是你那一下會不會令他致死！有個疑點，丁羽後腦那個傷口大而深，可是他伏屍之處附近牆壁的麻石却很平坦，假如後腦撞在那裏，傷口雖然有可能很大，不過却無可能會很深！」

丁展雄身子突然顫抖上來，他一把抓住石剛的手，急促地問道：「大哥，你說的可是眞的？」

石剛點點頭。「那時候我曾經把這個疑點告訴嚴隊長，他却說反正你都自己承認了還會有什麼問題，所以……不過，後來我再去了一趟雙山集，在那條小巷裏仔細瞧過，全條小巷只有一處的石牆其中有一塊打得不很平坦，這塊石中間凸了出來，大小正與丁羽的傷口相彷！」

石剛放下酒杯在廳中踱步起來。「可是那處地方離你醉倒的地方足足有丈五六之遠，這有可能麼？你有可能把他推得這麼遠麼？」

丁展雄乾涸的心田突然起了波瀾，這件禍他雖然獨力背上，可是如果其中有詐，自己豈不是眞的很寃？

石剛又接着道：「當我跟嚴隊長到了現場之後，丁羽却倒在你身畔，假如我所推測及調查的是有根據的話，丁羽被殺的情況一定是這樣的。」

他清了一清喉嚨。「當時你把他推開，可能他眞的一直退到牆邊，可是這只是撞痛了他而已，而他也可能因此不再理你，逕自出巷而去。不料就在此刻眞兇出現，他大概用一種藉口再把丁羽騙入巷內，却趁他不防把他推向牆上，結果後腦碰及那塊凸出的石角，便一命嗚呼！」

丁展雄像頭受傷的豹子長身而起，大聲叫道：「胡說，你胡說！我七叔一生與人無怨無仇，什麼人會無端端殺死他！」

石剛依然冷靜地道：「那人不一定是跟丁羽有仇，可能是跟你有仇，這是嫁禍之策！」

丁展雄身子又再顫抖起來，半晌臉色漲得通紅，沉聲道：「可是我也從未跟人有仇有怨！」

石剛看了他一眼，柔聲道：「人家如果怨恨你的話，又一心要致你於絕境，他會告訴你麼？」

剎那，丁展雄像洩氣的皮球般，軟軟地攤在椅上，口中兀自喃喃地道：「我不信，我不相信……」

石剛道：「你在我這裏住幾天再說，不要離開，你可視作這是命令！我出去一趟看看有沒有什麼公事要辦！」

× × ×

石剛回來的時候，丁展雄還呆呆坐在桌前，酒壺裏的酒已喝乾心情更難平復。

「誰與我有仇怨？」他不禁說出了這句話。

石剛不語。

「你說，誰會恨我？我在雙山集可說與人無爭，白天跟師父上山砍柴，晚上學武，這樣還會碍得了誰？」

「兄弟，我年紀雖不比你大，不過，我對人性却看得比你透！」石剛頓了一頓才續道：「本來這句話我不應該說，不過，現在却不能不告訴你。」他又把話停了下來。

丁展雄抓住石剛的手臂，掌背上的青筋如蚯蚓般突起。「快說！」

「兄弟，你冷靜一下，這只是我的揣測，那個人可能是韋一韋……」

他的話還未說完，丁展雄已暴喝一聲：「放屁！你胡說！」他第一次對石剛用這種很無禮貌的字句。

可是，石剛並沒有生氣，他却用冷淡的語氣道：「我這樣推測是有根據的！朱麗麗是雙山集出名的美人，連縣城的小伙子也有個耳聞，對她抱有非份之想的人數目絕不會少，可是她只愛你一個，這點你能否認嗎？」

丁展雄慢慢放開握着石剛的手，臉色又青又白，似乎染上重病似的，看得出他對她的感情也很深。他雖然在女孩子面前不懂用語言去表達，却懂得用自己赤熱的心以及眞誠的感情去灌漑愛苗。

半晌他才無言地點點頭。

石剛待他點點頭才道：「這樣你還能說沒有碍着旁人？只怕有人對你又恨又妒，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丁展雄聲音像呻吟似的道：「那會是誰？」

石剛目光投向遠處，淡淡地道：「我只是懷疑，眞相只能靠你自己去把他挖出來了！」

丁展雄身子又顫抖起來，他只覺得腹中五臟都抽搐在一起。

「這件案子一開始我便發覺了疑點，所以多次向縣長提出釋放你的理由，直至今日才能實現，也因你一身承担罪名，才使我對你產生好感，說實在的，現在正值亂世，像你這樣的人實在越來越少了！」

丁展雄目光一亮，大聲道：「你這樣做，對你又有何好處？」

「沒有。」石剛說得堅毅，「我也不是同情你，只是不想讓眞兇逍遙法外而已，這既是我的職責，也是我在當上保安隊長時發下的誓言！」

丁展雄目光更加奇特，佩服之下不覺生了個疑問。「大哥，你每月能掙多少個大洋？」

石剛苦笑道：「掙那份薪水，我還能賃下這座屋子？」

「可是……我相信大哥跟別的保安隊長有異，你不會靠着名頭去招搖撞騙，打秋風，那你的生活怎樣過？嫂子及侄兒在鄉下又怎樣生活？你長年沒有女人在身旁，少不得要去那種地方發洩一下，那可是要錢的啊！」

石剛臉上浮起一絲笑意。「所以，我就得加倍努力查案，因爲許多有錢的苦主都會懸賞金尋兇，我替他們破了案便能拿到一筆賞金，這也是我的一種收入。」

「原來如此，大哥潔身自愛，兄弟眞的很佩服！」

石剛微微一笑，道：「你去睡一會吧，讓頭腦冷靜了下來，可能你會想出點綫索！」

× × ×

丁展雄醒來的時候是在半夜裏，他走出房外，夜風一吹，精神一振，倦意全消，頭腦也冷靜了下來。

「這麼多人對小麗有興趣，到底是誰害我？」丁展雄已低聲問了一句，沒有人答覆他，四下靜悄悄，只有蟋蟀的迴鳴。

他想了好幾個追求小麗最力的人，但都被自己推翻，雙山集的人生活雖然都很清苦，可是民風很淳樸，似乎沒有一個城府深沉，機心險詐的人存在。

「難道兇手是外地人，石大哥不是說小麗的美麗連縣城的人都知道？」

他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這都是大哥一人的揣測，也許是他過敏，根本沒有這回事也說不定。」

想到這裏，他突然生了一種衝動，一種立即回到雙山集那條小巷裏去看個究竟的衝動。

他決定立即行動，於是留了一爿字條在床頭，便披衣出門。

今夜月明星亮，夜空像點着了無數電燈的天花板般，丁展雄緊一緊衣襟，洒開大步出縣城。

夜風吹來，十分涼快，趕起路來絲毫不覺得燠熱。

可是丁展雄却忘記了石剛是個老練的保安隊長，他像是一頭久經訓練的獵狗般，丁展雄剛關上大門便驚醒了他。

他連丁展雄的房間也沒去看一下，便披衣出門。

獵狗有時也不必動用眼睛，牠只需用靈敏的鼻子嗅一嗅，便知道獵物的動靜。

天還未亮，獵物便已出現在獵狗的視綫內。

× × ×

天越來越亮，氣溫也越來越高。

待丁展雄踏上雙山集的那條唯一的小街道上時，青石板舖成的路面，熱得似都冒出了烟，隔着一層薄薄的鞋底，丁展雄

仍然覺得燙得難受。

渾身上下濕得像剛在小河內爬上來般，昨早剃淨了的鬍鬚，又長出了點子，一片青慘慘的，汗水由頭上淌下，頭髮絲黏糊糊的覆蓋在額上，樣子又滑稽又難看。

這倒好，免得鎮上的人認出了他，避免了尷尬及白眼之苦。

打從丁展雄一脚踏上小鎭的青石板上，他的心便像倒翻五味架般，百感交集。

小鎭十五年來似乎沒有絲毫的變化，仍然是那般狹小破舊，有變化的也只是添了許多丁展雄不認識的面孔。

十五年的歲月，小孩子也變成了大人，大人也更加成熟及衰老了。

丁展雄的眼有點潮濕，他想到他祖父留下的那間小屋子去看看，却沒有這種勇氣，脚步一拐，朝那條小巷走去。

小巷依然如前般寧靜，丁展雄却像被毒蛇噬了一口般，十五年的日子就像發生了一場噩夢，而這個噩夢就是由這條小巷開始的。

他依稀記得當日自己醉倒地上以及丁羽倒斃的位置，石剛說得不錯，這附近的牆壁果然都很平整。

他沿着巷子走了下去，果然過了丈五六遠的一處牆壁那裏有一塊厖石，中間凸了出來，高度大約兩寸左右。

奇怪，這件事以前小鎭上的居民怎會沒有發覺？丁展雄發了一會怔，仔細一想，這一切都彷彿是上天安排好了般。

巷口突然傳來一陣孩子的歡笑聲，丁展雄轉頭一望，只見七八個孩子笑着跑了過來。

看見孩子天眞無邪的笑臉，丁展雄心情更加惆悵，以前的他何嘗不是無憂無慮？他的頭不禁低了下來。

「咦，你看這人像不像是個賊？」這個孩子叫道。

另一個似乎年紀略大，語氣却老氣橫秋：「嗯，起碼也不是個好人！」

「對對，看樣子十九是個壞胚！咱快去通知韋叔叔！」其他孩子齊聲喊道。

丁展雄把首埋在自己的臂彎內，內心的痛苦使他起了一陣痙攣。

「叔叔，你哭啦？」是個清嫩的女孩聲音，她只能見到他雙肩聳動抽搐的情況，心中充滿疑問，怎麼大人也會哭鼻子。

丁展雄一怔，回過頭來，眼睛驀地睜大，這女孩一雙大眼睛骨碌碌地轉動，像極了一個人。

孩子見他眼不紅，腮不濕，便又問道：「叔叔，你不舒服。」

丁展雄搖搖頭。

「叔叔，你是外地來的？你來找人？」女孩問了一連串令他難以回答的問題。

丁展雄苦笑一下，既不知如何回答她，也不知自己下一步該如何行動。

這裏雖是他的出生地，現在看來却不是他的歸宿，更似是個外來的人，他臉上神色惘然，怔怔地望着那女孩子。

孩子一嚇，立即跑開，剛到巷口却被那羣去而復返的頑童撞倒，痛得她哭了起來。

丁展雄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大踏步上前，喝道：「你們走路不看人的麼！」

那羣頑童見鬧了事，喊了聲跑，刹時走得無影無踪。

丁展雄把女孩抱了起來，柔聲道：「你家在那裏，我抱你回去。」他怕嚇着了她，說罷又對她微微一笑。

他這一笑，臉上便現出了兩個酒窩，男人有酒窩，畢竟很少，孩子叫道：「你跟媽媽一樣，有兩個酒窩子。」不知爲什麼她突然覺得他很親切。

她一路指指點點，告訴他如何走法，丁展雄微笑着輕快的走着，不一會，便出了鎭，孩子指一指山邊一間白屋道：「叔叔，我跟媽媽住在那裏！」

丁展雄身子無風自動，澀聲道：「孩子，你跟你媽媽住在東山下？」

「是啊，叔叔，你又不舒服啊？你放我下來吧！」

「沒有事，我抱你回家。」

短短的一段路却像十萬九千里般遠，丁展雄頗有舉足維艱之感。

小丫頭自他臂彎掙脫，飛一般跑去。喊道：「媽媽，打開門，叔叔來了！」

一個女人的聲音傳了出來。「那來的叔叔！」木門呀的一聲打開，探出一個婦女來，淡素蛾眉，大眼睛跟她女兒一模一樣，櫻桃小口微張，似笑非笑，神態極是惹人憐惜，看得出年輕時必是個大美人。

丁展雄臉色倏地變得又青又白，雙脚搖搖幌幌似站不穩。

那中年婦女大眼睛一轉瞥了丁展雄一眼，臉上登時換上一副怒容，怒容剛起，瞬息又變成驚愕之色，大眼睛瞪在丁展雄臉上眨也不眨一下。

女孩子奇怪地說道：「媽媽，你瞧什麼？」

她媽媽臉上一紅，忙低頭伸手搓着衣角。

丁展雄看了她這個動作，心跳更速，「你，你是小……小麗？」

她身子輕顫一下，眼光再度抬起。「你是雄哥？」

丁展雄心情自激盪中歸回平靜。「我……你，你好嗎？」

朱麗麗淺淺一笑。「還好，你呢？」

不知如何丁展雄覺得她的笑容充滿無可奈何之色。

「我？」丁展雄苦笑道：「托師妹之福，倒也粗安。」

朱麗麗道：「我問得眞傻，十五年的日子豈會好過！我……爹爹……已經過身了。」

丁展雄點頭道：「我聽保安隊長說過，他是患什麼病死去的？」

朱麗麗眼圈兒一紅，道：「我也不知道，他是在睡眠中死去的！」

「哦？有這等事！」丁展雄聽了十分詫異。

「你看我只顧說話，也忘記招呼你入來喝杯茶！」朱麗麗撥一撥額前的亂髮，拉着女兒道：「小萍快叫叔叔。」

「媽媽，我早已叫了好幾遍了！」小萍蹦着脚拉着丁展雄的手道：「叔叔，進來喝杯茶吧！」

屋子內的陳設比以前多了不少，頗有排場，門裏是個石堤，栽了不少花，小廳上一張八仙桌，幾張靠背椅，看來都是丁展雄坐了牢後才添的。

丁展雄坐在桌前目光在四周觀望，這一切好像又熟悉，又是陌生，更增幾分惆悵。

朱麗麗砌了一壺茶出來，她殷勤地替丁展雄斟了一杯。「喝杯熱茶吧，熱茶最能解渴！」

這句話十多年前丁展雄無時不聽見，那時他跟她是一個有心一個有意，現在眼前人經已羅敷有夫。

丁展雄竭力按下激動的心情。「韋兄弟怎地不在？他還未回來？」

朱麗麗一愕。「他不是說要去縣城接你？」

「是，昨日早上我便看見他了，不過我那時還有些事沒跟他一起來。」

朱麗麗神色一黯，却强打笑容道：「大概過一會兒他就會來！」

小萍搭腔道：「爸爸不跟我們在一起的……」

朱麗麗扯一扯她衣角，低叱道：「小孩子不要亂說！」

「我沒亂說，他跟爺爺住在一起！」

丁展雄心頭一動，脫口道：「小麗，他對你不好？」

朱麗麗强笑道：「雄哥不要聽她亂說，他爹只他一根苗，偏又他媽跟我合不來，所以，我才帶着小萍搬來這裏住。」

「可是，韋兄弟也應該跟你搬過來的呀！」

朱麗麗背過身子，低聲道：「他是個孝子，不敢逆他媽的心意！」

丁展雄的心又痛了起來，他發覺得到朱麗麗嫁給韋一章之後，生活並不愉快。

兩人沉默了一回，還是丁展雄打破了僵局：「師父的墓在那裏？我想去上幾注香！」

朱麗麗眼圈兒又紅，道：「小萍你帶叔叔去，順便帶叔叔去五公公的墓看看。」她口中的五公公便是丁展雄的父親。

墳墓離屋子並不遠，那是在山頭上，丁展雄默默上了香之後，便坐在父親的墓前沉思。

這裏頗像農村，山郊上靜悄悄，只有遠處的歸巢鳥呱呱的叫聲。

小萍道：「叔叔，太陽下山了，回去吧！」

丁展雄抬頭一望，天上殘陽如血，丁展雄的心也像要滴出血來，他無言地站了起來。

山風吹乾了他身上的汗水，却吹不散他心內的陰霾。

一封遺書　揭露寃情

回到朱麗麗的家，暮色經已四合，蟋蟀的叫聲又再清晰可聞。

「雄哥，你很多年未吃過我煮的菜了！」朱麗麗倚在門邊望着丁展雄輕聲地說道。

丁展雄看一看天色，驀地覺得此刻在她處吃晚飯似乎不很合適，要是有什麼閑言閑語傳出去，可是自己的罪過。想到這裏，剛想跨過去的脚倏地止住。

他不敢面對朱麗麗的目光，低着頭道：「你留着給韋兄弟吃吧，我，我還得趕回縣城！」

「你回縣城幹什麼？有急事？」一忽她吐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一章跟你親同手足，今日他不在，我替他招呼你吃一頓飯，可符合禮數呀！」

「不，我，我眞的要趕回縣城。」

「趕也不在乎一頓飯的工夫，難道趕路便不用吃飯，快進來，菜都快凉了，吃一頓飯阻得了你多少工夫！」朱麗麗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柳眉一揚，「我爹有東西留給你，不過你得先吃飯，不然，我便不交給你！」這幾句說得很俏皮，頗有幾分少女嬌憨的神態。

丁展雄心頭一跳，不覺瞧痴了，一雙脚也在不知不覺中跨進了門檻。

這頓飯氣氛奇特，小萍狼吞虎嚥，丁展雄默默吃飯，朱麗麗說的比吃的還多。

她不斷地問，丁展雄一字一板地答。

「雄哥，我就算嫁了人，你也不必對我這般冷淡呀！」

「我沒有。韋兄弟怎地還不回來？」

說曹操曹操就到，門本就半掩着，韋一章推門進來見到丁展雄不禁一怔，脫口道：「大哥，你幾時來的？」

丁展雄有點尷尬，放下碗站了起來。「兄弟剛才到。」

「是呀！」韋一章拉開一張椅子，道：「小弟暫住在縣城邊那家富貴客棧，站在窗口對着路望了一整天，都沒能見到你，想不到大哥插翅飛來！」

丁展雄道：「對不起，我是天未亮上路的！」

韋一章神色一變，隨即道：「這就難怪！來，咱再一同吃飯，小麗，咱還有酒嗎？」

「你上次在縣城揹回來的三斤裝高粱酒還在床底下！」

韋一章興高采烈，「拿出來，今天是好日子，有餚豈能無酒，今晚跟大哥你不醉無歸！」

「不醉無歸」這四個字一入丁展雄耳中，不禁打了個冷顫。十五年前也是同一個人說同一句的話，結果丁展雄是醉了，却惹來了一場官司。

丁展雄臉上肌肉扭曲，朱麗麗心細如塵，韋一章沒有發覺，她已發現了，她低聲道：「一章，雄哥好像不很舒服，他還要趕回縣城，我看淺嚐一下就好。」

韋一章道：「你懂得什麼，大哥說要趕回縣城，只是一種藉口，他是愛護你我，怕惹來閒言，壞了你的名頭而已。如今，我回來了大哥那有什麼掛慮，大丈夫喝就得喝個痛快，豈能淺嚐？再說今日是什麼日子，快去取來，不必多言！」

丁展雄突然固執地道：「不，自從那次之後，我，我已決定不喝酒了！對不起，敗了兄弟你的興頭，你跟師妹喝吧！」

韋一章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半晌才道：「大哥不喝也就算了。」

朱麗麗忙道：「能不喝最好，喝少又說不痛快，喝得多的又傷身體，一章，你以後也不要喝了！」

韋一章臉色一沉，却輕聲道：「小麗你去炒一碟鷄蛋吧，你看都沒菜了！」

丁展雄忙道：「够了够了，我都差不多吃飽了！」

「小弟還未飽！」

朱麗麗忙返身入厨房。

「大哥有何打算？」

「還未有打算，」丁展雄苦笑道：「坐了十五年牢，我對外面還未適應呢。」

「大哥如不嫌棄的話，我爹在縣城那家布莊還需要人手，只怕你不肯屈就。」

「兄弟你怎能說這種話，我除了懂得幾手拳脚之後，還能做些什麼？嗯，過一段日子再說吧！」

「大哥出來後好像與小弟生份了！」

丁展雄嘆了一口氣，正容道：「兄弟，十五年的監獄生活，能不使一個人的性格改變，我已經不慣與人多說話，兄弟勿怪！」

「原來如此，那是小弟多慮了。啊，咱不要再提那段傷心事了！」

「兄弟，師父死時你在場嗎？」

「家岳是在半夜死的，死時沒人知道，到了次日小麗發覺後才着人通知小弟，唉，師父平日身體健朗，却不想就……」

韋一章說罷又嘆了一口氣。

丁展雄沉吟了一陣才道：「到底死因是什麼，查出了沒有？」

「全身無傷無痕，大概是得了急病才死去吧！」

朱麗麗捧了碟炒鷄蛋從廚房出來，放在桌上，丁展雄忙道：「師妹，你不是說師父有東西留給我，請師妹交給我，好讓小兄上路回縣城！」

朱麗麗看了韋一章一眼，道：「雄哥請稍坐，我這就去拿！」

韋一章道：「大哥眞的要回縣城？」

丁展雄想了一下才點點頭。「此地已是傷心地，我不去縣城又能到那裏？」

「大哥住在那裏？請把地址相告，他日也好找你。」

丁展雄剛要開口，心頭一動，改口道：「暫時還沒固定的地址，待地址確定後才告訴你！」

丁展雄自朱麗麗手上接過一包東西便起身辭別，那包東西入手頗重，丁展雄心中十分奇怪，心頭一動，快步入鎭。

小鎭民風淳樸，幾乎沒有夜生活，這時候大多數的鄉民都已上床，即使未睡的也呆在屋內。

丁展雄走去自己的老家，門板上加了一副大鎖，他不敢破門而入，生怕驚着隣居，雙脚一躍，左手在牆上一按，人即如貍貓般攀了上去。

丁展雄揭開了幾片屋瓦，跟着在洞中躍了下去。

黑暗中有兩對眸子分在兩處注視着他，其中一對一見他躍入屋內，隨即隱去。

× × ×

屋子裏一塵不染，諒是小麗眞的來打掃過，丁展雄一陣心酸，幾乎滴出淚來，總算他對屋子裏的一切很熟悉，不久便點着了一盞油燈，他把光度調至最小，接着把師父的遺物打開！

那包東西外面是一個麵粉袋子，袋裏放着一個木盒，木盒很精緻，四周雕着花紋，還有個小鎖，丁展雄扭斷了鎖，把盒子打開，裏面是幾本拳經。

第一本是羅漢拳經，第二本是譚家脚法，第三本是岳家槍法，第四本是彭家刀法。

丁展雄雖然較死心眼，可是並不傻，他看了這四本小册子後不禁一怔，因爲這四本册子上面所載的功夫都很粗淺，這些在丁展雄在入門之初都已學得滾瓜爛熟！

幸而最後一本倒是寶貝，那朱常春自己手寫的學武心得。這是朱常春一生工夫的結晶，一本的厚度比前四册加上來還要厚幾分。

丁展雄翻了幾翻無心觀賞，便把它放入盒中，他依次放入，最後是那本羅漢拳經，那是當時最流行的拳套，也是最普遍的。

少林的羅漢拳名震天下，可是隨着雍正皇帝火燒少林寺後，羅漢拳很多招式便逐漸失傳，現在所流行的多是後來各地拳師補上的，也即是說羅漢拳已面目全非，這五册子以這本最沒價值。

丁展雄依稀記得師父當日尚有不少拳經劍譜，都要比這本羅漢拳有價值，可是，爲什麼師父偏偏把這本拳經留給他？

自己是朱常春的衣砵傳人，要麼就把全部拳經都送給他保存，否則也不該挑這本留給自己。

他心念翻動，信手把拳經揭開，跟着翻動起來，突然書中跌下一張白紙出來，丁展雄連忙把它拾了起來。

丁展雄由字體上認出是師父朱常春寫的。

「展雄吾徒，自你不幸發生醉後行兇之事後，爲師無日不以爲念，深信吾徒乃一時失手而非存心不良者也。

吾徒入獄後，爲師頗覺寂寞，幸而一章日日來陪伴爲師，爲師看得出他對麗兒很有意思，本來我是希望你能成爲我女婿的，可惜，你要二十年後才能恢復自由，因此，這件事便由麗兒自己作主好了。」

下面寫的日期是丁展雄發生了那件事同年的冬天。

信還未完，下面又有一段補白。

「一章對麗兒日益殷勤，可是近來爲師發現他行爲頗有思疑之處，他比你聰明，可是，爲師就怕他聰明的太過份，所以不斷提醒麗兒，不可與他太接近，可惜一則一章沒有顯著的劣跡，二來麗兒對他亦好像動了感情。

爲師生怕百年之後，不能照料及她，又怕她會吃虧，所以，希望你他日出獄後看在爲師面上，對她照顧一二。

又，一章自你去後經常與三娃子來往，而且他跟縣城的保安隊長嚴信頗有交情，這是我最近才得知的。」

這一段寫的日期要比前一段遲了四年多。

丁展雄拿着這張遺書，眼圈又是一濕，雙手不斷顫動起來，心中盤算師父寫這封信的用意。

他由三娃子想到嚴信，又想到韋一章，這三個人都與他有關！

十五年前先是韋一章請他喝酒，再而三娃子發現他失手害死了丁羽，最後是嚴信把他拘捕。

他穩穩覺得這裏面有點不對，可是又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三娃子是個無賴，韋兄弟怎會跟這號人物來往？」丁展雄不禁低聲地說了出來：「嗯，至於嚴信他是保安隊長，而韋兄弟父親在縣城又有生意，他們相熟倒還

有話說！」

他喃喃地說了一回，把遺書重新夾在羅漢拳經譜內，並且把木盒重新放入麵粉袋子。

當他拿起麵粉袋子時，無意中發現袋子的裏面被人用筆寫着幾行字。

「雄哥，你有沒有思疑過，七叔不是你失手打死的？你若是存懷疑的話，請去小巷仔細看看，希望雄哥早日找到一個稱心的妻子，白頭到老，相敬如賓，不要像我……」話還未寫完便停住了，下面亦沒有署名，不過很明顯這是朱麗麗寫的。

這段字使丁展雄如被尖針刺了一下，心頭砰砰亂跳，他不禁喊了出聲：「難道我眞的是寃枉的！」

他決定暫時留在雙山集調查一下，並且確定了第一步的行動，明早先去找三娃子問個清楚，當時他是如何發現自己失手推跌七叔的！

× × ×

太陽剛晒到窗台，丁展雄已找到了三娃子。

雙山集雖然是個小地方，不過還有娼妓，那是由一個叫韋三娘的鴇母把持的，她有幢三合院，養了十來個外地來的女人，這地方叫做行春院。

丁展雄就是在行春院找到了三娃子。

那時候他還摟着個「公妻」睡大覺。

現在那個「公妻」已出去了，炕沿坐着的是丁展雄。

丁展雄上下打量了三娃子一下，這無賴四十歲的年紀了，還是當日那個模樣，瞇着眼，瘦削的臉龐長着一對濃眉，歪着嘴叨着一根捲烟。

丁展雄只看了他一眼便知道他跟十五年前沒有不同。「三娃子，我是丁展雄！」丁展雄單刀直入，不讓他有絲毫的時間準備。「我想知道當日你發現我推跌七叔的過程是怎樣的？」

三娃子一嚇，雙眼驀地睜大，却是一對三角眼，可是臉色却變得很快，眨眼間便堆下笑臉。「啊哈，恭喜老弟提前釋放！哎，過去了的事不用掛在心上，你還可以重新做人嘛，再說喝了酒……」

丁展雄臉色凝重，沉聲道：「我只問你這句話，別的不必說！」

三娃子心頭又是一跳，他知道丁展雄可是雙山集上朱常春的第一個得意徒弟，不好惹。「哎呀，老弟，十五年前的事，我怎記得！」

「記得！一定記得，否則便是你誣告我！」

三娃子尖聲道：「我誣告你？我誣告你有啥好處？哎，老弟我說你也太死心眼了，官府都饒了你，提前把你釋放，你還這般認眞，算啦，這只是丁羽命生該絕─和你沒關係！」他一味賴皮。

丁展雄站了起來，厲聲喊道：「三娃子，七叔之死和我無關係，那和誰有關係？和你？」

三娃子一窒，半晌才道：「你既然認眞，我便告訴你，不過，咱先說清楚，這可不是我三娃子缺德，揭你的瘡疤！」

「快說，你若是句句眞話，我絕不怪你！」

三娃子無可奈何地道：「那日我正好從巷子經過，正好看見你推了丁羽一把，他搖搖幌幌地退了幾步，跟着後腦便撞在牆上，我聽見砰地一聲他便倒在地上了。我吃了一驚，走上前探探他的鼻息，已沒有了呼吸！當時我便跑去韋家把情形告訴了韋一章，我帶着他回到現場已有不少附近的人聞聲而來，接着便有人去派出所投報啦！」

三娃子聳聳肩。「吸，就這些了，嘿，這件事我先後也不知講了多少次了！」

丁展雄雙拳握得緊緊，掌心滴汗，連手指也發白。雖然事隔十五年，不過，每當想起這件事，他便像給毒蛇咬了一口，現在他總算還沉得住氣。「你爲什麼會經過那小巷？你家可不在附近，你也不常在那裏活動！」

「哎，那天是韋一章的生日哩！我從縣城回來後，聽見這消息，想去找他討杯酒喝！」

丁展雄心頭一動，沉聲道：「你說我把七叔推開，他退後幾步，到底是退了幾步？有多遠？」

「哎，什麼是我說的，當時你自己承認的了，所謂酒醉三分醒……」他目光接觸丁展雄鋒利的眼神，不禁把頭低下，「你那一掌很用力，嗯，你七叔起碼給你推退七八尺遠！」

丁展雄臉上神色一變，厲聲道：「胡說！我七叔後腦穿了一洞，深及二寸！」鼻子幾乎碰及三娃子的鼻端，「說，是不那附近的石壁十分平坦，根本沒有可能！」他進前兩步，是你把他殺掉才把罪狀按在我頭上？」

三娃子跳了起來，又驚又怒。「呸！你又喝醉啦！滿咀屁話！禍是你自己闖的，罪是你自己担當的，現在才來我面前撒野？啊哈，我知道了，你是因爲回來後遭人白眼，所以才找我揹這個黑鍋！丁展雄，別人怕你，我三娃子雖然沒錢，可是鎭上縣內要人有人，我可不怕你！」

丁展雄不禁語塞，半晌才道：「你不必裝兇相，姓丁絕不怕你，要是讓我查到什麼來，哼！」他從小腿紮脚裏抽出一柄明晃晃的尖刀，使勁插入桌上。

三娃子吃了一驚，本已被酒色淘壞了的身子，臉上沒半點血色，這時候更白得比紙還白：「我行得正，坐得穩，不怕什麼會讓你查着，笑話，眞是笑話！」

丁展雄雙眉一揚虎眼圓瞪。「咱話先說在前頭，到時別怪我姓丁心狠手辣！」

三娃子趁他說話時已穿好了鞋，一聲沒吭便溜出去。

丁展雄略想一會，他想去找朱麗麗，可是却怕惹來閒言，回心一想，這件事異常重要，即使有閒言也顧不得了，抬步出房，韋三娘站在門口，陪笑道：「丁爺不找個姑娘？嘻嘻，坐了十五年牢只怕已忘了女人是怎個樣子的了！」

丁展雄心頭大怒，却不想和她計較，脚步一歪自她身邊經過。可是韋三娘可不放過他，伸手一攔道：「你還未給錢！」

丁展雄大怒。「臭貨，你丁爺幾時要了你的婊子？給什麼錢？」

「你沒有，但三娃子有，他說你要請他，吸，否則老娘豈會放他走？」

丁展雄更怒，把她推開，冷聲道：「

三娃子在放屁，你也跟着放？」抬步走了出去。

韋三娘像死了爹娘般哭叫起來，丁展雄回頭瞪了她一眼。這一眼倒很有威力，韋三娘只覺他眼中盡是殺氣，哭聲立時一止。

×　×　×

到了小麗的家時，韋一章不在，她正在廚房洗菜。

「小麗，你寫在袋內的那些字我已看見了，嗯，一章對你不好？」

朱麗麗低下頭，低聲道：「他在縣城另外藏了個女人。」

「哦？是他告訴你的？」

「不是，我聽人說的，不過，這種事我能感覺得到。」

丁展雄沒有問她憑什麼感覺到。「他有來你這裏過夜嗎？」

朱麗麗臉上一紅。「很少，一個月頂多三二回。」

「等下我找他談談。」

「不必，這種事豈能勉强的了？算我有眼無珠吧！」

丁展雄不禁默然。

「要是我把持得住，等到現在豈不很好！不過，那時候，爹爹過身，我自己一人好生煩悶，所以……」

「不要說了。」丁展雄怕再說下去雙方都會尷尬，忙岔開話題。「你怎會懷疑我是寃枉的？」

「我聽爹爹說過，腦骨並不是很脆弱的。」朱麗麗精神一振，說得很快。「如果撞及牆那只該是破裂，而不該穿洞，後來我去巷內看過牆上的石都很平坦，實在沒有理由。」

說到這裏她不禁嘆息道：「你的事別人不知，難道我也會不知？人家喝醉了氣力反而增加，像小說中的武松，酒喝得越多，氣力越大；而你却相反，喝醉了不但手足無力，而且只想睡，絕不會亂性！」

丁展雄「啊」地叫了一聲，這一點若非朱麗麗說了出來，他自己也沒留意。

「既然如此，你又怎會把七叔……」

她怕引起他傷心，沒敢說下去。

「有道理，有道理！如此看來我眞有可能是被寃枉的了！」他想起了三娃子，立即像一陣風般地衝了出去！「我有急事要走了！」

朱麗麗一愕。「雄哥，你……」

×　×　×

也不知丁展雄的運氣好，還是三娃子遇着霉星，丁展雄剛走到鎭口便碰上了他，三娃子一見到他，臉色不由一變，他撒腿便跑。

丁展雄急步而追，開頭三娃子還能保持距離，走了一段路之後，三娃子身子虛弱，氣喘如牛，舉步維艱，丁展雄却越跑越快，距離迅即減少。

到了那條小巷子前三娃子再也跑不動，喘着氣道：「早上我，我只是……跟你，跟你開玩笑，你何必認眞？」

丁展雄喝道：「我要你說出實情，到底誰殺死七叔的！」

「哎呀，原來是這回事，你要是自認是寃枉的，怎不去派出所伸訴！」

丁展雄臉色一沉，冷冷地道：「七叔的屍體當時倒在那裏？」

三娃子看了一看巷子，道：「我已記不清楚了，哎，十五年的時間不短呀！」

丁展雄臉色一沉，道：「咱進去研究一下！」拖着三娃子的手入巷。他指着地下道：「當日我躺在這裏，你說我一掌把七叔推開七八尺遠，可是我明明記得他躺在我四五尺之前，你再想想看，到底有多遠！」

三娃子抓抓頭。「我記不清楚，可能是四五尺遠吧！咳，我這一生人還未看過殺人的情景，當時早已嚇傻了，看不清楚也是有的！」

「你記得嗎？我是不是倒在這個地方的？」

「好像是吧，對對，就是這裏，我現在才記起。」

丁展雄一手抓着他的衣襟，一字一頓地道：「好小子，你看這附近的牆壁！」

三娃子像麻鷹爪下的小鷄，掙扎了一下，沒能掙脫，尖聲道：「這牆壁有什麼奇怪？」

丁展雄怒叱一聲，跟着越說越快。「這附近的牆壁異常平坦，七叔的後腦碰上了，也只會裂而不會穿了個窟窿！」

他提着三娃子走到那塊凹凸不平的石前，道：「除非七叔的後腦是撞在這裏！但此地與我倒下之地相距，丈五六遠，有可能嗎？」

「這我怎知道？你自己想想你有沒有推他？」

「有！可是他根本沒有受傷，因爲我用力不會很大，我酒一喝多便沒有了力氣！」丁展雄越說越怒，「一定是你在他離開時，借故跟他談話，然後趁他不備，把他推開，殺死了他！你不但不去派出所自首，而且，反咬我一口，將這口黑鍋讓我揹上！」

丁展雄越說越怒，睜圓了雙眼，道：「快說你與七叔有何寃仇？你又與我有何恩怨？」

三娃子臉如死灰，喃喃道：「我跟你及你七叔有何寃仇？我幹啥要害你們！」

「你再跟我賴皮，我便卡死你！」丁展雄叉開左掌作勢揑他頸部，三娃子一驚，雙脚一縮，膝頭撞在丁展雄的小腹上，手臂伸下，自小腿上抽出一把利刀，向丁展雄刺去。

丁展雄小腹吃了一記，五內好像要翻了過來，連忙把三娃子拋開！三娃子着地一滾而起，還未拿定主意，到底退還是進，丁展雄已和身撲了上去！

三娃子又驚又怒。「你這是找死！」半蹲身子，避過丁展雄擊來的拳頭，手臂一送，刺刀劃向丁展雄的小腹！

丁展雄去勢太猛，回身不及，慌忙吸氣凹肚，饒得如此，小腹還是被劃了一道血口子，他怒哼一聲，左脚一招把三娃子踢飛，緊接着又撲了上去！

三娃子也拚紅了眼，刺刀亂劃亂刺，小巷狹窄，丁展雄空負一身本領沒法施展，反而中了二刀。肩上那一刀不淺，鮮血立即染紅了衣服。

這反而激起了丁展雄十五年隱藏在胸中的怒火，拚着再中一刀，倏地再迫進一步，三娃子手中刀急忙再一刺，丁展雄一

側肩頭貼着牆壁，微張手臂，讓刺刀在他腋下竄過，緊接着一夾，左手跟着切下。

「喀察」一聲臂骨斷折聲，一聲清脆的刺刀落地聲。

三娃子雖無賴却也有幾分志氣，儘管痛得他黃豆般大小的汗珠簌簌流下，還忘不了拚起全身之力向丁展雄踢出一腿。

丁展雄雙手在上，招架不及，急切間連退幾步，三娃子趁機逃出，急如喪家之犬，連門面話也沒扔下一句。

丁展雄豈會半途而廢？一退之後，連忙追了上去。

出了巷，迎面走來幾個鎭上的保安隊員，他一驚，又急忙轉身入巷，向巷子的另一頭跑開，一口氣跑到朱麗麗的家門口才住了脚。

×　×　×

朱麗麗替丁展雄包紮好了傷口，便把飯菜端了出來。

丁展雄吃了飯半躺在椅子上養神，表面上安安靜靜，腦子却不斷轉動，思緒更是起伏不定。

突然傳來一陣焦急的敲門聲，聲音極大，震得樑上的灰塵也紛紛落下來。

丁展雄不由睜開眼，坐了起來。

「小麗，快開門！」韋一章的聲音。

朱麗麗噓了一口氣，忙上前開門，「一章，發生了什麼事，這般慌張的？」

韋一章一步踏進門，推開朱麗麗，「大哥不好了，三娃子死在鎭外，鎭上的人都傳說是大哥你殺的！保安隊已到了現場，連城內的石隊長也到了！」

丁展雄霍地站了起來，急聲道：「什麼？這是胡說！我幾時打死三娃子？」

「大哥暫莫急，我當然相信你，不過，鎭上的人說有人看見你跟三娃子在小巷子內打了好一陣子，如今他死了，自然懷疑你。」

朱麗麗急得淚花亂轉。「這怎辦！雄哥你快逃吧，只要不給他們抓住便有水落石出之一日。」

丁展雄像洩了氣的皮球跌坐椅上，口中念念有詞：「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大哥不要怕，鎭上的保安隊成員跟我都很熟，咱現在就去跟他們評理，大不了小弟就把家財拚上替你担保！再說大哥又不是兇手，有什麼好怕！所謂眞金不怕紅爐燒！」

韋一章另有看法，「而且，如果你跑開，只怕這口黑鍋更加揹定了！」

丁展雄又站了起來。「對，兄弟說得有理，咱這就去找他們！」

朱麗麗道：「我也去，我也可以担保你！」

丁展雄道：「不必，有韋兄弟就行了！」說着首先走出門。

朱麗麗還是跟着走去，韋一章回頭柔聲道：「小麗，你在家吧，你不是經常鬧頭痛嗎？外面山風很大，乖乖進去吧！」不待她回答便把門帶起。

×　×　×

朱麗麗的家是在東山，三娃子却死在西山，韋一章帶着丁展雄繞過小鎭爬上西山。

韋一章回頭道：「翻過山便到了！」

「兄弟，我急得很，走快一步吧！」

「是，我來帶路！」

西山比東山略高，山背後是墳場，那裏大大小小起碼有五六十個墓堆，四下靜悄悄有點陰森，山風吹動樹葉沙沙亂响，有點怕人。丁展雄却絲毫不怕，他恨不得一步趕到現場。

「到了。」韋一章突然止步，轉過身來。

「到了？」丁展雄詫異萬分，「兄弟，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是到了，我沒說錯，這裏是墳場，不更方便麼？」韋一章手上突然多了一把盒子炮，黑黝黝的槍管指着丁展雄。

這刹那，丁展雄如臨冰窖，可是很多疑問也在此刻都迎刃而解了！

韋一章喃喃地道：「想不到你竟然這般聰明，不過聰明並不一定是件好事。要是你仍然懞在鼓裏，就不會有今日！」

丁展雄道：「我要是聰明早應該看出你是個口蜜腹劍的小人，爲了得到心目中的女人，不但嫁禍給半爲師兄半爲朋友的身上，而且……」

「而且什麼？」

「而且，連自己的師父兼未來岳父亦殺掉！」

韋一章臉色一陣蒼白，半晌亦怒道：「不錯，那老不死是我殺的！他若不是從中破壞我的好事，我又怎會殺他！」他又洋洋得意地道：「正如你，你如果認命，不再調查這件事，說不得我會把小麗讓給你，反正我也用厭了！」

丁展雄暴喝一聲：「住口！你這滿嘴仁義道德，之乎者也，心如蛇蝎，狠心狗肺的陰險小人！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韋一章給他的威勢嚇得一窒，半晌才冷冷地道：「你要罵儘管罵個痛快，只要我手指一扣，你便得去與你七叔爲伴！」

丁展雄身子像篩米般顫抖起來，不是驚而是怒。

「你知道這槍是怎樣得來的嗎？」

「當然是嚴信替你買的！」

「哎，想不到你這小子果然不笨！這樣我更不能饒你！」韋一章臉色十分怕人，「不錯，我跟他勾結，他拿了我的錢，自然得處處方便我，所以，當日你的罪即使有疑點，也是無可挽回！」

丁展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

「可惜我不早把三娃子解決掉，反而被他藉機不斷敲詐，所以才會露出馬脚。不過，現在也沒關係，他已死了，你亦將死！」

「你要殺人滅口！」

「別這樣說，」韋一章又得意起來。「他是殺你七叔的眞兇，我殺了他是替你報仇呀！我殺你也只是自衞而已，我不殺你，你會放過我麼？」

「師父怎會讓你殺死而毫無痕跡？」

韋一章哈哈大笑。「這件事眞是神不知鬼不覺！」他又一陣大笑，「你師父練了金剛罩鐵布衫的功夫你是知道的了，可是你又知不知道他的罩門是在那裏？」

丁展雄吃了一驚。「難道你知道？」

韋一章道：「他睡覺時必將脚板貼在牆壁上，這就引起我懷疑。他有個習慣，在臨睡前必喝一盅才上床，那晚我偷偷把一包蒙汗藥放在他酒壺裏，他便睡得如一

頭死豬。」

丁展雄聽韋一韋用這種字眼形喻師父，恨不得衝上前一拳打死他，可是在韋一韋的槍管下却不敢妄動。

只聽韋一韋仍得意洋洋地道：「我半夜摸入他房間，把他的脚拉了出來，在他脚底的湧泉穴戳了一下，誰知，他脚一挺便斷了氣！哈哈，這是他作法自斃！」

他喘了一口氣才道：「我雖然偷了他的鐵布衫練功秘訣，却不敢練，雖然運起功來刀槍不入，可是罩門却弱得不堪一擊，刀槍不入，那是指紅纓槍，像這種洋槍，他擋得住嗎？所以他說我功夫只重花巧不注重基礎，說得有理，可是，我有這個不是更好更方便？像你現在又能怎樣？還不是乖乖作我的槍下鬼！」

「韋一韋，殺人者死這句話你聽過沒有？」

韋一韋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澀聲道：「此處四周無人，殺了你誰會知道？」

「天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韋一韋臉色一沉，手一抬，槍管對着丁展雄。「多謝你提醒我，我只好早點下手，免得夜長夢多！」

丁展雄呼吸幾乎停頓，他作勢準備閃避。槍管離他只有三丈他能閃避得開麼？

七月的陽光，此刻仍然異常猛烈，丁展雄一頭都是汗水，汗珠自額上淌下，丁展雄的神經好似完全失去知覺，眼睛眨也不眨，瞪在韋一韋的手上。

丁展雄的鎮定大出韋一韋的意料，不過，他心內十分篤定，丁展雄身法再快難道能比子彈還快。他臉上露出一絲殘酷的冷笑，食指漸漸用力。

「砰！」一聲清脆的槍聲，在郊野裏特別顯得清脆，山谷迴鳴，令人心悸！

槍聲響後丁展雄才伏地滾開，他眞的能比子彈還快？一滾幾丈。他伏在一個墳堆之後，伸頭一望，韋一韋手上的槍不見了，他慌張地連連退後，丁展雄再轉頭，只見石剛自一個墓堆後轉了出來，他右手上的槍管口還冒着青烟！

丁展雄心中喊了聲好，「鐵面神槍」石剛的槍法果然如神。

丁展雄立即自墓後跳了出去，石剛笑道：「剛才的話我都已聽到了，丁兄弟，他現在已是你的了！你打死他，也是爲了自衞，縣長面前我可也替你担當！」

丁展雄大喜過望，一陣風般衝向韋一韋。韋一韋驚呼道：「大哥，我，我下次不敢了，我把小麗讓給你吧！」

丁展雄更怒，呸了一聲。「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左拳在韋一韋面前虛幌一招，左掌切向韋一韋的小腹。

韋一韋早已沒了鬥志，丁展雄剛出手，他便在地上滾過，跟着自身上抽出一把小刀。丁展雄紅了眼。「有刀也沒法保住你的性命！」左腿一蹴，踢向他面門。韋一韋小刀立即迎起。

不料丁展雄雖性格敦厚，人也重感情，可是，他的功夫的確使得出神入化，縱使停了十五年，因爲基礎穩，身手仍然十分靈活。

左腿一踢立即一沉一收，右脚跟着踢在韋一韋手上，白光一閃刀子立即飛開！韋一韋全無鬥志，內心驚慌，大失水準，一招便落敗，還未待他稍作爲準備，丁展雄的鐵拳已重重擊在他面前上，殷紅的鼻血立即遮住他的視綫。緊接着小腹又中了一記。這刹那，韋一韋的兇性才被激發，他乘丁展雄近身，左拳正確地狠擊在丁展雄的肩膊上。早上被三娃子刀子弄傷的傷口，又再迸裂。

換作別人，攻勢都會因之一窒，可是丁展雄好像完全沒有感覺般，左腿一橫，掃跌韋一韋，右拳跟着又落在他胸上。

韋一韋眼冒金星，腦門上再吃了一記，立即不醒人事。

丁展雄騎在他身上，拳如雨下。

石剛突然握住他的手，道：「好了，把他交給我！他還有用處！」

丁展雄訝道：「還有什麼用處？」

石剛微微一笑。「十五年前我便懷疑嚴信與歹徒同流合汚，並曾懷疑他吃了韋一韋的茶禮，可惜都不能拿到確鑿的證據，現在正好利用韋一韋把他繩之以法！」

丁展雄立即離開韋一韋。「石大哥，你什麼時候來這裏的？」

「你剛離開縣城，我便一路跟了下來了！」石剛微笑道：「其實我早就懷疑韋一韋了。因爲，假設你的案子是冤枉的，那麼第一個值得懷疑的便是韋一韋，只有他跟你有利害上的衝突。丁羽是三娃子殺死的，但他是受韋一韋的指使。好啦，你去包紮一下傷口，過幾天我再來找你！」

× × ×

朱麗聽了丁展雄的話不禁痛哭起來，這之前她只是惱韋一韋對她變心而已，萬沒想到自己父親還是死在他手上。

丁展雄赤着上身，肩上紮着紗布，他右手輕輕拍在朱麗麗後背，安慰她道：「過去的事已無可挽回，而且兇手亦繩之於法，師父在泉下也會瞑目的了！」

朱麗麗伏在他胸膛上抽泣，髮絲擦着他的皮膚，丁展雄心頭有點異樣，他手掌輕輕撫着她的頭髮。

沉默了一陣，天色已漸暗淡，朱麗麗終於大着胆子問道：「雄哥，你，你會離開嗎？」

「我，我也不知，我心內亂得很！」

小萍剛好回來，看到這情形不禁道：「哎呀，叔叔你抱着我媽媽，不知羞！」

丁展雄及朱麗麗像受驚的小鹿，倏地分開，臉上都是紅得像柿子般。

半响朱麗麗才定了心神。「小萍，丁叔叔以後跟我們住在一起好嗎？」

「好啊好啊！」小萍高興地道：「叔叔很疼我，我要和他在一起！」

朱麗麗望了丁展雄一眼，正好碰着他投過來的目光，這目光由朦朧漸漸明亮，由慌亂漸漸熾熱，熾熱得像燃燒着了！

半响，丁展雄才道：「小麗，煮飯吧，我餓了！」潮濕的嘴唇落在她額上。

朱麗麗輕輕推開他，輕笑道：「我先去煮飯，然後才去收拾床舖！」說到這裏，臉上比門外的夕陽更紅。

× × ×

七日之後，丁展雄收到石剛的一封信，那是縣城公安部門聘請他當保安副隊長的聘書。這自然是石剛推荐的。

第三天，丁展雄便僱了一架馬車載着朱麗麗及小萍離開雙山集。（完）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秦紅·著 盧令·圖

兇手在那裏？

多年老總管 竟是取命人

『魏善：二十年前那一筆賬，現在該來算一算了，本月一日朝陽升起之時，當登門造訪，請準備你的腦袋瓜子！

二十年前老友孫慧龍具。』

白紙黑字，上面插着一把飛刀，這兩樣東西突然出現在我們「魏老爺」的床榻上！

魏善：今天六十多歲，雖然識字不多，在這個小鎭上却被大家尊稱爲「魏老爺」或「魏善人」，因爲他跟一般爲富不仁的人不一樣，他樂善好施，經常慷慨解囊救濟貧困，是一位人人稱頌的大好人。

這樣一位大好人，現在居然有人要找他算賬，要他的腦袋瓜子，寧非怪事？

× × ×

大清早，老僕魏安端着一碗湯藥來到主人臥房門口，一見房門還關着，心裏便覺不妙，往常這個時候主人早已在天井上走動，今天怎的還沒有起床呀？

自從幾年前主人心疾之後，大夫曾經悄悄告訴他「你的主人隨時會去」，他就天天在担心，深怕有一天早上會發現主人已僵臥床上，所以看見房門還關着，他心中發慌起來，連忙騰出一隻手來輕輕敲了兩下房門，開聲道：「老爺，您還沒有起來麼？」

「起來了，你進來吧。」

魏安一聽，暗暗透了一口氣，當即輕輕推開房門，端着那碗還在冒熱氣的湯藥跨入房中。

一脚踏入房中，一眼瞥視過去，他不禁嚇了一大跳，駭然失聲道：「老爺，您怎麼啦？」

魏老爺倚坐在床上，臉上白得沒有一點血色，額頭上還掛着一些冷汗珠，那模樣就像得了急症一般！

魏安趕緊將湯藥放下，急趨過去道：「老爺，您不舒服麼？」

魏老爺微微搖頭道：「沒甚麼……」

他才不過六十開外的年紀，並不算太老，可是他太胖了，全身纍纍肥肉，胖得一塌糊塗，這也許就是他得了心疾的原因吧？

魏安認定他必是心疾發作了，忙道：「老爺您歇着，小的去請大夫來！」

「回來！」

魏安應聲轉回來。

魏老爺這時面色已紅潤了許多，他努力擠出一絲笑容道：「老夫沒事，不必去請大夫，不過老夫要見總管，你立刻叫他過來。」

沒多久，總管就來了。

這位總管名叫「魏熊」，今年才四十出頭，原是我們這位魏老爺當年的貼身小斷，現在負責掌管魏老爺的全部產業，由於魏老爺沒有兒女，所以魏老爺對他視如己出，大家都料定將來魏老爺一去，所有財產必歸這人繼承，魏熊自己也這麼想，因此平日幹得十分起勁。

魏老爺見他入房，便將魏安遣退，叫

魏熊關上房門，然後示意他過來坐下。

魏熊名雖爲「熊」，其實長得白白淨淨的，說得不好聽有些娘腔腔。

魏老爺拉着他靠床邊坐下，伸手揑揑他白淨的下巴，嘻嘻笑道：「小熊，你好幾天不來看老夫了。」

魏熊有點忸怩，悄聲道：「老爺，現在是大白天呢！」

魏老爺笑道：「大白天又怎樣？」

魏熊悄聲道：「再說您老最近身子也不好……」

魏老爺道：「放心，老夫還硬朗得很呢！」

魏熊低下了頭。

魏老爺含笑打量他片刻，忽然拍拍他肩膀，哈哈笑道：「小熊，你別會錯意，老夫今早找你來，是有正事要和你說。」

魏熊欣然道：「是，老爺吩咐。」

魏老爺收斂了笑容，表情轉爲嚴肅道：「你說，你跟隨老夫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對，二十多年了！老夫無兒無女，所以在這個世上咱們倆是最親的人，是不是？」

「是啊。」

「你知道老夫的過去，而你一直守口如瓶，所以老夫很信任你，有事情只有找你商量。」

「是。」

「你還記得孫慧龍這個人麼？」

「當然記得。」

「他大後天要來取老夫的首級。」

魏熊一聽這話，整個人跳了起來，大驚道：「他……他不是死了麼？」

魏老爺沉着臉道：「老夫也聽說他十多年前就已經死在獄中，但看來這消息不確……」一面說，一面將孫慧龍的「警柬」和飛刀交到魏熊手上。

魏熊看過「警柬」之後，嚇得面色蒼白，雙手發抖顫聲道：「這…這怎辦？」

魏老爺道：「孫慧龍那老小子，二十多年前身手就比老夫高明，而這十多年來老夫偏又放下了武功，如今連多走幾步路就氣喘如牛，他若眞來了，老夫這顆腦袋只怕眞是他的了。」

「這……這該怎麼辦？」

「怎麼辦？老夫把你找來，就是要你出出主意啊！要知道你是跟隨老夫二十多年的人，孫慧龍那老小子若眞上了門，連你也跑不掉！」

「那……那……對了，我報官去！」

「你混賬！這件事怎麼可以報官？老夫在這鎭上已樹立了名望地位，無人不知老夫是樂善好施的大善人，你要是報了官，老夫豈非原形畢露？」

「對，對，那……那可怎麼辦？」

「小熊，老夫還以爲你能出出主意……這樣吧！你去你打聽一下，這鎭上幾十里之內，可能有武功高强的人，你去找兩個來，咱們聘請他們爲護院武師，這樣也許能夠保全咱們主僕二人的性命。」

「對，我這就去！」

「慢着，老夫話還沒說完呢。」

「是，老爺吩咐。」

「要注意的是：必須是本地人才行，絕不能聘請來歷不明的外鄉人。孫慧龍那老小子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他說不定不會親自來，萬一他派了人來，知道咱們要聘請護院武師，就冒充武師前來應徵，那豈不是引狼入室？」

「是，老爺您眞細心，我不聘請來歷不明的外鄉人就是了。」

「還有，千萬不可將孫慧龍要殺老夫的消息洩漏出去。」

「是。」

「你去吧！」

魏熊辭出老爺臥房後，在院子裏碰上老僕魏安，後者便向他問道：「魏總管，老爺有甚麼不對麼？」

魏熊便將孫慧龍要在大後天前來取老爺腦袋瓜子的事告訴他，最後叮嚀道：「這件事我只告訴你一人，你千萬不可洩漏出去，知道麼？」

魏安大驚道：「孫慧龍是甚麼人？他爲甚麼要取我們老爺的腦袋瓜子？」

魏熊道：「他是我們老爺二十年前的老朋友，至於他爲甚麼要殺我們老爺，那與他下獄和一筆錢財有關，此事說來一言難盡，以後有空我慢慢告訴你，現在我要去聘請幾個護院武師，不跟你多談了！」

× × ×

這天下午，魏熊找來了兩個武師，都是本地人，一個叫伍金堂，使一條三節棍的；一個叫董昌，使一口九環厚背刀的，兩人各在魏老爺面前要了一套功夫，魏老爺心中雖不太滿意，但在「聊勝於無」的情況下，只好把他們留下來。

「聽着，大後天朝陽升起之時，有個黑道上的下三濫要來勒索老夫，屆時你們要賣力保護老夫，如能將他擺平，每人賞銀一百兩！」

兩個武師聽了很高興，一齊拍胸膛道：「魏老爺放心，您是咱們鎭上的大善人，就是不要銀子我們也要保護您的安全！那傢伙不來便罷，若是來了，我們二人管叫他來得

魏老爺聽他們這樣說，心裏也很高興，笑道：「他說大後天日出之時要來，但說不定會提早到來，所以夜裏你們要特別留意，最好緊緊守在老夫房外面，這樣老夫才能高枕無憂。」

「是！」

「現在你們先下去歇歇吧！」

兩個武師退去之後，魏安帶進了一位替魏老爺看病的葉大夫：這位葉大夫是最近才到鎭上來行醫的，由於醫道高明，魏老爺便定期請他看病開藥方，今天又是看病開藥方的時候了。

他爲魏老爺把過脈後，提筆開出一帖藥方，交給魏安道：「你照這藥方去抓三帖，大後天上午我再來。」

魏老爺突然面色一變道：「大後天上午麼？」

葉大夫點頭道：「是的。」

魏老爺目光一凝，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他，問道：「爲甚麼要大後天上午？」

葉大夫道：「這三帖藥服下之後，我還要爲魏老爺把脈，看看服藥後的情況如何，所以大後天上午還要再來一下。」

魏老爺「唔」了一聲，不再開腔，示意魏安領他出去。

當葉大夫退出之後，魏老爺立刻轉對

一旁侍立的魏熊冷笑道：「聽到沒有？他說大後天上午要來！」

魏熊驚疑道：「老爺，難道……您懷疑……？」

魏老爺陰陰一笑道：「孫慧龍那老小子鬼計多端，老夫不可不防——這位葉大夫老夫不要了！」

魏熊道：「好的，好的。」

魏老爺道：「通知魏安，丟掉剛才他開的藥方！」

魏熊躬身道：「是。」

魏老爺道：「還有，將老夫那口鬼頭刀找出來，把它磨利！」

魏熊一驚道：「老爺，您還能夠動手麼？」

魏老爺冷笑道：「怎麼不能動？要是有人要殺你，你動手不動手？」

魏熊不敢多說，就去找出那口鬼頭刀，將它磨得光光利利的，拿入臥房交給了他。

魏老爺撫刀長嘆一聲道：「二十年了，老夫只道從此可以退出江湖，想不到孫慧龍那老小子陰魂不散，竟然找到這地方來了。」

魏熊說道：「老爺，他要的是當年那筆珠寶，這些年來，老爺賺入的銀子已不下十萬兩，何不給他幾萬兩銀子，大家和解算了。」

魏老爺怒道：「你混賬？銀子可是好賺的麼？給他幾萬兩銀子，虧你還說得出口！」

魏熊道：「可是當年——」

魏老爺截口道：「別提當年的事。」

魏熊忙道：「老爺，你不要生氣，我還有個主意：後天晚上，你老不妨躲入地窖不要出來，這樣孫慧龍那老小子若是來了，就不怕被他所傷，因爲那地窖的入口只有您我兩人知道，老爺以爲如何？」

魏老爺聽了微微一笑道：「到時候再說吧！」

× × ×

第二天，天剛破曉，魏老爺便起床出房，他年紀大睡眠不多，每天總是很早就起，到天井上活動筋骨。

一脚跨出臥房，他就嚇呆了。

因爲，走廊樑上吊着兩個人！

一個是伍金堂，一個是董昌，他們手脚被反剪綑綁着，像綑兩頭豬一樣。

而且，咽喉被割裂，鮮血在地上流了一大灘，早已氣絕死亡了。

魏老爺嚇得魂飛魄散，手脚發軟，扶住房門大叫道：「來人哪！來人哪！」

宅中的僕婢紛紛聞聲趕到，總管魏熊也趕到了，他們一看伍、董二人死亡的情形，也嚇得要死，老媽子和丫鬟胆子小，頓時嚇得軟倒地上……

還是我們魏老爺有胆識和經驗，他知道這必是孫慧龍幹的，目的在示威，當下把魏熊叫到面前道：「小熊快叫人把屍體解下來，這兩個護院武師有家屬沒有？」

魏熊戰戰兢兢道：「有呀，有呀！」

魏老爺道：「那麼，派人去他們兩家撫慰，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要報官！」

魏熊惶聲道：「出了人命，不報官怎成？」

魏老爺沉聲道：「可以，只要苦主同意不追究，衙門那邊改天由老夫去打點一下就成。」

魏熊道：「是。」

魏老爺道：「快去，快叫人把這兩具屍體解下來——他媽的！孫慧龍那老子當眞要跟老夫鬥上了。」

於是，全宅的人忙成一團，買棺收屍，洗刷地面，忙了老半天，總算處理停當，然後總管魏熊來報：「兩家苦主已去疏解過了，最後每一家同意以五千兩銀子和解。」

「不貴！不貴！」

「老爺，再告訴您一個好消息，您有救了。」

「怎麼說？」

「我又替您找到一位武師，這位武師武功十分高强，一定能够保護您安全。」

「誰？」

「他姓郭是個青年人，山西人氏。」

「混賬！說過不能聘請外鄉人，你忘了不成？」

「老爺，這人十分可靠，他一個多月前就到咱小鎭上賣藝，我看過他的本領，眞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有他這麼一個人，保證可以對付孫慧龍那老小子。」

「當眞可靠？」

「一定可靠！」

「好，把他叫來，不過老夫不見他，老夫要躲到地窖裏去，再也不露面了。」

× × ×

地窖很大，有一間堂屋那麼大，可惜通風不佳，悶熱得要命。

這是魏老爺的秘密重地，全宅除了他自己和魏熊知道之外，沒有第三人進入過這個地窖，因爲這間地窖中藏放着許多財寶珍奇。

地窖的入口處有一道鐵門，一經下了鎖，誰也別想進來。

現在，魏老爺躺在地窖中的一張臨時佈置的竹床上，他身上只穿着一條內褲，但全身一直在冒汗，汗出之多，就像下雨一般！

他已經在這間地窖住了一天一夜，此刻正是三更時份，再過一個多時辰便要天亮，也就是孫慧龍要登門造訪，拿他的腦袋瓜子的時候了。

魏老爺伸手摸摸放在身邊的鬼頭刀，想起當年和孫慧龍聯手做案的情形，臉上不禁展現一絲笑容，喃喃自語道：「孫慧龍啊孫慧龍，咱們當年聯手做了大案，刦得了價值十幾萬兩銀子的財物，照說咱們本來應該平分了，但是……嘿嘿，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老夫出賣你，那是因爲老夫想洗手江湖……哼，想不到你命大，下獄之後居然沒死，……你要來拿老夫的腦袋瓜子？嘿……你來吧，老夫在此等着你。」

「砰砰砰！」

鐵門外面有人在外面敲門！

魏老爺渾身一震，抓起鬼頭刀，努力壓抑顫慄，發出低沉的聲音道：「是甚麼人！」

「是我，老爺！」

魏熊的聲音。

魏老爺一聽，一顆吊得高高的心才放

了下來，而且臉上居然出現了微笑。

他一生未娶，身邊只有一個魏熊，你若問何故，答案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雖然再過一個多時辰孫慧龍那老小子就要來了，但一聽到魏熊的聲音，他仍不免心癢癢的有些不克自制，當即下床走去，拉開鐵門，打開鐵門。」

魏熊道：「老爺，天快亮了。」

他身後站着一個陌生的青年。

陌生的青年手上握着一把長劍……

魏老爺面色一變，一指那青年怒問道：「小熊，他是何人？」

魏熊一邊步入地窖，一邊答道：「他就是我說的那位武師……」

郭姓青年跟入地窖。

魏老爺很不高興，扳下臉孔道：「老夫不是交代過了麼？」

他嚴囑不准任何人進入地窖。

魏熊笑道：「老爺，你放心，這位郭武師絕對可靠，他說時候快到了，一定要守在老爺身邊，因爲……因爲……」

魏老爺怒道：「因爲甚麼？」

魏熊道：「由於伍、董二位武師的遇害，這位郭武師担心孫慧龍可能早已潛伏在住宅內，所以他認爲必須緊緊守在老爺身邊才能保護您的安全，我覺得有道理，便把他帶了進來。」

郭姓武師向他行了一禮，道：「在下郭莊，拜見魏老爺。」

表情有些莫測高深！

魏老爺不便再發怒了，他很能隨機應變，當下點點頭道：「把鐵門關上吧。」

郭莊返身關上鐵門將鐵門推了上去。

魏老爺轉回竹床坐下，隨手拿起那柄鬼刀頭，輕撫刀鋒道：「你眞有把握保護老夫？」

郭莊躬身道：「如果來人眞是昔日的江洋大盜孫慧龍的話，在下有此能力。」

魏老爺道：「誰告訴你要殺老夫的人是孫慧龍？」

郭莊一指魏熊，答道：「是這位魏總管說的。」

魏老爺瞪了魏熊一眼，但面上很快堆出和氣的笑容，說道：「孫慧龍那老小子已經快七十歲了，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嘿，老夫不信——咦！」

他目中突露驚色，好像發現郭莊的身後發生了怪事一般！

郭莊回頭望去。魏老爺趁機揮出他的鬼頭刀，使盡全身之力揮了出去！

郭莊待知覺上當時，已來不及拔劍招架，百忙中只得舉臂格出——

「刷！」的一下，郭莊的一條右臂斷了，登時血流如注，他發出一聲慘叫，顛退三四步，震駭欲絕的大叫道：「魏老爺！你瘋了？」

魏老爺厲笑道：「沒有！老夫並沒有瘋，老夫淸楚得很，你就是孫慧龍派來的人？」

這句話之後，他已瘋狂的揮刀攻上，猛劈猛砍，可憐郭莊的右臂已斷，全無招架能力，勉强躲過了幾刀後終於又被砍中了一刀，砍中腰部，裂開一道大口，白肉裏湧出了鮮紅的血，倒下去了！

魏老爺又砍了他幾刀，直到看出他已斷了氣，才丟下染滿鮮血的鬼頭刀，哈哈大笑道：「孫慧龍，你的陰謀失敗了，哈哈哈，我魏某人是何等人物，你想要老夫的腦袋瓜子，沒那麼容易！」

魏熊呆了半晌，便過去扶他去竹床坐下，道：「老爺，您歇歇，您太衝動了，其實根本沒有甚麼孫慧龍，孫慧龍確確實實早已死在獄中了。」

魏老爺一怔道：「你說甚麼？」

魏熊道：「我說孫慧龍早已死在獄中，要殺您的不是他。」

魏老爺大愕道：「那……是誰？」

「我！」

說出這句話時，魏熊的袖中已出現一柄鋒利的匕首，抵上了我們魏老爺的心口，一個字一個字，咬牙切齒道：「是我，是我！要殺你的人是我！」

魏老爺剛才殺死郭莊時，已使盡了力氣，這時正在喘大氣，他聽了大驚失色道：「爲甚麼？」

「因爲我恨你！」就此一刀下去……

（完）

黃麒英險勝祝金榮

麥海雲

香港的居民都知道黃飛鴻係近代武林當中很傑出的人物，由於電台電視以及電影都先後介紹過黃飛鴻師傅的戰蹟，由關德興主演，一般人對這個教頭的印象更深，因此就忘記了他的父親黃麒英，事實上黃飛鴻的武功大部份係由黃麒英教授的，至於黃麒英的師傅乃係鐵橋三，由於黃飛鴻先學父親的武藝，再學鐵橋三師公的武功，故此，更加突飛猛進，至於黃麒英本人，年少力强之際，亦係一頭猛虎，當年在王隱林還沒有擺擂台向江湖好漢挑戰，廣東十虎的第一名猛虎係鐵橋三，第二名就係黃麒英，可見他並非純盜虛聲。

黃麒英本身有許多次戰役，最有名的一戰亦係在擂台上面打出來的，光緒年間，廣州將軍耆善，非常喜歡武藝，精通長白山派的拳脚，初時係以滿州子弟參加軍役，經過多次勝利，然後升爲將軍，在廣東鎭守，因爲他想使滿人和漢人團結，而且想滿州人學習南派拳脚，於是他在惠愛大街將軍衙門前面擺擂台，舉辦南派高手選拔三名，除了重賞，還聘做軍中教頭，任何一個南派師傅都可以報名參加，到時比武，場場在旁觀看，担任評判，當時，廣東南番東順都有非常出色的拳師，甚至遠到南雄都有人參加，由於百多名拳師參加，此外，有些拳師已經開館，升爲教頭，亦係報名參加，人數太多，只係單對單決定勝負，逐級升上去，打到最後的兩個人，贏了便是冠軍，輸的便是亞軍，當時黃麒英跟許多浮浮泛泛的拳師或教頭對壘，贏了許多場，最後一戰即是判定冠亞軍，對手係南雄拳師祝金榮，此人的姓名十分雄壯，體型高大，特別是拳頭和手腕，

大得更加驚人，有如一個銅搥，他最擅長的係劈掌，一搥兜頭打落，先打頂上百會穴，如果落空，那一拳打中眉心或口鼻之間，對方倒地流血，便即分出勝負來，由於他的鐵拳厲害，普通拳師不管用單手迎格，抑或用交加手向上擋格，俱是無法抵擋，給他直劈到底，他的橋手可能因爲擋格祝金榮的大劈拳折斷，故此，所有教頭跟他對壘，總是左閃右避，閃避得多，步法必亂，給他用連環拳進攻，總是輸的，故此他威震一方，非常英勇。

他的大劈拳跟鐵橋三的斬柴手相差不遠，所差異的係這一點，他用拳頭打落，鐵橋三則用前臂向下斬劈，有如斬柴，如果兩雄相遇，必有一番惡鬥，那時只係鐵橋三的徒弟黃麒英應戰，便有多少距離，照道理說，黃麒英是鬥不過他的，因此黃麒英打到最後一戰，那一場大戰還沒有展開，後日就是決鬥的日期，他趕快到報知寺找着鐵橋三，向師傅請教，希望師傅教他如何破大劈拳的絕招。

鐵橋三說：「大劈拳或者斬柴手，經過十年八載苦練，那雙手有如鐵棍，無法抵擋，由於左右兩手都可以兜頭劈落，來勢更兇，就算用脚踢去，給他在膝蓋骨或照面骨一拳打落，骨頭也會折斷，故此，破這兩種拳脚，必須用最獨特的招式，叫做撲翼手，有如雄鷄撲翼。」

黃麒英說：「弟子只係聽見過撲翼手這個名稱，不知它的奧妙在那裏，請師傅指示。」

鐵橋三說：「白鶴向一種動物攻擊，因爲牠凌空飛下來，必然先用左邊或右邊的翼向下一掃，然後用嘴啄去，這是白鶴晾翅，換言之，想以鶴拳打出，那隻手就由斜打到正，由高打到低，這是鶴手，雄鷄剛剛相反，因爲牠不會飛，牠想跟一隻貓或一隻鵝打鬥，仍係先用左右兩翼出擊，再用鷄嘴去啄，由於牠無法飛起，兩隻翼只能由下邊撲到上邊去，想學這一招，就要用自己的左手或右手由下邊兜上，故此稱做撲翼手。」

黃麒英問：「師傅，雄鷄的撲翼手只能打中對方的前臂，或者打中頸子，這種招式不够由上邊一拳打落那麼厲害，如何取勝呢？」

鐵橋三說：「我早已說過，雄鷄或白鶴的翼只係用來擾亂對方的視綫，壓倒對方的攻勢，然後用嘴出擊，倘若你想用撲翼手取勝，亦是如此，並非僅憑撲翼手就把對方擊倒，只係卸開他的左右兩拳，然後用脚法踢去，這一脚就是我曾經教授給你的無影脚。」

黃麒英聽了，恍然大悟，說：「師傅，任何一種招式都要苦練多年，然後有資格取勝，我剛剛學會，只有兩天，便是戰鬥日期，如何能够打得好呢？」

鐵橋三說：「我剛才說過，如果你想用撲翼手一招取勝，就要苦練三幾年，反之，你只係撲翼卸開對方的大劈拳，那就一兩晚已經能够練習得到，你趕快回去握着平時練習臂力的翻天印，把它改變過來，並非直拳打出，亦非由上打落，而係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必須兩手伸直，好像車輪一般，向中綫打出，每一招都係由下邊兜到上邊去，左右兩手輪迴出擊，如是者反覆活動多次，直到一雙手疲倦爲止，每日練七八次，却不能够練習得太過疲倦，免得眼花，再者，手脚太倦到時反而發拳無力，無影脚已講過，不必再行解釋。」

黃麒英聽了，便即回到自己的武館，拿出翻天印來，即時苦練，翻天印的形狀相當古怪，它好像擦鞋盒，那是長方形的，上邊有一個彎曲的木橋，相當粗壯，準備給練武之人用手握住，然後把它揮舞，木箱本身並不沉重，不過，木箱的頂上有一個小孔，每天把一撮沙放進木箱之內，如果放滿了沙，兩個木箱各重三十斤，相當沉重了，這是練習臂力的練武用具，叫做翻天印，一向翻天印係由上邊打落，或者正面出擊，練習過翻天印的人，直拳打出，拳拳有力，又快又直，那是不可少的練武用具之一，不過，練武之人，一直都不會把它由下邊打上的，故此，黃麒英覺得這個招式很新鮮，說不定有點份量，於是依照師傅的說話去做，加緊練習。

很快就度過兩天，那天上午已經有幾百人齊集將軍衙門面前的空地，該地有一座木台築起，本來係每日參加比武拳師交手之處，由於那天係爭取錦標，是最後的一次決鬥，更加引人注意，看熱鬧的人有三份一係滿州人，其餘的就是漢人了，大部份都係喜歡練武的，十居其九都覺得祝金榮必然打贏黃麒英，殊不料兩人在台上決鬥之際，祝金榮一開始進攻就用大劈拳發招出擊，打完右手又打左手，由高處打落，黃麒英移步換形，設法避開，後來他的拳脚驟變，仍係大劈拳，但却從橫打出，整個身體轉動，有如車輪，黃麒英很小心的應戰，發覺他有些疲乏，然後出擊，並非在他使用大劈拳當中出擊，而是在他稍爲疲倦，需要休息，雙手低垂之際出擊，黃麒英的兩手有如雄鷄撲翼，由下打出，祝金榮習慣了由上打落，剛剛給他尅制，只見祝金榮的大劈拳連劈五次，黃麒英剛剛由下邊打上去的撲翼手，把它卸下，而且擊中了他兩邊上臂，雖然不是因此受傷，但却挫了他的銳氣，兩人繼續苦戰，不知如何，只見祝金榮的前鋒馬忽然跪低，黃麒英趁勢補加一脚，這一脚非常沉重，雖然是從祝金榮的腿臂之間踢出，一脚就把他踢到飛下木台，那座木台只係高四尺八寸，就算跌落，也不會受傷，祝金榮在台下的草地打了一個筋斗，然後站起，面目無光，顯然是打輸了。

黃麒英的無影脚究竟如何出擊呢？當然沒有人看得清楚，祝金榮不知道這一招的厲害，更加難以招架，後來才知道這一脚係黃麒英用前鋒馬向斜踢出的，本來前鋒馬用來紮馬，所踢的是後脚，無影脚偏就有這種巧妙，由前鋒馬向斜出擊，踢中對方前鋒馬背後的腿彎，受擊之人就要跪倒，跟着補加一脚，此人便即被踢到整個飛起來，然後跌落，兩脚變成一脚，那是無影脚最大的特色。

黃麒英一戰揚威，不過他只是在官衙裏面任職軍中教練，沒有眞正把武功傳授給滿人，任職三月，覺得形勢欠佳，便即告退，他沒有把眞正的南派功夫教給滿州人，故此，現時滿州人精於拳脚的始終是長拳大馬，碰着跟南方拳師貼身出擊的各種絕招，立刻打輸。

（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漢邀請方老頭（即公孫俊）在老胡兔肉店共飲，方老頭喝得酩酊大醉，倒在枱底下便睡，而唐漢則繼續獨飲，但也有幾分醉意，這時，雙龍堡十八虎衞中的四虎——飛虎喬奇，惡虎藍山河，猛虎平濤，智虎公孫操，一起來到兔肉店，要殺掉唐漢，先由藍山河出手襲擊唐漢，却被唐漢巧妙地避過，之後，方老頭驚醒，孫如玉突然出現，三人各自力戰，繼後燕京三鳳也到了，不過三位姑娘只作壁上觀。結果藍山河、平濤先後被殺，而公孫操、喬奇則為三鳳所暗算，三鳳離去後，唐漢立即挾着受傷的孫如玉，疾向長安生藥店求醫……

名醫隱於市　代友求施治

唐漢抱着孫如玉從後院翻進這家生藥店時，侯老頭正一個人在店堂裏喝茶擺棋譜消遣。

他抬起頭，從纏着紅絨綫的老花眼鏡頂端，將眼珠子遊去最高的地方，認清來人是誰之後，臉上登時現出不悅之色道：「你老弟是從哪裏進來的？」

唐漢微笑道：「後門。」

侯老頭道：「老漢這座四合廂，後門開在什麼地方？」

唐漢笑道：「院牆上面。」

侯老頭沉下面孔道：「你老弟的行徑太不檢點了，為什麼不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從前面正門走進來？」

唐漢點點頭，歉然道：「好，下次一定照辦。」

他將孫如玉放在一張竹榻上，接着道：「現在請速施回春妙手，救救我們這位小老弟。快、快！人治好了，我陪你下棋喝酒。」

侯老頭臉上露出喜色，但旋即冷冷道：「喝酒？誰請客？你曉得目前酒多少錢一斤？」

唐漢摸出一張銀票，遞了過去，笑道：「診金，藥費，酒錢，一次先付，不够再添。」

侯老頭扶正老花眼鏡，看清銀票上面的數目字是一百兩整，這才點點頭，露出

笑容。

他溜了孫如玉一眼，問道：「這位小老弟得的是什麼毛病？找鎭上的吳老頭先生瞧過沒有？藥方子有沒有帶來？」

唐漢輕輕嘆了口氣道：「該問的你不問，不該問的你全問了。」

侯老頭道：「這話什麼意思？你不曉得老漢這兒開的是生藥店？」

唐漢道：「當然曉得。」

侯老頭道：「既然曉得，你不回我的話，你叫老漢如何抓藥？」

唐漢道：「好，我現在回答你：我這位小老弟什麼毛病也沒有，沒有找吳老先生看過，也沒有帶藥方子來。」

他輕輕嘆了口氣，緩緩接下去道：「他只是太貪玩，把一顆鐵蓮子不小心玩進了眉樑骨，如今就是想麻煩你替他把這顆鐵蓮子從眉樑骨裏取出來。」

侯老頭像是嚇了一大跳，慌忙掏出那張銀票，放去棋盤上，嚷着道：「別開玩笑了，你當老漢是什麼人？去，去，去！」老漢可沒有這份閑情逸致，陪你老弟窮開心。」

唐漢凝立不動，侯老頭的話，他彷彿一句也沒有聽見。

他只是問：「你一向都是在什麼地方動這種大手術？」

侯老頭氣得像要昏過去似的，他推推鼻樑上那副破碎支離的老花眼鏡，重新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唐漢，似乎想憑以往接觸病患的經驗，查看唐漢的腦袋瓜子是不是有問題？

唐漢道：「侯大掌櫃的，我能不能將您的大名倒過來唸一遍？」

侯老頭臉上突然失去血色。

唐漢一字字地道：「侯子敬，倒過來唸，是敬子侯對嗎？『敬子侯』跟『金至厚』，音調聽起來，是不是差不多？」

侯老頭臉色更難看了。

唐漢緩緩接下去道：「『生死大夫』金至厚為了什麼原因改名換姓住到無名鎭來，我火種子唐漢對這件事一點興趣沒有。只要動完這次手術，不讓我們這位小老弟破相，你這位生死大夫便可以在無名鎭繼續住下去，一直住到你被別人識破你的眞正身份，或是你不願意住下去為止！」

侯老頭霎霎眼皮，隔了片刻，才問道：「你識破老夫身份已經多久了？」

唐漢道：「整整一年。」

侯老頭一怔道：「當你去年第一次到無名鎭來，你就知道了這個秘密？」

唐漢道：「不錯。」

侯老頭道：「老夫那一方面不小心被你瞧出了破綻？」

唐漢微笑道：「你的藥材店賣得太貴了。」

侯老頭詫異道：「這跟老夫隱瞞的身份又有什麼關係？」

唐漢微笑道：「生意人講究的是求利，你把藥價故意提高，平常難得有生意上門，而你却一點也不在乎，生活得依然相當優裕。這情形該怎麼解釋？」

他又笑了一下，道：「唯一的解釋，便是你根本並不指望這間藥店維持生計！你把藥價故意抬高的原因，便是希望上門的客人愈少愈好！」

侯老頭仍然不服道：「江湖多風險，歲月不饒人。江湖上，上了年紀的成名人物，往往會爲了保全晚節，而忽然失去音訊。此類事例，不勝枚擧。就算你的解釋完全合理，你又怎能僅憑這一點，斷定老夫就是當年的那位生死大夫金至厚？」

唐漢笑道：「關於這一點，我一開始就已經回答得很明白了。」

侯老頭道：「什麼時候？」

唐漢笑道：「當我請教你可不可以將你的大名倒唸一遍的時候！」

侯老頭長長嘆了口氣，道：「鎭上人都喊老夫『猴子精』，這三個字送給你小子，我看倒是恰當之至。」

唐漢笑道：「牢騷發完了沒有？」

侯老頭忽然眨着眼皮道：「你小子說話一向算數不算數？」

唐漢點點頭笑道：「金字招牌，信譽保證！」

侯老頭道：「手術完了，你小子眞肯陪老夫喝酒下棋？」

唐漢笑道：「一邊喝酒，一邊下棋，直喝到你四脚朝天，或是輸得你想拿棋盤砸人爲止！」

× × ×

觀棋不語眞君子。

擧手無悔大丈夫！

生死大夫金至厚棋力不弱，這顯然是他空閑太多，天天拿着一本棋譜，不斷排擺研究的結果。

火種子唐漢的棋力雖並不見得如何高明，但湊巧的是，兩者相較之下，唐漢正好比生死大夫强了那麼一點點！

棋高一着，束手縛脚。

生死大夫金至厚坐下去的時候，神態從容，架勢十足，頗具有一股大丈夫的氣派。

結果：第一局他沒有贏。第二局唐漢沒有輸。第三局他想算和棋唐漢不答應。

三局棋下完，生死大夫的大丈夫氣派不見了。

如今，他的雙手又一度捏住唐漢的右手，不讓唐漢拿開已被吃掉的死子。

「怎麼回事？我再看看。」他每次想悔棋的理由都是差不多：「我還沒有看清楚，你忙什麼？你火種子風度好一點好不好？」

「我的風度已經够好了。」唐漢堅持不讓：「這盤棋你已悔了八手，如果一直悔到你贏爲止，這種棋還有什麼下頭？」

「放手，放手！」生死大夫像哀求似的道：「老夫只不過想研究一下，決不悔棋就是了。下錯了棋不研究研究如何會進步？」

唐漢道：「眞的不悔？」

生死大夫騰出一隻手來，推推已滑到鼻尖上的眼鏡，一本正經的保證道：「當然不悔！老夫什麼時候悔過棋？」

一旁看棋的三名粗衣漢子，都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一盤棋悔了八手，還不算悔棋，要怎樣才算悔棋？

唐漢和生死大夫兩人下棋下得出神，似乎都沒有留意到，他們這一局棋，已先後吸引了三名觀戰者。

唐漢放開了手。

他剛才說的，雖然只是一句笑話，但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他若是再不讓步，這位生死大夫可眞要拿棋盤砸人了。

生死大夫聽到笑聲，才發覺店堂中已多了三個閑人，當下忍不住面孔一沉，轉向那三名漢子，冷冷道：「這裏開的是生藥店，你們可是來抓藥的？」

兩名苦力模樣的漢子吃了排頭，赧赧然轉身走了。

另一名粗壯結實的青衣漢子，竟然眞的從懷裏掏出一張藥方子，雙手遞了過來道：「小人是山脚下的蔡二虎，正是來找侯大爺抓藥的。」

這回輪到唐漢發笑了：「快去抓藥吧！侯大爺，你手氣雖然不佳，財氣還算不錯呢，且看發了利市，棋運是否會轉好一點。」

生死大夫話說滿了，這筆生意想不做也不行了，於是只好憋着一肚子氣，接下藥方子，走向藥櫃。

藥包好了，生死大夫正想摺起那張藥方子，忽然咦一聲道：「你長得這麼粗粗壯壯結結實實的，還要吃這種大補藥？」

蔡二虎道：「小人從不吃藥。」

生死大夫道：「你這帖藥是替別人抓的？」

蔡二虎道：「小人的七旬老母。」

生死大夫深受感動，又朝那張藥方子望了一眼，點點頭道：「唔，好，好。這帖藥全是貴重藥材，本來要收兩半銀子，爲了成全你的一份孝心，你就付三錢銀子好了。」

蔡二虎一呆，大感意外。

兩半銀子一帖藥，結果只收三錢銀子，這是一種什麼折扣？

蔡二虎千恩萬謝的提着藥包走了，生死大夫回到棋桌旁邊，得意地道：「怎麼樣，這一手玩得漂亮吧？」

唐漢點頭：「很漂亮！」

他斜着頭，以眼角望向生死大夫：「你看蔡二虎這樣的人，像個孝子？」

生死大夫兩眼一瞪，很不開心的道：「要什麼樣子的人才像孝子？孝子臉上刻了字？」

你見過臉上刻了字的孝子沒有？如果孝子臉上不必刻字，當你遇見一個人時，你又憑什麼斷定這個人是個孝子？

碰上這種槓子頭呂炮常憑以「一招取勝」的「立論根據」，唐漢只有認輸。

他輕嘆了一聲，改口道：「我能不能另外請教你這位生死大夫一件事？」

生死大夫冷冷糾正道：「侯大爺！」

唐漢道：「是！侯大爺——請敎侯大爺，孝子蔡二虎這一帖補藥，如按照一般市價，到底該值多少銀子？」

「七錢六分五。」

「不是兩半？」

「那是我這爿長安藥店的價錢！」

「如果換了平常時候，或是換了別的人，你就會收取這個價錢？」

「一毫一厘不能少！」

「如果蔡二虎不是個孝子，或是你不想扭轉別人對你的印象，你今天也會向蔡二虎索取這個價錢？」

「不錯！」

「你認爲一個像蔡二虎這樣的人付得

起？」

「不下起也得付！」

「這話什麼意思？」

「否則，他就不該走進我這爿長安藥店。」

「這樣不嫌太黑心？」

「大夫看病，藥店賣藥，作風一向如此，絕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這裏的山脚下，你去過沒有？」

「時常路過。」

「那一帶的人，都靠什麼營生？」

「打獵。」

「附近這一片缺乏水源的荒山，能靠打獵維持生活？」

「山中雉鷄、野兎多的是。」

「價錢好不好？」

「一隻三斤重的雉鷄大約可賣七八分銀子，兎子則稍爲差一點。」

「如此計算起來，普通一名獵戶除去日常開支，要多久才能湊足兩半銀子？」

「這——咳咳。」生死大夫的臉色和語氣，都顯得不大自然：「大概……至少……咳咳，要三個月左右吧！」

唐漢微微一笑道：「辛苦兩三個月，省吃儉用，然後以全部積蓄，爲七旬高齡老母買一帖可有可無的補藥，這種孝子你侯大爺這一生見過幾位？」

生死大夫的臉色由不自然突然變得很難看，隔了好半晌，才艱澀地道：「你意思是說：方才這個蔡二虎，他不是山脚下的獵戶？」

唐漢微笑道：「他臉上又沒有刻字，我怎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他等對方消化了他這兩句話，才又緩緩接道：「就算這位蔡二虎是個獵戶，我猜想他也絕不是靠獵雉鷄和野兎維生。」

生死大夫道：「否則他獵什麼？」

唐漢道：「猴子！」

生死大夫道：「猴子可以賣錢？」

唐漢微笑道：「要不然，就是『猴子精』！」

生死大夫臉色剛剛變得一變，門外突然有人大笑接口道：「佩服，佩服，火種子唐漢，目光如炬，明察秋毫，果然名不虛傳！」

× × ×

大笑聲中，一人大步跨入店堂，正是甫離去不久的蔡二虎！

也不知道是嚇壞了還是氣昏了，生死大夫臉色灰灰白白的，呆呆的坐在那裏，竟然不曉得如何應付這個突如其來的場面才好。

唐漢神色從容，似乎一點也不感覺意外，這時端起酒碗，喝了口酒，笑道：「蔡孝子去而復返，是不是想照顧我們金大夫第二筆交易？」

蔡二虎居然又打了個哈哈，道：「正是，正是！」

他身上那包補藥，不知什麼時候已換成一個大紅封套。這時，口中說着正是，一面微微躬腰，將那個大紅封套放去桌面上。

生死大夫金至厚仍然一動不動，甚至連朝那個紅封套望也沒望一眼！

唐漢竟然越俎代庖，拿起紅封套，從裏面抽出一張銀票，邊瞧邊點頭道：「唔，唔，紋銀叁萬兩正，省城大通錢莊的票子，這份贄敬好隆重！」

他忽然抬頭，望向蔡二虎道：「貴帮主的病情大概不輕吧？」

蔡二虎這下笑不出來了。他呆了一下才道：「唐少俠已看出了在下的來路？」

唐漢面色一沉，突將銀票擲回桌面，冷冷道：「拿回去，就說金大夫沒空！」

蔡二虎不禁又是一呆，道：「唐少俠，這算什麼意思？」

唐漢冷冷道：「三萬兩銀子壓不死人，要請生死大夫金至厚看病，至少也得派出兩名堂主以上的人物，以四人大轎恭迎，才合禮節。」

蔡二虎見生死大夫毫無表示，知道這位火種子的吩咐違拗不得，只好連聲應是，拿起銀票，轉身而去。

生死大夫金至厚等蔡二虎走遠了，才轉身望着唐漢道：「這個姓蔡的，你以前見過？」

唐漢道：「沒有。」

金至厚詫異道：「否則你怎麼知道他入的是什麼帮？甚至知道他們帮主患了重病？」

唐漢笑道：「猜的。」

金至厚又有點冒火道：「你每猜一件事情，都猜得這麼準？」

唐漢道：「不一定。」

金至厚道：「得看當時的情形？」

唐漢道：「對！」

金至厚道：「這一次你一口猜中對方的身份和來意，靈機是怎麼啓發的？」

唐漢道：「因爲這兒是無名鎭。」

金至厚道：「你說得太玄了，我聽不懂。」

唐漢道：「你聽不懂，是應該的，如果你每一方面都像你在醫術上的成就一樣是個天才，別人就沒得混了。」

金至厚道：「可否言歸正傳？」

唐漢又笑了一下道：「萬事知難行易，這其中的道理，若是說穿了，根本一文不值。」

金至厚道：「少打一點鑼鼓點子好不好？」

唐漢笑道：「第一，我們可以想像，能以三萬兩銀子請一位大夫去看病的病人，一定不是一名普通病人。」

「最少也是一帮之主？」

「這只是最後的結論。」

「在這以前，你就已經對某些人和事起了懷疑？」

「不錯！如果你仔細留意一下，你就會發覺這個月無奇不有樓有件寶物的售出價格，實在低得很不合理。」

「百寶刀囊？」

「對！但這只是疑問之一。另外兩個更大的疑問是：一，飛刀帮主童子飛當初何以會失去這件寢食不離的隨身之寶？二，該帮四大堂主既已收回這件寶物，何故仍然滯留無名鎭，終日酒色徵逐，毫無離去之意？」

金至厚突然一拍膝蓋：「我懂你的意思了！」

唐漢微微一笑道：「這幾個疑問，本來很不容易求得解答，直到這個蔡二虎出現，才予人以一種撥雲見日之感，如今我

們不難明白，百寶刀囊是童子飛跟人交手，受了重傷失去的。該帮不願以高價收回這件寶物，顯然是因爲童子飛傷勢嚴重，也許已經沒有再度使用這件寶物的機會。四位堂主滯留無名鎭，則無疑是想藉無奇不有樓的廣大神通，代找一位像你生死大夫這樣的醫界奇人，且看能否挽回童子飛一命。」

「這個月的初五，何以未見他們付諸行動？」

「一帮之主失手受傷，攸關一帮之威信和榮譽，要作這種決定，也不是件容易事。」

金至厚思索了片刻，忽然道：「飛刀帮主童子飛據說平時爲人還可以，老夫身份既已洩露，想迴避也迴避不了，你方才爲何要替老夫一口回絕了那個蔡二虎？」

唐漢道：「這是爲了你好。」

金至厚道：「希望老夫能坐上一頂四人大轎，威風威風？」

唐漢笑道：「這只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先打發了這個姓蔡的，我才有機會問問你的意見。」

他又笑了一下，接着道：「你這位生死大夫埋名隱姓住到無名鎭來，必定有你不得已的苦衷。你替童子飛治病，是否會因而爲你本身帶來不利的影响？這一點，我必須先弄個清楚。你救活了孫如玉，我欠你一份大人情；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我都有保護你的責任。」

金至厚從破鏡片後面深深凝注着這位火種子，目光中充滿了一種異樣神色，彷彿要將這位浪子之王重新辨認一個仔細似的。

有種人口中是永遠不會說出一個謝字的——金至厚無疑便是這種人。

他隔了一會兒，才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那也沒有什麼，人怕出名豬怕肥，老夫住到無名鎭來，只不過人到了某種年紀，總想避開世俗紛擾，多享幾年清福而已！」

這位生死大夫埋名隱姓住到無名鎭來，原因眞的如此簡單？

唐漢沒有表示懷疑，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這是他這個火種子的一貫作風。他從不勉强別人做對方不願做的事，或者是說對方不願說的話；正如任何人也不能勉强他這個火種子一樣。

「飛刀帮四位堂主，馬上就會照我吩咐，派人以大轎來迎接你，你如果願意你就去，不過你一定得記住一件事。」

「什麼事？」

「問清楚童子飛當初是傷在什麼人手裏。」

「爲什麼要追問這一點？」

「也是爲了你好。」唐漢微笑：「因爲那個要置童子飛於死地的人，也許會嫌你這位生死大夫多管閑事，事先才好有個防範。我們知道了這個人是誰，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就不太划得來了！」

× × ×

侯門公子顏名揚也來到了無名鎭。

他住的地方，便是名流大客棧那座曾經風流娘子岑今珮住過一段時期的福字一號大房。

這位侯門公子無論走到那裏，都會引起一陣轟動。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 × ×

在武林五大名公子中，這位侯門公子雖然排名榜末，事實上却是五大公子中名氣最大的一個。

因爲這位侯門公子不僅有一個三代公卿的輝煌家世，本身的人品、武功、才華，也無不爲人所景羨、稱道。

名流大客棧爲了接待這位貴公子，全棧上下，一片忙碌，尤其是福字一號上房，更幾乎是每一根柱子每一塊地磚都被皂莢水洗得乾乾凈凈。

鎭上其他的行業，如醉仙樓、太白居、黃金賭坊、百花院、美人窩，也無不大事整頓收拾。

侯門公子到了無名鎭，以上這些地方，遲早必會受到光顧！

只要這位侯門公子上門光顧一次，至少也抵得上一個月全月的營業，爲了歡迎這位出身豪闊的武林名公子，當然事先就得有所準備。

如今是四月十八，本月初五的交易日早過去了，離下個月初五的交易日還早得很，這位侯門公子爲什麼要選在這個時候前來無名鎭？

這位侯門公子也是爲了想參加無奇不有樓每個月的奇異交易來的？

他會爲無奇不有樓帶來一宗什麼樣的交易？

× × ×

無名鎭上，最好的酒，是名流大客棧的「入骨香」；最好的菜餚，是醉仙樓的「全翅席」；最漂亮的女人，是百花院的「海靈」「曉晴」「雅芳」，美人窩的「萍萍」「嬌嬌」「江玲」。

如今，最好的酒，最好的菜餚，最漂亮的女人，全都已集中在名流客棧中的福字一號上房。

× × ×

侯門公子顏名揚住進名流大客棧之後的第一道指示，便是吩咐棧伙準備酒菜、女、樂。

他宣佈今晚要接待幾位知心老友，好好的吃吃、喝喝、敍敍、聊聊。

他只擺了一桌酒席，因爲他只請了五位客人。

這五位客人是：無眉公子張天俊、玉樹公子謝雨燕、黑笛公子孫如玉、多事公子高凌峯，以及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

但是，夜幕低垂，紅燭高燒，酒、菜、女人、絃管，全都齊了，他請的客人，卻才只到了一個無眉公子張天俊。

× × ×

紅、橙、黃、綠、青、藍、紫。

這裏指的不是七彩顏色。

它，指的是侯門公子的七名小僮：小紅，小橙、小黃、小綠、小青、小藍、小紫！

這七名書僮，年紀均在十二三歲左右，個個生得眉清目秀，慧銳靈巧，機伶無比。他們名義上是侯門公子的書僮，實際上無異是侯門公子的七名入室弟子。

當他們閑下來的時候，侯門公子一定會逼着他們讀書、習字、學棋、操琴、繪畫、練武。

所以，這七名書僮年紀雖然不大，却個個知書識禮，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等閒三五大名漢，休想佔得了這些小鬼頭的便宜。

今天被派出去投柬邀客的，是七僮中的小紅、小橙、小黃、小綠、小青。

小紅已將無眉公子張天俊請來了。

其餘四僮呢？

× × ×

侯門公子望着閃動的燭花，正蹙額迷惑間，衣分橙、青、綠、黃四色的四名書僮，竟不約而同，相繼拭着汗水，氣喘吁吁的從院子走了進來。

侯門公子一眼便看出四僮顯然都沒有請到他們想請的人。

他等四僮站定後，先朝橙衣僮子點點頭，道：「好，一個一個來。小橙，你先說。」

小橙道：「玉樹公子謝雨燕謝公子最後出現的地方，是鎭上一個叫夢鄉的小酒家。據說，幾天之前，謝公子跟雙龍堡十八虎衞統領冷血殺手萬人屠，說在夢鄉後院交過一次手，事後謝公子就忽然失去了蹤影。」

侯門公子神色一緊，關切地道：「那一戰雙方勝負如何？」

小橙道：「詳細經過，沒人清楚，據說事後院子裏只躺着冷血殺手萬人屠一具屍體。」

侯門公子雖然鬆了口氣，臉上却同時浮現一絲懷疑之色。

他轉向無眉公子張天俊道：「武林七大名殺手之一的冷血殺手萬人屠居然不是小謝的敵手？小謝的一套飛花無影鞭法和四象拳法有這麼厲害？」

無眉公子緩緩搖頭道：「小謝的鞭法和拳法無論有多厲害，都不可能是這位冷血殺手的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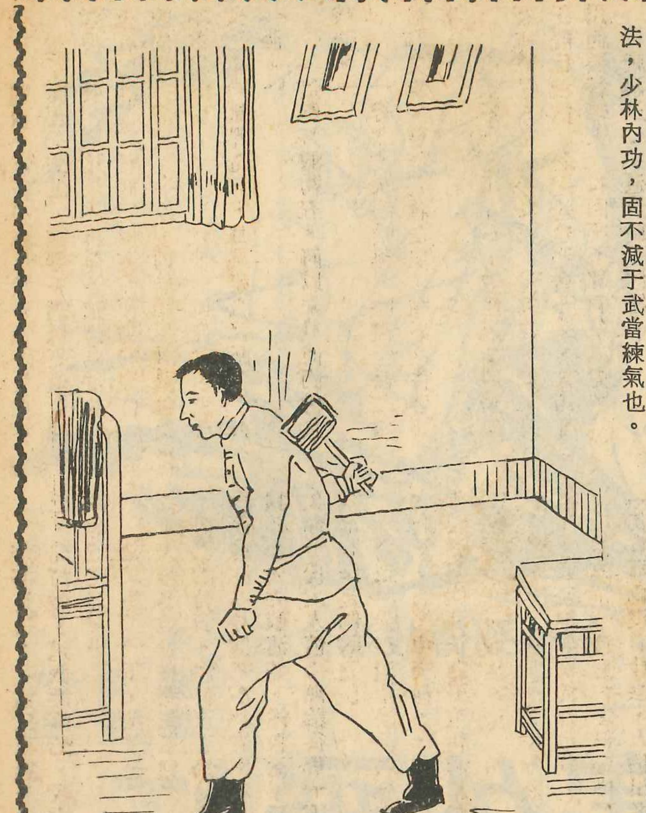
（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十七

龜背功

靈空子

此功專練背部，使之堅實，與腹部之布袋功鐵牛功等法，效用相同，用以禦敵，非用以制敵也。背之上部骨骼緊湊，練習較易，下部兩腎關處空虛軟當，練習實難。然練習龜背功者，務須于軟當處下一番苦功。蓋所謂龜背功者，自頸項以下，至尾閭爲止，中間各部，皆須練到也。然欲使軟當充實，非運氣不可，故宜先從兩腰入手，每日于起臥之先，圈膝盤坐，瞑目靜心，凝神養氣，以兩手心緊按後腰，先向內揉摩三十六次，復向外揉摩三十六次，如此爲一轉。一轉之後，即以大拇指，扣住中食二指之第一節，使其第二節骨突出，即用突出之處，向腰部軟當上環扣之，兩手同行，各扣三百六十次。扣畢復摩，更一轉後再扣，摩扣各三次，而功畢。惟扣轉之時，數目須記清楚，不可有誤。（按並非多摩一下或少扣一下即有損害，蓋使人于行功之際專心記數不生別種雜念，即眼觀鼻，鼻觀心之意也）每日行二度，一年之後，腰腎自實。然後練搥法，以軟木爲槌，貫以籐柄，槌略如拳。行功時鼓氣使注于腰背，以槌上下左右搥擊之，不可有一處落空，搥時初不必用力，輕輕擊之可也。以後逐漸加重，不在行功之時，宜穿鐵半背，此物以大如銀元鐵圈，銜接連綴而成，形如背心（南人稱爲馬夾）之半，緊貼全背，另用繩扣于胸肩之間，臥時宜仰臥硬板上，行功時則除下，功畢復穿，所以輔助搥擊之不逮也。鐵半背之重量，亦須由輕加重，搥擊則自軟木搥起，進而硬木槌，以至用鐵錘爲止，逐步漸進，及後能用巨大鐵錘，使人猛力搥擊，不覺絲毫痛楚，功造大成矣。遇敵時非但拳脚不能傷，即刀斧亦無能爲力。惟學者在行功之時，務須以意役神，以神使氣，使集中腰腎肩背之間，然後搥擊，若胡亂爲之，神氣渙散，即難望其成就也。此龜背功若與鐵牛功同時並習之，則爲金鐘罩，功成之後，除頭部以外，上半截身體，竟如鋼鐵鑄成，堅實無比，除一指禪井拳功等陰功之外，竟無別種功夫，可以破之，用以自衞禦敵，信爲無上妙法，少林內功，固不減于武當練氣也。





塞外飛虹（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文・蕭逸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在西崑崙山上的「摘星崖」苦練七修仙業，忽見一位紅衣道人來至隔隣一座山峯，正用火攻逼使秦冰現身，紅衣道人原是司徒猛，是赤碧門末代弟子，他來此山峯把秦冰逼出來，是向秦冰討回一件「碧鱗神披」及風雷二卷，秦冰被逼至無法，現身出來，並把「碧鱗神披」擲向司徒猛，司徒猛大喜過望，那知司徒猛一接，有如火中取栗般，雙手倏地縮回，司徒猛大怒雙方鬬起來，秦冰敵不過司徒猛，危急之際，杜鐵池想撲出帮秦冰一手，忽聽徐雷的話聲響起，叫杜鐵池別去管這件事。

凌厲七修劍　削斷化血刀

司徒猛雖是外表生得凶悍粗魯，其實心細如髮！這一細察之下，才發覺了對方敢情是在運用「千里傳音」之秘功，對外求救！

一驚之下，司徒猛這才發覺上當！

當下怒吼一聲，再也顧不得心存忌諱，只見他雙肩搖動之處，背後兩口紅衣大刀，登時化成兩道血淋淋的長虹，神龍交尾般的自背後衝天直起，緊接着風掣電馳般向秦冰身側飛到！

秦冰如今端賴一件「碧鱗披」護身，碧鱗披雖係玄門至寶，無如秦冰已無能施展，只憑其本身最低功能，如何當得住司徒猛這邊本命神刀之全力一擊！

當下血光到處，立時將罩於秦冰體外的綠色帳光，分開一縫。

秦冰目睹及此，只嚇得面無人色！

說時遲，那時快！

杜鐵池忖度着此一刻情勢，自是萬難再保持沉默了，心念動處，不及手拍劍身，那口早已與他心靈相通的仙家至寶「七修劍」先自化成了一道閃電似的白光，就空一轉已掠向對峯——

銀光過處，空中傳出了陣陣金鐵交鳴聲，已與對方那雙本命相催的「化血神刀」捲在了一處！

杜鐵池仙劍出手，也就不再退縮猶豫，身形微晃，施展「小六合移形」仙法，人影閃得一閃，已立於對峯石林之間！

眼前情勢，自杜鐵池催劍現身之後，已有所改變——

司徒猛一雙化血神刀，雖然威力無匹，無如杜鐵池那口七修仙劍更是仙道降魔利器——

雙方一經交接之下，化血刀頓現不支之勢，雖是以二敵一，勉强尚能穩住陣勢，只是若以持久而觀，只怕無能爲力，形勢不妙！

司徒猛原已穩操勝算，眼看着即將制勝——

他本意待雙刀破得對方護身寶光，先去其一臂，如此迫令對方交出二寶，料必

可以從心所願了。

那裏知道竟然會在此緊要關頭，殺出了一個程咬金來！

先是杜鐵池七修劍所化的那道寶光，已令他大吃一驚——

司徒猛到底出道多年，見多識廣，雖然未必一上來就認出對方仙劍，爲當年七修眞人鎮山之寶，但是僅僅從旁觀察，亦知道事屬前古金仙之降魔利器，自已所煉之兩口「化血刀」雖非邪魔外道，到底亦非正統法器，只怕不敵！

就在他一念未完，即見眼前已現出了杜鐵池的身形，乍看之下，只覺得對方全身上下仙風道骨，簡直乃一全眞之士——

這一驚，更不禁令他機伶伶爲之打了一個冷戰！心中暗道不好！

由於杜鐵池是由對峯現身而出，是以司徒猛下意識的也就把他當成七子之一——果眞是對方七人出面支持秦冰，對付自已，那可就大爲不妙，其實又何需對方七人同時出面，只要現身一個，自己也萬非其敵。

這麼一想，不禁把先時的一腔傲氣，頓時打消了個乾淨！

就在他心裏思忖的當兒，當空「化血刀」所幻成的一雙長虹，已吃杜鐵池劍光緊緊纏住！

司徒猛乍見之下，大吃一驚！

當下嘴裏唸動眞言，一面頻頻向着當空連連指勁，一雙化血刀，頓時平添了幾許威力！無如那口七修劍所化劍光，有如蟠龍，司徒猛雙刀吃它盤住，一時那裏掙脫得開！

司徒猛只得一面加緊運施，一面分神怒視向對方，冷笑道：「你我素不相識，怎地上來就下殺手？這位道友，你報上名來！」

杜鐵池雖然前世功力未能完全恢復，惟連番事故之後，已算得上久經戰陣，大風大浪也都闖過了，自不把眼前對方這個人物看在眼裏！

聆聽之下，也學着對方樣兒，冷笑一聲道：「你這道人好大的胆，這裏是什麼地方，豈能容得你來此撒野？還不撤回你的雙刀，即刻離開，果眞驚動了七位前輩，只怕你就走不脫了！」

司徒猛先見對方仙風道骨，全身上下道氣十足，分明金仙人物，只當他必是崑崙七子之一，因不便上來便直言相稱，以執後輩之禮，這時聽對方這麼一說，才知道並非是崑崙七子之一，不由寬心大放！

話雖如此，觀諸對方之出手現身，畢竟不敢輕視！

當下將一雙化血刀分向兩翼，脫開對方束縛，一面却暗運神功，將本身所煉之「玄牝」功力集中後腦，以備必要時之施展！

由於爲杜鐵池上來聲勢所驚，司徒猛確實不敢妄動，等了一刻，却見對方只是運施着當空一口仙劍，似無別策——

司徒猛那裏知道對方的心存忠厚，只以爲杜鐵池技不過此，也許只是空有一副好根骨，不過有一口仙劍而已，說不定只是經過此處，一時仗義出手，打抱不平而已，果眞如此，自己倒莫要上他的當了！

這麼一想，司徒猛頓時更見輕鬆，一面加緊運功，一面冷森森的道：「這麼看來，足下並非是崑崙門下了！崑崙七位道兄，得道多年，未必有心來管這個閑事，再說這是本門一件私事，此事一了，我自會上門專向七子問安致歉，又何勞足下多事！哼哼！倒要向你討個公道了！」

杜鐵池雖見空中七修劍已佔上風，惟對方一雙「化血刀」千奇百幻，實在功力不弱——

他本想嚇退對方，就此完事，免得又結下了一門仇怨，無如這個司徒猛盡自喋喋不休，看來並無退却之意，不禁有些爲之火起！

另一面，秦冰自見杜鐵池現身之後，知道是來了救兵，他原已眞氣渙散，幾至不起——

此刻雖知杜鐵池有恩於己，無奈却連一句感激的話也說不出口，只是靜靜躺在白玉石榻之上，運功調息，身上那領碧鱗披風，閃閃欲掩，象徵着他身軀實在微弱已極，隨時皆像要一命嗚呼的樣子！

杜鐵池見狀更不欲再與司徒猛嚕嗦，當下運思着七修劍訣，一連在空中指了兩指！

——登時，就只見那口七修仙劍倏地暴漲數十丈，神龍擺尾的在空中一個折騰，圍着那一雙「化血刀」所幻化的赤色光華只是一絞！

空中頓時傳出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眼看着兩口神刀之一，齊腰而折，當空像是落下了一天紅雨似的——那口化血神刀，已斷爲兩截，化爲兩截頑鐵，叮噹！墜落下來。

司徒猛見狀大吃一驚，一面招動左手，將剩下的一口化血刀收回，慌不迭的在後頭上拍了一掌，一大蓬綠霧揚處，現出了其玄牝功力所幻化的一隻大手，直向着杜鐵池身上抓去！

同時之間，自其背後匹鍊也似的閃出了一彎紫光！現出了一隻張牙舞爪的紫蛟來！

這頭紫色看似蛟龍的物什好不厲害，一經現身，即由其雙目口鼻之間，噴出了大片紫色光焰，一下子即敵住了七修劍所化的劍光。

雙方一經接觸，立刻戰作一團，一時糾纏得難解難分！

杜鐵池沒有料到對方法寶如此之多，即以空中這頭紫色惡蛟而論，即不知是什麼寶物所化，這等威猛——

眼前情勢，顯然緊急萬分！

不容杜鐵池深思，那隻對方玄牝功力所幻化的綠色大手，已在一片綠色霧光裏，夾聚着一片風雷之聲，直向着杜鐵池頭上抓來！

雙方尚還隔着甚遠，杜鐵池已自覺出冷氣襲人！這才知道對方這人敢情不是好相與！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隻綠色大手，眼看着已經罩向其身的俄頃之間，杜鐵池心裏不過略思懷中寶鏡——

一道藍光，已向他胸前湧出！

原來杜鐵池他那口「破月仙鏡」一直就配在前胸，前古仙家至寶，畢竟不同於一般！

這道青藍光華，一經射出，立刻將對方玄牝功力所化的那隻大手銜出數十丈之外。

遂即見這道藍光倏地散開一片，形成碧海也似的大片濤浪，直向着司徒猛站立方圓十數丈內外整個山峯上堆壓過去！

須知杜鐵池如今功力泰半恢復，故此一切出手自是較之往昔大有不同——

這面「破月仙鏡」乃前古仙人破月神君鎮山之寶，功力何等厲害，眼前所出的藍色光濤，正好顯出其上「水火風雷」中之「水」！

是以大片波光之下，看起來簡直像有「倒海」之勢，化碧海汪洋於天空之上，這等威勢，該是何等壯觀。

無怪乎眼前的「伏虎上人」司徒猛亦爲之瞠然色變！

眼前情勢，間不容髮！

「伏虎上人」司徒猛萬萬料不到竟然會有此一着！

說來總該是有此一刦！

怪在杜鐵池到底經歷不深，一來不知這面仙鏡功力已十成發揮，再者亦未曾臨時阻止，或減其弱勢，兩相輔合，乃自促成了眼前之大禍一樁！

眼看着一天碧濤藍海過處，司徒猛玄牝功力所化之大手固然爲之淹沒，即司徒猛本人也似不見了踪影！

空中兀自剩下那道形若紫色蛟龍的光華，猶自與杜鐵池七修劍光纏在一團！

杜鐵池心中一怔，正自奇怪，對方不知掩藏何處——

忽聽得「嘩啦！」水响之聲，即見綠色光華裏，司徒猛衝波而起，狀至焦迫！

杜鐵池那裏知道鏡上光華，因係五行中之「水」，正是司徒猛大忌之物，經不住全力發作之下，司徒猛猝然不防之下，元氣大傷——全身俱被捲入萬頃波光之中，身方入內，才知道怒濤之中，另有一股極具吸力的電磁氣息，一經着人，只覺得心旌蕩搖，魂魄都將要離體而出。

司徒猛得道數百年，什麼厲害人物沒有見過？獨獨眼前這番陣仗，却是前所未見，知道厲害，當下一面以玄牝功力護住通體上下，加速運功，拚着氣血大損，用「炸血」之功，衝出一條路，驀地脫困而出！

偏偏杜鐵池不識究竟，見狀暗吃一驚，只當是困他不住，情急之下，右手揮出，却將破月三寶中另一枚「兩刹神珠」發出！

一蓬淡紅色霧光昇起空中——

緊接霹靂一聲雷霆大震，眼看着一紅一紫，兩團旋光迎着司徒猛乍起的身勢一絞！

耳聽得司徒猛一聲慘叫，整個身子已化爲肉泥！

紅光血雨之中，但只見司徒猛碎爛的軀殼之中，驀地騰飛出一點星星之火！

那團星星之火，其實正是司徒猛修道近千年的一團本命神光，神光之中，包藏着狀如司徒猛一般無二的一個尺許小人，正是司徒猛元陽眞胎！

杜鐵池乍見對方慘死，心方不忍，無如「破月三寶」古仙人降魔利器，一經出手，設非施展之人臨時制止，萬不會再行干休！

眼前司徒猛元神在其本命神光掩護之下，方待脫離，已吃兩刹神珠所化之紅紫光華自後追上！

眼看着兩者一經接觸，司徒猛元神頓時湮滅——

值此千鈞一瞬，耳聽得一聲斷呼道：

「施不得——」

一道白光猝然昇起，化成一片光牆，猝然間飛向司徒猛元神與兩刹珠光之間，其勢不過掩了一下後者的來勢，却留出了一位空隙——

把握住此一霎良機，即見那一點命光元神，倏地化爲一溜火光，疾如電光石火，倏地消失無踪！

眼前這一切，進展得出奇的快！

杜鐵池其實自目睹對方「兵解」的一刹，已頗感後悔，再聽得那聲呼叫，更是不容怠慢，急切間心念收寶口訣，手抬之處，已把空中那顆兩刹神珠收回！

同時手捫鏡面，空中萬頃波光海水，頓時如同長鯨吸水般被吸了回來，由巨而細，瞬即無踪——

先時，隨着司徒猛元神遁處，那口由其本人先前所放出的化血神刀，亦緊隨其後，化爲一道血光，迤邐着電馳而逃！

容得杜鐵池收下空中七修仙劍之後，當空只剩下發自對方不知何物所幻化成的一頭紫色惡蛟，在一片紫色光華裏，不時前撲後翦，咆哮當空，有如凍窻之蠅，不得其門而出！

杜鐵池心中一驚，只得第二次放出仙劍，化爲一道長虹，將它團團圈住，不令它四下亂闖！

那條紫色蛟龍，自失主之後，原已是威力大減，毫無克敵之意，此刻吃杜鐵池劍光圍住，益加顯出乖順模樣，只是在劍光所形成的光圈裏不停飛舞，已是威勢盡失！

杜鐵池此時心情甚是紊亂！司徒猛元神既已消失，他遂即注視現場之秦冰！

只見他已自玉石榻上坐起，面色雖是顫弱如前，看來較諸先前已略能轉動。

方才那聲呼喝，顯然發自其口！

杜鐵池乃自縱身而前，向着他抱拳道：「道兄現在可好？」

玉榻上的秦冰先是苦笑了一下，遂即向着杜鐵池頻頻點頭道：「道友解救之恩，永世不忘……」

一面說抬頭向着天上看了一眼，又道：「空中二寶乃是當年赤碧門降魔七寶之二，道兄請先收回仙劍，容貧道代爲收下才好說話！」

杜鐵池這才注意到，空中除了那個紫色蛟狀物體之外，另有先時發自司徒猛身上的那面黑色巨網，自司徒猛身遭兵解元神消失之後，頓失主宰，只是收成丈許方圓一片，飄浮空中，四下游動不已！

杜鐵池依其指點，當下遂即將劍光收回。

却見榻上秦冰在杜鐵池收回劍光的一霎，雙手一搓一揚，在空中接連抬了兩抬，已自把空中二寶收回！

那面玄天網，杜鐵池是見過的，倒是後來的那紫色蛟獸却不知是何物體，秦冰既已收下手上，才見知是一根長有三尺左

右，通體泛出紫色光華的蛟頭玉杖。

秦冰將一網一杖放好榻上，這才向杜鐵池慘笑道：「如非道友打救，今天我定然難逃殺身之禍，此處不是談話之地，如道友不見棄，可否暫時移玉蝸居一談？」

杜鐵池一怔道：「這——前輩居住之處距離遠麼？」

秦冰微哂道：「近得很！」

邊說，單手微擧，一片霞光閃處，連同杜鐵池一倂托起，遂即直向眼前那片石林中落去。

杜鐵池只覺得眼前一黑復明，再看此身來至一間四面皆爲白色潔冰所砌的敞室之中。

一股奇寒氣息，隨之侵襲過來。

杜鐵池此時功力泰半恢復，幾世修爲眞身原已水火不侵，一點寒意自是不當它回事。

秦冰向他臉上看了一眼，不禁大爲驚訝道：「道友莫非不覺得冷麼？」

杜鐵池搖頭道：「還好，沒什麼？」

秦冰又是一怔，才道：「此室乃萬載寒冰所鑄，又以地當冰峯之極，尋常人一經接觸，怕不頃刻化爲堅冰，只怕道行略差一點的修道人也是吃受不起，道友竟然並無感受，可見元罡極盛，令人拜服。」

杜鐵池怔了一下，一時也不知說些什麼！

這間地室內十分簡陋，除去秦冰所睡的那一張玉榻之外，再就是一張可供人坐的玉鼓，杜鐵池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在那玉鼓上坐了下來——

「前輩你怎會居住在此？剛才那個紅衣道人莫非與你結有深仇不成？」

秦冰一聲嘆息道：「還沒請教道友貴姓？大名怎麼稱呼？」

杜鐵池遂即報出了自己的名字。

秦冰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點頭道：「道友是新來崑崙的吧？」

杜鐵池點點頭道：「不錯，不過十數天而已。」

「這就是了！」秦冰道：「我已在此居住將近百年，崑崙來客，十之八九都已見過，却是記不起道友你這張臉來！」

杜鐵池道：「我是第一次來！」

秦冰問道：「道友與崑崙七子七位道友是什麼稱呼？」

杜鐵池見他連串發問，原不想實話實答，只是對方一團正氣，不似奸人，也就不必隱瞞！

秦冰苦笑道：「道友不必多疑，我只是瞭解一下你與七子情形，才好說話！」

杜鐵池道：「七子年高德劭，我當以前輩稱之，彼此以前並無交往，只是師門却頗有淵源，如此而已！」

秦冰道：「道友師承何人？令師現在仙居何處？」

杜鐵池吶吶道：「我乃七修眞人門下，今生轉世，入門不及一載——」

秦冰聆聽之下，面色頓時現出一番驚異表情，一雙眸子上上下下在他身上轉了一圈，徐徐閉上了眼睛，輕嘆一聲——

「這就是了！」

一面說，遂即徐徐睜開眸子，目光裏顯現出無比柔和神色：「這就是了……這就是了……」

一口氣重復說了好幾遍，才向着杜鐵池頻頻點頭道：「這麼說來，我們倒也有些淵源，論及輩份，我與令師輩份相差不多，較之崑崙七子不差先後，令師出道略較我爲早，我就稱呼你一聲小友，倒也相當！」

杜鐵池站起抱拳道：「這麼說太失敬了，前輩在上，請受我一禮！」

「不敢當！」秦冰搖手道：「小友你快請坐下，我們才好說話！」

杜鐵池還是拜了一拜，重復坐好。

秦冰輕輕喟嘆一聲：「這件事大概在六甲子以前，一次令師曾經巴山，那一天令師因助巴山蒲道兄成道，而開罪了『雪嶺雙煞』！我適由巴山經過，乃助令師一臂之力，自此與令師定下了交誼。」

說到這裏微微頓了，又嘆了一口氣道：「自此以後！承令師多次照顧，即以如今得保殘軀不死，也未嘗不是令師所賜，想不到隔數甲子之後，今日復得小友你的援手，得脫大難……正是佛家所謂『一飮一啄，莫非前定』？……看來我受你師徒鴻恩，今生亦難以償還了。」

一面說，遂即抬起手來，輕輕擦拭一下流出眼角的眼淚，兀自傷感不已。

杜鐵池聽他說到以往經過，時隔數甲子，既不知本末也就不能妄置一詞！

秦冰略止傷懷，一雙眸子重新回到他身上，點點頭苦笑道：「這些話說得太遠了……難怪你不明白……我俗名秦冰，幼從南海騎蛟客習道，說來這已是千多年前的事了，因爲所習道路，非玄門正宗，中途吃苦甚多，其間轉了許多門派，後入赤碧門，承受了赤碧道統，才算萍踪略定，但生來個性耿直，剛愎自用，又以嫉惡如仇，開罪了不少仇家，生平交往雖不是正派有爲之士，大多數也都因爲我個性太壞，而疏於往來，倒是令師對我時常關懷指導，我却因好勝過强，明知令師玄門正宗高士，對我又好，總不欲落人話柄，笑我高攀，對令師之一番苦心眞誼，反倒百般迴避，及今思之，眞是後悔不及，容得令師飛昇仙去之後，我才知當今天下，再無一個可信託對我有助的朋友了。」

杜鐵池只是靜靜的聽着。

秦冰頓了一下，緩緩又接下去道：「這一生，我因個性過剛，吃虧之事，說來眞是不一而足，尤其因爲嫉惡如仇，愛管閑事，對我進修道業，阻碍極大。」

——長長嘆息了一聲，他才又接下去道：「……我所犯下最大的一樁錯事，即是不該因赤碧眞人之一樁舊恨，而開罪了寒谷二老。」

苦笑一下——

秦冰遲滯的目光，重新又落在了杜鐵池身上。

「你可聽說過這兩個人？」

杜鐵池搖搖頭。

秦冰略似有些驚訝，遂即明白，領首道：「這就是了，你目下顯然智域並來全開，數世修爲尚未洞通，很多舊事自是不知，否則，當不會對這兩個老怪物也不曾聽說過。」

杜鐵他搖搖頭，表示確是沒聽說過這兩個人。

秦冰嘆道：「這兩個老鬼，確是厲害

巳極，當今天下敢與招惹他們的人，大槪還不多見，我却爲了赤碧門一樁舊事，上門問罪，說起來，這件事便與剛才那個司徒猛有關了。」

杜鐵池一聽他提起司徒猛來，下意識裏，總覺得有些心存遺憾，到底彼此原無仇恨，一上來就取人性命，終非正道人士之所爲，是以心情十分的重，這時聽秦冰提起這個人來，不禁有些忐忑難安。

秦冰遂道：「這個司徒猛雖係碧赤門門下，却因稟性不良，私心過重，一直未蒙師門傳以正統道傳，我却因赤碧門兩位眞人與我淵源頗深，又因司徒猛之師尊撒手前，對我之一番託囑，竟然一時心存不忍，破格將赤碧門中原不應傳授他的許多禁律，一槪傳授了他，直到發覺他後來行爲有異，再想中止，可惜巳大錯鑄成！」

停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我實不該聽憑他的聳動，前往紅木嶺找尋寒谷二老，追討赤碧門的一件失物，因以險些喪了性命，中了二老的『化屍神光』，直到如今，乃未能身體康復？」

杜鐵池道：「什麼光這麼厲害？」

「小友你那裏知道，」秦冰臉上洋溢着一腔舊恨道：「這種化屍神光，乃寒谷二老採集陽光初昇時，腐屍騰昇之氣，間以雲貴十萬大山之桃花毒瘴，復取萬物之毒，用所採集之陰火焙煉，集十年之功始成，一經着人，立時化膿血而亡，其魂魄元神復被吸收，更爲之變本加厲害，這是我所知最厲害的邪魔妖法，以我之道行，雖然僥倖未死，可是百十年來，形若廢人，如非治療得快，早巳命喪黃泉！」

杜鐵池暗驚道：「難道說中了這種妖光，就如前輩這樣，終身無救了？」

「唉……」秦冰冷笑道：「這類化屍光一經着人，絕無倖免，我所以例外不死，全得力於赤碧門鎭山之寶這件碧鱗神披，此事簡直無前例可循，如何解救之法憑一己思索，恐怕也只有兩個老怪物自己知道了！」

杜鐵池忿忿道：「寒谷二老既如此可惡，何以正道羣仙坐視不理？」

秦冰蒼白的臉上現出了兩道怒紋，微微一嘆，顯示着他的幾許無可奈何。

「小友說的極是……只是談何容易，你要明白，第一，二老爲當今年齒極尊之邪道魁首人物，歷次天刦，尙未能奈之何，更遑論其他了，再者，二怪平素深居簡出，雖說惡名在外，到底並非惡跡昭彰，一般有實力正道之士，雖知是其爲人，也不欲無故招惹，誠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一個敢無故惹上這等魔頭？」

杜鐵池怔了一下，忿忿不語，不禁想到了前番與百花敎主尋仇事（事詳前集），設沒非自己被困，事到情急無奈，崑崙七子猶自不欲插手，可是天地間事只憑一個「理」字，亦甚是難講！

秦冰見他尋思不語，清癯的臉上略顯笑紋道：「小友你在想些什麼？」

杜鐵池這才警覺，點頭道：「我是在想，上天有好生之德，萬物衍生，皆賴天地鴻恩大德，看來兩個老怪物巳深知物生物尅之理，善知『氣數』，或因如此才得保身至今，是不是？」

秦冰微微頷首道：「小友如此說，足見高明了？」

杜鐵池輕嘆一聲道：「以此而觀，方才司徒猛之死，未嘗不是命當如此，只是我之倉促出手，造成大錯，現在想來甚是後悔……」

說到這裏，情不自禁的又嘆了一聲，甚是後悔的道：「當時之情形，如非前輩見機以本身命光攔了一攔，只怕司徒猛元神巳將難逃，果眞那樣，我的罪過就太大了！」

秦冰黯然點頭道：「正是如此，……司徒猛雖爲人奸險，到底爲惡不多，我原意小友只不過毀其幾樣法寶，敎訓他一番就是了，却不料破月三寶如此了得，也怪我一時不察，容得發覺不妙時，巳來不及……這件事雖然發自小友，到底因我而起……此事只怕尙有牽聯……容後再設法吧！」

杜鐵池一驚道：「前輩之意，莫非司徒猛巳聚煉魂之術還會二次尋仇不成？」

「那倒也不是，……即使如此也不足畏……倒是……」說到這裏，輕嘆一聲道：「小友你那裏知道，司徒猛本身功力尙不十分足畏，倒是他之生母南海烟雨峯之雷姑婆，却是一個十分刁頑難纏人物。」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心裏着實爲之一驚，始知自己一念之差，爲自己闖下了大禍！

——他雖不識雷姑婆其人，但揆諸常理，「殺子」之仇焉能善罷干休——由是才又想到，剛才徐雷傳聲暗告，要自己不要插手這件閑事，莫非此一段因果早巳爲七子與徐雷等預知了？

何以他們這干人又見義不爲？

——這一切在他腦子裏反覆思索不下，却忘了回答眼前秦冰的話！

「小友不必多慮！」秦冰臉上現出一片苦澀笑紋道：「此事因我而起，多年來我巳頗通『飛心電傳』之功，容一二日精力略爲復甦之後，把此事本末傳知雷姑，待其表明態度之後，再定對策！」

杜鐵池苦笑了一下道：「也只好如此了。」

因爲出來巳甚久了，此擧顯然巳違背崑崙七子之初衷，還不知以後見面怎麼對答：——

雖然仗義除惡，爲正道仙俠本份，却爲自己帶來了心腹大患，未來雷姑婆母子一旦興仇，自己是否能夠應付得了，尙不可知！

轉念再及，自己方才蒙一干仙俠前輩同道；合力對敵，乃得制服了百花敎主佟聖，救來此間，原待藉此後嶺靜修之期，「韜光養晦」一番，却不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果眞因此又爲衆同道前輩惹來麻煩，豈非無顏？

這麼一想之下，登時心如冰炭，越覺無味！

再看秦冰，想是方才話說多了，滿臉痛苦神情——原是重傷的身子，經此一番折騰，更顯出十分纖弱，死灰的臉頰上，沁出了涔涔汗珠，想是杜鐵池在此不得不努力自持，實在巳是後繼乏力。

杜鐵池睹狀心懷不忍，雖然對他仍是充滿了好奇，待將多問，一來礙於對方精

力不繼，再者自己離開過久，荒廢了功課，如因此遭至徐雷等關心自己諸同道不諒，豈非無味！

這麼一想，他便起身向秦冰告辭道：「前輩多多靜養，我回去了！」

秦冰原巳雙目微閉，聆聽之下，才又徐徐睜開眼來，點了一下頭，微弱的道：「大恩不敢稍忘，容一二日內，精力稍復，再與小友你細說一切……」

短短幾句話說得他一派急喘，不得不臨時打住。

杜鐵池見狀更不欲多打擾，起步待行，却又爲秦冰手勢止住——

「且慢一步……」

秦冰咀角微微顫抖着，吶吶道：「還有一事相商……我這裏有一件物件，還要煩請小友你代我轉交給……」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只得趨前問故！

秦冰苦笑了一下，凄凉的道：「我有一物……煩請小友你就便代爲轉交給一位故人……他是……他是……」

杜鐵池怔了一下道：「是誰？」

秦冰抖顫顫的抬起了一隻左腕，袖頭滑下，現出了一隻碧光瑩瑩的鐲子。

「這隻鐲子，煩請小友你代爲轉交給……七子之中的藍仙子……」

杜鐵池一驚道：「前輩說的莫非是『飛花仙子』藍宛瑩……藍仙子？」

秦冰一雙眸子，在聽到對方說出藍宛瑩這個名字時，情不自禁的微微閉起眼睛，輕嘆一聲道：「就是她……」

杜鐵池呆了一呆道：「這個……我與藍仙子雖見過幾面，只是相談不深……前輩……」

「不要緊……」秦冰輕輕喘息着道：「你只把這隻鐲子交給她就行了！」

一面說，他輕輕自腕子上捋了下來，微微抖動一下，這隻碧綠的翠鐲，遂即化爲一團旋光，閃了一閃，不偏不倚的巳經落在了杜鐵池掌上！

入手奇寒砭骨，上來不知，杜鐵池只覺得手上一抖，幾乎脫手跌地。

秦冰看着他微微頷首道：「多謝，我送小友你離開吧！」

語聲出口，右手掌心平着向外一托，即見由其掌心裏平昇而起一片青霜，將杜鐵池全身托住，閃了閃巳現身地室之外。

杜鐵池立身峯外，四下打量了一下，發覺到自己方才來處石峯，正在對面，遂即駕起劍遁，衝起了一道經天長虹，直飛對峯。

回返石室之後，想起了此番際遇，兀自久久不能平息，勉强鎭定下來，將每日例行功課運行了一遍，却有些心緒不寧！

想到對嶺的秦冰，確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怪人——顯然他自爲「寒谷二老」化屍神光所傷之後，巳是待死之身，這百十年來，亦無非借助於冰寶寒氣勉强保持着未散的元氣，乃得不死，設非如他這般功力之人，焉得如此奇跡！只是不知那傷害他至深的寒谷二老對他今日處境知也不知？

由是又想到，秦冰外貌之斯文儒雅，未傷之前當不知如何神采風姿，修道千年，如今落得如此下場，誠是令人大興悲傷之嘆了。

不知不覺，天色昏黯，看來又將天黑不遠！

杜鐵池靜極無聊，乃行施展漸悟出之七修門道統劍法，將那口七修仙劍隔洞縱出，一時間怒虹如電，匹鍊般穿行當空，眼看着它巨龍般伸縮盤舞，所過處雲開霧散，狀若萬馬狂奔。

近數日來，對於杜鐵池來說，無時不在精進之中，前世法力每多回悟，進步之神速，出乎常情之外。

即以眼前所運施之飛劍而論，便見其不同一般之處，時而爲經天長虹，又如怒濤狂波，繼而如一扇光牆，又化銀絲萬縷，當眞稱得上「收之藏介子，放之瀰六合」了！

杜鐵池把一套七修劍訣運施得攻守自如，變化萬端，好不淋漓盡致！

他這裏正待收回仙劍，改習別術，猛可裏即見一道紫紅光華自邊側衝霄直起。

杜鐵池劍勢原思盤空急旋而過，不經意却被這道衝霄直起的紫紅光華迎了個正着，一時間如雙龍交首，登時在當空糾纏起來。

這種突然之擧，使得杜鐵池爲之暗吃一驚。

觀諸那道乍起的紅紫光華，起自崑崙前峯，正是七子宮室所在之處，發劍人功力顯然高明之至，以致於自己七修劍勢，亦不能佔絲毫上風。

眼看着那道紅紫光華，以雷霆萬鈞之勢，化爲一片狂濤，硬將七修劍所幻化之白色光牆向上逼開。

杜鐵池立可感覺到對方逼人的盛勢，竟是前所未見的强悍，一時大爲吃驚。

——他原不識對方何許人，只是不甘雌伏，當下忙自鎭定心神，手指當空喝了聲「疾」，一面加速凝思運用，空中仙劍頓時大見靈活，倏地粗大了一倍有餘，化爲一彎長虹，直向紅紫光海包捲過來。

也就在此同時，空中那道紅紫光華，倏地亦變爲一彎長虹，看來一樣的聲勢大增——

兩道光華再次交接之下，更加凌厲的在空中格鬥起來。

杜鐵池心中暗暗吃驚，自己七修仙劍何等威勢，單以此劍論，正邪道上鮮有其敵，眼前這道紅紫光華，又是什麼來路？如此厲害！

思念之間，遂即覺出對方那道紅紫光華，忽然間威勢大盛，竟有駕凌七修仙劍之上的情勢，心裏登時爲之大吃了一驚，情急之下，手拍命門，正待全力施展，驀地紅光乍閃，竟然爲之消逝不見。

杜鐵池遂即招手，也將空中仙劍收回，心中正自有些納悶，耳邊上却響起一女子的笑聲道：「七修劍道畢竟不同凡響，道友功力看來巳過半恢復，可喜可賀。」

聲音不徐不快，似乎發自天上，對杜鐵池來說，顯然却是陌生的。

停了一下，杜鐵池遂即答道：「道友何人？以往可曾相識？」

原來此刻杜鐵池功力泰半恢復，這兩句話雖然聲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語，其實却以「無相傳音」向外傳出，故此那人料也能淸晰聽知。

話聲方畢，果然有了回音。

前聞之女子聲音微微笑道：「道友誠

是健忘，如無功課，可願見面一談？」

杜鐵池思忖了一下，遂道：「道友仙居那裏？……只怕不便打擾！」

對方聆聽之下，「咯咯」笑了兩聲！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也罷，邀客就在乎一個誠字——我現在就着人前來接引過來一晤吧！」

這幾句話又似乎使得杜鐵池覺出口音在那裏聽過。

不大的工夫，即見洞前一片光華閃過，一名頭梳丫角，看來年方十五六歲的翠衣少女，立身洞前。

雙方乍見之下，翠衣姑娘上前施禮道：「仙子有命，請杜師叔過往一晤！」

杜鐵池微微呆了一下，第一次被人稱呼師叔，還眞有點不大習慣。

再者對方主人到底何人還不知道，却是要問問清楚。

當下點頭，從容的道：「府上仙居那裏？貴仙子又是怎麼稱呼？」

翠衣姑娘聆聽之下，先是微現驚異，繼而忍不住「噗」地一笑，忽似覺出有失禮數，敢忙又繃住了臉，一張素臉頓時飛起了兩朵紅彩，忸怩的拉了一下衣角——

「師叔不必多問，見面就知道了！」

想是不慣與生人說話，短短兩句話說出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樣。

杜鐵池自忖從她嘴裏也問不出什麼名堂，看來對方並無惡意，見面一談又有何妨！

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猶豫了，遂即點頭答應道：「好吧！就煩姑娘頭前帶路吧。」

翠衣姑娘聆聽之下，先自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啃着下唇兒似笑不笑的道：「那就請師叔你過來呀。」

杜鐵池這才回過念來，本想施展「幻象移影」法，帶同對方一併前往，只是却不知對方居處那裏，聆聽之下，只得走了過去。

却見翠衣姑娘由袖內取出了一面五色小小旗幟，一面回眸向杜鐵池道：「這裏各處禁制很多，很容易錯了方向，由弟子帶路就萬無一失了。」

一面說遂即見她起身依附過來，容到與杜鐵池併排站好之後，才將手裏小旛搖了一搖，登時閃起了一幢五色光霞，環繞着二人一陣疾旋電轉，遂即遁身洞外！

緊接着眼前顯出了一番奇妙景象。

杜鐵池身形方自遁出，即見到滿空中俱皆是奇光異彩，阡陌縱橫，或五光樓牌，或長橋臥波，或飛星成陣，或彩流成川……乍看之下，眞個令人爲之眼花繚亂……這一切的一切，似乎顯示着不爲外界所知的空中交通，却又是各有所屬，錯不得章法兒的。

杜鐵池心中既驚，這才想到翠衣姑娘所說不假，敢情這裏管制頗多，看來各有所屬，一個錯了方向，便不知落向何方。

——他如今智慧見識已非尋常，轉念間便已想知此乃仙道籍中所謂的「雲氣相結」，看來必屬羣仙薈集之所在了，却是令人好生納悶。

眼前無暇深思。

却見二人所乘之五色光船，原已飛向一條綠色光川，待將順勢快行時，綠衣姑娘忽然按住了去勢，即見一條綠色大船迎面快速而至，與二人所乘行之五色光舟擦身而過，其勢極快，一閃而逝。

雖是如此，杜鐵池却注意到，那艘大船之中，却坐有兩個道貌岸然的道士——一個黃衣黃鬚的矮小道人，盤膝左側，正在與另一個道人對奕。

——後者生得貌相魁梧，黑面赤眉，只是道氣岸然——這個人杜鐵池却是看來眼熟，很像是崑崙七子中行五的「赤眉子」譚悟。

雙方擦舟過時，這邊小舟上的翠衣姑娘豎掌爲禮，大船上的一雙全眞道人各自笑向杜鐵池點了點頭，遂即箭矢也似的消逝而去。

容其去後，翠衣姑娘才又催動所乘五色光舟，繼續前行，一面行，這個姑娘一面向杜鐵池道：「仙子關照，要弟子帶師叔四下裏看看，師叔你要看那些地方？」

杜鐵池這才知道究竟，恍然道：「這麼說，莫非這裏就是七子前輩的居住之處麼？」

翠衣姑娘抿咀一笑，似乎笑他還不知道——

一面點頭道：「當然啦——整個西崑崙都是，上下七百多里呢——」

杜鐵池想起方才所見大船之內的兩個道者，遂問道：「剛才所見那位黑面眞人可是七子中的譚眞人麼？」

「對啦！」翠衣姑娘笑道：「這裏人都叫他老人家『紅眉毛』，他老人家旁邊那個黃衣眞人，是這裏的常客，小師叔你可聽過黃風民這個人麼？」

杜鐵池心中一動點點頭道：「啊——聽過！」

翠衣姑娘道：「他與這裏的五老爺子紅眉毛最是要好，聽說這一次是專爲百花教主佟聖那個老魔頭討情來的！」

原來「黃風民」與「百花教主」佟聖是連襟的關係，「百花教主」佟聖爲七子擒來，黃風民風聞之下，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討情來了。（有關「百花教主」佟聖爲崑崙七子擒這事，詳於前集。）

二人說話之間，所乘之五色光船，已在一座拱形：雲氣氤氳的洞門前停了下來——一片光霞閃過，兩扇大門徐徐張了開來！

杜鐵池方自看見洞門前「飛花宮」三個古篆，此身已入宮門之內，緊接着身閃光華閃得一閃，所乘五色光舟，已自消逝不見！

——遂見隨行的那個翠衣姑娘，一面收起手上小旛，一面向杜鐵池招呼道：「二位仙子來出迎小師叔了！弟子還有別事，這就告退了！」

說完向杜鐵池揖了一揖，手舉處青霞乍閃，遂即無踪！

杜鐵池抬頭再看，只見一彎虹光低懸當空，自此而下所散播的光度，不强不烈，恰恰適中，院子裏百花吐蕊，一片芳菲。仰首天上，星月依舊，那低懸的一彎虹光，不過僅僅用以照明而已。

就在一片祥光清藹之間，併立徐行，姍姍走過來一對仙質妙姸的絕世佳人！

二女順着一道像是全玉鋪就的長廊，一逕行走過來，却有二三五隻彩羽繽紛的靈巧鸚鵡，一逕的在頭頂上翩翩翻飛，相隨不去，襯以四周奇花異景，當眞是景象絕倫！

二女神態看來，一般地雍容出塵，即似年齡也似相若，一個着綠，一個着紫，望之如九天仙女；月中嫦娥，令人不敢逼視——

那穿綠的一個身材略微較紫衣女矮一點，鳳目蛾眉，望之頗有威儀，除了一襲隱隱霞光閃爍的雲披之外，手上還托着一面像是銀鑼般的物件，裏面盛着四枚較諸蘋果略大一點；顏色粉紅的果實，姍姍前行，步姿儀態，美不勝收！

另外那個穿紫衣服的，看來較綠衣者身材稍高一點，身材也瘦俏一些，細眉、大眼，腮上却多了一顆黑痣，態度一如綠衣女子，清華出世，令人不敢直視，只是黛眉微蹙，多多少少顯現着一絲憂鬱，海也似深的目光裏，顯現着幾許威儀——那是一種過人的要强爭勝風采！看上去較諸她身邊那個綠衣女子要似任性多了。

二女似乎一般的年歲，望之三十上下，一面併肩徐行，彼此雖在談說着什麼，四隻眼睛却都已看見了杜鐵池，含笑遠遠點頭答理！

杜鐵池先就看着眼熟，細一辨認，才自認出，來人二女敢情竟是崑崙七子中的「巧雲仙子」崔玫與「飛花仙子」藍宛瑩，心裏着實吃了一驚！

這兩位前輩近日來雖然見過幾面，却沒有談過什麼話，想不到猝然邀見，却不知爲了什麼。

思念之間，二女已來至近前！

杜鐵池上前一步，抱拳道：「原來是二位仙子，失敬了！」

綠衣女子微微一笑道：「杜道友不必客氣，我們雖見過幾面，到底相知不深，也許妳還不知道我們是誰吧！」

一面說，手指向那個紫衣女子道：「這就是飛花宮的主人藍仙子，她叫藍宛瑩，我叫崔玫！」

紫衣女子微微一笑道：「道友竟日枯坐，也該出來解解悶兒，方才空中作耍，尚請不要見外！」

聽她這麼說，杜鐵池才知道，方才與自己劍光對敵的原來是她，自然把自己請過來的也是她了。

「藍仙子太客氣了，後輩功力不足，尚祈勿吝指正才好！」

想到方才秦冰託交翠鐲之事，不免好奇的多打量對方幾眼，越覺得對方菁華內蘊，神仙質地，絕非尋常之輩！——

「巧雲仙子」崔玫笑向杜鐵池道：「我還有事得先走一步，改天再由我作東，專請道友到敝處玩玩……」

一面望向藍宛瑩點頭道：「好好接待貴客……你們慢慢談吧！」

話聲甫落，即見足下猝然滑動，已爲一道白光托住，快如電閃星馳般向外飛出，一閃即逝！

「飛花仙子」藍宛瑩遂即向杜鐵池微微笑道：「這裏情形，道友方才大概已看過了——我們七個雖是親如手足，可是各人有各人的事，平素雖是住在一起，却也並不天天往來！四姐最懶了，要不是知道我後園所栽種的『玉荷香實』結了實，就是請她來還得說上半天呢！」

杜鐵池微微一笑，心想久聞崑崙七子，俱已是得道千年的神仙中人，却想不到依然如此風趣！

藍宛瑩一笑道：「神仙見慣亦常人，道友早晚亦是我輩中人，到時候也就知道了！」

杜鐵池這才知道敢情對方已具有仙家所謂的「五通」功力，其中「他心通」一功，即能洞悉對方之思維，自己原已以法力封閉身上各竅，却是功力不足，自此看來，這位藍仙子顯然是法力驚人了。

藍宛瑩道：「道友不必妄自菲薄，七修道統乃當今領袖羣倫的不二法統，道友既爲當今唯一繼承此道統之人，來日勢將還有一番大作爲——」

說到這裏，手掐靈訣，略一運思，霍地臉上浮現出了一片驚訝神情，又似含有幾分異樣感觸，一張素臉上隨即現出了酡紅！

杜鐵池經她連連道破心事，確實不敢再心存別思，生怕爲她窺破，不好意思。

藍宛瑩之不安情緒不過略起即逝，依然一派自然，微微含笑道：「我剛才提到後園所栽種的『玉荷香實』，現在正值結實之期，此果人間不見，植來不易，道友來得巧，少不得也來嚐嚐新吧！」

杜鐵池聽她如此一說，倒也不便推辭，欠身致謝！

藍仙子頷首道：「請隨我來！」

二人遂併肩前進，踏過眼前這道玉石長廊，穿入中庭院落——

立刻面前視野大爲開朗！——

那不像是來到某人的花園，却像是進入到自然世界，一脈青山，一溪流水，毫無拘束的陳現在眼前，那是一種寓自然而家宅的神奇構想，只覺得美的自然，美的神奇！

頭上的那一輪大月亮，看上去又大又圓，附近的星辰更是看來舉手可攀，翠草如茵的地面上，洒下了大片的五色石塊，月光下各自閃爍着一片奇光異彩，宛若一地流瑩，當眞美不勝收！

杜鐵池由不住讚嘆道：「好美！」

藍宛瑩微微一笑，手指着地面上的那些五色石塊道：「這是方三哥送的，他因有便到『洗星堡』作客，順便向洗星老人要了這些星石，五光奇色看來確是美麗，尤其妙的是這些星石，原自由不同星球上墜落，各有色澤，光度迥異，入夜以後給月光一照，便自現了原形，我只略加佈置，倒像是洒下了一天繁星似的！」

杜鐵池只是由衷的讚賞，駐足而觀，一時忘記了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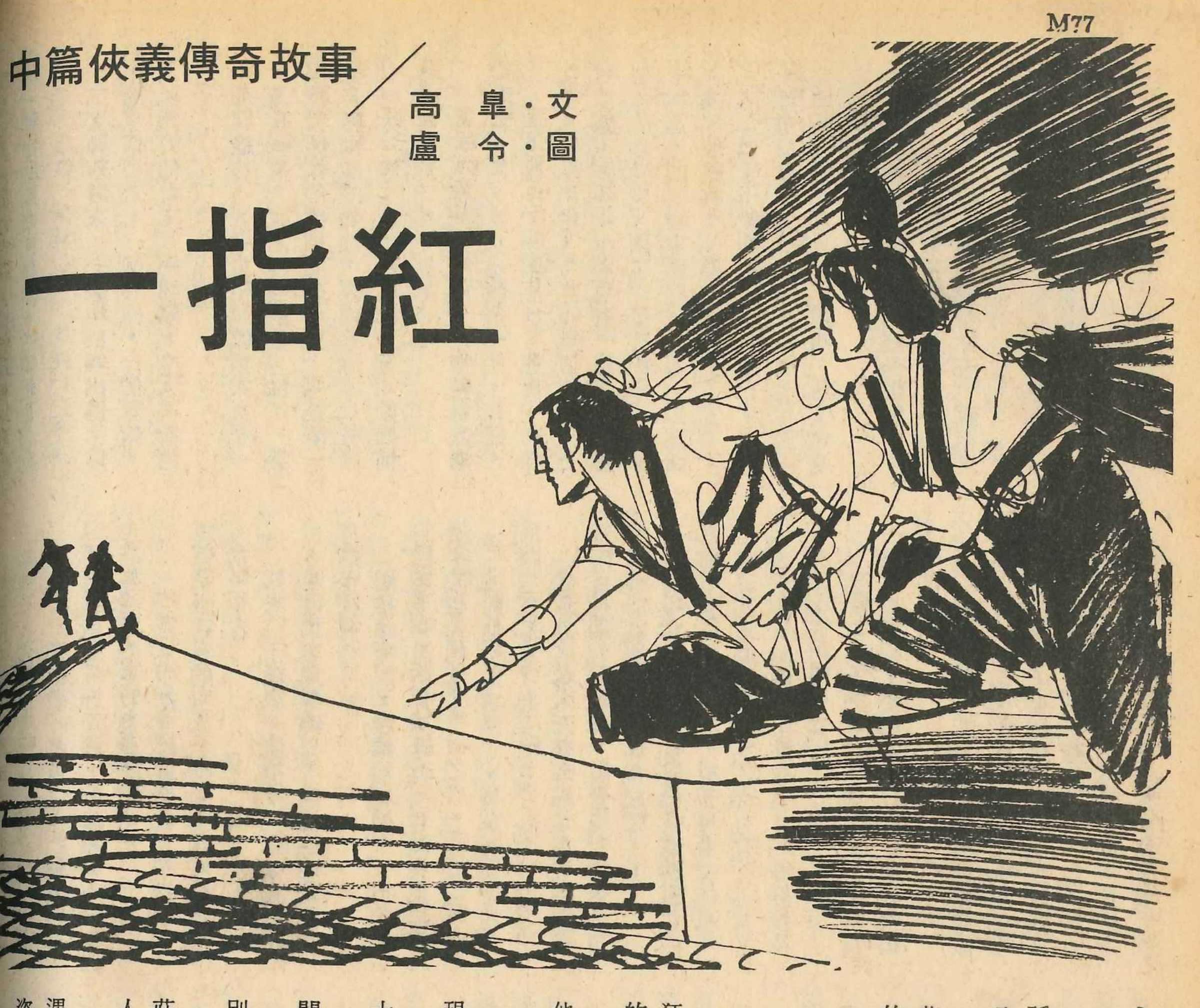
藍仙子這番話牽扯的兩個人，前者「方三哥」乃崑崙七子中行三的「玉靈子」方昆，至於那個洗星老人杜鐵池也於不久前由徐雷處聽過！知悉乃是一名出道甚久的散仙，所居「洗星堡」乃海內七絕之一，景象之美，出乎想像！

——這個洗星老人生平特性之一即是專愛搜集各式奇石，即使連天空墜落的各色星石也不放過，他更有特別眼光鑑別天地間的一切金石美玉，一入其目，即能見其特質，略加斤斧即爲瑰寶，也算是當今天下一個奇特的異人奇士了。（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一指紅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七劍莊四位莊主童巨臣、涂浚、葉楚材、藍玉圳，正在客房議事，突然店小二送來一張拜帖，一看之下，原來是公孫世家的公孫勛與雲台山的章三波聯合向七劍莊挑戰，約定月尾在霍山了斷過節。於是童巨臣便派出兩名莊丁先行去打探這兩批人馬的行止。翌日，才率該莊人馬向霍山進發，途中據回報，公孫世家的人經已起程，而雲台山的人已到達霍山，住宿劉家屯。四位莊主商量後，乃決定夜襲劉家屯。是夜，七劍莊的人乘着月黑風高的掩護，摸近雲台山的人的住處，一刀一個，立即殺光，及至章三波夫婦發覺，即破窗追出……

患難見眞情　紅顏成俠侶

想到「死人」二字，辛三波不由心頭狂震，他適才在迷矇中曾經聽到一些怪異的聲音，難道他們竟然遭到了暗算？

辛三波一生出生入死，久經大敵，但他此時再也忍不住了。

「姓童的，我的手下呢？」

他在喝問童巨臣，却已青筋暴露，目現殺機，分明他已經猜出了答案了。

此時人影連閃，涂浚、葉楚材，及二十名劍士，一個不少的進入院中。

嘿嘿一陣冷笑，涂浚接下了辛三波的問話。

「你的手下麼？到鬼門關等你去了，別讓他們等得太久，兩位也上道吧。」

辛三波大喝一聲道：「姓童的，七劍莊以名門正派自居，原來却是一般無恥小人！」

藍玉圳撇撇嘴道：「這要看對誰了，遇堯舜講仁義，對你們這般無惡不作的强盜麼，只好使用一點霹靂手段了。」

辛三波大怒，吼道：「本山主跟你們拚了……」

此人的一柄板斧馳譽江湖，他此時挾盛怒而來，出手一招，風雷俱動，的確不容輕侮。

涂浚不容他撲近，口中道了聲「來得好」，長劍一吐，接着辛三波惡鬥起來。

高月眉原想與辛三波聯手的，但被藍玉圳截住，這一對雌老虎，也捨死忘生的展開了搏殺。

辛三波能够領袖黑道，盛名並非倖致，板斧縱橫飛舞，帶起令人窒息的勁風，以涂浚那身江湖罕見的功力，仍然守多攻少，落入了下風。

另一邊的搏殺正好相反，高月眉的三色劍敵不住追風三十六式，她不只是抽不出時間使用獨門暗器七巧針，而且連受三處劍傷，形勢危殆已極。

辛三波雖已佔了上風，但他却心懸兩處，時時抽空瞧着高月眉，板斧自然無法發揮到原有的水準。

及見高月眉連受創傷，他知道無法再

闖下去了，雲台山砸了招牌還可以捲土重來，要是丟了老命那就甚麼都完了。

於是他一聲暴吼，一斧將涂浚震退，同時彈身急躍，板斧再揮，藍玉圳又被他迫得倒退三步。

他更不遲疑，口中喝了一聲走，伸手一帶高月眉，雙雙躍上屋頂，再向後山鼠竄而去。

他這幾下動作，彷如電光石火，七劍莊的幾位莊主只是稍作遲疑，他已逃得沒有了影兒。

藍玉圳纖足一跺道：「大哥，追嘛，還等甚麼？」

童巨臣搖搖頭道：「來不及了，讓他們去吧。」

藍玉圳噘着嘴道：「大哥早該出手的，留下他們等於留下無窮的後患。」

童巨臣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咱們把門塲清理一下，別嚇着這兒的居民。」

涂浚與葉楚材立即率領二十名劍士清理鬪塲，忙了將近個把時辰，才把房子打掃乾淨，然後由劍士分班戒備，他們就在此地歇了一晚。

現在他們安心了，雲台山經過這次痛剿已不足爲患，剩下一個公孫世家，以七劍莊的力量自然可以應付裕如。

他們在此地住了四天，第五天是約鬪的日子，當天他們準時赴約，到霍山中鎮祠前與公孫世家一爭長短。

× × ×

天色陰沉沉的，除了狂悍的山風，中鎮祠前當得是萬籟俱寂。

荒山，古刹，原本是一個清靜之地，但這座古刹之前此時却充塞着一片殺機。

在中鎮祠左前方是一個平坦的山坡，靠近山壁之處，立着黑壓壓一片人潮，他們是公孫世家的，看情形好像傾巢而出。

七劍莊的人停在對方的丈外之處，童巨臣流目向前面瞥了一眼，心頭不由暗暗一懍。

童巨臣到過公孫世家，對這一門派的重要份子全都認識，但這一眼瞧去，他却發現幾個頗爲惹眼的人物。

公孫勛的左側是公孫紹，右側是一個白髮皤皤，滿臉皺紋的黑衣老者，此人的長像並沒有甚麼特出之處，只是他那件黑衣却頗不尋常。

三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魔頭，他喜歡活剝人皮，生吃人心，後來引起武林的公憤，在泰山一塲決鬥，他被武當青雲道長一掌擊下懸岩。

此人有一個最易辨認的特點，就是他那件黑衣。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却自稱秀士，還怕人不知道他滿腹經綸，竟在黑衣上掛出他的招牌。

那是兩塊形如書本的白布，前胸一塊，後背一塊，使人一目之下就知道他是一個讀書人。

秀士原是一個高雅的名詞，但江湖朋友却在秀士之上替他加了「剝皮」二字。

不管怎麼說，此人功力之高是江湖罕見的，估不到他沒有死於泰山，三十年後竟然重現江湖。

除了這個魔頭，還有兩個也不是等閒人物，他們一個跛脚，一個獨臂，分開來稱呼是海拐子及獨臂陰魔，合起來說是天宇雙殘。

公孫世家損失了兩個護院，天宇雙殘却跟現存的兩名護院站在一起，顯然，他們是就任公孫世家的護院了。

但剝皮秀士呢？他站在公孫勛的身側，身份較護院又高了一等，他究竟是個甚麼職司？

其實他們的職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孫世家憑空增加了三個魔頭。

一個領袖白道的門派，居然容納了三個人見人怕的魔頭，這不僅使得七劍門下大爲意外，也有點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如何，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既已來到中鎮祠，只好將生死存亡置之度外。

童巨臣緩緩吸一口長氣，使心情平靜下來，然後雙拳一抱道：「久違了，公孫大俠，童某奉召前來，不知有何指教？」

公孫勛冷哼一聲道：「貴莊連殺本門兩大護院，使公孫世家丟人現眼，血債血還，老夫今天要向貴莊討個公道。」

童巨臣道：「這話要看怎麼說了，凡事都該有個緣由，貴門的人無事找碴，將在下的五弟擄走，請問他是怎麼犯着貴門了？」

公孫勛道：「這沒有甚麼，一山難容二虎，江湖上原就是弱死强存的。」

童巨臣道：「那你就不必怪咱們了，只能怨他們學藝不精。」

這兩人的話越說越僵，一塲搏殺似乎難以避免。

立在公孫勛左側的公孫紹，自從七劍莊的人到達之後，他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過藍玉圳，這位公孫世家的少主人，敢情還是一位多情之人。

由於他暗戀藍玉圳，自然不希望雙方兵戎相見，因而出聲相勸道：「爹，咱們與七劍莊並無深仇大怨，如果當眞以死相拚，咱們不見得能够得到多少好處，依孩兒相勸……」

公孫勛不容他把話說完，立即怒叱一聲道：「住口，拐子、陰魔出戰！」

天宇雙殘應了一聲，雙雙撲了出來。

七劍莊的二莊主涂浚，四莊主葉楚材請令出塲，分別迎上了天宇雙殘。

海拐子使的是一對鐵拐，因爲他右脚微跛，不良於行，以鐵拐作兵刃可以一物二用。

其實他在與人搏殺之際，兇悍無比，右脚的殘缺，絲毫都不影响他的武功。

天宇雙殘是黑道中十分著名的兇人，一上來他就一拐橫掃，一拐直擊，鐵拐帶起强烈的勁風，震得涂浚的衣衫都飄了起來。

涂浚不敢硬接他的鐵拐，衣袂飄飄，滿塲避讓，海拐子連續砸過來十幾拐，他却一劍都沒有使出。

涂浚的情形不太樂觀，葉楚材的遭遇也好不到那裏，因爲獨臂陰魔的兵刃是蒺藜鞭，鞭長九尺六寸，揮舞起來籠罩丈許範圍，而且每一個蒺藜都藏有毒針，一旦被它碰上，毒針就會射出。

所幸葉楚材的知識極爲豐富，他一瞧到蒺藜鞭，就猜出其中必有古怪，因而只是避讓，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

七劍莊主兩位莊主一上來就落在下風，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好在他們內力極高，輕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雖然被人家逼得團團亂轉，要想傷到他們却也不易。

不過這並非長策，只要他們稍有疏忽，就可能將生命擱在這裏。

因而藍玉圳焦急不安的道：「大哥，這樣不行，咱們上。」

童巨臣道：「六妹別忘了還有一個老魔頭及公孫父子，在那兒虎視眈眈，咱們如若出塲，必然會將他們引來……」

他們說話之間，鬥塲已然發生劇變，四莊主葉楚材已經一脚踏到鬼門關上了。

獨臂陰魔使用的蒺藜鞭固然歹毒，他本身的功力也比葉楚材高出許多，當連使十幾二十鞭沾不到對方之後，他那陰沉沉的雙目之中，忽然射出兩道扣人心弦的綠色光芒。

他掌中的蒺藜鞭，速度也慢了下來，由外表瞧看，好像有些力不從心似的。

其實他如此一慢，蒺藜鞭上的眞力較適才幾乎增加了一倍，也可以說獨臂陰魔的看家本領，此時才眞正使了出來。

這回葉楚材就災情慘重了，因爲他忽然感到四週的空氣變得十分凝重，舉手挪足都不如適才靈活。

如此一來，他的危機加深了，明知蒺藜鞭會掃向他的左肩，他提足全身功力，才以毫釐之差躲了過去。

在躲過兩鞭之後，他已是冷汗披體，心跳氣促，第三鞭他再也無力避讓了。

無力避讓的結果就是死，縱使童巨臣親自出手，也是鞭長莫及，救他不得。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塲外忽然飛來一條紅矛，它像經天長虹一般，挾着風厲雷鳴之聲撞向蒺藜鞭。

這一撞之勢，强勁得駭人聽聞，蒺藜鞭迅速反彈回去，拍的一聲脆响，獨臂陰魔的腦袋被擊得粉碎，屍體連同蒺藜鞭一起滾出丈外才停了下來。

這是任何一個人都想不到的奇變，這一奇變使得所有在塲之人，全都目瞪口呆，甚至連打幾個寒噤。

此時一黃一白兩條人影緩緩走進鬥塲，穿黃衣的向童巨臣抱拳一禮道：「見過大哥。」

童巨臣滿臉驚喜之色道：「五弟，是你，這位少俠是誰？」

來人的確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他即爲童巨臣介紹同來的白衣少年道：「這位是白少俠，江湖上稱他爲白衣刀客。」

白衣刀客自然就是范嬋嬋了，不待童巨臣招呼，也已抱拳一拱道：「在下來得魯莽，請大莊主不要見怪。」

童巨臣道：「好說，少俠救了我四弟，在下感激不盡。」

葉楚材也過來感謝救命之恩，他們正在互相謙讓之際，藍玉圳忽然叫了起來，道：「大哥，他們逃了。」

童巨臣道：「讓他們去吧，五弟，有沒有見到七妹？」

方旋道：「見到過，當時她跟鷹爪門的禽少門主在一道，小弟因爲另有要事，所以，就跟她分開了。」

藍玉圳噘着嘴道：「大哥這次親自出莊，就爲了你跟七妹，結果你見到了她都不管，哼……」

童巨臣道：「六妹不要怨妳五哥，他的爲人妳應該相信得過。」

方旋面帶愧色道：「六妹責備得是，小兄實在有些慚愧……」

語音略頓，咳了一聲道：「大哥，小弟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童巨臣道：「什麼事？你說。」

方旋道：「小弟要陪白少俠去一趟關外，希望大哥能够准許。」

童巨臣嘆息一聲道：「五弟要陪白少俠去關外，愚兄怎能不准，只不過白少俠這一顯露武功，江湖之上只怕會立即掀起一場暴亂……」

范嬋嬋一怔道：「大莊主識得在下的武功？」

童巨臣道：「何只在下識得，要不，公孫世家就不會悄然而遁了。當年岷山之會，受害的共有二十六個門派，經過百餘年的演變，萬方多難，生老病死，現存的門派已不多了，不過……」

范嬋嬋道：「大莊主不必顧慮，有話請說。」

童巨臣道：「岷山之會，震撼天下武林，雖是已逾百年，人們對一指紅仍然談虎色變，當年刦後倖存的門派，固然會找少俠索仇，天下黑白兩道，只怕已放你不過！」

范嬋嬋淡淡道：「說的也是，告辭。」語音甫落，忽然彈身倒竄而起，一閃之間，身形已在亂山之中消失。

童巨臣呆了一呆道：「看來我是失言了！但我說的是實話。」

方旋道：「大哥說的沒有錯，只是應該找一個適當的機會，用另一種方式說出，再說她對小弟有兩次救命之恩，小弟已答允同她前往關外，縱使斧鉞加身，小弟也不能說了不算。」

童巨臣道：「是我錯了，你去吧，見到白少俠，代愚兄陪個不是。」

方旋不再說甚麼，抱拳一拱，返身急馳而去。

他在山中找了一陣沒有找到，只得沿霍縣北上，待到達榆縣再轉向東行，經娘子關逕趨河北。

這是赴關外最近的路綫，按常理，范嬋嬋必然會這麼走，就算路上碰不到，到關外也會找到她的。

還有一點就是童巨臣的預測，如果「一指紅」當眞會惹來滿天風浪，要找她就更容易了。

方旋的這項計算是正確的，應該不會有甚麼差錯，但他一直走出娘子關，到達河北的獲鹿縣城，不只是找不到范嬋嬋，連她的消息也打探不到。

翌晨他再往東走，晌午時分到達大郭鎭，他走進一間酒館去打尖，剛剛跨進店門，忽然聽到一聲歡呼：「啊，五哥，你也來了？這當眞巧得很。」

方旋循聲一瞧，原來是七莊主唐星。

她自然不是單獨一個，身旁還有一位護花使者禽嘉年。

他們早來一步，桌上已經擺着酒菜，唐星邀請方旋入座，禽嘉年也抱拳招呼。

他這位七妹，熱情不減當年，此時不僅笑逐顏開，還一迭連聲問他吃點甚麼。

方旋却面色一整道：「七妹，妳爲甚麼到處亂跑？也不怕大哥担心？」

唐星櫻唇一噘道：「找你嘛，你還要怨我……」

方旋道：「我有要事待辦，已經跟大哥說過。」

唐星哼了一聲道：「甚麼要緊的事，還不是去找白衣刀客，啊，五哥，我想起來了，好像是他……」

方旋道：「瞧妳說話沒頭沒腦的，妳到底想起甚麼來了？」

唐星道：「禽少俠也看到了，你叫他說。」

禽嘉年道：「日前咱們在山東冠縣附近，遇到一輛篷車，當時山風很大，車簾被風捲了起來……」

方旋道：「禽兄瞧到車內了？」

禽嘉年道：「小弟跟唐姑娘都瞧到了，因爲他的形象與白衣都十分醒目。」

方旋急道：「是白衣刀客？他爲甚麼要坐篷車？」

禽嘉年道：「他好像不是自願的，因爲他不是坐在車上。」

方旋道：「押車的是甚麼人？」

禽嘉年道：「公孫世家四大護院之一的厲萬邦，及三名武士，舟山掌門樊橋的妻子賽梨花江凝清，義子西門長春……」

方旋啊一聲道：「又是公孫世家！」

禽嘉年道：「這幾個都不難對付，只是……」

方旋道：「莫非還有比他們更可怕的人物？」

禽嘉年道：「不錯，此人已有三十年不入江湖，估不到……」

方旋接道：「我知道了，他是剝皮秀士。」

禽嘉年一怔道：「五莊主認識他？」

方旋道：「談不上認識，不過咱們曾見過一面。」

當即將七劍莊與雲台山及公孫世家的霍山之會，源源本本的說了出來，然後嘆息一聲道：「由於家兄的直言，白衣刀客才負氣而去，如果我跟他在一起，情形也許會好一點，他對我有過兩次救命之恩，我不能不管，你們慢慢吃，我走了。」

唐星道：「別急嘛，五哥，你知道他們去了那裏？」

不錯，山東冠縣的交通四通八達，怎能知道他們去了那裏？

禽嘉年道：「我想他們是去舟山，由冠縣到膠州灣乘船入海然後放舟南下。」

方旋道：「八成是這樣的，我想在他們到達膠州灣之前追上他們，一旦放舟入海，再追他們就難了。」

唐星道：「好，我跟你去。」

禽嘉年道：「如果五莊主不見外，在下也想相助一臂之力。」

方旋道：「多謝禽兄，咱們走。」

於是他們控騎狂馳，兼程疾趕，待趕到濟南一問，禽嘉年沒有猜錯，公孫世家那一夥，果然是去了膠州灣，只不過過去已有三日。

他們席不暇暖，再策騎上道，速度快得令路人側目，他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終於在高密縣城裏追上了，公孫世家一行落脚在明月客棧，方旋等三人就住在一箭之外的富春老店裏。

晚餐之後，他們在客棧密談，因爲今晚必須採取行動，才能阻止對方入海，但如何救出白衣刀客，就值得商榷了。

方旋沉吟半晌道：「今晚咱們去救人，儘可能避免跟他們硬拚，只要能够救出白少俠，咱們立即撤走。」

唐星道：「小妹跟禽兄引開他們，你去救人。」

禽嘉年道：「原則上唐姑娘說的是沒有錯，但實行起來就不一定了。」

唐星道：「怎麼說？」

禽嘉年道：「他們人多，咱們不一定能够將他們全部引開，只要有幾個人看守白衣刀客，救人不見得就能如願，再說剝皮秀士功力太高，咱們縱然三人聯手，不一定能够將他收拾下來，就算救出了白衣刀客，走不走得了還很難說。」

唐星櫻唇一噘道：「照你這麼一說，咱們就不必去救人了！」

禽嘉年道：「唐姑娘別誤會，在下是說咱們救人之際，必須把握兩個重點。」

唐星道：「哦，那兩個重點？」

禽嘉年道：「第一，咱們先暗中查看剝皮秀士住在何處，設法將他除去，其餘的就不足爲慮了，第二，白衣刀客身負絕頂武功，除了使毒，很少人能够將他制住，咱們如若事先査明他受制的原因，及早將他救解，縱使無法除去剝皮秀士也不妨事。」

方旋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不過當日我被高月眉的七巧針所傷，身中劇毒，白衣刀客不只是將我救出險地，還替我解去劇毒，由此可見使毒不一定能够將他怎樣。」

唐星道：「那你說他是怎樣被制住的呢？」

方旋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到時咱們相機行事也就是了。」

以寡擊衆，以弱敵强，他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經過一陣調息，待二更一起，便直撲明月客棧。

他們躍上隣居的屋面，經過一番觀察，才鷺伏鶴行般的投入客棧的天井，然後分作三路，小心翼翼的逐房探查。

客棧的房間不會太多，很容易就被他們查出范嬋嬋被關的房間，以及剝皮秀士的住處。

查到剝皮秀士的是唐星，她藉着微弱的月光，瞧出一件綉着書本的黑衫，再注目床上，發現一個禿頭短髭、枯瘦如柴的老人正在床上打坐，此人必然就是剝皮秀士，但她却不敢輕率出手。

她回頭一瞥，發現禽嘉年查完了一處房間正向她走來。

他由窗隙向床上一瞧，然後以傳音對唐星道：「快去幇妳五哥，此人由我來對付。」

唐星以關切的目光向他一瞥，一轉身逕向一側奔去。

穿過一道弄堂，她發現有一道門是虛掩着的，再舉目向四週一瞥，並沒有發現她的五哥。

莫非他進入這扇虛掩着的客房去了？那麼房中必然是白衣刀客了。

如果當眞是白衣刀客，爲甚麼還不救他出來？

她心中起了疑，忍不住悄悄向那扇房門走去，及走到房門之前，她忽然心頭一震，幾乎嚇得大叫出聲。

敢情門前轉角的黑暗之處，有一個人在那兒坐着，雙目睜得大大的，一瞬不瞬的向她瞧看着。

令她不解的這人爲甚麼不叫，他的懷裏還抱着一柄長刀，他爲甚麼不出手攻擊呢？

莫非此人已經死了？

她緩緩向那人逼近，那人一點反應也沒有，及伸手試探他的鼻息，果然是一具失去生命的屍體。

她拍拍胸口，吁出一口長氣，再回身向門縫裏一瞧，果然瞧到了她的五哥。

方旋坐在床榻之上，扶着白衣刀客，手掌貼在他的脊心，正在幫助白衣刀客運功。

豆大的汗珠沿面頰滾滾而下，方旋已經竭盡全力仍無法使白衣刀客蘇醒過來。

當然，他們身在險地，方旋自然要提高警覺，當唐星推門而進之時，他已經做好拚命的準備。

及見到是唐星，他忍不住一嘆：「我救他不醒，看來只好先帶他離開再說。」

此時唐星忽然雙目暴睜，緊緊盯着白衣刀客的前胸，那種既驚異又震駭的神態，使得方旋爲之大感訝然。

「妳是怎麼啦？七妹。」

唐星沒有回答方旋，氣呼呼的衝上前來，伸出纖纖玉手，一把抓下白衣刀客包頭的白巾。

現在方旋明白了，敢情唐星發現了破綻，瞧出白衣刀客是一個女人。

只是她一抓之後，竟然瞪目結舌的呆在那兒。

原來她抓下了白衣刀客的頭巾，一頭烏溜溜的秀髮隨即散了開來。

這原在意料之中，有甚麼好驚奇的？

她驚奇的不是秀髮，而是秀髮之中跌下來一塊圓餅。

她面色一沉，哼了一聲道：「便宜你們了。」一轉身，逕向房外衝了出去。

方旋見她負氣衝出，又不能丟下白衣刀客不管，只得出聲呼叫道：「七妹，妳聽我解釋……」

唐星會聽他解釋麼？也許會，不過她剛剛衝出房門，竟然遇到厲萬邦及兩名武士，在一陣叱喝聲中，他們就在門前狠鬥起來。

門前這一打鬥，方旋知道已經驚動了敵人，此時遠處也傳來打鬥之聲，禽嘉年只怕也陷入惡鬥之中了。

好在適才唐星忿怒的一抓，抓下了白衣刀客頭髮中的「迷魂餅」，她已經睜開了雙眼，只是神志還有一點恍惚。

天下的事，有時候巧得令人不敢相信，唐星在妬火焚燒之下，才抓去那麼一把，她想不到會抓出一塊迷魂餅，難怪她先是一呆，並且說「便宜他們了」。

這的確便宜了他們，否則方旋說甚麼也不會明白范嬋嬋的暈迷不醒，是頭髮中藏有一塊迷魂餅在作怪。

現在打門之聲更劇烈了，而且有人衝進了客房。

來人是霸刀樊橋的義子西門長春，他剛剛撲進房門，就被一股强悍無比的暗勁，震得倒翻而回。

這自然是范嬋嬋的傑作了，她已經能够出掌攻敵，必然已無妨碍，方旋担心唐星及禽嘉年的安危，不得不催促范嬋嬋道：「范姑娘：我的兩位朋友可能有危險，咱們得趕快去支援他們。」

范嬋嬋挽起長髮，包上頭巾道：「好，咱們走。」

她原已鷩了滿腔怒火，此時豈能不盡情發洩一下？

剛剛衝出房門，一片刀光就已壓體而至，此人是公孫世家的武士之一，他們原是以三敵一，在跟唐星惡鬥的，待瞧到范嬋嬋由房裏衝出，他隨手就是一刀。

一聲清叱，吐掌如風，范嬋嬋藝高胆大，硬是以空手入白刃的上乘功夫，一把奪過對方的長刀。

刀光再閃，帶起一溜血花，不待這名武士的屍身倒地，長刀已然搠進另一名武士的胸口。

好像伙，舉手投足之間，連傷兩條人命，似乎殺人比喝涼水還要方便。

在范嬋嬋來說，殺了兩個她並不滿足，只要還有敵人，她會毫不猶疑的痛殺下去的。

此地應該還有一個，那就是厲萬邦。

不過此人相當狡猾，范嬋嬋衝出房門之際他已經瞧到了，他明白得很，只要范嬋嬋找上他，他必然見不到明天的日出。

因而他全力揮出一刀，將唐星震退兩步，同時脚板心抹油，來了個逃之夭夭。

那麼在現場范嬋嬋是無人可殺了，這是她心有不甘的。

她沒有作半點遲疑，就像風一樣的馳了出去，但找遍整個客棧，再也找不到一個敵人。

方旋始終跟在她的身後，此時忍不住出言相勸道：「范姑娘，敵人已經逃光，妳就不必找了。」

敵人的確已經逃光，可是他的朋友也走光了，禽嘉年固然見不到人影，唐星同樣是芳踪杳然。

方旋知道，唐星負氣而去，禽嘉年自然會亦步亦趨的跟着她走，兩人同時失踪，應該在意料之中。

他不明瞭的是，禽嘉年如何能够以一敵二，同時對付剝皮秀士及賽梨花兩大高手？

不明瞭只好姑且存疑，要緊的還是處理善後。

他們殺了三個人，總不能丟下不管？於是他與范嬋嬋將三具屍體移往郊外，掩埋之後再回到富春客棧。

范嬋嬋美絕塵寰，藝業無雙，是一個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姑娘，只是她却有點任性，方旋冒着生命的危險救了她，此時她倒像審賊似的問起來了。

「你跟來做甚麼？」

「不放心嘛。」

「我是魔道遺孽，江湖黑白兩道都會放我不過，難道你不明白？」

「我明白。」

「你不怕死？」

「在下已經死過幾次，生命原是檢來的。」

「好吧，你一定要自尋死路，我也管不了那麼許多，但你爲甚麼要摘下我的頭巾，解開我的頭髮？」

「姑娘誤會了，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

「這個……」

「我明白了，是唐星？」

「姑娘不要生氣，她這麼做也是一番好意。」

「哦，甚麼好意？」

「在下無法救醒姑娘，虧得她在姑娘的頭髮之中找出那塊迷魂餅。」

「這麼說我倒是應該感謝她了，但她爲甚麼要不辭而別？」

「這個……也許她另有要事……」

「哼，別把我當作傻瓜，她只是發現我是個女人，所以撚酸吃醋，對不對？你說。」

「這個……也許妳說得對，不過我跟她只是兄妹之情，她這樣……咳，實在叫人想它不透。」

「照你這麼一說，她是在一廂情願了，我却有點不大相信……」

「姑娘，在下不善撒謊，妳要是不信，那也無可奈何，其實唐星妹子應該滿足了，禽少門主當得是一代俊彥。」

「哦……」

她這個哦字，尾音拉得很長，一對明如秋水的眸子，狠狠的盯着方旋，令人猜不透她是喜是怒，還是在打什麼古怪的主意。

范嬋嬋的性格原是突出的，否則她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女，怎麼敢獨闖江湖。

方旋猜不透她的心意只好不猜，因而站起來道：「時間已晚，姑娘安歇吧。」

范嬋嬋忽然面色一沉道：「禽嘉年也是像你這樣？」

這一句話來得十分突然，方旋一時想不出她的用意，神色上難免一呆。

范嬋嬋收回目光，雙眼一闔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話果然有道理。」

方旋這回有點懂了，他知道范嬋嬋對他有些不滿，却想不出她不滿的原因。

「姑娘，在下……咳，實在太笨了，不過，在下如果有甚麼錯誤，姑娘儘管指正。」

「眞的？」

「眞的。」

「你會聽我的？」

「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我要你殺死唐星……」

「啊，姑娘……」

「怎麼，不願意？」

「不，我只是想不出姑娘要殺唐星的理由。」

「一定要有理由？」

「人命關天，殺人怎能沒有理由？」

「這是說你還是不想聽我的了，我不需要你這種朋友，你走吧。」

「姑娘能不能聽我說幾句話？」

「你說。」

「唐星是我的師妹，咱們雖然沒有男女之愛，却有手足之情，姑娘要我殺她，是要陷在下於不義，要在下爲天下武林所不齒，像這樣的人，姑娘自然不會要他做朋友……」

「哦，還有麼？」

「有，唐星找出姑娘頭髮中的迷魂餅，雖然說不上有恩，至少姑娘身受其惠，姑娘要在下殺她，豈不是違反常理？不過我知道姑娘說的是玩笑話，不會眞的要我去殺她的。」

范嬋嬋是一個心地良善的姑娘，只因爲仇恨、孤獨的影响，使她的心理趨於偏激而已，經方旋這麼一說，她的螓首不由垂了下來。

方旋長長一吁道：「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在下是姑娘的忠實朋友，希望姑娘不必懷疑。」

范嬋嬋猛一抬頭，瞅着方旋嫣然一笑道：「我適才是說着玩的，希望你不要介意，不過……唉……」

方旋精神一振道：「不要灰心，姑娘，有甚麼困難，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范嬋嬋櫻唇一噘道：「你把我當作做外人，叫我如何能够跟你研究？」

方旋靦覥道：「姑娘，妳這是寃枉在下了……」

范嬋嬋哼了一聲道：「開口姑娘，閉口在下，難道就不能叫名字？哼，還說我寃枉你。」

方旋一怔道：「這個……咳……在下怎敢……」

范嬋嬋微現怒意道：「方旋，你簡直頑冥不化……」

方旋搓搓手道：「好好，嬋嬋，我聽你的就是。」

范嬋嬋微笑道：「這還差不多。」

方旋道：「好啦，那妳該說了吧？」

范嬋嬋神色一黯道：「我說了你可不能笑我。」

方旋道：「我怎麼會笑妳？妳放心說好了。」

范嬋嬋道：「我姓獨孤，單名嬋。」

方旋道：「這沒有甚麼，女孩子行走江湖，不說眞實姓名，沒有甚麼不對。」

獨孤嬋道：「我却編了一套謊言，說我爹娘被害，家破人亡。」

方旋道：「我想妳必有深意，不要急，慢慢說。」

獨孤嬋道：「我爹就是斷水刀獨孤建，無敵神刀范梵是我爹的師兄，他們兩人爲了一點師門恩怨，不只是恩斷義絕，而且翻臉成仇，數十年來，一直在明爭暗鬥，外人只是不知道而已。」

方旋道：「那范家的滅門慘案……」

獨孤嬋道：「不知，只是…只是…」

方旋道：「只是甚麼？」

獨孤嬋道：「自從范伯伯家遭到滅門慘案之後，我爹也失去踪跡了。」

方旋啊了一聲道：「他們該不是兩敗俱傷吧？」

獨孤嬋幽幽道：「我也不知道，但願……但願……」

方旋道：「那妳就不該遷怒別人，傷害無辜！」

獨孤嬋櫻唇一噘道：「你敢担保不是別人害了他們？而且我拾得的刀尖，武林中不只一人使用那種兵刃，你不能說不是一項綫索。」

（未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盧令·圖

雁血飄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獨自到伍鳳樓那幢別墅附近去偵察，他守在伍鳳樓每天必經的地方，但始終都不見伍鳳樓乘轎經過，正失望之際，瞥見伍鳳樓的女兒秋雁率同四名侍婢策騎飛奔而至，原來是追逐着一隻狠，當秋雁彎弓搭箭準備射殺那隻狠時，常護花已着先鞭，將狠射死，秋雁還以爲是她父親射殺的，及看清時，發覺是常護花，不禁勃然大怒，兩人口角間，一隻山鷄冲天飛起，常護花又一箭射出，嗖一响，山鷄應聲墜落。對方口角又起，秋雁怒不可遏，命四婢射殺常護花，但被常護花避過，常護花願賠錢道歉，秋雁不肯，硬要常護花侍候她打獵……

隻身探虎穴　險如履薄冰

常護花道：「你還未告訴我，叫什麼名字。」

「秋雁，伍秋雁。」秋雁隨即策馬奔出，常護花一帶韁繩，緊追在秋雁身後，那四個丫環亦一齊一聲喝叱，催騎追上。

秋雁一心要搶在常護花之前，策馬如飛，常護花也不與她較量，却追得很緊，始終保存固定的距離。

雙騎過處，衝開了層層草浪。

一隻兔子被驚動，倉皇往前奔走，秋雁嬌叱道：「射那隻兔子！」語聲一落，秋雁一箭射出，常護花亦同時射出了一箭，這一箭，他用的力道恰到好處，與秋雁的一箭同時射到，一齊射中那隻兔子。

秋雁發出了一陣銀鈴也似的笑聲，看來是那麼開心，常護花看在眼內，心頭不由得一凜，這個女孩子雖然有些刁鑽，但顯然入世未深。

伍鳳樓怎會有一個這樣的女兒？

想到竟然要利用這個胸無城府、天眞可愛的女孩子，常護花不禁有些感慨，可是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那隻兔子自有丫環拾取，秋雁繼續策騎奔前，偶爾笑顧常護花，笑靨如花，嬌俏動人。

前奔不遠，遠遠一羣山鷄野兔向這邊飛走過來，秋雁回顧常護花，忽然道：「我爹爹又在生氣了。」

常護花輕「哦」一聲，秋雁接道：「那羣山鷄野兔是下人趕去給我爹爹獵殺的，現在給趕回來，也就是說我爹爹心情很不好，下人不敢去驚擾他。」

常護花道：「這地方竟然有這麼多山鷄野兔，倒是奇怪得很，莫非是你們自家養的。」

秋雁道：「可以這樣說。」接又補充道：「那其實是附近的獵戶抓來買給我們，養在一個地方，每天早上趕出來。」

常護花道：「難怪都有些呆呆的，看來總覺得有些不一樣。」

秋雁道：「但在馬上要將牠們射個正着，可也不容易。」

常護花道：「這也是，令尊也都是每天策馬射獵？」

「都是的，不過可不是騎在馬上，他習慣坐在肩輿上。」

「那舒服得多了。」

「要不要看看他是怎樣子射獵？」

「不是說，他的心情現在很不好？」

「那是對別人，從來他都不會生我的氣，相反的，只有我生氣的份兒。」

常護花道：「小孩子一般都是很受寵，所以很多都給寵壞了。」

「你這是說我？」秋雁緊緊盯着常護花。

常護花搖頭。「我見過的女孩子中，你是比較好的了。」

秋雁轉嗔爲笑。「聽說你有一座萬花山莊，那裏眞的有一萬種花那麼多？」

常護花道：「即使沒有，也很接近的了。」

秋雁道：「花開的時候，一定很美麗的了，甚麼時候我可以到你那兒看看？」

常護花道：「甚麼時候也不可以。」

秋雁不悅道：「原來你這樣吝惜的，只是看看又不會看壞。」

常護花道：「你不知道我那座萬花山莊已經給燒掉了。」

秋雁一怔。「怎會這樣不小心？」

常護花道：「是別人燒的。」

「是你的仇人？」

「可以這樣說。」常護花看着秋雁。「那只是天地會的人。」

「天地會？」秋雁搖頭。「沒聽過，是些什麼人？你怎會開罪他們？」

她的神情變化語氣，完全是不知情的樣子，常護花一直在留意，也完全沒有說謊的感覺。

「連天地會你也不知道？」常護花試探着反問。

秋雁道：「聽你的口氣，天地會一定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很可怕的了。」

常護花道：「只要是走江湖的人，相信沒有一個不知道天地會。」

秋雁道：「看來，我眞的要說服爹爹，到江湖上走走的了。」

常護花笑道：「江湖兇險，能够不走，還是不走的好。」

秋雁又問道：「走江湖眞的危險？」

常護花道：「我若不是江湖人，萬花山莊也不會給天地會燒掉。」

秋雁道：「你還沒有告訴我，是什麼事開罪了他們？儘管他們怎樣兇惡，大槪也不會胡亂去殺人放火？」

常護花道：「我有一個江湖朋友，無意知道了天地會一些秘密，而他又將那些秘密告訴了我。」

秋雁道：「你那位朋友這是存心害苦你的了。」

常護花道：「他因爲當我是朋友，相信我能够好好處理這件事，才託朋友告訴我，在我知道之前，他已經給天地會的人殺掉了。」

秋雁驚訝道：「那到底是什麼秘密，天地會不惜殺人滅口？」

常護花苦笑，秋雁對於江湖上的事情，知道得實在少得可憐，到現在爲止，他也仍然未瞧出秋雁是不是在說謊。

秋雁的眼神始終是那麼清朗，常護花自信絕不會看錯，心中那一份不安的感覺也就更濃了。

秋雁奇怪的看着他，一會道：「怎樣了？」

常護花道：「天地會之所以爲天地會，是因爲他們的目的在傾覆天下，大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的氣槪，那一次，他們是要謀刺當朝的鐵御使。」

秋雁驚訝的睜得大眼睛。「鐵御使，他們怎敢做這種事情？難道就不怕朝廷圍剿他們？」

常護花道：「你以爲我是在說笑？」

秋雁道：「他們眞的志在天下？」

常護花道：「是眞的。而且已經大有成績。」

秋雁道：「朝中大臣怎樣，難道一些對策也沒有？」

常護花道：「他們已經分成了兩撥，其中一撥已經與天地會混在一起。」

秋雁脫口道：「這怎成，他們怎能够這樣做？難道不怕罪發抄斬？」

常護花道：「若只是一兩個人當然害怕，但人數接近一半，已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沒有足够的證據，即使當今天子，相信也不敢隨便動他們任何一人。

秋雁道：「聽爹爹說，當今天子是一個很昏庸的人，果然是眞的，難怪天下亂成這樣子，也難怪爹爹要退出朝廷了。」

常護花怔在那裏，接而發出會心的微笑，伍鳳樓就正如其他一般的父親一樣，對於自己的女兒，怎也要保持他們良好的印象，儘管做了多大的壞事，也瞞着不讓女兒知道。

不用再聽別的，只聽秋雁這些話，已知道她對於這個父親非獨很有好感，而且引以爲榮，若是一下子將那份好感完全除去，對她來說，絕無疑問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這都是無可改易的命運。

常護花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即使他不做這件事，伍鳳樓的秘密又能够維持多久？

有生以來，常護花還是第一次面對這種問題，所以他實在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好。

秋雁接道：「我爹爹是一個好官，也因此開罪了不少權貴，也因爲上疏勸諫，忠言逆耳，被那個糊塗皇帝罷黜。」

這與事實完全兩回事，常護花亦只好笑笑，這一次秋雁却看在眼內，道：「你笑？你不相信？」

常護花笑道：「笑，一向是友善的表示。」

秋雁道：「你不用狡辯，我看出你是不相信。」

常護花解釋道：「也許這年頭的好官實在太少了，而我一向是一個相信事實的人。」

秋雁勒住了坐騎。「你一定要相信，我是說眞的，也是認眞的。」

常護花一聽這語聲，已知道秋雁已開始動氣，小姐脾氣又要發作，笑應道：「暫時相信成不成？」

「不成！」秋雁隨即一聲失笑。「其實你也是對的，你又不認識我爹爹，一定要你相信，無疑有些過份，可是，我爹爹

眞的是一個好官，而且很喜歡結交江湖豪傑，一會你就知道是否事實的了。」

「一會?」常護花有些詫異地。

秋雁道：「他就在前面不遠。」

常護花笑笑。「那我現在還是開溜爲妙。」

秋雁道：「怎麼了！你不敢見他?」一頓，將坐騎一勒，面對常護花。「不是說，你要去看看他是怎樣子打獵的?」

常護花還記得他並沒有答應過秋雁。

秋雁也好像省起來了，轉口道：「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反正我去到那兒，你都要隨我到那兒。」

常護花道：「我只是担心，令尊雖然不會對你生氣，却不難遷怒到我這個陌生人的頭上。」

秋雁嬌笑道：「有我在旁邊，你担心什麼?」一帶韁繩，接又往前奔出。

常護花只有追上去，那些山鷄野兎這時候已經走得一乾二淨，放目望去，前面草原浩蕩，草原盡頭，一座巨大的莊院，也不知有多少個院落。

秋雁策騎不停，直往前奔，沒多久，已遠遠看見那座肩輿。

伍鳳樓仍坐在肩輿上，弓斜擱在脚旁，目光已向秋雁這邊望來。

由向這邊望來開始，他的神態已然兩變，原是一臉的憂慮之色，看見了秋雁，一下蕩然無存，眼瞳中換過了一種難以言喩的喜悅，嘴角也綻出了笑容來。

可是到他看見常護花，那種笑容便突然一歛，眼瞳中又露出了詫異之色。

事實上，這麼久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看見秋雁跟一個男孩子走在一起。

相距雖遠，可是他仍然有一種感覺——失落的感覺。

就好像秋雁已經不再屬於他，連他自己也奇怪，爲什麼竟然會生出這樣的一種感覺來。

常護花看不到伍鳳樓的神情變化，却是突然有些緊張。

天地會每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屬下都絕不簡單，這之前，他已經見識過好幾個，而現在的伍鳳樓，身份都是在那些人之上。

以常護花推測，這個伍鳳樓當然也比那些人更加難應付，現在他們要接觸了。

兩騎來到肩輿前面的時候，伍鳳樓的面色已回復，那是秋雁心目中的正常。

秋雁也不管那許多，策馬繞着肩輿走了一圈，才在伍鳳樓身旁停下，細意打量起伍鳳樓來。

伍鳳樓笑問：「怎樣了，爹有什麼不妥當?」

秋雁道：「爹不是在生氣?」

「本來是的，但看見自己的寶貝女兒到來，什麼氣也消了。」

秋雁笑道：「那是因爲這個寶貝女兒一向都麻煩得很，說不定又會給那個爹爹再氣上一氣，若是不先趕快將原來的氣消掉，準得會給脹死。」

伍鳳樓失笑道：「這已經不是對爹爹該說的話了。」

秋雁隨即道：「我帶了個人來見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氣的，你一定會高興。」

伍鳳樓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道：「就是這個?很年青啊。」

秋雁道：「你不認識他?」

伍鳳樓搖頭，反問道：「我說過認識他的?」

秋雁道：「省不起來了，可是我記得，你曾經說過他是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伍鳳樓一怔，脫口道：「常護花?」

秋雁道：「不就是他了?」

伍鳳樓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遍，表面上雖然沒有任何表示，內心已有如浪濤衝擊。

常護花現在是什麼身份，他當然很清楚，常護花怎會在這裏出現，他多少亦已猜想得到，而來意如何更就不在話下了。

——他們竟然利用到我的女兒?

伍鳳樓最感憤怒的只是這一點，可是他竟然忍得住不將心頭的憤怒透露出來。

常護花的目光非常銳利，可是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他更加相信，眼前這個人，比較這之前他遇上的天地會任何一個都要難以應付。

他隨即抱拳。「晚輩常護花，見過老前輩。」

伍鳳樓嘴唇一掀笑道：「不敢當。」

秋雁接道：「我爹爹是不高興你將他叫得這麼老！」

常護花道：「那該怎樣稱呼才好，莊主還是侯爺?」

秋雁道：「我說侯爺最好了。」突然省起了什麼，問道：「你知道我爹爹是侯爺?」

伍鳳樓替常護花回答：「你爹爹在江湖上本就不是無名之輩。」

「可是爹爹什麼時候走過江湖了?侯爺也不是什麼綽號。」

伍鳳樓佯作歎息道：「不得了，我這個女兒越來越聰明，什麼也騙不過他。」

秋雁嬌笑道：「那有做父親的當着女兒面對別人稱讚自己的女兒?這就是眞的，也變成假的了。」

伍鳳樓轉對常護花道：「什麼也是一句，公子既然是江湖人，何必拘束?」

「侯爺說得是。」

「公子不在萬花山莊，跑來這裏，不知有何要事?」

常護花道：「侯爺不知道?」

「知道什麼?」伍鳳樓反問。

常護花道：「敝山莊已化爲一炬。」

秋雁道：「是天地會的人幹的。」

伍鳳樓心頭一凜，道：「天地會的人，不是說替天行道，怎會做出那種事?莫非常公子與他們有什麼過節?」

常護花還未回答，秋雁已嚷道：「爹，你不知道的了，天地會的人全都是壞人，還與朝廷命官勾結哪。」

伍鳳樓仍然忍下來：「有這種事?」

秋雁道：「是眞的，難怪朝政腐敗，難怪爹要退出來了，爹，害你的原來是天地會呢。」

伍鳳樓乾笑一聲，道：「爹可不知道什麼天地會，也不知道江湖上的事情。」

秋雁道：「爹不是時常結交江湖豪傑嗎?」

伍鳳樓說道：「爹却不是江湖人，現在既然退隱了，當然更不想過問江湖的事

情。」

秋雁不高興的道：「怎會這樣的?」

伍鳳樓道：「江湖險惡，人心猶甚，這是爹的經驗，遠離一些，總是好的。」

秋雁聽得出。「爹是怪我將常大哥帶來?」

伍鳳樓打了一個哈哈，道：「常公子乃是有名的大俠客，爹倒是放心得很。」

常護花道：「侯爺過奬。」

伍鳳樓接道：「而且常公子光明磊落，也不會像那些卑鄙的江湖人，需要時刻防着他。」

常護花笑道：「江湖人有些的確卑鄙得很，尤以加入天地會的，稍微有些正義感的都無不恥以爲伍。」

「如此說，常公子對天地會是毫無好感的了?」伍鳳樓笑問。

常護花點頭。「而且一直與天地會的人作對，可以說勢不兩立。」

伍鳳樓道：「看來常公子是準備不擇手段對付天地會的人了?」

常護花道：「這本來就不是一塲公平正直的決鬥。」

「不錯——」伍鳳樓點頭，目光陡然一緊。

一隻山鷄即時從三丈外的草叢中飛出，伍鳳樓立即取過弓箭，彎弓搭箭，一箭疾射出去。

常護花同時一箭射出，後發先至，正射山鷄的頭部，山鷄的頭那刹那一偏，伍鳳樓射出的一箭，就間髮之差一旁射空。

秋雁一些也沒有感覺不妥，反而拍起手來。「爹原來也不比我强，快不過常大哥。」

伍鳳樓乾咳一聲，道：「爹老了！」

「又是這種話，」秋雁笑得太開心。「爹年輕的時候，無論什麼總是沒有人比得上的?」

伍鳳樓道：「你懷疑爹說謊?」

秋雁道：「本來沒有的，現在有些了。」隨又笑起來。

伍鳳樓輕歎一聲，目注常護花，道：「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句話可眞不錯，你一來，非獨將我這個老頭兒的威風趕掉，而且連我那寶貝女兒的信心也動搖了。」

常護花抱拳一揖。「晚輩年青不懂事，倒沒有兼顧到這方面，侯爺數十年經驗，理當比晚輩考慮得更周詳，也知所取捨的了。」

話中有話，伍鳳樓彷彿沒有聽出，目光轉向山鷄中箭墮下處，道：「常公子這一箭射得倒也快！」

常護花道：「也總算射中了目標。」

伍鳳樓道：「我年青的時候，胆子也很大，却未必會射出這樣的一箭。」

常護花道：「這一箭意外而無禮，可以說是有些不擇手段，難怪侯爺不悅。」

伍鳳樓道：「幸好射出去的箭不像潑出去的水，要收，還是可以收回來的。」

常護花道：「侯爺作主。」

伍鳳樓倏的一笑。「風聞常公子不重名，不好利，可是當眞?」

常護花道：「常家在京城還有很大的生意，說到名，若是好名的人，相信都明白，立即能夠到手的總比茫然無期的實際得多。」

伍鳳樓笑道：「我以爲年青人都不會甘於現狀。」

常護花道：「也要看現狀如何，只要有些經驗的年青人，相信都會看得出來不會盲從附和。」

伍鳳樓道：「很好的口才，看來我是很難將你說服的了。」

常護花點頭，伍鳳樓道：「你的箭也實在不錯，可惜射得遲了一些。」

秋雁插口道：「爹，常大哥的後發先至，不是射中了?」

伍鳳樓道：「那些山鷄是我們養的比一般笨得多，射中了不見得就是本領。」

秋雁道：「爹都是落空?」

伍鳳樓道：「那是意外，爹沒有提防，不會再有同樣情形發生的了。」

秋雁道：「女兒就是不相信。」

伍鳳樓淡然一笑，抽出另一枝箭，對準了一隻正由那邊飛過來的山鷄。

秋雁立即嚷道：「常大哥，你得準備了。」

語聲一落，伍鳳樓一箭射出，常護花的反應也很敏捷，隨即拔箭，上弦，迅速射出。

伍鳳樓這一箭比方才那那一箭顯然更凌厲，可是常護花射出的一箭却較之更加迅速。

也就在這刹那，伍鳳樓射出了第二箭，這一箭竟然比第一箭還要快。

跟着常護花那一箭便要射在山鷄上，伍鳳樓的第二箭已射至，却是正中常護花那枝箭的箭桿，兩枝箭立時左右彈飛。

與之同時，伍鳳樓的第一箭已射中了那隻山鷄。

秋雁拍手叫好，常護花亦由衷道：「侯爺神乎其技，晚輩佩服。」

伍鳳樓笑笑道：「我已經盡了全力，也是你要迫我盡全力將那枝箭截下來。」

常護花道：「要侯爺費這許多氣力，晚輩實在很感不安。」

伍鳳樓道：「你能夠明白我實在很不想費這些氣力的就好了。」

常護花道：「晚輩雖已明白，可是箭已離弦，不能罷休。」

伍鳳樓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有可原，可是一個江湖人不在江湖，却走進官塲中，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那就眞的罪無可恕的了。」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常護花仰首望天。「而且侯爺也應該明白，好像一個我這樣不在乎名利的人，若不是給迫進官塲，是很難會走進去的。」

伍鳳樓道：「江湖上的事情，我知道並不多，但也不算少的了。」一頓一歎。「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常護花道：「這又要怪晚輩爲什麼是江湖人了，江湖人以情義爲重。」

伍鳳樓打了一個哈哈，沒有再作聲，常護花也沒有，秋雁看了看他們，搖搖頭。「你們怎樣了?說的全都是那麼難懂的話。」

伍鳳樓道：「因爲你還是個孩子。」

秋雁不依的道：「這麼大了，還是孩子?」

伍鳳樓道：「在爹眼中，孩子永遠都是孩子。」一頓轉問：「你們還要到那兒

去？」

秋雁道：「他接不下我雙刀，答應整天要侍候在我身旁。」

伍鳳樓微笑道：「他眞的接不下你雙刀？」

秋雁道：「當然是眞的。」

伍鳳樓轉顧常護花。「想不到小女的武功一下高了這許多，連聞名天下，被稱爲最有前途的劍客也不是她的對手。」

常護花道：「任何人都有大意疏忽的時候。」

伍鳳樓點頭。「這倒是不錯，看來雁兒的運氣眞還不錯。」

常護花道：「也許。」

伍鳳樓道：「也許也有這樣不錯的運氣。」

常護花道：「晚輩已經在步步爲營，盡可能避免出錯的了。」

伍鳳樓轉顧秋雁，道：「你現在打算要他侍候你到那兒去？」

秋雁道：「本來是要繼續射獵的，可是他的箭法那麼好，贏了也是他在讓着我，沒意思，倒不如到處走走算了。」

常護花接道：「侯爺的府邸據說冠絕洛陽，晚輩倒想趁這個機會參觀一下。」

伍鳳樓未置可否，秋雁已點頭道：「這也好，你不妨看看，到底是你那座萬花山莊美麗，還是我們這座莊院美麗。」

常護花搖頭。「萬花莊已經給燒掉，我也沒有留下多大的印象。」

秋雁道：「你不是住在那兒？」

常護花道：「就是沒有留意。」

「怎會這樣的？」秋雁有些兒奇怪。

常護花笑笑。「這大概也就是所謂身在福中不知福。」

伍鳳樓道：「若是眞福，絕不會不知道的，年青人畢竟是年青人，知道的總不會太多。」

常護花只笑不語，秋雁接問伍鳳樓。「爹，讓常公子進去看看成不成？」

伍鳳樓聽到這句話，心裏總算舒服一點，笑道：「你說好，爹怎敢說不好？」

秋雁笑起來，接問道：「爹現在要回去了？」

伍鳳樓搖頭。「你與常公子先行，我還要在這兒待一會。」

秋雁又問：「爹的氣全消了」？

「全消了。」伍鳳樓笑了笑，這笑容之中彷彿藏着些什麼，可是秋雁瞧不出。

常護花也一樣瞧不出。

× × ×

莊院的建築完全是宋朝的體制，小巧玲瓏，精美簡潔，雖然甚多人工點綴，仍不損其天然之美與山水之眞，而設計之精巧，技術之神妙，非胸中有萬千丘壑，難以弄得出來。

舉凡園林中應有的景物，如亭台樓閣花樹池橋等等，這座莊院都應有盡有，配合得極其自然，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一點，不能疏一點，也不能密一點。

常護花一路走來，忍不住讚道：「好一座莊院！不知道是出於何人設計。？」

秋雁有些驕傲問道：「就是我爹爹，你看比你那座萬花山莊怎樣？」

常護花道：「萬花山莊只有花可看，這座山莊却是一亭一橋，一草一木，都是非凡，縱使看上兩三天，也難以畫出其中巧妙。」

秋雁道：「那你就留在這裏兩三天，或者四五天，看過飽好了。」

「雖有此意，只怕令尊不會滿意。」

秋雁道：「我去跟爹說，爹亦很疼我，一定會答應的。」

常護花一聽，心頭一陣茫然，也一陣歉疚，眞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他若是不利用秋雁，要進入這座莊院，只有偷進來，那想仔細的搜一搜這座莊院，當然是沒有可能的事情，雁秋却是一個如此清純的女孩子。

常護花完全可以肯定秋雁非獨不知道伍鳳樓的秘密，伍鳳樓甚至在盡力隱瞞，不希望秋雁知道。但這件事能够隱瞞多久，常護花雖然不敢太肯定，却知道不會太久。

秋雁知道了伍鳳樓的秘密，將會有什麼結果。知道自己在利用她又將會如何？常護花亦不難想像得到。

那對於秋雁來說，無疑是很殘忍，然而誰也不能扭轉這局勢，即使伍鳳樓，也一樣不能。

現在伍鳳樓就是要退出，天地會的人也不會答應，不管怎樣，都是一個很悲慘的結局。

這難道就是命運？

× × ×

前行不遠，小亭一角，石橋三折，綽約池塘中，橋頭有一座敞廳，紫藤二樹，蟠若虬龍。

敞廳中負手立着一個白衣如雪、書生打扮的青年，他好像在那裏沉思着什麼，聽得腳步聲，回過頭來，見是秋雁，方待招呼，再看清楚秋雁旁邊的常護花，不由愕然。常護花在他來說，並不陌生，他甚至可以說對常護花有過救命之恩，當日西門逸在勝棋樓外以飛蜂針暗算常護花，就是被他搶先一劍刺殺，以至飛蜂針失了準繩，起不了作用。

這個書生當然就是冷冰如。

常護花以前沒有見過冷冰如，名人譜上對於冷冰如却有詳盡的描繪，他們亦已查出了葉濤是由冷冰如找來的，知道冷冰如是天地會的人。

四目交投，常護花已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到秋雁給他介紹，更完全肯定。

「這是我表哥，冷冰如。」秋雁是這樣介紹。

難道還有第二個這樣的冷冰如，常護花絕不相信，笑應道：「小弟常護花。」

「原來是常兄，幸會。」冷冰如裝作若無其事，轉問道：「表妹怎麼會認識常兄？」

秋雁笑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

回顧常護花。「我表哥的武功很好。」

常護花道：「冷兄在江湖上名氣很大，我早有耳聞，武功好，是當然之事。」

冷冰如冷然一笑道：「若說到名氣，小弟怎能與常兄相比？」

常護花道：「大家都是江湖人，客氣的話還是不要說了。」

冷冰如道：「常兄此來，未知有何貴幹？」

常護花還未答話，秋雁已笑道：「我

要他來，他怎敢不來？」

冷冰如有些詫異的道：「可是從未聽說過表妹與常兄認識。」

秋雁道：「我的事不一定要告訴你知道的。」

冷冰如淡然點頭。「這倒也是，只不知常兄到來的事……」

秋雁道：「爹爹知道的，我還要爹爹留他在這裏住上幾天。」

冷冰如心中更是詫異，沒有作聲，常護花即時問道：「冷兄可知道一個叫做葉濤的人？」

「見過幾面。」冷冰如心頭震驚，實在想不透常護花怎會摸來這裏。

常護花連葉濤也知道，其他的事當然也知道了不少，冷冰如實在不明白，伍鳳樓何以將這條毒蛇放進來。

他實在很想立即去看看伍鳳樓，問清楚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常護花目光緊盯在冷冰如面上，每一個變化他都留意着，接又道：「根據葉濤的紀錄，冷兄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還因爲冷兄的介紹，接下了一宗二萬兩銀子的生意。」

冷冰如的心沉了下去，常護花既然連數目也清楚，葉濤留下記錄的事當然也不會假的了。

秋雁一旁聽得清楚，奇怪道：「那是什麼生意，值得二萬兩銀子那麼多？」

冷冰如截口道：「這其中只怕有些誤會，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給他介紹過什麼生意。」

常護花笑接道：「看來，葉濤的記性並不太好，所以很多事都筆錄下來。」

秋雁問道：「葉濤到底是什麼人？」

常護花道：「他是峨嵋派俗家弟子，現年二十七歲，住在洛陽城內，一共有三頭住家，每一頭住家之內，都設有暗壁，在暗壁之下，另還有密室。」

冷冰如越聽，心頭越不舒服，他們的人只發現暗壁，並沒有發現密室。

那絕無疑問，密室已經被龍飛的人搜遍了。

葉濤而且在密室內留下了記錄，詳細的寫下了與他的關係，及事情經過。

秋雁聽不出話是對冷冰如說的，笑接道：「又是暗壁，又是密室，這個人看來很狡猾。」

常護花道：「狡兔三窟，只要看他有三個家這一點，便應該知道，這個人是很不容易應付的了。」

秋雁忽問道：「你跟他認識？」

常護花搖頭：「從未見過面，我們知道的，都是聽來的。」

秋雁隨即對冷冰如道：「表哥，你又是怎樣認識他的？」

冷冰如道：「朋友介紹，不過這個人雖然狡猾，總沒有那些狐蒙虎皮的人來得可怕。」

秋雁道：「你又在說誰？」

冷冰如道：「隨便說說，沒有一定說那一個。」

秋雁忽然一笑道：「遇上你眞好，有一件事，現在我們可以弄清楚的了。」

冷冰如一怔，道：「什麼事？」

「不是說，你那一劍使開來，無人能接得下？」

冷冰如笑笑。「我是這樣說過，你也事實接不下。」

秋雁道：「那麼常大哥呢？難道也接不下？」隨即一瞟常護花。

冷冰如道：「常兄被稱爲劍法最好的年青劍客，劍法之好，自然在我之上，但能否接得下我那一劍，仍然有待證明。」

秋雁立即嚷起來。「現在不就是機會？」隨即對常護花道：「常大哥，你替我接下他那一劍。」

常護花還未答話，冷冰如已道：「小弟正要請常兄賜教。」

常護花已看出冷冰如眼中的殺機，笑笑道：「淮南飛魚堡的劍術別樹一幟，小弟難得有這個機會，正好見識一下。」

冷冰如一聲冷笑，身形倒退，落在那邊石橋上，秋雁看不出危險，反而撫掌道：「好啊，我來做公證。」

常護花歎息在心中，身形可也不慢，三步橫移，已到了石橋另一端。

冷冰如接一揮手。「請出劍。」

常護花應聲拔劍出鞘，冷冰如手中同時出現了一枝銅管。「兵器無眼，或有誤傷，常兄請小心了。」

常護花目光一落，道：「這就是飛魚堡的劍？」

冷冰如點頭道：「這枝劍一共有七種妙用，恕小弟不一一說明。」

常護花道：「理所當然。」長劍隨手一振，斜指着冷冰如，道：「請賜教。」

冷冰如身形一動，飛掠向常護花，銅管在掌心一轉，在前疾點了出去。

常護花輕嘯一聲，劍一引，便要迎前，那知道冷冰如身形又自一變，有若魚躍於水，攻向面門的銅管已變了攻向胸腹。

銅管長只半尺，以這種距離，常護花要應付冷冰如的突來襲擊，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却就在那刹那，那枝銅管突然暴長三尺，變成一枝錐子也似的劍射向常護花的心胸要害。

秋雁這邊看見，脫口驚呼，常護花的身形也就在驚呼聲中一偏，錐子劍從他的胸前貼衣飛過，說險，當眞是險得很。

常護花劍隨即斜落，截向來劍，那枝錐子劍錚的却吞回，變成銅管，突然又射出，射向常護花眉心。

一劍截空，常護花的劍已扇形展開，一片劍光護住了身前，錐子劍射在劍光上彈回，但隨又彈出，與冷冰如身形十三個變化同時向常護花連攻了十三劍。

常護花若無其事，從容接下，第一劍那麼突然，竟傷他不着，以後的自然傷不着他的了。

冷冰如最後一劍落空，身形已然凌空拔起來，錐子般的劍半空中突然一截截散開，每一截與每一截之間，却相連着長逾半尺的鍊子，錐子劍立時變成了鍊子槍，不同的只是每一截都能够殺人傷敵。

他若是用劍，距離仍未够，劍變成了鍊子槍，却綽有餘裕，常護花冷不提防，劍不及封擋，倒退了出去。

冷冰如緊緊追擊，鍊子槍與人幾乎變成一條直綫。

常護花一退再退，偏身一閃，鍊子盡頭的一截劍尖「奪」地射進了樹幹內。

常護花長劍急落，「錚」的將劍尖後的鍊子削斷，那射入樹幹的一截劍尖亦彈了出來，火光一閃，突然片片碎裂，一蓬銀針從中射出，向四方八面射開去，突然又聚成一股，黏在常護花的劍尖上。

常護花目光一落，笑笑道：「這些針全都淬了毒藥，冷兄救我在前，怎麼要殺我在後？」

冷冰如身形落下，冷笑道：「你胡說什麼？」

常護花目光落在樹幹上，道：「西門逸身上也有這樣的一個劍洞，當日在勝棋樓外他以飛蜂針算計我，若不是身上中劍，飛蜂針失準，可眞麻煩得很。」

冷冰如道：「這是閣下的運氣奇佳，也是閣下的事，與我可沒有關係。」

常護花點點頭，說道：「不錯，也不一定只有冷兄的劍，才能够弄出那樣的一個洞。」

冷冰如接道：「我也不知道什麼西門逸，你我還沒有分出勝負，還呆在這裏作甚？」

常護花道：「我以爲不用再打了。」

秋雁那邊走過來，道：「你們到底怎樣了？」

冷冰如道：「我要打下去，你這位朋友不願意，只是這麼簡單。」

秋雁目光一轉，這時常護花已回劍入鞘，道：「我們只是切磋，點到即止，冷兄却已經動氣，所以，我以爲還是就此作罷。」

秋雁盯着冷冰如，道：「表哥也是的，我方才看得清楚，簡直就是在拚命。」

常護花道：「也許這就是淮南飛魚堡劍法的特徵。」

冷冰如冷冷的道：「也只有這樣，才能够分析得出眞正勝負。」

秋雁懷疑道：「是眞的？」

冷冰如道：「事實上，只有面臨生死關頭，一個人的潛力才能够充份發揮出來，勝負的意思，也就是生死。」

秋雁立即嚷了起來。「那你們不要打了。」

常護花的劍立即入鞘，冷冰如冷笑着道：「一件事開始了總要有結果。」

常護花道：「總要有的，只是不是現在。」

冷冰如銅管一揚，一陣叮叮噹噹聲響中，鍊子槍一收爲劍，回復劍狀，只是已沒有劍尖，再一縮，又是一截半尺長的銅管，納入袖中，負手往外走去。

秋雁待要叫住，結果沒有開口，回問常護花。「是不是我做錯了？」

常護花搖頭。「要說錯，那應該是我，若是我不到這裏來，根本就沒有事情發生。」

秋雁道：「江湖上就是這樣子，一言不合，沒有仇怨的人，也要拚個你死我活的。」

常護花道：「有時是的。」

秋雁道：「難怪爹總是不許我到江湖上去闖。」

常護花道：「我若是有女兒，也會這樣做的。」

秋雁又問：「來自江湖上的傳說，怎麼又是那麼動人？」

常護花道：「這大槪是因爲那些都是以鮮血染成的，鮮血的顏色，豈非也很動人？」

秋雁點頭，轉問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些江湖上最近發生的事情？」

常護花想想，微一頷首，秋雁接又道：「關於天地會的，你也詳細跟我說說，好不好？」

常護花沒有反對，歎息在心中。

× × ×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雪很淡，陽光輝煌，那一片草原在陽光下份外美麗。

已經是回莊的時候，伍鳳樓仍然坐在肩與上，停留在草原中。

沒有人敢作聲，一個個呆在那裏，只等伍鳳樓的吩咐。

伍鳳樓的面色與天色恰好應反，有如烏雲密佈，彷彿隨時都會下雨的樣子。

而且是暴風雨。

冷冰如不知何時已到來，侍候在伍鳳樓身旁，與常護花的事當然說得很詳細。

一陣急風吹過，草浪開處，一隻野兎狂奔而過，伍鳳樓突然取弓，彎弓搭箭。

弓拉如滿月，箭未放，弓拍的突然中斷，伍鳳樓那刹那的神情就像是行走間一脚踏空，一張臉陡然蒼白起來。

在旁所有人不由都緊張起來。

伍鳳樓意外的竟是笑了笑，緩緩將手中斷弓與箭放下。

冷冰如看到了這笑容，大着胆子問：「這件事……」

伍鳳樓却突然輕歎一聲。「生死有命，我們盡了力去做，若是仍然要失敗，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冷冰如道：「那麼……」

伍鳳樓又截道：「我們傾全力予常護花一擊，先殺此人，也教龍飛不敢小覷我們。」

冷冰如道：「秋雁那兒……」

「若是連這一點小事也解決不了，還用幹大事？」伍鳳樓的神色異常的陰森。

冷冰如道：「這件事，其實與秋雁無關。」

伍鳳樓道：「我本來很生氣，但現在想透了，常護花說得不錯，無論用甚麼手段，都是值得原諒的，這原就不是一塲公平的決鬥。」

冷冰如道：「常護花被龍飛倚爲心腹，殺掉此人，對龍飛來說，是一個很重的打擊，會主方面，也會很高興。」

伍鳳樓道：「殺一個人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常護花也不是一個呆子，孤身犯險，會不會另有安排？」

冷冰如一怔，伍鳳樓歎息接道：「龍飛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冷冰如沉吟着道：「在還未能够得到足够的證據之前，龍飛相信是不會輕舉妄動。」

伍鳳樓冷然一笑。那是說他現在已經得到部份的證據了。」

冷冰如沉聲道：「葉濤又能够知道得多少？」

伍鳳樓道：「知道你在這裏出入已經足够了。你一向不是那麼粗心大意的人，怎麼連他跟踪了你那麼多次也不知道？」

冷冰如回答不出來，伍鳳樓接道：「

平日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是——」冷冰如沉應一聲。

伍鳳樓笑笑又道：「常護花武功在你之上，這一點大槪不會錯的了。」

冷冰如接道：「屬下承認不是他的對手。」

伍鳳樓道：「若不是公平的決鬥，你以爲又如何？」

冷冰如道：「那就難說了，他雖然武功强，到底是白道江湖人。」

伍鳳樓道：「你莫要忘記，本會抱一、獨孤無樂都是倒在他的劍下。」

冷冰如道：「抱一也是白道江湖人，獨孤無樂先自斷了一條臂，不能够充份發揮所長。」

伍鳳樓道：「我再叫雷破山助你一臂之力，怎樣？」

冷冰如肯定的道：「那常護花絕對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伍鳳樓道：「這件事就交給你們二人了。」

冷冰如道：「只不知他是否會留在莊院內，若是這樣，我們……」

伍鳳樓道：「在那裏動手都是一樣，只要你們能够將他幹掉，無論在那裏動手，我都能够替你們善後。」

冷冰如沒有作聲，伍鳳樓笑接道：「他既然要查探莊院的秘密，只要我不趕他離開，他一定會在這裏留下來。所以動手的地方，其實不必多作考慮的了。」

冷冰如點頭，伍鳳樓隨又將斷弓拿起來，歎息道：「斷弓不是好預兆，但無論事情弄到怎樣壞，龍飛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他的語聲仍然是那麼平淡，冷冰如聽了，竟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伍鳳樓接一揮手。「回莊——」

在旁ゟ人一齊鬆了一口氣，將肩與扛起來，向莊院那邊走去。

× × ×

池塘中的水軒上，常護花這時候仍然在跟秋雁詳說天地會的來歷與種種惡行。

秋雁一面的驚訝之色。

令她吃驚的，是天地會勢力的龐大，令她奇怪的，就是天地會這麼有名，她竟然到現在才知。

可是她仍然靜聽常護花細訴，一直到常護花說完了才問：「常大哥，你說的都是事實？」

常護花早知她必然有此一問，道：「你可進城隨便找一個江湖人一問。」

秋雁苦笑道：「我不是懷疑你的話，只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跟我談過天地會的事情。」

常護花道：「其實一般人都不願談及，那也許是因爲天地會的勢力實在太龐大，到處都有他們的人，惟恐惹禍上身。」

秋雁道：「你說的那些天地會的人，有幾個我都曾聽說過，好像抱一、獨孤無樂、惡僧無情——」

常護花道：「他們都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人。」

秋雁道：「無情惡名昭著，誰都知道不是一個好人，可是抱一——」

「一劍縱橫，天外飛仙，何等孤高，可是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爲天地會賣命。」

「那獨孤無樂？不也是名俠？」

常護花道：「這個人雖然有名，却一直都在正邪之間，投靠天地會，倒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秋雁看看常護花，欲言又止，常護花看在眼內，道：「其實你奇怪的是另一些事。」

秋雁道：「你怎麼知道？」

常護花一笑。「你雖然沒有說出口，可是你面上的神情已表現得很清楚。」

秋雁嬌靨微紅。「難怪你老是瞧着人了。」

常護花道：「你有甚麼懷疑，不妨說出來。」

「爹跟我說過，龍飛相公不是一個好人。」

「這一點，也是不難問清楚，只要你到京師走一趟，隨便找一個百姓，都會有一個答案。」

「爲甚麼要找百姓才問？」

「只有那些百姓才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也只有他們，才能够反映出一個人的政績。」

秋雁點頭。「可是我爹……」

「他們本來就是政敵，當然不會喜歡對方，說話也難免重一些。」

秋雁想了想，點頭，突然又搖頭。「不會這樣吧？」

常護花道：「相恨的兩個人，往往會增加很多無謂的誹謗，這其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秋雁試探問道：「那麼以你所知，我爹爹是爲甚麼退出朝廷？」

常護花道：「與龍飛相公政見不合，是一個原因。」

「聽你這樣說，還有其他的原因了？」秋雁盯着常護花。

「這個……」常護花沉吟不語，這在他實在是一個難題。

秋雁道：「你是一個很正直的人，那就不該隱瞞我。」

常護花道：「我是担心說出來，你立即會將我趕出去。」

秋雁道：「只要你能够證實，我絕不會這樣做，但你若是胡言亂語，又不能拿出證據來，可就不要怪我了。」

常護花道：「以我看，你應該是一個頗明事理的人。」

「我是的。」秋雁道：「你莫要看我這樣刁蠻……」

常護花道：「果眞如此，我根本不會與你談到這些事。」

「那你還不說？」秋雁催促。

常護花道：「那我由頭說。」又沉吟了一會，才接下去。

他於是將托歡王子被擄一事補說一遍，包括他到來這裏的原因，也毫不保留的說出來，秋雁聽得很用心，也越聽面色越難看。

常護花一直留心秋雁的神情變化，那番話他也知道原是不該對秋雁說出來，可是他都覺得說出來反而更加好。他也深信自己不會看錯人，秋雁雖然刁蠻，還不是那種完全不講理的人。

（未完）

必勤池斂客傳

龍駒寨黑夜走魔王

蹄風·文

明崇禎末年，流寇蠭起，遍地飢民隨股匪流竄，攻佔城堡。那時山陝有名的盜魁高迎祥，散發紅帖，請得十三位大小頭領在滎陽聚義。這年是公元一六三五年（崇禎八年），各帮頭領推高迎祥做大龍頭，李自成作先鋒，分幾路進攻陝西，把明朝主將洪承疇率領的大軍衝破，殺了總督曹文詔，洪承疇狼狽退到西安固守，高迎祥乘勝追擊，一路攻破郞陽、興安、直趨漢中。這一帮結集的流寇都是賊匪出身，那有什麼大志，攻奪城池，只顧搜掠財物，奸淫婦女。高迎祥原是明朝的延綏總鎮，看見各帮頭領只知從事掠奪，過了一年，他便帶領部下李自成往襲西安，另打一條出路。不料他的行動已給洪承疇偵悉，暗派陝西督撫孫傳庭在潼關一帶，埋伏重兵，把高迎祥殺得片甲不留，拏返北京，處了寸剮之刑。李自成幸而逃得性命，帶領着十八騎向南突圍，這是明史裏有名的「潼關設伏」的剿匪戰績。

天氣正是十一月隆冬，朔風怒號，雨花在半空飛舞。陝西雒南叢山中，一陣急劇的馬蹄聲，來了一隊人馬。馬上的全是彪形大漢，有些頭裹紅巾，身披破毡子代替斗篷；其餘的也是衣服殘破，漬滿血污。像從戰場上狼狽奔逃的樣子。他們的服裝各個不同，相同的是鬢髮如蝟，背着一口大刀，手綽紅纓槍，有幾個的槍桿上還挑着水囊。看來他們已是經過長途的跋涉，不過雙目還是烱烱射出殺氣。行前的是個二十餘歲的高個子，紫棠臉皮，一行人中只他身上披了羊皮襖子，紅帶束腰，背上多掛一張弓弩，馬鞍也比別個人的整齊，看他的神氣，就是這一隊人的頭領了。

原來這個就是混世魔王李自成，他自十月間突圍出走，許多部衆都已衝散，最後他率領十八個小頭領遁入秦嶺羣山之中。這十八個頭領的混號也很古怪，但不是作書人杜撰出來的，而是明史裏有這樣的記載：其中有些只有混號，連姓名也沒有。他們名叫「紫金梁」王自用、「老回回」馬守應、「活曹操」羅汝才、「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改世王」許可變；以下的只是混號，「神一元」、「點燈子」、「可天飛」、「上天龍」、「不沾泥」、「李老柴」、「混天猴」、「王左掛」、「射塌天」、「破甲錐」、「閣正虎」，連李自成共是十九條好漢。他們惶惶然如喪家之狗，走了半月，沿途刦些過路單帮，有時把山裏獵戶的糧食掠走，一路在半飢餓狀態中逃出了官兵的包圍。

正走之間，雪堆裏的枯草叢一聲響，竄出一頭黃鼠狼，風一般在馬前衝過，那隊人當中驀地飛出一根紅纓槍，刷的一响不偏不倚，剛貫在黃鼠狼的項上，那野獸四足一蹬就倒在地上死去。人叢裏立刻起了呼聲：「老王好飛槍！」這個投出紅纓槍的人就是「王左掛」，他的左臂有名準快，不論使刀使槍都比別人來得好本領。當下「王左掛」縱馬上前，一手抓回纓槍，連黃鼠狼一起挑在槍尖上面。

大家把馬緩下來，人叢來了一種粗獷的聲音道：「老子悶的發慌了，走了幾天，連人影也沒見一個，怎麼總沒碰上一些村寨子，給咱們活活命兒的。」說話的是個黑臉的大漢，雙目火赤，像要找人來吃的樣子，他正是閣正虎。旁邊的人答道：「老閣，你嚕嗦也沒用的，誰個的肚子不是餓的發慌，不過李大哥的主意，定要走這條小路，才不會給那些紅帽子的驢兒趕上呢。」他們稱官兵作驢兒。閣正虎聽了「改世王」許可變的答話，嘴裏還是嘰咕地生自己的氣。忽聽前面牛角呼的吹响，李自成在前把馬勒着，舉起左手，大家一齊停下馬來，聽他說話。

只聽李自成道：「各位兄弟，前面土坡下的窰洞裏，有點火烟升起，料是有人匿着，誰個到那邊看看去？」閣正虎和「射塌天」應了一聲，下馬上前道：「李大哥，咱們願意走一遭。」

李自成點頭道：「你二人前去也好，但不要給兎子兒逃脫了！」二人應了一聲，把纓槍豎在地上，拴好馬匹，掣出背刀，直向土坡奔去。

一會，閣正虎，射塌天各抓着一人回來，是二個穿了破棉衲的漢子，他們是入山採石斛（一種藥材）的，身畔只有一袋子玉蜀黍乾糧，閣正虎已經搶過來，一邊行一邊抓在口裏嚼。

他和射塌天把二個採石斛的向李自成馬前一推，摔在地上，李自成喝道：「嘿！你二人儘管是官裏派出來的鷹爪子！」那二人已嚇得全身打顫，不斷地叩頭乞饒道：「小的都是商縣人氏，來這山裏採石斛的，大王不信，窰洞裏還採了兩袋石斛，那裏會是官裏人。」

李自成打量他們一眼，問道：「饒你們說的是眞，那麼，這山裏道路一定認得！」二人慌忙答道：「小的認得一點。」

李自成跟着問道：「前面是什麼地方，可有村莊寨子？」二人應道：「大王，這裏

再走五十里便是龍駒寨，附近還有幾條村莊。」

李自成口裏「唔」的一聲道：「龍駒寨！」接着高聲喝問：「寨裏駐的什麼人？你們好好地說來！」

原來龍駒寨是商縣到山陽的咽喉，守着叢山要道，東出武關便是河南邊境的伏牛山脈，南下湖北，西至漢中，那裏山道陡絕，仰瞻懸崖，俯視深澗，過了龍駒寨便到商山，附近七盤十二峯，「盤」就是山路盤旋而上，相傳漢朝時候，商山「四皓」曾經在這裏隱居。明朝一直在寨裏設了駐軍，自從高迎祥等十三般帮匪作亂，駐守龍駒寨的官兵徵調一空，剛巧商縣有一個富豪譚民祐，是一位退職京官，和魏忠賢害死的侍郎楊漣最是投契，年前避禍回籍家居。他生平有名好客，門下不少椎埋屠狗的英雄，壯丁家奴，也養了不少，商縣的人暗地裏叫他作「小霸王」。

那時明朝主將洪承疇，聽見他家在商邑，便推薦出來保衞龍駒寨。譚民祐帶着一家大小來到寨裏，修葺碉堡，加設鹿寨，他的門客家丁共有二百多人，大都懂得使拳弄棒，他又召集附近村莊的耆老前來，訂了聯防守衞的辦法，果然一年之間，流寇探悉龍駒寨設防嚴密，都不敢到來竄擾。

且說混世魔王李自成從採藥人的口裏，問到了龍駒寨內的情形，一時默不出聲。「紫金梁」王自用，在旁道：「李大哥，提起這姓譚的，是不是商邑裏有名的小霸王？」李自成未答，伏着的二個採藥人忙應道：「大王說的不差，他就是小霸王譚民祐。」王自用喜道：「那麼咱們有救了，小霸王手下有一個教拳棒的武師，是俺的同族兄弟，綽號『混十方』王百勇的，我們這番遠道奔投，料他不敢不賣俺的帳。」

這十九個流寇，本來打算碰上一兩個村莊，搜刦一遍，得到一些糧食補給，如今聽說龍駒寨有備，唯一底目的，希望借點衣服盤纏，改裝商旅，逃出陝境。他們聚議一番，紛紛上馬，李自成看了二個採石斛的鄉民，還瑟縮一旁，他向「破甲錐」打個眼色，一面對那鄉民喝道：「你們還不給我滾！」

二個小民如獲大赦，向各人打躬作揖，轉身便走，才走得一箭之遙，二人慘叫一聲倒下，背後已貫着二柄匕首，鮮血直冒，原來已給「破甲錐」從後擲出飛刀刺殺了。

李自成哈哈大笑道：「誰教你們投進鬼門關上來，昔日韓信問路也把樵夫斬了，你們見着閣王老子，和咱們算帳去吧！」

「破甲錐」一躍下馬，拔回兩柄匕首，順手在枯草裏揩去血污，回身一脚把屍首踢翻，在身上一搜，破衲裏只有幾枚大錢，一具火鐮石，都放進腰囊裏。那邊李自成一聲口號，大夥兒又復向前奔去。

天色愈是陰沉，前面峻嶺之中，出現一條羊腸小道，一面高崖之上，依山建起一座座的房子，外面鹿角寨門，握守着咽喉要道，這處就是龍駒寨。

李自成一行人馬遠看一會，覺得這寨子形勢險峻，下臨峭壁，對面高山還築有幾座碉堡，遙相呼應。他對「紫金梁」道：「咱們這樣前去，譚民祐會作咱們來攻寨子的，不如派一位兄弟前去喊話。」王自用問過各頭領，却是沒人願去，大家都怕衝到寨前，便給弩箭射倒。王自用沒法，對李自成道：「咱看還是照往日的法兒，着『射塌天』把書函射到寨裏，讓譚民祐知道是咱們到來了，那時咱們的兄弟王百勇便會出寨來迎接的。」

李自成點點頭道：「你想得好計，只是如今誰個兄弟會寫信呢？」一句話問得大家面面相覷。原來他們十九人裏，沒有一個認得字，連李自成也不過是個看羊兒出身，後來在銀川驛站當一名驛卒，傳遞驛站文書，如何認得一個字。前些時匪帮裏還有擄回來的教館先生替他們執筆，這時要找識字的人可就困難了。

後來還是李自成想出辦法，他道：「李老柴早年幹過木匠，他懂得刻牀花，定會畫些人馬，咱的名字叫李闖，那李字咱勉强認得，闖字却記不清多少筆劃，却可以寫一度門，底下一匹馬，那就看了便知是咱來了。」

王自用想了想答道：「李大哥雖然想的好法兒，可是譚民祐未必讓咱們進寨去，除非王百勇兄弟知道咱也來了，才會打開寨門相迎。」計議一番，王自用忽然省悟道：「咱想到了，李大哥的名字拿馬兒代替得，咱小時候名叫阿牛，往日王百勇愛拿牛兒和咱開心，那麼書裏多畫一頭牛，他看了便會懂得。」

他們沒有紙筆，王自用割下一幅衣襟，又把枯枝燒成黑炭，立刻作書，李自成拿炭枝畫個「大」字，下邊加上「子」字，看看又覺有點不對，最後便在「大」字下加上一點。李老柴果然來得，他把刻牀沿花的手法施出，在李字下寫一度門，又畫上一匹馬，然後再畫一頭黃牛。

李自成看了大喜，連忙把身上弓矢交給「射塌天」，一行來到寨前的小路上，「射塌天」揀了一處高坡站着，將弓引滿，那塊破布縛在矢上，只聽弓弦一响，颼的穿風射出，果然好箭法，那箭矢順着北風，眨眼間已射進龍駒寨去。

等了一會，傳來一下梆子聲响，遠遠望見寨門打開，走出五六個人，行前的是個武師裝扮的漢子，紫金梁認得他是族弟王百勇。後隨一個戴了英雄巾，穿上黑貂外氅的人，三綹長鬚，年紀已在五十開外，正是小霸王譚民祐，身旁幾個佩劍的隨從，緩緩地走出寨門來。

李自成一行人喜極歡呼，一齊下馬。

這時王百勇已飛跑過來和「紫金梁」王自用握手，又拜見過李自成等人，引領十九人和譚民祐見面，大家道過一番仰慕，自有寨裏壯丁出來接過馬匹，譚民祐把一行讓到寨裏，招呼到大廳坐下。

這一趟是混世魔王李自成得到譚民祐中途義助，絕處逢生，應該感到譚民祐雪中送炭，對他是個恩人，可是後來却恩將仇報，眞是豺狼成性，禽獸不如，這都是後話不表。

當下譚民祐和十九頭領一一見過，初時還以為他們路過此地，順道訪晤王百勇，後來聽他們談出突圍的經過，才知他們都是官軍追捕的流寇，心裏大吃一驚，可是已經幹了出來，只有設法把他們打發離

開。他借故回到內堂，把王百勇召來商量，誰想王百勇危詞恫嚇，說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星，如果不把他們招呼住下，未必就此干休。

這下裏譚民祐眞是左右爲難，他是地方縉紳，那能够把這一批亡命之徒收留，但要不招待時，却又想不出怎樣對付，又念到如果激怒了他們，正是逼虎跳牆，萬一在寨裏火併起來，那時一家大小，難免玉石俱焚，投鼠忌器，先吃到眼前之虧，猜他們來意，無非借點糧食盤纏，料不會有佔據本寨的意思。譚民祐終於決定虛與週旋，隨機應變，暗裏吩咐部衆關防，又把家眷十幾人移到寨後樓房居住，一面派人通知附近村莊，遇有不測時便飛馬向官軍報訊。

譚民祐一時錯了念頭，引狼入室，種下將來殺身之禍。原來他有一個女兒名叫青青，今年才十六歲，生得月貌花容，天姿國色，還且聰明絕頂，從小便懂得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後來家裏聘得武師，她也隨着父親的門客一起練武，幾年間便學得一手拳劍功夫，雖比不上江湖俠士的本領，却是十來個漢子近她不得。

譚民祐早年在京做過一任順天府尹，和侍郎楊漣過從最密，楊漣有一個兒子楊雲表，生得堂堂儀表，器宇不凡，朝裏大臣都說這孩子大了是個國家棟樑，譚民祐便把女兒許配給他。青青比楊雲表年紀小五歲，往日婚姻多數由父母作主，楊雲表和青青從小見面，小孩子在一起玩，自然心裏高興。那時思宗（崇禎）還未登基，由他的糊塗哥哥由校（熹宗）做皇帝，信任乳娘侯夫人和閹臣魏忠賢，把東林黨許多忠臣拿來殺了，楊漣也是其中的一個。楊雲表年才九歲，好容易才給義僕帶他逃出京畿。由校當了僅僅七年皇帝便死了，思宗由檢登位，第一個把魏忠賢凌遲處死，下令訪查忠臣後代，回京襲職。楊雲表從此在明宮住下，思宗命宮裏許多名師敎導他，習文練武，十五歲南宮報捷，第二年又中了武狀元，眞是文武兼全，又在皇帝身邊行走，算得是楊漣死後的一點安慰。不經不覺過了十年，楊雲表已有廿二歲，譚民祐正想把女兒帶進京裏完婚，却遇到流寇竄擾，怕路途不靜，所以一直延擱下來。

且說混世魔王李自成一行十九條好漢，在龍駒寨裏住了幾天，看見譚民祐處處戒備，雖然笑臉相迎，却在言談之中，有意請他們早日離去，那時各頭領已換過一身新衣服，每餐都有酒肉供奉，只是沒讓門下客和他們接近，內眷更加深藏起來，這天譚民祐設了盛筵，寨門外排列許多壯丁，盔甲鮮明，有意向各人示威，席間譚民祐着家人捧出十九盤程儀，內裏有兩錠黃金，白銀一袋，還有錢串衣物，給他們路上使用，他請各頭領收下來，又道：「老漢明天已着人飼好馬匹，今夜特和各位頭領餞行，送上程儀一盤，如不嫌微薄，請收下來路上使用。」說了又請各人到練武廳選一些兵器帶走，盤纏若有不足之處，也可向賬房多取一些。他這番說話，無異下逐客令，李自成等知道不能再留，這份盤纏雖然未算滿足，可是一看寨外殺氣騰騰，身在別人地方，那敢發作，只得收下來，勉强道謝一番。

第二天，寨裏早已給他們備過早食，譚民祐送到寨門之外，看着各人上了馬。這下跟隨在譚民祐身後的，還有寨裏許多門客武師。忽見譚民祐喊了一聲「人來！」旁邊走出一個家丁，捧着一盤金銀，和昨日送給各頭領的一樣多少，譚民祐回身走到「混十方」王百勇面前，向他一揖道：「王敎頭，多年來得你帮忙，未免有屈高才，今天你的兄弟王頭領和各位光臨，俗語說魚隨河水，虎入深山，仁兄在這裏屈處多年，正好藉此創一番事業，這裏奉上多少程儀，尙祈收納。」

這一下令到「混十方」王百勇滿面羞慚，知道譚民祐要他隨李自成離去，也就無顏强留，當下收了盤纏，家丁早已把他行囊拾好，等他上馬。他悻悻然向譚民祐一揖，頭也不回上馬去了。李自成一行早已在路上，見他忽忽策馬到來，都覺得納罕，「混十方」訴說一番，「紫金梁」王自用怒吼一聲，要回馬攻寨，但一看龍駒寨內，早把吊橋拉起，寨門鹿角，守衛的已是箭上弦，刀出鞘。

李自成忙勸道：「兩位仁兄還是忍一下氣吧，這老東西遲早要喪在咱們手裏的。」一聲呼嘯，二十四馬兒風馳電掣一般離開龍駒寨。

過了中午，人馬走得有點累了，大家歇下來，拿出乾糧果腹，閻正虎桀桀地笑了一聲，從大衣裏拿出半邊熟鵝，又把水囊解下，灌進喉裏，一陣酒香撲鼻，在旁的幾個頭領看了，都恨得口角流涎。活曹操問道：「老閻，那裏混來這佳看美酒？」閻正虎手裏撕着鵝兒，邊應道「那有什麼稀罕，咱不過信手拈來，譚老兒的厨裏多着呢。」

大家才知道他是從龍駒寨裏盜出來的。那邊「不沾泥」和「點燈子」二人聽了，都道：「咱二人也沒吃虧呢？」說了在身上一掏，拿出一串東西，竟是幾個銀酒壺和銀碗子，是給他們弄扁了，惹得大家笑起來。

李自成和王自用走來看他們幹什麼，見了便道：「兄弟們總是性子不改，將來當了大將軍，怕也丟不掉這壞習慣。」賀一龍偏不服氣，答道：「王二哥不要一本正經的，咱猜你也有東西放在身上呢。」紫金梁道：「咱不像你們的小心眼，昨天晚上我到兵器房去，打算選一口佩劍使用，誰想譚老兒早就把幾柄好劍藏起，剩下來的都沒揀得上，咱才在夜裏摸到閣上去，把譚老兒的一柄佩劍掉過來了，他們今天看見咱的劍鞘，還沒有曉到咱的手段呢。」他拉出身上佩劍給大家看，果然是北京三絕爐打造的大內武器，鋒利無匹，看的各人嘖嘖稱讚。

各頭領一時高興，都把盜來的東西拿出讓大家看。「老回回」身上穿了一件紫貂背心，是價值很高的皮貨。「革里眼」拿走譚民祐的瑪瑙鼻烟壺；「上天龍」看中廳子擺設的一具象牙朝笏；「李老柴」也盜了一盒麝香，最本領的還是「神一元」、「王左掛」二人，他們竟摸到後樓偷得許多金珠首飾，內裏有珠串子、金手鐲、玉簪子，都是貴重的東西，其餘的人，「可天飛」盜去譚太夫人供奉的玉觀音；



二人慘叫一聲倒地，背上已貫着了二柄匕首。

「射塌天」拈去書案上的玉獅子，最微小的也多取一兩件羊皮襖子。

「混十方」王百勇是寨裏的人，這時站在一旁，覺得這班人是賊性不改，默不作聲，他見李自成沒有取到東西，便道：「還是李大哥眼底高，來去乾淨。」神一元、王左掛二人聽了立刻應道：「王敎頭不要信他，咱們在寨裏住了幾天，每晚摸到樓後探察，都見李大哥伏在樓外，難道他空手回來。」李自成雙眼一瞪，對二人叱了一聲道：「胡說！難道咱也像你一般見識。」神一元是川西高來高去的獨行盜，飛簷走壁有一手本領，王左掛也擅使搭鈎，下連繩索，鈎到之處便可緣繩爬上，早年也是有名的飛賊，當下有點不服氣的道：「李大哥，咱們的眼睛不會糊塗呢，明明幾晚都見到大哥到後樓去，你說是爲着什麼？」

李自成給二人問得不好意思，黑黝的的面上帶點羞慚，答道：「你們問賀錦好了，橫豎這事遲早要讓各兄弟知道，說了免你們在處瞎猜一通。」「左金王」賀錦和李自成是同鄉，早年在銀川逃獄時同在一起，一向倚他作心腹。賀錦見各頭領生疑，只得把李自成的心事說出。原來這混世魔王到了龍駒寨後，事有湊巧，那晚譚民祐的女兒青青小姐，守在樓裏一天，困的膩了，看看夜深人靜，起來一看雪景，她看到寨後山坡，已成了一塊雪地，一時高興，拿出一對鳳頭劍，躍出窗外，就在雪地上練幾手。她的劍法雖然不算出色，使起來却虎虎生風，靜夜裏份外聽得出。李自成住的是寨前客廂，那夜思前想後，也是睡不着，起來開了窗子吸一口冷氣，忽地傳來金錢破空的聲响，他這幾年來到處厮殺，槍劍功夫自然純熟，一聽是使劍的風响，忙攀上檻前一望，彷彿看到雪地上一個女子在處舞劍，裙帶飄飄，一雙劍如白鍊繞空，映着雪光，忽起忽落，彷似廣寒仙子下凡，他把雙目一揉，覺得不是幻境。即時展出倒捲珠簾的身形，翻到屋上，望着後樓走去。

寨裏守衞壯丁是防着寨外有人來襲，沒留意到寨裏有人偷偷走動，而且這一班又是有名的劇盜，高來高去的本領，高人一等，李自成摸到寨後，伏在牆頭看那女子玩劍，一會，小姑娘把劍收歛，舉起袖子拭汗，雪光之下，一看這姑娘雲鬢霧鬢，丰儀絕代，更生得體態苗條，肌膚如雪，眞是一步行來一嬝娜，動人情處是梨渦。李自成神魂兒早已飛上半天，迷迷惘惘地站着，到他省來的時候，青青小姐已經回到樓上去了。

李自成幾年間流竄各地，奸淫過不少婦女，却從未見過一個像今夜的美人兒，他猜這女子是譚民祐的女兒。

第二天，他借故走到後樓，誰想通路早巳封閉，暗向下人們打聽，都遭到回絕，他只有每天深夜，偷到後樓從窗隙窺看，樓裏便是譚青青小姐的寢室，輕紗帳內，婷婷倩影。

李自成本來色胆如天，可是看見榻外守着兩個老婆子，樓窗關得緊密，若果硬幹，定然驚動了寨裏的人，那時自己一行人怕難衝出寨外去。想到這裏，心頭上一陣冰冷，只得捺下性子，誓要把這姑娘弄

到手裏。

各頭領聽罷「左金王」賀錦的細述，不禁叫道：「李大哥何不早說，就算她是明朝的公主，咱們兄弟也要把她搶到來，讓大哥樂一輩子。」李自成擺手道：「兄弟們雖是一片好心，無奈咱們現正逃亡，凡事要捺一下性子，將來大事得成，何愁譚老兒不把她獻到咱的手裏。」大家聽到他這一番話，一齊歡呼，一行二十騎又復上馬飛奔，向着武關進發。

李自成此去，得到譚民祐中途給他們衣服盤纏，化裝作來往客商，沿途混過官兵的耳目，不久便逃抵伏牛山區，召集舊部，再圖在舉。

少林僧乘亂入京華

河南登封縣外的嵩山，是中國五獄名山之一，少室北麓五乳峯下，有聞名全國的少林派武術發源地少林寺。這個寺從南北朝建立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寺僧大都練得高深的武術。

明末清初的時候，掌寺的是老和尚朝元長老。說起這一位少林派武技宗師，平日在寺裏打坐練功，丹田吐納，練氣縮形，不論內外家功夫，都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飛鳥經過上空，和尚只須把丹田氣一歛，張口一吸，飛鳥立刻攝下地來，大雄寶殿前擺着的聚寶爐，是一具重達千斤的鐵鼎，朝元長老站在大鼎之前，立馬運氣，內勁從掌心透出，然後用單手貼着鼎身，使出內功一提，那鐵鼎便給他擧起來，五指像生了根一般，緊緊吸着鼎身不動，旁邊看的人誰都伸出舌來。

那時候，嵩山少林寺得到明朝歷代皇帝尊崇，敕建毘盧閣，特派了幾名大內塑畫師前來手雕五百羅漢壁畫，這偉大的民族藝術結構，至今還保存在寺裏，可是少林寺因此便惹起別教的嫉視，當時道教之中，以江西龍虎山張道陵算是正統，朝裏封作天師，這一派尚無所謂，但有些外派武林，對於少林寺便起了一種反感，認爲嵩山僧人的武技，未必勝得過道教修煉的內家拳劍功夫，因此遇到了很微小的隙嫌，便種下一些江湖人所謂的「過節」（惡感）。

西北甘肅省隴西之南，那裏岷山伸出來的一枝山脈叫崆峒山，山上是道家潛修的秘密地方，這一派黃冠羽士屬於玄門外道的一流，和武當道士略有分別，他們閉戶潛修，不和外界接觸，煉的也是玄學裏的功夫，傳說崆峒派練成泥丸飛劍，脫骸飛昇，這不過是神乎其說的便了，可是在武功方面，他們有着歷代相傳下來的內家劍法和打坐練功秘訣，和少林派的外家拳技比較，各有其獨到之處，只不過崆峒山從來就不歡迎外派武林人進入，山裏情形，不容易知得清楚。

崆峒山天魔窟掌洞眞人叫蒼耳子，明神宗（萬曆）末年，崆峒派有兩個門下劍客下山，帮助皇太孫由校（熹宗）那時太子是常洛（光宗），寵信李侍選，明宮裏各豎黨派，由校的乳母客氏，和太監魏進忠（後來的魏忠賢）是一黨，由校作二人是心腹，暗把崆峒劍客引進宮中，伺機奪位，神宗駕崩，常洛僅做了三十日皇帝便死了，魏進忠得崆峒派暗助，擁立了由校，掌握朝政，一時炙手可熱。他爲要報答崆峒派的功勞，賜封蒼耳子爲玄天大法師。不久魏忠賢親自主持東廠，這地方等於今日的秘密警察機關，開始把反對他的東林黨人一百八十幾名逮捕，其中有些人早就得到消息，逃到少林寺削髮，當起僧人來了，魏忠賢務要斬草除根，暗派一個崆峒劍客到嵩山，想把這幾個人拏回京去，却給寺裏的僧人殺得狼狽奔逃，幾乎丟了性命，這個劍客後來回到崆峒山，對蒼耳子揑造一番是非，說少林寺朝元僧庇護朝廷通緝的重犯，主使各弟子把他凌辱，蒼耳子一氣，便到嵩山找朝元僧理論。

這一次兩派武林高手會見，表面雖然還很客氣，暗地裏却互顯本領。

朝元僧聽見蒼耳子親自到來，知他沒懷好意，想到蒼耳子的內家陰風掌有名的毒辣，爲着不吃眼前之虧，在僧袍裏暗裏一個牛皮護胸軟甲，出到山門，合十迎入，蒼耳子一路走進大雄寶殿，雙足使出暗勁，天階隱隱留下脚印，陷進石上半分，老道朝着三寶稽首，掌風打出，琉璃火立刻熄滅。朝元僧心想：「你這狗老道要來少林寺賣弄本領，讓老衲也給你一點顏色，教你知道不是好惹的。

禮過三寶之後，朝元僧把蒼耳子迎進方丈室，行前引路，他的手裏拿着塵拂，一邊走一邊向地上拂去，石階沙沙作响，剛才老道留下來的足印當堂給鐵器刮過一般，模糊不可辨，蒼耳子暗吃一驚，想他塵拂還未觸到石階上，已是多麼厲害，原想向朝元僧討取幾個創了髮的犯人，也就不敢開口。

二人入到方丈室，朝元僧讓老道坐到大理石禪床，親自遞上清茶，在紫檀几上一放，盛茶盅的青銅墊子（俗叫茶船），即時嵌進几裏，蒼耳子拈着銅墊子，施出指力一拑，却像生了根一般，面上一紅，忙施出內勁，那銅墊子當堂脫了底座，墊子下的銅圈已夾在紫檀几裏，看去僅現出一個圓形。蒼耳子更是驚佩，說了幾句客套的話，朝元僧便道：「眞人是一派掌門，請不要聽信門下讒言，那一次實是貴派中人的不對，歷朝國法，僧人出了家，就算犯了什麼重罪，都可以免究，貧僧也沒意縱容弟子和貴派中人爲難，今後大家丟開這段怨嫌吧。」

蒼耳子唯唯應諾，起身告辭，和尚送出山門，只見老道突然轉身一揖，雙掌一合的時候，一股勁風射到身上來，立刻打一寒噤，朝元僧也一拂衣袖，合十爲禮，看着蒼耳子出了山門。

朝元僧回到方丈室，他的幾個上座弟已在處問候，和尚脫開僧袍，牛皮護胸之上顯出一雙掌印，輕輕一觸，那部位即時片片墜落，已中了蒼耳子的陰風掌。

朝元僧道：「爲師的雖有金鐘罩護腹，若不加上一重護甲，也會留下瘀痕，那時便須放血了。」又囑咐各弟子道：「你們到山門外找尋一下，看看有沒有破布留下來。」

原來蒼耳子離開少林寺，出了山門，心裏正自鳴得意，忽然一陣風吹來，他的道袍片片裂開，隨風作蝴蝶舞，僅剩回背後的一幅沒有飛走，不覺驚得目瞪口呆，

知道朝元僧的本領不在自己之下，幸而山門外不遠停了馬車，他的弟子在處侍候，兩人自經這次鬥法，崆峒派暫時不敢再向少林寺招惹了。

過了許多年，一天晚上，嵩山少林寺後麓，有兩條白衣的影子向着「達摩面壁石」走去（這塊石是達摩初祖面壁九年的聖跡，直至一九二八年軍閥內戰給炮火燬了）。

一陣風吹來，老道的道袍片片裂開。

一忽兒已到了石上，其中一個低聲道：「師弟，你看師傅命我二人三鼓到來，有什麼要緊的事吩咐呢？」一個面貌清秀的人答道：「白雲師兄，我猜這番又像前年那樣有秘密任務，派我二人下山呢。」

這兩個說話的人，年紀未過三十，穿了白色的儒巾儒服，髮向上梳，作居士打扮，原來他們是朝元長老的入室弟子，雖然皈依佛門，却未曾剃度，年長的號白雲，年輕的號黃梅，二人從小在朝元長老跟前使喚，已有二十年的武技根底，他們得了朝元長老的衣鉢眞傳，本領却在寺裏二十名上座僧人之上。

他們站在達摩石前，望着五乳峯的石室，白雲從岫飛出，星光隱現，松風怒號，羣山屹立在夜色中，仰望熒然一點燈光，那裏就是朝元長老閉關的靜室。

老和尚每年之中，總有一二個月獨個兒留在石室裏，打坐練功，不見外人，佛門裏稱作閉關。二人望了一回，還沒看見什麼影子，白雲便道：「師弟，師傅囑咐是來這裏等候的嗎？」

黃梅還沒回答，驀地裏來了一陣風，耳邊有人在道：「你二人候的這樣不耐煩，怎能幹得大事？」是朝元長老的聲音，眨眼之間，老和尚已經站在面前，剛才聲隨人到，正是絕頂的輕功本領。

二人嚇得連忙跪下，答道：「徒兒守候你老人家多時了。」朝元長老道：「你二人起來，隨爲師的回到石室裏談話。」一晃身子，一陣輕烟似的上到崖頂去了。

二人展起爬山本領，入到石室，朝元長老已盤膝坐在雲牀之上，白雲黃梅二人一同跪下，問師傅有何訓示？長老回頭叫了一聲：「本無出來，你二個師弟來了。」內室即時走出一人，全身武裝，是個宮廷侍衞裝束，腰佩長劍，足踏快靴，二人定睛看了一會，才認得這個是師兄本無，不禁納罕。

本無在十八年前，是朝裏楊侍郎的親信，當日左光斗、楊漣、魏大中等一班忠臣，反抗魏忠賢，給熹宗處死，本無也和楊漣一起關在獄裏，幸他賄通了熹宗的乳娘客氏，拿別個死囚代替了，暗地裏把他從東廠的下水道釋出。他臨走時，楊漣託他把八歲孩子楊雲表帶出京師，後來，果然不負所託，帶着楊雲表逃到嵩山，他便落髮爲僧，避過魏忠賢手下一班鷹犬的追緝。

過了幾年，崇禎王登位，魏忠賢伏法，朝廷下旨訪尋忠臣後裔，本無找到楊家義僕，把楊雲表送回京師，他仍留在少林寺學技。這時滿清連年攻取薊遼，皇太極統兵親自和明軍作戰。崇禎是個忠佞不分，多疑善忌的人，把國家棟樑薊遼督師袁崇煥糊裏糊塗地殺了，一般忠心爲國的人，反得不到朝[illegible]用，當權的大臣都是貪生畏死之徒，[illegible]貽誤大計，各地流寇乘時蠭起，邊關守將受到奸臣的牽制，補給不足，兵力日衰一日，這也是朱明氣數已盡，正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崇禎十五年二月，清兵攻進錦州，總兵吳三桂、唐通、王樸三人在杏山敗逃，僅以身免，清軍再圍松山，一場伏殺斃明兵五萬三千多人，主帥洪承疇被擒，總兵邱民仰，曹變蛟殉難，夏成德畏死出降，守錦州的大將祖大壽本是一員饒將，可是兵盡糧絕，士無鬥志，最後也只得開城向清兵乞降。

本無雖然皈依佛門，仍懷念國事，他探悉楊雲表在京師作了崇禎的錦衣衞統領，於是請求朝元長老許他戴了假髮回京，維護楊雲表，免給朝裏一些腐敗官僚利用，變了同流合污，因此匆匆離開少林。回京不覺二年，寺裏僧人都不知他的去向，就連白雲和黃梅二人，也未知他已回到京師，在楊雲表隊裏相助一臂。

這時白雲黃梅見師兄本無突然回來，穿了錦衣衞的衣服忙道：「恭喜師兄，原來師兄已當了官。」誰想本無面上一片陰沉，眼含憂鬱，望了二人一眼，竟然滴下幾點淚水，悽然道：「兩位師弟，難道你們眞的睡在夢裏？我出京的時候，闖賊已經攻破居庸關，官府監軍太監杜勳，督師大臣李建泰竟然一同投降，賊兵前鋒已接近京郊，我沿路避過賊兵，突圍出來，至今已有幾天，說不定賊軍已經進城了……」

[illegible]裏，喉頭已是哽咽不能道下去。

白雲黃梅二人驚得一身冒汗，一齊問道：「眞的有這樣的事？前些時還聽說李闖在西安僭稱皇帝，自號大順王，怎麼轉眼之間，賊軍便攻到京師來了？」

朝元長老把手一敲雲床道：「你二人還問這些做甚！快些檢拾行裝，今夜便隨

師兄下山，不要誤事！」

二人感到有點突兀，又不敢向師傅詢問，便轉過頭來對本無道：「師兄何必難過，我想闖賊縱然勢大，無非烏合之衆，如今各處重鎭不少兵馬，還來得及擧兵勤王。」還未道罷，朝元長老已喝出一聲：「住口！你二人對國事全不知曉，別的不必去管，如今着你二人飛馬入京，取出一人，這事關係漢族興亡，非同小可，如若有失，不要回來見我！」

長老說了，面色一沉，對本無道：「你即晚和他們下山吧！老衲已命人備好馬匹，在路上伺候！」一拂衣袖，取回禪杖，出入石室，再回過頭來拿禪杖在地上一搗道：「白雲、黃梅，你二人好好地幹去，一切的事，自有你師兄本無指示。」影子一晃，隱沒在夜色當中。

白雲黃梅二人從未見過師傅動怒，這番一定受到非常的刺激，而這事又是非常的巨變，正在思疑，本無一扯他們的衣袖道：「兩位師弟，快回去檢些隨身衣物，至緊帶備軟劍鏢囊，路上讓我再告訴你們此行的任務好了。」

夜色闌珊，三匹馬如飛趕路，白雲黃梅兩個少林弟子，此番隨本無趕往燕京，究竟幹的什麼，下文便有分曉。

原來這時正是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十五日破了居庸關，明朝總兵唐通率兵投降。在未破城之前，崇禎彷徨無主，微服出宮，到天壇向宗廟禱告，出來看見一個拆字先生號賽鬼谷，崇禎順口說出一個「友」字請先生一占休咎。

賽鬼谷沒曉到這個是當今皇帝，便道：「老爺問的是什麼事？」

崇禎答道：「如今賊兵臨城，請先生指示吉凶，推算前途安危，俾知趨避。」

賽鬼谷搖頭道：「友字是反賊出頭，看來京城危在旦夕了。」

崇禎改口道：「先生，我說的是有字呢。」

賽鬼谷愈是搖頭道：「有字更糟，大明土崩瓦解之象。」

崇禎肚裏不高興，又道：「那麼，我說的是十二時辰裏的酉字又如何？」

賽鬼谷打量他一眼道：「老爺饒恕小的才敢說，酉字是酋字沒了頭，今上怕難保性命了。」崇禎出了一身冷汗回宮。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先鋒宋孩兒率賊兵攻城，十九早城破，崇禎帶了太監王承恩，在煤山（景山）自縊。

李自成衝入明宮，見皇后妃嬪均已投繯自盡，却沒見崇禎帝的踪跡，立刻下令向南追捕。京中王侯第宅，紳商富戶，都給賊兵幾番洗刦。

牛金星劉宗敏進城出示安民，敕令家家戶戶用黃紙寫上「大順永昌」四字貼在門外，百姓出街，鬢邊要插上一片黃紙寫「順民」作記，才免殺戮，牛金星自稱丞相，限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三天內持牒跪見，這一批貪生畏死之徒，果然靦顏匍伏宮門，候謁牛丞相，却給李自成派了兩名稗將，把數千名官員囚禁起來，嚴刑追贓充餉，即日拿出斬首的五六百人，這一場浩刦比後來清兵進城還沒有這樣慘酷。

那時總兵吳三桂已封平西伯，他的父親吳襄，住在東城，一家男女二十餘口，愛妾陳圓圓平日最得三桂寵愛，金屋藏嬌。因此沒住在一起。陳圓圓小名叫陳沅，初時是朝裏國丈田畹的歌姬，田畹爲着討好吳三桂，把圓圓送給他作了如夫人。

吳三桂鎭守山海關，軍中沒能夠携帶家眷，他對陳圓圓不時思念，軍書旁午，還是每天派出快馬回京，帶信和食物給陳圓圓，眞是兩地相思，縈諸夢寐。誰想李自成旦夕衝到居庸關，把過路截斷，吳三桂派家將趕回京去，打算把愛姬接出，却是遲了一步。

吳三桂心裏一急，即日率領輕騎從山海關回師，還未渡北戴河，後面塵頭大起，來的是部下副將，大叫吳將軍留步！一看後隨二個滿州將官。吳三桂勒馬詢問，才知滿州攝政王多爾衮派了使節前來，弔問明主之喪，還有密扎呈上，吳三桂年來座鎭山海關，和清兵很少接觸，原因滿清皇帝太極死了，新主福臨登基，年才六歲，母后就是滿州第一位美人孝莊文皇后，小名大玉兒，生得傾國傾城，肌膚如雪，柔若無骨，明朝主將洪承疇給她一夜溫情，立刻丟掉殉國的念頭，寧願降清，這美人的魔力眞比十萬雄兵還犀利，大玉兒芳齡才過花信，向就和叔叔多爾衮明來暗去，這兄終弟承的習慣，在昔日滿族裏是平常的習慣，孝莊后看到兒子年幼，便把多爾衮迷惑住了，慫恿他乘亂入關。多爾衮暗念昔日皇太極駕崩，吳三桂也曾派人前來祭弔，以後常有書信往還，如今何不利用他一下，好借他作爲引導，率兵入關。

當下吳三桂一看來書，却是多爾衮派使弔唁崇禎，暗裏說賊勢猖狂，願意助他出兵打回京去。吳三桂知道是滿清的一種餌誘，但想到自己是漢族人，而且和滿清經年對壘，未必對己推心置腹，將來留得個臭名，說自己引狼入室，受後世人唾罵，不如率兵回京看看動靜，再作打算。於是婉詞回絕了清使，下令部將堅守着山海關，等他的訊息。

走了一程，前面塵頭又起，這番來的却是往日同僚總兵唐通，這人在京畿未破，便投降賊兵，如今奉了李自成之命，帶了白銀五萬兩，還有吳襄的手書，向吳三桂招降。

三桂拆開父親來書，內說「君死父存，爲將來富貴，快回京稱降，不失封侯之賞。」他看了來書。第一句便問：「唐兄，我家裏的人都好嗎？你有見過小妾圓圓沒有呢？」

唐通知道他的意思，忙答道：「將軍的如夫人好好地安處家中，闖王還派人保護呢。」

吳三桂大喜。馬上草草回書，乘夜召集衆將，決定投降闖王，部下將官紛紛勸諫，他還是一意孤行。

過了兩天，他率領的數千輕騎已抵達灤州，忽報轅外有家人奔到，吳三桂忙叫進入，那家人逃出京城，奔了一天一夜，見面便禀告老爺和家中大小都給賊兵擄禁了，家產抄了入官。同三桂聽了，絕無半點焦急，說道：「這都無妨，本帥到了京畿，李自成會把家父和家人釋放，家產自然也要發還。」

那家人又禀道：「小的還沒說完呢，現時京裏已鬧的不成樣子，大小官員都給

抓起追贓，官裏隨處是殉節妃嬪的屍體，連井也閉塞了。」

吳三桂道：「他們那比得上我，闖王派唐總兵迎我回京，那些宮人却是死得太愚蠢，皇帝死了，難道就要陪他一起死，洪承疇也降了滿清，這時候有什麼忠孝可言？」

家人見他利祿薰心，故意道：「闖王把未死的宮娥收作妃嬪，和部下日夜姦淫，前天，將軍的姨太太，也給選進宮裏去了。」

吳三桂從座上躍起問道：「那個姨太太？快說！」家人道：「將軍除了陳夫人還有誰呢？」

吳三桂不聽猶可，一聽立刻叫出一聲：「眞有這樣的事？哎！圓圓呀……」已是氣往上衝，雙眼一花，身子向後一仰，倒在座上。左右慌忙把他救醒，口裏還是呼着圓圓的名字。

看官們，吳三桂爲什麼對一個女子這麼重要，讓作書人這裏抽閒補敍一筆。

陳沅是江南尤物，玉貌花容，蠻腰嬝婀，身上有一種蘭花香氣，眞說得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江南給流寇蹂躪，陳沅流落京師，在玉峯歌苑作了歌姬，一時驚動了整個皇城的王孫貴介，千金買笑，傳遍京華。

無奈陳沅是個能詩能畫，唱彈出色的女兒，眼高於頂，王孫公子，等閒得不到她的一盼，芳心裏嵌着的，就是英雄美人的影子，雖然身在青樓賣唱，還是守身如玉。

吳三桂那時在洪承疇麾下當總兵，不時來京奏報軍情，他也有着軍人本色，閒中徵歌選色，風流倜儻，無意中入到玉峯歌苑，見着陳沅的輕歌妙舞，更驚的是她生來絕色，明艷動人，神魂兒早已飄飄蕩蕩。

陳沅一連三夕，見到台前一位少年將軍，英風爽颯，芳心一動，便對三桂嫣然一笑，更惹得三桂神馳魄散，呆了一會，等到陳沅離苑，他大胆地候在門前。陳沅給侍女扶上馬車，一眼看見他，竟然不顧一切，暗着侍女行前，向他道：「我家小姐請將軍上車來哩。」

吳三桂眞是喜從天降，那時軍人的勢力在京橫行，三桂又是個將軍，陳沅的養母那敢出聲。

這一晚英雄美人繾綣了一宵，陳沅竟將初夜權獻給三桂，訂了山盟海誓，三桂因軍情緊急，第二天便離開京師，兩人自是難捨難離，不在話下。

陳沅的養母看到她要嫁給一個將軍，暗想這搖錢樹以後再掙不到錢，不如把她鬻進王公巨第，可以得到一筆身價。剛巧那時田國丈聽到陳沅的艷名，要羅致入府中作歌姬班首，陳沅的養母正中了心頭之願，一說便合，收下聘金，把陳沅送到田府去了。

侯門一入深如海，任陳沅要生要死，却奈不起富貴繁華的引誘。

田國丈是京師首富，姬妾盈庭，他得了陳沅之後，改名圓圓，打算充作下陳，陳沅却以死相挾，只有暫時着她充府裏歌姬領班。

過了些時，李闖攻入西安，京華震動，適值吳三桂入京覲見，一心把陳沅量珠下聘，怎知鳳去樓空，佳人已屬沙咤利，這一下比賊兵臨城還來得失驚。

後來知道給田國丈千金購艷，立即登門拜謁。

田畹還未知道三桂爲着圓圓而來，殷勤招待，說到流寇猖獗，田畹便道：「將軍手擁兵權，部下都是精銳，將來老夫一家，還仗將軍保護。」

三桂心不在焉，隨口應了一聲，道：「下官素聞府上歌姬，名噪一時，何不叫她們出來行歌侑酒。」

田畹笑道：「原來將軍也是知音人，不愧風流蘊藉。」立刻一拍手掌，帳後走出十幾個歌姬，粉白黛綠，就在席前歌舞起來。

吳三桂一瞧，這粥粥羣雌當中，却不見圓圓的影子，當下也無心欣賞，回頭問田畹道：「國丈，聽說玉峯歌苑名妓陳沅，給貴邸收羅作了歌姬，怎麼不見出來獻技？」

田畹聽了心裏打了一個寒噤，他知道陳圓圓和他不啻一樹梨花壓海棠，可奈襄王有夢，神女無心，吳三桂却是年少英雄，怕陳圓圓見着這位風流將軍，芳心受了挑逗。如今給三桂一問，不由得呆了半晌，但又不想開罪於他，忙召圓圓出來，給吳將軍鼓琴行歌一曲。

錦屏張處，香風暗傳，陳圓圓像風前楊柳一般，婷婷來到三桂面前，道個萬福，後隨兩個侍兒，恰是祥雲寶月，風華絕世。

二人四目交投，如磁吸鐵，如電相觸，吳三桂瞧着她粉臉低垂，幽怨萬狀，玉容雖是清減，却顯得蛾眉半蹙，益動人憐，一時像萬箭攢心，碍着田國丈面前，不敢過份露出形迹。

圓圓奏了一闋昭君怨，琴韻悠揚，不時向三桂投出眼波，含情默默，三桂正在心裏難過，忽然外面傳來消息，說代州失陷，闖賊前鋒直薄平型關，田畹當堂面色轉變，對三桂道：「賊勢猖獗至此，京畿危在旦夕，老夫年耄，死不足惜，惟是一家老幼，何忍落在賊兵之手，到時還仗將軍之力，庇護他們出險。」

吳三桂一半應承，乘機要求道：「下官和府上歌姬陳沅，昔年有白頭之約，還求國丈成全。」

這一下令到田畹啼笑皆非，這一塊好好的天鵝肉，自己已弄到口唇邊，若不允時，又怕觸怒了吳三桂，只得婉詞說道：「老夫何惜一個歌姬，但不知圓圓心裏是否願意？」他以爲圓圓當着他面前，未必厚顏說出要從三桂。

但陳圓圓不是一個尋常女子，她早已慧眼識英雄，許了終身，那有放過這機會之理。立刻跪下禀道：「賤婢本不願離開國丈，但吳將軍爲國奔馳，身繫國家安危，賤妾也樂得奉侍吳將軍，何況是國丈有命。更不敢推辭。」幾句話聽得田畹瞠目結舌。

吳三桂立刻拖着陳圓圓向田畹拜謝，回頭吩咐自己親隨，抬進暖轎，把圓圓推進轎去。吳三桂娶了陳圓圓，當她是寶貝一般，一連十天躲在家裏和陳圓圓繾綣，圓圓也眞心地愛着他。（未完）

超人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超人章日明被關在警局的羈留所內，但由於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所以即使是銅牆鐵壁，也無法把他困住。不到一天，他在警員疏於防範（就算嚴密防範）之際，拗斷羈留所窗口的鐵柱，便一飛冲天，穿窗而出。及至警員發覺，已鴻飛杳杳。於是警方又偵騎四出，追尋他的下落。章日明飛到郊區，在林邊路旁一個大牌檔前降落，這時，他已飢腸轆轆，便到大牌檔要了一些麵食充飢，而警方人員已大批湧至，包圍章日明，要拘捕他歸案，章日明當然不肯就範，僵持之下，警察局長帶同阿蘭及律師趕到現場，阿蘭便自告上前勸說……

截獲兩刼匪

追問銷贓處

局長担心章日明再逃脫，對阿蘭道：「只要你勸服他，一切條件都可依你。」

阿蘭大喜之餘，仍然有些担心。

她把律師叫過來，要他作個證人。

局長已被市長罵得一頭大汗，這時候，但求早些收拾殘局，自然什麼都答允下來。

於是阿蘭把章日明拉過一旁，律師和局長等人只呆在遠處瞪住他們，却聽不到他們兩個人到底在談一些什麼。

阿蘭道：「你做得很好，而且，你成名了，將來即使不坐牢，可能也有人請你拍電影，不過，你忘記了一件事。」

「什麼事？」章日明本來對阿蘭一向言聽計從，要不是經過這一次警方食言的話。

阿蘭半生氣道：「你忘記了你父親，他正在送院中，還有六嬸！」

章日明一聽這兩個人的處境，登時又呆了半晌！

阿蘭乘機道：「你聽我的，我已為你負上了債項，你可知道我正向朋友舉債，去為你請來這位有名的好律師？」

章日明果然大為感動！

他問：「你想我怎樣？」

阿蘭道：「跟他們返警局，我有辦法說服局長。如你再反抗，一切也完了。」

章日明本來也不想逃走，只是不慣失去了自由而已！

他對阿蘭道：「我們就跟他們回去，但我得聲明，我要自由，如果他們不講信用，休怪我作反！」

阿蘭瞪住章日明：「你不聽我的，我也不再理你了，以後你有你，我有我。」

章日明忙說道：「對不起，我並非不聽你的，只是對警方反感而已。」

阿蘭道：「這與警方無關，我們是人，人類世界應該由法律統治，否則一切都沒有標準了，警方只是執行法律的人員而已。」

章日明不作聲！

阿蘭把他帶回到局長的面前來：「他

已被我說服，肯跟你們回去，但是，你用什麼保證他可以重獲自由，相信你一定也明白，他有超人的力量，可以替警方做許多事情，如果他失去了自由，什麼事情也不可以做。希望你諒解。」

局長又生氣，又焦急。

令他生氣的原因，是由於他身為局長，統率萬多名男女警務人員，自然擁有無上權威，但從未試過這麼低聲下氣的，跑到街頭大牌檔來，跟一個犯人講數。

令他焦急的自然是市長那一個電話。

市長已口頭責備過他，要他負起這件事的一切後果，言下之意，分明是怪他辦事不力，大有要他「引咎辭職」之意。

局長也因此覺得章日明可惡！

但為了大局設想，他不得不繼續忍住一口氣，一切待章日明就範了之後再說。

因此，局長對阿蘭的話，根本沒有認眞地聽入耳裏去，只是不斷點頭，一邊又說道：「好，好，一切不成問題，總之，先叫他跟我們回去，今晚我們在這裏鬧得太耐了，這對市民不大好吧！」

章日明自然也聽到了，他說：「回去之後，請你別再關起我，我受不了的。」

局長當然也一千個答應了。

警方至此總可以舒了一口氣！

四周的人羣，雖然不斷被警方驅逐，但好奇心令他們不斷湧到，尤其是經過電台的報導之後，人們都希望一睹超人的風采。

警方却為了面子與責任問題，連記者也不准接近，以免讓記者們知道局長向超人讓步的實情。

局長故意不與超人同車。

他對同車的警司說：「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牢牢地把這傢伙囚禁起來？」

警司不安地說：「局長，我們不是已經答允讓步，放他自由嗎？」

局長瞪住開在前面的一輛車子，超人章日明和阿蘭等人，就在那輛車子裏面。

然後若有所思地說：「這個人太令我們無法落台，如果放走了他，以後警方如何能令罪犯震慴？再說，我在市長面前也無法交代啊！」

警司道：「本來我不敢多說，但這個人非同一般人，假如我們不小心處理，只怕以後麻煩的事就更多。警方目前已被治安問題弄得頭也大了，何不讓這個人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局長怔了一怔：「想不到你竟然替罪犯講好話。你似乎忘記了，你是反罪惡警司。」

「我怎麼會忘記？正是因為我在這方面知得太多，所以我才有此見解。」警司說：「我們警方人手不足，多個朋友，多個帮手總好過多個敵人吧。」

局長想了想，道：「洪警司，你是中國人，我一向十分敬重你；今晚這番說話，假如換上別人，我可以找個藉口叫他辭職，但你可不同了。我相信你是個有辦法的人；你眞的以為他能帮助我們破案？」

「是的，我有這種信心，否則也不敢出這個主意。」警司說道：「假如這件事交我處理，我自會向他提出一些交換條件。我不會亂來的！」

警察局長又想了一陣，道：「你肯負責此事的一切後果麼？」

「我當然肯。」洪國新警司只好硬住頭皮說。

抵達了警局；警員如臨大敵地，首先在警局四周佈下了陣勢，然後才讓章日明下車。

阿蘭在旁不斷勸他，叫他切勿再反抗，以免增加麻煩。但章日明却沒有答她。

直至到進入了警局之後，警員們將他押進洪國新警司的辦公室。

這間辦公室對阿蘭來說，一點也不會陌生。

她上次來的時候，就在這裏見過這位中國人警司。可惜當時洪警司不敢作主，偏偏局長又固執；但這一次不同了。

這一次，警司熱情地招待阿蘭他們。

但是阿蘭說：「又是你，怎麼局長不見我們？到底你們又耍什麼花樣？」

警司道：「局長已授權給我，請你們坐下來，讓我們好好的談談吧！」

阿蘭和章日明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分別在警司面前兩張椅子坐了下來。

警司道：「杜若蘭小姐，你有沒有將章先生所犯的罪名告訴過他？」

阿蘭道：「有，他應該知道得很清楚了。」

然後阿蘭又側過頭來問章日明：「你應該明白到，在文明社會犯法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可不是嗎？」

章日明點點頭。

阿蘭道：「警司先生，剛才你說局長已授權給你，那就是等於說，您一切都可以作主了。是不？」

警司道：「我想，如果不是你們的要求太高，而且合理的話，我應該可以作主吧！」

阿蘭道：「我們首先要求的，當然就是章日明要獲得絕對的自由，只有這樣，他才可以為你們做事。」

警司道：「你的條件不成問題，但是有一點我想聲明一下，就是這件事不能太過張揚。你一定明白什麼是輿論，我們不能受到外界的抨擊。」

「警司先生，我十分了解你們警方的立場和處境。」阿蘭又側過頭來對章日明說：「我們也應該首先有個默契，你獲得自由後，必須與警方合作，盡你所能去將功贖罪。」

章日明又在點頭，他對阿蘭似乎逐漸恢復信心了。

阿蘭於是又對警司道：「他在獲得自由之後，將為警方辦妥兩件事。第一件，當然就是為你們去找金石銀行大刼案的刼匪。第二件，就是要求翻案。」

「什麼翻案？」洪警司怔了一怔！

阿蘭解釋道：「我知道他父親是冤枉的；他會設法為他父親找出虧空公欵的眞相。」

警司想了想，終於也點頭道：「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他又伸出手來，與章日明互握道：「以後我們就化敵為友好嗎？」

「好極了！」章日明道：「我們合作，替市民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洪警司很高興：「難得你這麼明白事理。坦白說，我在局長面前，已盡我所能

，替你說了不少好話，如果你做得不好，我除了辭職之外，更可能坐牢。希望你也明白我的處境。」

章日明很感動：「警司先生，看在我們同是中國人的立場上，希望你諒解我的過失。以後，我一定會將功贖罪，決不令你失望！」

就在這時候，洪警司辦公桌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一名探長在電話中向洪警司報告：郊區發現了一具女屍。屍體有傷痕，而且巳開始腐爛。

洪警司掛斷電話後，靈機一觸：「章日明，我們之間的合作，不如就由現在開始好嗎？」

章日明怔了一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洪警司道：「郊區發現一具女屍，有明顯的謀殺跡象，我們現在就到現場去看看。」

章日明望望阿蘭，儘管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阿蘭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阿蘭於是對他說：「由現在開始，應該就是你表現自己的時候了。」

章日明吶吶地說：「我什麼都不懂，蘭姑，你可否與我同去指點一二？」

阿蘭故意佯作生氣道：「你不懂，自有人指點你，但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

章日明道：「以後我也聽你的話，只要我獲得自由，我一定盡我所能，做你要我去做的事。」

「你又錯了！」阿蘭瞪住他說：「即使我要你去做的事，亦必須合理，你然後才可以去做。」

章日明言聽計從地點點頭：「是的，蘭姑，以後我會好好的去理解、學習！」

阿蘭輕盈地笑了：「對了，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

洪警司也笑了：「好吧！現在我們就一齊出發到郊區案發現場去看看。」

×　×　×

這是一處相當偏僻的郊區。

通常只有一些郊遊人士到這種地方來；發現那具女屍的，正是一批到此野餐的年青人。

他們首先被一陣陣中人欲嘔的臭味所吸引，然後有些好奇的年青人去找出原因來，於是發現草叢中有一具巳開始腐爛的女屍。最後有人趕去報警。

現在警方人員巳先後趕到現場來，包括了洪警司和章日明等人。

醫官是較早到達現場來的人：當然，更早到達的，還是洪警司屬下的一批幹探們。

根據醫官的初步報告，死者是個年約六十的老婦。大約三日前被人棄屍於此。

探員還未查出死者的眞正身份，章日明巳首先吃了一驚！

起初連阿蘭也有些不明白，爲什麼章日明會這麼緊張？後來經他解釋，才知道其中原因。

原來章日明從衣着方面，認得這老婦人並非別人，正是曾被他視作親娘一樣的六嬸。

六嬸被洪氏父子擄去之後，一直音訊全無，想不到現在却被人殺了棄屍於郊外，章日明見了怎能不傷心流淚呢？

洪警司聽了也連忙叫人核對一下死者的身份。

在正常情況下，警方要找出死者的眞正身份本來就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除非那個人根本沒有身份證，又沒有指紋。

警方有一套電腦機械管理全市市民的一切有關資料，其中最重要一項，就是指紋；凡是領有身份證的人，都有指紋存入這套電腦記憶系統之中。

警方如果要找出某人的指紋，只須按鈕，數秒鐘之後便有資料顯示出來！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也是利用同一類型的電腦系統，處理美國公民的有關資料。方便又快捷！

那具女屍儘管巳開始腐爛，但面型未變，章日明認得她正是六嬸，大概也不會錯到那裏去了。只是警方辦事，一定要循例「驗明正身」而巳！

阿蘭也聽章日明說過關於他的身世，所以也知道六嬸正是撫養過他的人，彼此之間的感情，直如養娘一樣。難怪他這麼傷心了。

洪警司道：「眞想不到，原來死者還是你的親人。現在你可知應該怎樣做？」

章日明悲憤交集地說：「我巳想像得到是誰做的了。當然，我也知道應該怎樣做！」

阿蘭道：「他們大概不想再等了，以免六嬸碍事。」

洪警司問章日明：「你知道是誰殺了她？」

「是的，我知道。」章日明黯然流淚，他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阿蘭代他告訴洪警司：「說起來，都是你們姓洪的不好！洪發父子二人，就是先把他的養娘擄去，然後要脅他協助他們打刦金石銀行。」

洪警司至此才恍然大悟！

他說：「這麼說來，只是他們自取滅亡！因爲如果沒有此案，我們可能毫無頭緖，但這件案發生了之後，現場上一定留下不少證據和綫索，只要我們小心處理，相信元兇逃不出法網的。那時我們就可以一石二鳥；旣可找出殺人兇手，又可以抓住銀行大刦案的刦匪們歸案。所以，你只須與我們警方合作，不必傷心。」

章日明抹了一把眼淚！

阿蘭看見他這情景，不知好笑還是同情，遞了條手帕給他。

「別再哭了！警司會笑你孩子氣的！」阿蘭說，「男子漢是不輕易流淚的！」

章日明咬牙切齒地說：「如果讓我抓住他們，我會把他們撕作兩半。」

洪警司道：「那是私刑，你切不可做犯法的事！」

這時有一名探員匆匆過來，說找到了一些證物。

洪警司偕同各人過去。那兒接近一處斜坡邊緣，亦即發現屍體的現場附近。

那兒有樹林、矮林及荊棘，假如有一輛汽車開進這兒來，隨時會擦着樹林，又假如駛得批近斜坡的話，亦勢必被矮林及荊棘掠過。

警方的探員早巳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兇手如何將屍體搬運到這兒來？

六嬸雖然年巳六十，但論體型，倒也不是瘦弱的婦人，尤其是當一個人死了之後，便是一件死物，份外覺得牠重，所以要將牠棄在這裏，運輸巳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警方的辦案人員終於找到答案了，兇手是用汽車把屍體運到這兒來的。

那可能是一輛小型客貨兩用車，因此車床很矮，當兇手要把屍體推下矮林掩護的斜坡時，車底難免觸及那一帶的矮林、荊棘和野草。

偵探們現在就是在一處野草叢中找到了一個鐵片製的車牌。

車牌的編號是：「YM一〇三」。

洪警司再三察看車牌，有明顯的跡象顯示，那是被撞脫之後掉在野草叢中的，可能連車上的司機等人亦一無所覺。

再從現場的草地上看，也可以見到有明顯的車輪壓過的痕跡。證明警探們的推斷十分正確。

洪警司問一名偵探督察廖帮辦：「有沒有派人去追查車主是誰？」

廖帮辦道：「有，巳通知總部，相信很快就會有消息了。」

阿蘭則在這邊對章日明道：「我相信不用再查了，兇手肯定是洪發父子。」

章日明也咬牙切齒道：「我恨不得立即就可以找到他們，可惜我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找到他。」

這時候又有一隊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他們是以一名外籍警司爲首的特別罪案小組人員。

這位外籍警司很有名氣，他就是禿着頭的泰萊警司。論階級，他和洪警司應該平等，只是雙方國籍不同而巳。正因如此，有人就以爲泰萊自視過高，許多不應管的事，也插手進來！

就像現在一樣，泰萊等人的出現，亦令到洪警司頗感愕然！

洪警司忍不住問：「可是局長叫你來接手辦理這宗命案？泰萊先生。」

泰萊警司道：「不！是我自己跑來看看的，希望你不會介意。」

洪警司與泰萊相處不少日子，自然知道這個歐洲人的性格，他有點小聰明，也有偵探頭腦，就是對中國人十分岐視，這正是最令洪警司反感的地方。

洪警司也知道在局長面前，此人經常邀功，與他明爭暗鬥，所以不得不處處提防。

泰萊警司果然跑到斜坡去查看。這時候有人悄悄對洪警司道：「我們發現一輛小型客貨二用車，由於前面有車牌，後面的則被撞脫了，車廂內又有血漬，所以泰萊便連想到這裏來。」

向洪警司說話的，正是一名跟隨泰萊的探員，他是中國人。

洪警司立刻問該探員：「編號可是YM一〇三？」

「正是啊！」探員睜大了雙眼，「怎麼你們巳經知道了？」

「我們巳找到了該車牌！」洪警司對一名督察說：「你過去告訴泰萊，這是兇案現場，任何人未經我同意，不准擾亂綫索。」

那位督察還未轉身過去，泰萊巳自附近的矮林後面鑽了出來。

泰萊很不客氣地說：「我的同事，你可找到了什麼破案綫索？」

「暫時還沒有。」洪警司說：「正因爲沒有，所以你最好不要擾亂，否則一切後果要由你負。」

泰萊冷笑道：「我本來是爲另一件事而來，但看你這麼樣查案，警方可能聲譽掃地！」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洪警司生氣了！

「可不是嗎？你怎麼可以依靠一名罪犯來助你破案？這簡直是笑話。」

「這裏的事，我勸你少管！」

「我並非管你，只是提醒你；你辦不到的事，應該向局長坦白，何必逞强？」

一名督察急忙從中勸解：「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多講？兩位上司，請爲大局設想。」

洪警司氣沖沖地回到一輛警車裏去。

那警車之上，有無綫電通話系統。洪警司原來要向局長請示！

不久之後，泰萊警司的座駕車之上，也有局長的無綫電傳來！

局長巳知道二名警司發生爭執的事，所以分別向二位警司作出了指示！

局長要泰萊這一組人立即撤離現場，這裏一切交由洪警司全權處理。同時又要泰萊把發現「YM一〇三」號車子的一切資料留下給洪警司。

泰萊不敢不聽局長的命令，惟有吩咐他的助手，將「YM一〇三」號車子的有關資料向洪警司作了一次詳細的交代。

那車子在市區被發現，所以洪警司有理由懷疑兇手棄屍後巳返回市區去了。於是就帶了一干人等，趕返市區去。他要看看那輛車子。

×　×　×

一輛客貨二用的小貨車停在一處橫街的路邊，警員一直在那裏看守着它。

車子的車牌應該是前後兩個，但這車子只有前面一個；後面的却脫落。證明在現場檢獲的，正是屬於它的。同時亦證明警方的假想很有道理，那就是當車子「倒後」準備卸下屍體時，被荊棘糾纏住，撞脫了車後的車牌。而司機等人却無所覺。

警方的指紋組人員正在車子內外印取指紋。

洪警司站在一旁對章日明道：「現在是發揮你專長的時候。兇手巳經肯定是洪發父子他們，雖然這車子的主人還未查出，我想一定是他們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找到他們？」

章日明道：「我從未辦過案，但我知道他們手上巳經有了許多錢，他們會不會巳逃離本市？」

「我想不會吧！」洪警司道：「他們才殺了六嬸不久，機場及碼頭亦早巳戒備，他們逃不了的。」

阿蘭道：「我倒有了一個不妨一試的辦法，只是你未必答應。」

洪警司問道：「什麼辦法？」

「現在這裏反正巳沒有我們的事了。」阿蘭道：「讓我們離開你們警方人員，可能收穫更大。但我怕你信不過我們。」

「嗯——」洪警司沉吟道：「我巳盡

了我之所能去帮你們了，相信你們一定明白。假如你們不顧我而去，我這份職位固然成問題，也可能令警方對你們發出通緝令！因此，我可以答允你們的要求，但希望你們保持與我連絡。」

阿蘭道：「放心！你帮了我們，我們一定顧住你的。但有了警方人員在旁，只怕歹徒不易接近我們，這就是我們要求遠離你們的原因。」

洪警司又對章日明道：「你有杜若蘭小姐的協助，希望你早日把洪氏父子找回來，將功贖罪。」

章日明點點頭：「警司先生，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現在我只想先去醫院，看看我父親。」

洪警司含笑與章日明和阿蘭握手道別。阿蘭於是召來一輛街車，和章日明一齊離去。

在街車裏面，阿蘭對章日明道：「過去你錯得太多，希望以後你不可再錯了。現在只有我知道你是一個來自外星球的人，但在別人眼中，你可能是一個妖怪。」

章日明道：「蘭姑，以前我只是一個未經世故的孩子，根本分不出善與惡，也不知道何謂犯法，但現在我開始逐漸明白了。」

「那麼，以後你要好好的替社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別再替人加添痲煩。」

「是的，我一定聽你的話。但是，以後我仍然須要你的帮助，因爲我的確有許多事情根本不了解。沒有了你，我可能還會做錯的。」

「我會盡我所能去協助你。」阿蘭又說，「現在我先告訴你，有件事我們一定要快些做好，就是找到洪發父子二人，否則那批失金可能會化爲烏有。」

「但是，我們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他們？」章日明問阿蘭。

「我們須要做許多事情，像偵探一樣，必須按步就班。現在我們先看看你爸爸的病勢如何，再去找洪發父子二人。只要我們多動腦筋，相信一定有辦法的。」

街車開到了醫院門外。

阿蘭一邊付車資，一邊留意望後鏡反映出來的情形。不知是否心理作祟，阿蘭總覺得後面有人跟踪他們。

當他們落了車進入醫院之後，仍然可以隔住大門的玻璃，見到一輛小房車內坐了兩個男子；其中一個也匆匆下了車。而且正走進醫院裏來。

阿蘭並沒有理會他，也沒有告訴章日明。

他們到詢問處查出了章心波正住在這家公共醫院的羈留病房之內。

阿蘭一直留意着那個可疑的男子，因爲他進了醫院之後，並沒有去探望任何病人，只是在大堂裏佯作等人。

阿蘭要帶章日明進入羈留病房去探望章心波，但守衞着病房的警方人員却不准他們入內。

章日明很生氣！

阿蘭勸他忍耐一下。她後悔離開警局時，倒忘記了向洪警司討一紙人情。現在惟有去撥個電話給洪警司。

豈料就當阿蘭走開時，那可疑男子已走向守衞着羈留病房的警員那邊，竊竊私議。

阿蘭一方面感到奇怪，一方面也提高警覺。

電話中，洪警司答允通知警衞，讓他們進去探望章心波。

阿蘭由電話間出來，章日明已告訴她，警衞已通知他，准他們進入羈留病房。阿蘭感到奇怪，章日明却說：「是一個男子叫警員讓我們入去的。」

阿蘭循勢望過去，只見章日明所指的那個男子，正是一直跟踪他們進入醫院的人。

阿蘭奇怪此人的身份，於是問警衞：「他是誰？」

警衞回答道：「他是洪警司的助手胡帮辦。」

阿蘭至此才明白，跟踪着他們的人並非歹徒，而是洪警司派來的。洪警司的目的可能是保護他們，也可能是監視他們。

阿蘭沒有理會他，與章日明進了鐵閘門內，透過走廊，直入羈留病房。

章心波躺在病榻之上，面色蒼白。他看見兒子章日明來了，又喜又怒！

喜的是他終於又見到了他這個神奇的兒子，怒的却是他在外面又鬧事。

原來警方優待章心波，病房之內安放了一架電視機，所以章日明鬧事——在大牌檔與警方對峙的事，他也知道了。

他生氣地說：「你這妖魔，如果你不聽我的話，你就快些走！以後也不要再見我了！」

阿蘭忙向他解釋：「章先生，你別生氣，日明已答允不再鬧事了，現在警方已跟他有了默契，他不會再做壞事，你應該可以放心在此養病了。」

章日明也對他說：「爸爸，對不起，我已經明日以前都做錯了。以後我會好好的做人。」

「杜小姐。」章心波忽然又對阿蘭示意道：「你們來得正好，我正想有件事告訴你。」

阿蘭看見他神色怪異，也明白一定事不尋常。於是她把耳朵湊了上去！

章日明看見他父親左張右望，分明是想避過警方的耳目，因爲房外可能還有警員巡邏經過。

章心波對阿蘭說：「這裏有個犯人本來是個刧匪，他不知怎的，知道我兒是個超人，跟我交談起來；後來我告訴他，我兒日明祗是被人利用。」

阿蘭立刻意會到：「他是否洪發父子的人？」

「不，」章心波道：「他就住在隣房。他又說，他知道我們正要找洪發算賬，願意向我們提供一條十分可靠的綫索。不過却有附帶條件。」

阿蘭問：「什麼條件？」

「替他向警方求情！」章心波道。

阿蘭想了想：「他這種人，不會是眞心協助我們的。算了，破案可以靠我們自己！」

章心波却說：「不！別太固執，過去跟他談談，可能會有好處。他叫楊志。據講是個專刧金舖的刧匪。」

章日明在旁道：「是的，不妨跟他談談。」

阿蘭也知道「金石銀行大刧案」中，損失大批的金磚，際此國際金價暴漲之際，洪發父子刧匪集團收穫亦可謂驚人。但是他們如何脫手？

金磚不同一般金條或首飾，要脫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章日明也覺得不妨跟此人談談，希望可以獲悉一些有關洪發父子的消息。

章心波對阿蘭道：「隣房房門鎖上了，但由露台可以把他叫來交談。」

露台外有鐵枝攔住，但可以從偏角望過去隣房，章日明就依他父親的吩咐，在那兒叫喚過去。

果然，那個叫楊志的犯人，很快就跑出來露台外面。

章心波本來很疲倦，但爲了交代清楚，他也要阿蘭把他攙扶到露台外面去。

「他就是我兒子日明，你有話不妨跟他說。」章心波隔住露台的鐵枝，對那邊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犯人，也是羈留病房的病人說。

章日明打量着那犯人：「你對我爸爸說，你專刧金舖，是嗎？」

「是的。」楊志道：「所以我認識一些秘密煉金場，他們可以把金飾熔爲金條，也可以把金磚化整爲零。」

章日明乘機問道：「那麼，你有沒有聽過洪發或者洪文昌這些名字？」

「沒有。」犯人楊志道：「他們不是職業刧匪，只是偶一爲之。但是，只要你到那些秘密煉金場去，就會找到他們的下落。」

章日明又問道：「那麼，你要什麼條件才肯說出煉金場的所在？」

楊志道：「我這些日子以來，坐牢坐得太多了，加上身體不好，常常有病，所以，我只希望警方放我一馬。」

「你犯了什麼罪？」

「懷械、遊蕩和意圖不軌！」

章日明側過頭來問阿蘭：「這也算是罪名嗎？」

阿蘭解釋道：「他可能因爲過去有過案底，所以警探才會注意他。」

楊志也說：「是的，我有過械刧金舖的案底，所以那天被他們在金舖外面截住我，搜出了利刀等物，就此被抓了入來。不過，我如果獲釋，保證不再犯事，也一定能協助你把洪發父子找到。」

章日明望望阿蘭。阿蘭道：「如果你眞有把握，我們大概也可以說服警方不起訴你，但你拿什麼保證我們可以找到洪發父子？」

犯人楊志說道：「你要我保證，我不妨先提出兩個辦法：第一，放我出去，我親自帶你們去找他們，這是上上之策，第二，找個高級警方負責人向我提出保證，我立刻說出秘密煉金場之所在。」

章日明聽了，感到有些爲難。他回頭望望阿蘭，雖然沒有說什麼，阿蘭也明白他的意思。

阿蘭只對楊志說道：「好吧！你安心在這裏等我們消息。因爲決定的權力在警方，而不是我們。」

說完，各人就想由露台返回病房裏去，但犯人楊志又叫住章日明：「朋友，你想發大財麼？」然後他又低聲說：「只要你救我出去，我就有辦法令你發大財。」

但是章日明沒有理睬他。

回到病房裏之後，阿蘭說道：「像他這種人，不會存心悔改，亦未必眞心帮我們，不如我們自己出去想想辦法。俗語說得對，靠人不如靠自己啊！」

章日明却道：「但是，我還是要靠你呢！」

阿蘭道：「靠我好過靠一個有案底的積犯，最低限度，我帮你並未附帶任何條件。」

章心波這時又再躺回病床之上，他對二人說道：「盜賊世界裏面的情形，非我們外人所能理解。我看，你們想快些找到洪氏父子，還是與警方負責人商量一下，這個犯人的口供一定很有用。」

章日明道：「爸爸，你安心在此養病，其他事讓我來管好了。」

章心波道：「找刧匪固然重要，希望你也不要忘記爲我洗脫罪名，否則，我是死不瞑目的。」

阿蘭安慰他說：「放心吧，世伯，是非黑白，到頭來總會有水落石出的。」

「是的，現在警方已讓我自由，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去做！」章日明道。

這時候，警方人員已在外面催促二人離去，因爲他們進來已有不少時間。

阿蘭和章日明出到外面大堂，看見那個「可疑男子」仍然在那裏，佯作等人，一邊在看着報紙。

但阿蘭已知道他是洪警司的助手胡帮辦；門外坐在一輛小房車上的人，自然是他的下屬。

阿蘭與章日明手拖手，十足一雙情侶一樣。他們若無其事地走出醫院門外去。他們一邊走，一邊低聲交談着，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們說些什麼。

他們終於走向胡帮辦的小房車：「喂！是不是白牌車？載我們到市區去，收費多少？」

司機愕然；而胡帮辦這時正由醫院裏走出來。

阿蘭不等司機答話，就與章日明搶登車上。

車內一名警探原是胡帮辦的下屬，他們一直跟踪住章日明和阿蘭二人，現在二人當他是白牌車司機，自然有些啼笑皆非。可惜還未有機會解釋，二人已經强行登車。他當然不會就此開車。

阿蘭却萬分焦急道：「快些開車，我們有緊要事；我可以付你們雙倍車資。雖然明知你是非法的白牌車。」

司機還是不肯開車。

阿蘭向章日明示意！

章日明一邊推開了車門，一手就將探員推落車去。那名探員雖然極力反抗，無奈他的氣力怎樣也不及章日明，終於身不由己地翻滾出車外去了！

阿蘭立刻將車子開走！

司機探員又急又氣，急忙自腰間拔槍，就想向二人發射！却在千鈞一髮之際，被他的上司喝住！

他的上司胡帮辦這時正由裏面出來，絕未想到章日明和阿蘭不但擺脫了他們的跟踪，還敢胆搶走了他們的汽車。但無論如何，他是不能傷害章日明的。

剛好有一輛街車剛剛開到。到醫院來探病的人剛落了汽車，胡帮辦和他的探員已搶了上去，向街車司機出示身份證件，下令司機立即開車追踪阿蘭和章日明他們！街車司機自然不敢不從！

當街車開始轉下斜坡時，那條路很窄，僅可容納一來一往兩列汽車通過。

但是這時候，那兒中段竟然有汽車「拋錨」！

壞車不要緊，壞在它竟然打橫擺放在斜路的中央位置；那兒旣然只可以讓二列汽車互相通過，現在有一輛壞車擋在中綫位置，也就是說，上下行的汽車同樣無法通過。

胡帮辦情急之下，忙下了車視察，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又吃了二驚！

那輛「壞車」並非別人的車子，而是他自己的那輛座駕小房車。難怪車內空無一人了。

胡帮辦靈機二觸，一邊揚聲叫他的下屬付車資給街車司機，一邊登上了他自己那輛小房車去！

本來胡帮辦的想法是對的，旣然街車無法通過，改用自己的汽車去追踪章日明他們，也許還來得及，不致讓他們逃去無踪吧！但是，當胡帮辦坐上去之後，當堂又嚇得口呆目瞪！原來那車子內的駕駛盤已被扭得彎曲，根本就無法將它開動！

胡帮辦明知剛才那個是超人章日明，只有他能用雙手將車子弄成這副樣子，所以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只是奇怪他們何故會這樣的？

× × ×

章日明與阿蘭坐着另一輛街車進入市區。

章日明是個會飛天的超人，他隨時可以飛，但阿蘭非到迫不得已時，不准他飛。那樣會太過吸引人，也會令市民見了會感到吃驚不已！

所以他們離開了胡帮辦的汽車時，就到斜路下面截停一輛剛駛過的街車，吩咐司機將他們載入市區去。

到了一處十字路口，阿蘭就叫司機停車。章日明不知就裏，惟有跟着她下車。

阿蘭一直沿住路邊走，章日明終於忍不住問她：「你要到何處去？」

阿蘭道：「你在這裏等我一會兒，讓我先進去撥個電話。」

章日明只好站在路旁等候，阿蘭則走進一間路邊電話亭去。

章日明不知道阿蘭要打電話給誰，但毫無疑問，他已百份之百信任阿蘭，所以他絕對相信她不會做出對不起他的事，甚至只會對他有好處。

章日明正呆候在馬路旁邊，看着又來又往的大小車輛而入神之際，突然見到一輛電單車，正風馳電掣地狂衝而至；後面則響起了陣陣警號，分明有警車自後面追來。街上這時候的交通正非常擠塞！

章日明再仔細看清楚，電單車之上，一共坐了前後兩個人，也就是除了開電單車的司機之外，後面還有個戴住鋼盔的人用雙手摟住司機的腰部；後面那個人還孭住一個背囊式的帆布袋。

駕駛電單車的，技術顯得很好，只見他左穿右插，疾如閃電，街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大小車輛，對他似乎絲毫沒有影響！

相反，後面苦苦追踪的警車却由於體積太大，不能像電單車一樣，從車與車之間的罅縫中穿過，所以很快已遠遠落後。

章日明再放眼遙望向街口——十字路口那邊，只見那輛風馳電掣的電單車，並未因爲「紅燈」的燈號，而與其他汽車一齊停下來。

相反，它還加速衝前，令到由橫街開出的車輛發生碰撞，交通亦隨即引起混亂！章日明在這一刹那間，已顧不了許多，立即凌空飛去，直追那輛急如流星的可疑電單車。

等到阿蘭由電話亭裏面出來時，看見這情形已來不及制止。阿蘭甚至不知道剛才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因而大爲焦急。

章日明平伸雙手，凌空飛行，快得有如火箭一樣，電單車再快也快不過他的速度。

街道上的行人，以及坐在各類車子裏的人，都看得呆住了一陣！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上天空中的確有個人在飛，而且飛得不高，他們絕對不會看錯。

聽過關於超人新聞的，自然都會立刻想起那飛人就是超人。只是沒有人知道超人又在幹什麼而已！

章日明很快就追到了那輛風馳電掣的電單車。

那電單車上的兩個男子滿以爲避過了警車的追捕，但是，他們絕對想不到會有人從天而降。

章日明突如其來的一推，將後面一名男子推倒，直滾向路旁。

負責駕車的另一名男子頓覺失去了重心，但仍未想到會有人與他爲難，他的駕駛技術的確不錯！竟然可以迅速將車子平衡過來，轉危爲安。

這時候，被章日明推倒落車，滾向路旁的一名男子，也許傷得不重，明知警方仍在後面苦苦追來，所以即使跌得渾身疼痛，仍不顧一切，忍受住痛苦，再爬起來，沿住馬路旁邊，拚命地往前走！

這兒已是較少車輛開入的橫街，所以那輛電單車上的另一名男子，可以很快掉過頭來，準備接應他的同伴，希望他能及時坐上電單車後面來。

可惜章日明却不許他這樣做。

章日明顯然要等警車開到現場來，所以他並不過份焦急，直至那電單車掉頭回來時，才踢了他一腳。

駕駛電單車的人這時才如夢初覺，可惜爲時已晚，他立刻從電單車上滾下來，而那輛車却倒在馬路上，車輪仍在滾動。

由於馬達仍在開動，電油又正由油缸漏出來，「蓬」一聲！頓見火光熊熊！那輛電單車迅速陷入火海中。

警車剛剛開到現場來，警員紛紛自車上跳下，將倒地受傷的電單車駕駛員拘捕。那傢伙分明傷得很重，眼看警員來了，想逃也逃不了！

但較早時被超人章日明推落車下的，孭住背囊的男子，却拚命地沿住路旁逃去！儘管警員們在後吆喝着叫他止步，他也不加理會。

還是章日明凌空追上了，還迅速越過他的頭頂，落在他的前面。

那男子連頭盔也跌得不知所終，這時看見章日明攔住去路，又手無寸鐵，頓然惡向胆邊生，手一揚，已見刀光一閃，當堂把章日明嚇得呆了一呆，急忙倒退了兩步！

章日明只是下意識作祟，刀槍對他根本沒有多大作用。所以他只是閃避了一下，當他醒起自己是個超人時，立刻就揮拳反攻，怎樣也不讓那男子逃去！

轉眼之間，二名持着手槍的警員已包圍過來。

那年青人在警員的手槍指嚇下，不敢妄動，迅速被警員加上了手鐐。

章日明回頭想去找阿蘭，但警員却不讓他離開現場。

「先生，你帮了我們警方一個大忙，請跟我們返回警局一次吧！」一名警長對章日明表現得十分有禮貌。

章日明却說：「不！對不起，我還有事要辦。」

章日明說完又要走，但被警長纏住。要不是阿蘭的一再警告，他已經動手將警長推開。

雙方正在爭論之際，阿蘭已由那邊過來。

阿蘭由電話亭出來之後不見了章日明，心裏很焦急。後來看見這邊人頭湧湧，才走過來看看，想不到章日明竟然就在這裏。

阿蘭本來正在埋怨章日明又管閒事，但後來聽警長說：二名落網歹徒是較早時械刦金舖的刦匪，若非章日明仗義相助，他們已經逃去無蹤。

章日明也担心被阿蘭責備。豈料阿蘭却說道：「好吧，我們且跟你返回警局一次。」

警長舒了一口氣。

章日明難免感到有些意外。

曾經目睹其事的人都嘖嘖稱奇不已！

× × ×

二名年青刦匪，被帶到刦案現場之後，再押回警局去。章日明和阿蘭則一直坐在警車裏。

阿蘭道：「剛才我致電給洪警司，責備他派人跟踪我們。警司說，他只是担心我們的安全。」

章日明道：「爲什麼我們又要陪他們到警局裏去？」

阿蘭道：「因爲那兩個是刦金舖的刦匪。你忘記了嗎？那積犯不是提過秘密煉金場的事麼？」

「嗯，我明白了，你要從他們口中套取一些資料。」章日明道。

回到警局之後，由於這是一宗嚴重罪案，由洪警司親自處理。所以阿蘭他們又見到了這位警方負責人。

阿蘭道：「警司先生，我想跟這二名刦匪談幾句，可以嗎？」

洪警司道：「可以是可以的，但切勿又惹麻煩。」

阿蘭於是悄悄問二名年青刦匪：「你們刦得的金飾，帶到何處脫手？」

豈料二名刦匪瞪了他們一眼：「你是什麼人？爲什麼我要告訴你？老實說，要不是你那位該死的殺千刀男朋友，我們已經得手了！」

阿蘭靈機一觸，道：「坦白說，我們這樣做，並非爲了帮助警方，只是爲了自己。如果你們答允和我們合作，我們自有辦法救你們出去。」

二名刦匪之一說道：「我絕對相信他有辦法救我們出去，只怕你們騙我們。」

另一名刦匪則說道：「他是超人，當然有辦法，但如何保證救我們出去？」

阿蘭道：「坦白告訴你，我們本是行家，只是不夠道行，說到底還是入行的日子太淺了。」

刦匪之一怔了一怔道：「你們也是行家？」

「是的。」阿蘭低聲道：「所以我們希望知道金飾脫手的地方。」

「有許多門路。問題先要看看你的貨色，以及數量多少。」

「貨色當然是上等，數量也很大。」

「聽你口氣，你講的可能是金石銀行保險庫大刦案中失去的一批金磚？」

「嗯——」阿蘭點點頭。

「很有意思。」一名刦匪向他的同伴遞了一個眼色，「我奇怪警方怎麼會放過你們，因爲據我們所知，超人也是刦案中的主角。照情理，警方是沒是理由放過他的。我講得對吧？」

阿蘭解釋道：「我知道警方並非眞正釋放他，只是利用他而已。」

刦匪問：「如何利用他？」

「這是警方的秘密，我也不清楚，總之，警方因爲他會飛天，利用他去對付你們這輩歹徒！但他也有提出反條件，就是換取自由，去替他父親翻案。」阿蘭又說：「不過，那只是表面的理由。」

「難道還另有理由？」

「當然有。就是爲了——」阿蘭故作神秘，左張右望。然後又說：「爲了出來分賍！」

「嗯，我明白了。你們分到了」批金磚，但不知如令脫手，所以——」

「所以迫住找你們。」

「那麼，我們的利益怎算？」

「嗯——」阿蘭把章日明拉過一旁，裝模作樣的低聲道：「吃虧些，分多少給他們如何？」

「那是我們辛苦得來的，何況我們又分得不太多呢。」章日明原來也學會了演戲。

阿蘭道：「給他們一些好處，否則我們得物無所用。給一至二成，也許他們會滿意了。」

其實這些話，二名刦匪也可以聽到，因爲他們站得不太遠。

阿蘭回到二名刦匪身邊：「好吧，就給你們分兩成如何？」

二名刦匪同時搖搖頭：「二成太少了，最少也要四成，我們四六分賬。」

阿蘭瞪了他們一眼：「你以爲我們很易得手麼？」

雙方正在爭論之際，一名督察巳經入來。他對阿蘭和章日明道：「警司請二位過去。」

督察又召來其他警員，把二名刦匪帶去落案。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與包天成等人力戰黑劍門的黑衣刀手，苦鬪竟夕，卒將黑衣刀手盡殲，這時天已大亮，便同返鏢局歇息，傍晚，衆人共商會後對抗黑劍門的大計之際，周千里突然而至，同時並帶領十八名高手前來支援。周千里乃當代大俠，極受武林中人尊崇，他把當前敵我情勢向衆剖析，並建議重新部署一切，均爲包天成、萬壽山採納。晚宴時，包天成、萬壽山、斬情女與周千里共席，酒過三巡，周千里垂詢斬情女何以江湖上對她諸多流言蜚語？斬情女據實以告，原來她爲應付一些好色之徒的糾纏，用一替身瓜代，自己至今宮砂猶在……

眞假周千里　正僞決一戰

斬情女感覺到這件事馬虎不得，必須作出一個很清楚的解釋，沉吟了一陣，道：「在開封，我受到了一次重傷，田昆看到了，所以，我很安全，但我被緊迫圍殺，沒有逃命機會，田昆却一直緊隨着我，我很感動，但也很怕他糾纏，因爲，我那替身留在開封，所以，我找來了三尺金童丁盛，這就使田昆沒有機會。」

萬壽山笑一笑道：「原來還有這麼多的曲折。」

周千里道：「現在呢？姑娘作何打算？」

斬情女道：「黑劍門太兇厲，我們幾度出生入死，再加上和萬院主、林公子、四海鏢局中會聚一處，大家都面對强悍的敵人，自然間就沒有甚麼私情糾纏了。」

周千里沒有再問下去，轉過話題，道：「姑娘，就目下情形而言，似是你和林成方與他們交手的次數最多。」

點點頭，斬情女緩緩說道：「是，我和林成方和他們碰面的多些。」

周千里道：「姑娘，你覺得黑劍門這個組合如何？」

斬情女道：「他們很兇悍，也夠毒辣，如若整個江湖同道不能團結起來，沒有一個門派能和他們抗拒。」

周千里神色肅然的道：「不錯，我和老叫化子，用了不少的心機，但仍然不能使整個武林中紛戰的門派合於一處，近年中，他們有些覺悟，這一次對抗黑劍門，姑娘出力很大，我周某人會盡我之能，對姑娘有個交代，目下，各大門派由覺悟而逐漸的開始聯手，但是不是眞正能全心合作，很難預料，我和江老化子，只不過是盡其在我吧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這一點，周大俠可以放心，面對着黑劍門的强敵，誰都會全力以赴。」

周千里道：「這一次，各大門派肯把十八位年輕高手交出來，大概他們也覺得情勢不宜再拖延下去……」

萬壽山一臉疑惑的道：「周鐵筆，我有些想不明白？」

周千里道：「甚麼事？」

萬壽山道：「黑劍門爲害江湖，又不是近一兩年的事，別的門派不去說它了，但是少林、武當、丐幫這等大門派，怎麼竟然都無動於中？」

周千里道：「說起來，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找過丐帮，也找過少林、武當，你猜那是什麼樣的結果。」

萬壽山道：「我就是想不通，究竟是甚麼結果？」

周千里道：「他們對我很熱情，把我安排在貴賓居住之處，然後就讓我等下去了。」

萬壽山道：「等候？」

周千里道：「能夠作主的人，包括丐帮帮主，少林和武當的掌門人。」

萬壽山道：「你等一等，有何不可？」

周千里道：「當時我也像你這麼一個想法，一等就等了十幾天，可是還是見不着人。」

萬壽山道：「怎麼會，一派掌門之尊，行踪豈有不知道之理？」

周千里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我就不停追問，結果是越問越奇怪，本來，還可以見到個長老、護法的身份人物，但以後，連這些人也見不到了……」

萬壽山接道：「他們是不是有意逃避？」

周千里道：「不錯，他們是有意的逃避，一處如此，也還罷了，三處如此，周某人就有些沉不住氣了。」

萬壽山道：「你查清楚了沒有？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周千里道：「說原因，我可以想出十幾種來，但却一直沒有得到過他們的證實，明白點說，就是到現在爲止，還不知道眞正是爲了些甚麼？」

包天成道：「少林、武當、丐帮，是江湖上維護道統的主力，怎麼會……」

周千里搖搖頭，笑道：「我想，他們有苦衷，要不然，他們不可能逃避我。」

萬壽山皺皺眉頭，道：「難道這黑劍門，會和他們有甚麼關連不成？」

斬情女道：「這一個絕對不會，萬院主可以放心，但他們逃避這件事，必有原因，使他們不敢揷手。」

萬壽山道：「現在，他們好像是又敢出面了。」

周千里笑一笑，道：「這是我和老叫化這幾年奔走的成績，經過了幾年的拖延，好像他們都已經改變了態度，不過，到現在爲止，我還未查出那時他們逃避黑劍門的原因。」

萬壽山道：「你說各大門派，都已經派了精銳而來，要一舉殲滅黑劍門，是不是他們的掌門人，親自率領而來？」

周千里道：「就算不是掌門人，來的人，亦必是極具身份的。」

斬情女道：「周大俠，恕晚輩多一句口，我們這些力量匯集於一處，是不是眞的能一舉，摧毁對方呢？」

周千里道：「姑娘問得好，不論任何一個門派，包括了少林、武當在內，都自知他們沒有能力單獨對付黑劍門。」

斬情女道：「他們合在了一處之後，是不是就有力量對付黑劍門呢？」

周千里道：「這是個未知數，問題還不在能不能對付他們？而是要如何對付他們。」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現在帶了人突然發動，想來，已經是知曉一些敵人的大概情形了。」

周千里道：「只能說有了一點綫索。」

斬情女道：「老前輩，晚輩覺得各大門派，分追合擊，表面上是力量十分强大，實際上，力量分散，以黑劍門耳目的靈敏，他們只要找上一個門派，集中了高手，伏擊、截殺，很可能就會使那一門派大受損傷。」

周千里點點頭。

斬情女道：「只要他們一擊得逞，此後，必會採用此策。」

周千里道：「姑娘的意思呢？」

斬情女道：「賤妾的意思，不如把這些實力，合之於一處，然後，再分成若干個組合，各以特長，分成了搜尋、追殺、主攻等，一則可使咱們自身的力量，强大了很多，二則，可以使每個人的特長，盡量的發揮出來，就算萬一遇上了黑劍門的主力伏擊，但傷亡的是武林同道的混合編組，也不會使一個門派受到了太大的損傷，不致於使一個門派大傷元氣。」

周千里道：「好辦法，只不過……」

萬壽山道：「不過甚麼？」

周千里道：「不過，要他們把實力合於一處，再行混合分成若干個組合，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萬壽山道：「這法子，我也覺得不錯，各大門派掌門人，都是才智之士，難道就不會分辨一下麼？」

周千里道：「數十年來，傳統的門戶之見，一下子，要他們完全的合在一起，在心理上，他們就不能適應。」

萬壽山道：「能不能說服他們？」

周千里道：「只怕很不容易。」

斬情女道：「只怕要有一次很悲慘的教訓，才能使他們覺悟。」

周千里沉吟了一陣，道：「不錯，在下也有此感。」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周鐵筆，你說，這件事會不會發生？」

周千里道：「很難說，照易姑娘的說法，這是件可能的事。」

萬壽山道：「如若很可能發生這件事，你是否應該想法子防止這件事呢？」

周千里道：「我們沒有法子防止，而且，慘劇沒有發生之前，也沒有人會聽我的話。」

萬壽山道：「怎麼？這麼久的時間，你們還沒有說服人家？」

周千里道：「唉！萬兄，我和老叫化子在江湖上奔走呼號，爲時甚久，你能說，他們這些人，完全的不知道麼？他們知道雖然是知道了，但他們的內心，却完全沒有把這件事給放在心上，總覺得這是別人的事……」

一頓又道：「至少，和他們沒有太大的利害關係，各派自行爲政，這就造成他們之間互不關連，門戶之見，冲淡了正邪之間尖銳的對立，看來，必須要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變，才能使他們有所覺悟。」

萬壽山還想講話，但却輕輕吁一口氣，忍了下來。

他慶幸自己跳出江湖上是非之外，才過了數十年平靜的日子，但對周鐵筆把他拖入江湖恩怨是非之中一事，也沒有甚麼怨恨，覺得自己這一身所學，如若長久埋沒在深山之中，與草木同腐，也是一件憾事。

斬情女道：「周大俠，不論情勢如何變化，目下黑劍門最大的敵人，還是四海鏢局，我相信，他們一切的準備，都還是以對付四海鏢局子爲主。」

萬壽山道：「姑娘的意思是，他們還要再對四海鏢局子發動一次攻勢？」

斬情女道：「對！一種很强烈的攻勢。」

萬壽山道：「好！咱們就再接下一場搏殺，也好試試這十八位各大門派中年輕高手的實力。」

突然間，一陣尖厲的哨音，傳了過來。

萬壽山霍然站起身子，叫道：「說來就來了。」

包天成道：「諸位在這裏喝酒，我出去瞧瞧。」

周千里笑了笑，道：「我一直在反對黑劍門，但却從來沒有和他們照過面，今天既然碰上了，豈可錯過？」

斬情女道：「賤妾之意，咱們一起去，不過，先隱在暗中，不要出手，看看那十八位年輕高手的手法如何？」

周千里道：「對！我也是這一個意思。」

四個人悄然走出了大廳。

包天成離開時，一下子全熄去了廳中的燈火。

包天成帶路，直奔向哨音傳來的方位。

那是四海鏢局子東北一角，雙方已經對上了陣。

四海鏢局子，領頭的是破山手石一峯。對方，是兩個穿着黃袍的老者，身後，一排站着八個黑衣勁裝大漢。四個佩刀，四個佩劍。

兩個黃袍老者臉上蒙着面紗，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石一峯身後也站着八個人，除陰陽雙劍，其餘的六個人，都是周千里帶來的十八高手中人。

看清楚了眼下形勢，周千里、萬壽山、斬情女，都沒有現身，隱身閃入到暗影之中。

石一峯冷冷說道：「看兩位黃袍加身，至少也該是這一羣人中的領隊了。」

左首一個黃衣人冷笑一聲，道：「石一峯，你眼睛沒有瞎，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石一峯道：「聽口氣，閣下認識我石某人了。」

左首黃袍人冷冷說道：「石一峯，就憑你們點實力，眞的要和黑劍門對抗麼？」

石一峯凝神靜聽，希望能從他的聲音中，聽出來他的身份。

但是很失望，竟然聽不出來。

輕輕咳了一聲，石一峯緩緩說道：「閣下既然認識我石某人，爲什麼不堂堂正正的取下你臉上的面紗？」

左首黃袍人冷笑一聲，道：「石一峯，看不出老夫是甚麼人？那只怪你眼拙，如何能怪老夫……」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咱們確是舊識，在還未動手之前，老夫要勸你幾句話。」

石一峯道：「甚麼話？」

黃袍人道：「馬上離開這裏，當可保全一命。」

石一峯哈哈一笑道：「好意心領，不過，我石某人不吃這個。」

黃袍人道：「那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石一峯冷冷說道：「如若咱們眞是老朋友，我也要勸你一句，多行不義必自斃，兩位今夜只怕就要遭到報應了，在未動手之前，你們還來得及退出去。」

右首黃袍人冷笑一聲，道：「不用和他們說了，咱們動手吧！」

左首黃袍人道：「石一峯，這是你自己找的，不是我不顧舊交。」

舉手輕輕一揮。

兩個執着長刀的黑衣人，突然撲了上來。

斬情女低聲道：「這些刀手，武功高强，不易對付。」

陰陽雙劍，如若要出手，應該是走快一步，但兩個人好像已受到甚麼囑咐的，不但沒有出手迎敵，反而向旁側閃了一閃。

兩個年輕人，突然橫裏躍出，兩柄長劍同時出手，迎住兩個施刀的大漢。

周千里低聲道：「這兩位都是出身武當門下，他們之間，自己已有着很好的調整，五個武當門下，集中在一處。」

萬壽山道：「六個人，有五個是武當弟子，另一個是什麼門下呢？」

周千里道：「好像是鷹爪門中，我記不大清楚了。」

這時，雙方已展開了激烈的惡鬥。

兩個施刀的大漢，刀法大開大闔，果然是和自己昨日遇上的一路人物。

這些人，藉藉無名，但武功之高，刀法之强，實在叫人吃驚。

兩個仗劍迎敵的武當弟子，在動手十招之後，已然有些被迫落下風的感覺。

不知是什麼人創出了這套劍法，雄渾詭奇，兼而有之。

石一峯皺皺眉頭，望望搏殺場中四人，顯然要對那兩個施刀大漢的凌厲攻勢，亦爲之驚駭不已。

斬情女低聲道：「那些長刀殺手，刀法正中有奇，我和林公子，都幾乎傷在了他們的手下，這些年輕人好强之心太重，只怕不肯請人助戰，咱們要下要出手？」

周千里道：「再看一會吧！他們師兄弟集中在一起，照說應該有個照應才是。」

果然，兩個武當門下，很快的閃身而出，分助兩個師兄。

黃袍大漢一揮手，另外兩個執刀大漢，也疾步而出。

另一個年輕人仗劍而上，五個武當弟子，全數出動。

搏殺場中，形成了五對四之局。

兩個黃袍人，沒有再下令增加人手，大約感覺到，以四對五，以足可取對方之命。

但事實上，情形却大出人意料之外。

五個武當弟子合手之後，立時佈成了一個陣勢。

但是五人交互移位，五劍相互支援，頓然四個長刀殺手的攻勢給封住。

周千里點點頭，低聲道：「萬兄，這就是武當派中有名的五行劍陣，看來，他們已練得十分純熟。」

四個長刀殺手，不但未能把對方的劍陣突破，而且，反而被對方劍陣的壓力，迫的向一起集中。

顯然的，四海鏢局已佔了優勢。

這時，兩個黃袍人也發覺情勢不對，左首一人，低聲道：「老二，你看出了沒有？」

右首黃袍人道：「好像是武當派中的五行劍陣。」

左首黃袍人道：「奇怪呀！武當派中人，怎麼會跑到了四海鏢局中來。」

右首黃袍人道：「莫非武當派已和四海鏢局勾結在一起？」

左首黃袍人道：「大概是不會錯了，單憑一個四海鏢局子，憑什麼和咱們作對？」

右首黃袍人冷笑一聲，突然提高了聲音，道：「石一峯，我說呢，一個小小的四海鏢局子，怎麼敢和黑劍門作對，原來你們早已經和武當門下有了勾結。」

石一峯冷冷說道：「黑劍門縱橫江湖，到處爲非作歹，如若你們是我石某人的朋友，我石某人很慚愧有你這種朋友……。」

左首黃衣人冷笑一聲，右手一揮，四個佩劍從人，突然飛身而出，攻了上來。

陰陽雙劍正待出手，却見五行劍陣，忽然擴大，把四個用劍的殺手，也圈入了陣中。

這時，是以五抵八。四劍，四刀，八個殺手，全被圈入了五行劍陣。

斬情女看的很仔細，他知道這些殺手的厲害，覺着這五個武當門下弟子，决無法和這八人抗拒。但事實上，却大出斬情女的意料之外，武當派的五行劍陣，竟然是有無窮的妙用，八個人，被圈入劍陣之後，仍然保持個不勝不

敗之局。

這是一件很奇怪，微妙的事，一個對一個，武當門下弟子，就不是這些殺手的敵手，但五個武當弟子加在一起，却可以抵銷八個武功絕高的殺手。

斬情女看到了這些正大門戶中精奇武功的成就，不禁暗暗一嘆，忖道：他們所以能夠站立江湖，數百年聲譽不墮，確實有他們的高明之處，名無倖至，信非偶然。

兩個黃袍大漢，臉上都蒙着面紗，無法看清楚他們的神色表情，但斬情女却感受到了他們的驚疑之心。

石一峯高聲說道：「兩位帶來的屬下，都已出手了，現在，我看兩位也該出手了。」

左首黃袍人突然踏上半步，冷冷說道：「石一峯，你要試試麼？」

陰陽雙劍突然迎了上去，接道：「用不着石老親自出手，咱們兄弟接下你朋友就是。」

左首黃袍人突然抽出了一把緬鐵軟刀，冷冷說道：「看你們這副模樣，大概就是陰陽雙劍了？」

陽劍馬侯冷笑一聲，道：「咱們兄弟闖蕩江湖大半生，見過的高人很多，確有不少人，只會耍耍咀皮子罷了，閣下手底下，有多少功夫，不妨盡量施展。」

左首黃袍人突然行近一步，右手一招，緬鐵軟刀，刷的一聲，揮斬過來。

陰劍郭相舉劍一封，擋開緬刀。

陽劍馬侯却趁機一劍劈了過去。

黃袍人冷冷說道：「怎麼？你們要兩個打一個麼？」

馬侯道：「陰陽雙劍，一向是兩個齊上，你們一個人，咱們是兩個，你們十個人，咱們也是兩個。」

黃袍人冷笑一聲，道：「兩位一齊上也好，免得我多費手脚。」

緬刀突然加快，連綿攻出了一十二刀。

這十二刀，分劈郭相、馬侯，每人六刀。

一陣連續的金鐵交鳴聲中，十二刀盡被封開。

但陰陽雙劍立刻還以顏色，每個人還攻了三劍。

黃袍人手中的軟刀，不但速度奇快，而且，變化萬端。

只見刀尖運轉如輪，片刻間化作了一片刀芒。

幸好，陰陽雙劍都是久經大敵的人，雙劍合璧，還可能勉强接得下來。

右首黃袍人冷笑一聲，道：「石一峯，咱們也該活動一下了。」

話出口，人也同時發動，寒芒一閃，已然攻近前胸。

好快的一刀。

石一峯大喝一聲，連續劈出兩拳。拳風呼呼，避開了刀勢。

他雖然號稱破山手，拳掌功夫了得，但也不敢赤手空拳，硬接對方的鋒利緬刀。

全力劈出了兩拳之後，右手一揮，摘下了背上的大刀，揮刀擊去。

雙刀並舉，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這是一場兇厲無匹的會戰，刀光、劍影，瀰漫了數丈方圓。

大體上說起來，這些人都算是武林中一流高人，每個人，都學有專長，都有他們獨特的造詣，

所以，搏殺雖然激烈，雙方却還維持了一個半斤八兩的均衡之勢。

周千里點點頭，道：「黑劍門的殺手，果然是很高明，但咱們的實力，也不錯，看這一戰，使在下覺得黑劍門，也並非十分可怕，只是武林同道過去，太過縱容他們。」

斬情女突然道：「周大俠，咱們要不要出手？」

周千里道：「多看看他們的刀法劍路，也許能夠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斬情女道：「周大俠，可曾已經看出了一些什麼？」

周千道里：「有些像，但也有點不像？」

斬情女道：「像什麼？」

周千里道：「像我一位朋友的刀法？」

斬情女道：「你一位朋友的刀法？難道他進入了黑劍門？」

周千里道：「三十年已沒有聽過他的消息，他是否進了黑劍門，我也不太清楚。」

斬情女道：「三十年不相往來，你們之間的友情，是相當冷淡了。」

周千里道：「姑娘，三十年不相往來，是因爲我找不着他，我化了兩年的工夫，天涯海角的去找他……」

一頓又無限感慨的接道：「但却一直沒有消息，就像他突然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一樣，不知行踪何處……」

斬情女接道：「他會不會死了呢？」

周千里道：「不會。」

斬情女道：「爲什麼？」

周千里道：「他死該見屍，以他在刀法上的成就，殺他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斬情女沉吟不語。

周千里笑一笑，道：「姑娘，像他那樣身份的人，死亡也該是一件很哄動的事？」

斬情女道：「賤妾晚生十年，不知是否聽過你那交朋友的大名？」

周千里道：「刀怪張丹，姑娘是否聽過這個名字？」

斬情女道：「聽過，江湖上傳說他的事情很多，近幾年來，從未聽人提起。」

周千里道：「黑劍門的事件，實在太過震動人心了，很多江湖上的大事，都被掩遮了過去。」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老前輩，你認識那兩個黃袍人麼？」

周千里凝目望去，只見石一峯已被對方緬刀逼得險象環生。

倒是陰陽雙劍，和另一個黃袍人，倒還能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但對方八個殺手，也仍被困在五行劍陣之中，這個名動天下的劍陣，果然是非同小可。

周千里道：「不能讓石兄受到了傷害，咱們可以出手了。」

萬壽山道：「那小子在軟刀上成就不錯，我已經瞧出了一點門路，我去對付他。」

周千里笑一笑，道：「不勞萬兄出手了，我要露露面，我已大約猜到他們是誰了？」

萬壽山道：「好吧！不過，周鐵筆，不要要你的大俠性格，仁德寬厚，放他們兩個人離開？」

周千里道：「這個，我明白。」

舉步行了出去。

石一峯正感不支，周千里却突出一筆，封住了黃袍人的軟刀，道：「石兄，請退下休息，這個人讓給我了。」

石一峯點點頭，退了下去。

周千里淡淡一笑，道：「閣下既認識石一峯，想必也認識我了。」

黃袍人打量了周千里一眼，道：「鐵筆金針周千里。」

周千里道：「好！在下正是周鐵筆，既然彼此叫明了，閣下也應該亮出字號了。」

黃袍人身軀微微震動了一下，顯然，他內心之中，正有着很大的驚懼。

周千里在江湖上的聲名太響亮了，響亮到和他爲敵的人，心中有一份自動的不安。

只聽黃袍人歎息一聲，道：「周大俠，這一點，很難從命！」

周千里道：「爲什麼？」

黃袍人吁一口氣，道：「因爲，人不能和鬼通名報姓？」

周千里怔了一怔，道：「人和鬼？這話怎麼說？誰是人，誰又是鬼？」

黃袍人道：「你是人，我是鬼？」

周千里哈哈一笑，道：「你是心中有鬼，男子漢，大丈夫，生死何足畏，爲什麼不揭下你臉上的蒙面黑紗，堂堂正正的作個人，取下你的面紗吧！」

黃袍人搖搖頭，道：「不行，我不能取下來。」

周千里道：「爲什麼？」

黃袍人道：「在戴上這幅面紗時，我們巳經立下了重誓，脫離了人間，進入鬼域。」

周千里臉色一寒，道：「胡說，你們眞的認爲我瞧不出你的身份麼？」

黃袍人道：「就算你周大俠認出了我們是誰，我們也不會承認。」

周千里道：「那不要緊，我揭下你的面紗時，別人自會看出你們兄弟的身份了。」

黃袍人黯然一歎，道：「周大俠，你認爲，你能揭下我戴的面紗麼？」

周千里道：「難道不能？」

黃袍人道：「不能……。」

周千里接道：「哦！在下倒是不信。」

大跨一步，舉起了手中鐵筆。

黃袍人道：「周大俠可以殺了我們，但却沒有法子取下我這面紗，當我第一天戴上這面紗時，它巳和臉上的肌肉，合爲一處……。」

周千里呆了一呆，接道：「有這等事？」

黃袍人道：「周大俠不相信，何不求證一下。」

周千里道：「閣下願意束手就縛？」

黃袍人道：「不會，但在下自知決不是周大俠的敵手。」

周千里道：「好，那你就出手吧！」

這時，林成方也趕了過來，正和斬情女站在一處。

斬情女低聲道：「林兄，瞧到了沒有，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周前輩還未出手，對方經有些畏懼了。」

林成方道：「周前輩是家父的好友，但他武功眞正如何，在下却是一點也不知道，姑娘在江湖上走動的時間久，想必有些知曉了。」

斬情女道：「周大俠的名氣很大，但我却從未見過他和人動手。」

兩人談話之間，黃袍人巳然揮刀擊出。

周千里鐵筆一架，展開還擊。

七八個照面巳過，雙方立刻分出了強弱之勢。

但見周千里鐵筆縱橫，片刻之間，巳把黃袍人圈入了一片筆影之中。

黃袍人勉強支持了二十個回合，握刀的右腕，被鐵筆擊中，手中的緬鐵軟刀跌落下來。

周千里鐵筆一抬，刷的一聲，挑落了黃袍人一片面紗。

黃袍人尖叫一聲，向後退了兩步。

周千里手中鐵筆寒芒，如影隨形一般，指在黃袍人的咽喉之上。

凝目望去，果然見到那黃袍人的臉上流下血來。

他沒有說謊，整個面紗，除了垂下來的之外，鼻子以上，都嵌入了肌肉之中，空出了咀吧，大概是留作吃飯、說話之用。

周千里道：「你……。」

黃袍人接道：「我說的都是實話。」

周千里歎息一聲道：「你們兄弟，在武林之中，也算是有名望的人，怎會甘願被人如此折磨。」

黃袍人一嘆，道：「我們情非得巳，周大俠，在下願意說出所知內情，但我只求周大俠一件事。」

周千里道：「你說吧。」

黃袍人道：「不要揭穿我的身份，給我們兄弟一個自絕死亡的機會。」

周千里道：「爲什麼一定要死，何不留下有用之身，共抗黑劍門？」

黃袍人道：「這種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們却苟全性命，忍辱偷生，自然是有着不能輕易一死的苦衷了。」

周千里道：「有這等事，不過千古艱難唯一死，你們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

黃袍人道：「是不怕死，但我們兄弟却生爲別人生，死爲別人死……！」

周千里接道：「有這樣嚴重麼？」

黃袍人道：「世上很多事，都可以作假，但只有一樁事，不能作假。」

周千里道：「什麼事？」

黃袍人道：「死亡，尤加是面對面的死亡，一目可以瞭然，想作假也是有所不能了。」

周千里道：「看來，閣下的死意很堅決的了。」

黃袍人道：「而且，也很壯烈，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都在找個這樣死亡的機會，但却一直沒有找到，見到了你周大俠，總算找到這樣的一個機會了。」

周千里輕輕吁一口氣，道：「這樣死了，難道就不會洩漏隱密麼？」

黃袍人道：「不會，我先要毀去帶來的殺手，餘下的就是你們這邊的人，希望他們能夠保密。」

周千里道：「我們這邊的人，你可以放心，他們決不會洩露出去。」

黃袍人道：「既是如此，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突然衝入五行劍陣之中，手起刀落，殺了一個殺手。

這一變化，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雙方搏殺之人，都不禁爲之一呆。

兩個黃袍人，突然聯手，雙刀連環劈出，不大工夫，帶來的殺手，全數死於兩個黃袍人的緬刀之下。

那些殺手，個個武功高強，實也不在這兩個黃袍人之下。

但他們却沒有還手，完全是一種束手就戮的情形。

殺完了隨來的殺手，左首黃袍人緩緩說道：「周大俠，希望你們不要說出今日之事，最好能傳出一種說法，包括咱們兄弟在內，都是死在你們的手中。」

說完話，突然回手一掌，自擊天靈要害而死。

另一個黃袍人却突然攻出一劍，刺向了陽劍馬侯。

馬侯怒道：「好小子，你這什麼意思？」刷的一劍，刺了過來。

那黃袍人不但不閃避，反而一挺身，迎向馬侯劍勢，長劍刺入前胸。

馬侯呆了一呆，那黃袍人巳拚盡最後一口元氣，脫開劍身，倒地而逝。

這一劍，正中了心臟要害。

兩個黃袍人說死就死，乾淨俐落，雖然死法不同，但却都十分壯烈。

周千里緩步行了過去，蹲下身子，想揭開兩個臉上的面紗，

這才發覺，那面紗是兩層，裏面一層，果然由鼻子以上，緊黏入了臉上的肌膚之中。

如若要揭下面紗，勢必然會使那人面目全非。

其實，用不着揭開面紗，周千里也巳知道了這兩個黃袍人的身份了。

林成方緩步行了過來，道：「周叔叔，這兩位是……。」

周千里搖搖頭，接道：「成方，我答應過他們，不能洩漏他們的身份，這一點，你要多多原諒。」

斬情女道：「不管他們是誰，過往的爲人如何，單是今天表現的勇氣，已十分叫人敬重了。」

周千里點點頭，道：「往者巳矣！他們人已經死了，過去和現在，都化爲烏有，我們不用追究他們的身份，也不用管他們是誰了。」

緩緩站起身子，接道：「處理這些屍體吧。」

包天成道：「給他們兩人安排厚葬……」

周千里接道：「不用，如何處置別的屍體，兩人也是一樣。」

光棍聽話，兩面都想，包天成立刻領悟到周千里的意思，點點頭，高聲說道：「來呀！用藥物化去這些屍體。」

周千里仰望夜空，輕輕吁一口氣，道：「成方，你看，今夜中，他們會不會只來這一批人？」

林成方道：「照說不會，他們巳經對付四海鏢局很多次，大都傷亡於此，今夜要來，應該是動員了大批人手才是，怎會如此輕鬆？」

周千里道：「但除此之外，却不見別的動靜，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林成方道：「這就叫晚輩想不明白了。」

周千里道：「這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諸位想想看，這鏢局之中，那裏是可渡的陳倉？」

包天成嗯了一聲道：「王分局主何在？」

王榮應聲奔了過來，道：「總鏢頭……」

包天成道：「想想看，這座徐州分局，那裏有天然的空隙？」

王榮道：「後花園中的荷花池，有一條水溝可通。」

包天成道：「快，圍上荷花池。」

王榮應了一聲，帶人奔去。

包天成、周千里、萬壽山、林成方、斬情女，全部跟了過去。

他們本來就是負責四下接應，也沒有一定的固守地方。

王榮下令燃起了火把，頓然間一片明亮，可見方圓數丈內細微景物。

凝目望下去，只見荷花池畔，躺着三具屍體。

周千里怔了一怔，道：「早巳有埋伏在這裏了？」

王榮道：「沒有啊！」

周千里問道：「這些人，是不是黑劍門中人？」

林成方道：「看起來，倒是很像？」

話聲一頓，接道：「一定是他出手了。」

周千里道：「誰？」

林成方道：「高空雁，這個武功高強，我都無法對他瞭解的人。」

周千里點點頭，未再多問。

包天成道：「王榮，這地道通往何處？」

王榮道：「圍牆外面。」

周千里道：「這地方既是十分隱密，高空雁又怎麼知曉？」

林成方道：「這個人一切都叫人無法瞭解，他一個人躲在房子裏，也不和我們見面

周千里道：「你們看到過他出手沒有？」

林成方道：「沒有見過，他一切都在暗中進行，叫人揣測不透。」

周千里道：「成方，你確定這些人，都是他殺的麼？」

林成方道：「確定，除他之外，四海鏢局中，再沒有別的人，能無聲無息的殺死這些人的了？」

周千里行近池畔，翻動了一具屍體，很仔細的看了一陣，道：「不錯，他們都是剛死不久。」

林成方低聲道：「老前輩，看出一點眉目沒有？」

周千里笑一笑，道：「什麼眉目？」

林成方道：「那位高空雁的出身。」

周千里道：「我正在查看他們是死在什麼手法之下。」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沒有瞧出他的出身麼？」

周千里道：「瞧不出來。」

這時，正北方位上，突然傳過來了一陣急厲的哨音。

包天成呆了一呆，道：「又有一批人趕來了。」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人一直如此。」

周千里道：「包兄，想想看，那裏還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包天成道：「王榮，除了這口荷花池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混進來？」

王榮道：「沒有了。」

周千里[illegible]也事，已用不着咱們費心了，咱們[illegible]身大步而去。

[illegible]榮等，也只好跟着走了。

四週的火把，也突然熄去，恢復了一片黑暗。

周千里走了一半，突然停了下來，道：「成方，暗中回去看看。」

林成方點點頭，轉身而去。

斬情女低聲道：「我也去，他一個人，也許會應付不了。」

周千里點點頭。斬情女借夜色和花木掩護，很快的追了上去。

周千里低聲對王榮道：「要他們回去，咱們留在這裏。」

王榮點點頭，示意隨來的趙子手、鏢師繼續退走，包天成、王榮、周千里却留了下來。

三個人很快隱伏在一叢草樹之中。

林成方行近了荷池畔邊，伏身在一叢花樹後面。

斬情女隱身在林成方身後七八尺之處。

荷花池中一片平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忽然間，響起了一陣水波激動之聲。

緊接着一條人影，忽然由水中冒了出來。

林成方暗暗點點頭，忖道：究竟是多識廣的人，對事情的觀察判斷自有別人難近之處。

那人穿着一身油綢子水衣，爬出水面之後，一長身，竄入花樹叢中，靜伏不動。

林成方倒也很沉得住氣，一直隱藏着沒有行動。

他相信周千里必會作出週密的安排。

那隱入草叢中的人，等候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後，不見有動靜，才緩緩站了起來。

借一點星光，林成方凝目望去，發覺那人已經脫下了水衣，露出了一身深藍色的勁裝。

只見他流目四顧了一眼，緩緩行到荷池旁邊，輕輕在水面上擊了兩掌。

但看水花一翻，又一個穿着水衣的人冒了出來。

片刻工夫，連上來了五個人。

林成方沒有動，斬情女也沒有動。

後爬上來的四個人，也都脫下了身上油綢子的水衣。

五個人集於一處，低聲商量。

林成方忖道：現在，應該是有所行動的時候，看五人的情形，大約是一個小型的組合。

心中念轉，人由花叢中緩緩站了起來，冷冷說道：「五位才來呀！」

靳情女連隨站起身子，飛身一躍，落在林成方的身側。

這時，五個黑衣大漢，集中在一處，本來正低聲交談。

聽到林成方呼喝之聲，突然轉過身子。

五人之中，有一個年紀特別大一些，留着垂胸長髯的人，點點頭，道：「原來你們早就設下了埋伏。」

林成方道：「不錯，你們能找到這一條水道，也足見高明。」

長髯人冷冷說道：「我們這些人，也是你們殺的了？」

林成方道：「他們的屍體在此，閣下應該早巳經看到了。」

人不是他殺的，他不能承認，只好含含糊糊的應付過去。

那長髯人點點頭，道：「很好，這些人都是死於暗算之下。」

林成方道：「你們也是暗襲，死於暗算之下，有何不可？」

長髯人道：「你是不是叫王榮？」

林成方道：「不是，四海鏢局子除了王榮之外，還有很多的高人。」

長髯人道：「敢不敢道出姓名？」

林成方笑道：「爲甚麼不敢？咱們本來就是光明正大的人，不像諸位那樣，是鑽在地下的人，像老鼠一樣，見不到天日。」

長髯人怒道：「你滿口胡言，你可知我是甚麼人？」

林成方道：「不知道，不過，黑劍門中，不會有甚麼好東西。」

長髯老人道：「好狂的口氣，要不給你一點教訓，你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突然舉步一跨，人竟飄空而至，三四丈的荷花池，一步就跨了過來。

林成方吃了一驚，暗暗忖道：這人好高明的輕功，看他身法，頗似傳言中的凌空虛渡。

靳情女也看得心頭震動，她行走江湖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身手。

那長髯人跨過荷池，人巳面對着林成方。

林成方神情肅然，道：「閣下輕功很高明，但不知大名怎麼稱呼？」

長髯人道：「在下說出了名字，你也不必識得。」

林成方道：「說說看吧。」

長髯人道：「鐵筆周千里。」

林成方呆了一呆，道：「你叫周千里，人稱鐵筆金針？」

周千里道：「不錯啊！區區手中兵刃，正是鐵筆，暗器是金針，你怎麼會知道呢？」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你見過周千里周大俠？」

周千里道：「反正我就是周千里，還要見什麼周千里呢？」

靳情女搖了搖頭，道：「林兄，江湖上有如此厚顏無恥的人，在下也是少見得很，不用和他們多費口舌了。」

周千里大聲喝道：「我那裏厚顏無恥了？我叫周千里，一點不錯。」

林成方道：「當然也許有很多同名同姓的人，但沒有你這麼一個巧法？」

周千里右手一揮，亮出了兵刃。

那是一枝鐵筆，一枝眞眞正正的鐵筆。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要動手了？」

周千里冷冷說道：「你不相信我是鐵筆周千里，就試試在下手中的鐵筆如何？」

林成方高叫一聲，抽出長劍道：「好！在下也正想領教。」

雙方挑明了，彼此形成了相對之勢，也用不着隱藏身軀。

另外四個身着深藍色勁裝的人，也行了過來，站在周千里的身後。顯然，這一羣來人之中，要以這個鐵筆周千里的身份最高。

靳情女低聲道：「他既用鐵筆，又假用周大俠的名諱，小心他的金針暗器。」

林成方點點頭，迎了上去。

突然間，响起了一陣哈哈大笑之聲，道：「林賢弟，暫緩出手！」

眞的周千里隨着笑聲，越過了林成方。

他也亮出了鐵筆。

星光之下，只見兩人手中的鐵筆，尺寸、大小，也是完全一樣。

至少，有一個人，是蓄意模仿對方。

一拂胸前的花白長髯，周千里笑一笑道：「看你手中的鐵筆也不錯，只是年紀輕了一點，老少兩個周千里碰上了頭，看來，咱們得有一場眞假之戰了。」

年輕的周千里道：「你也叫周千里？」

周千里道：「老夫這周千里的名字，巳經用了幾十年，你沒有出道以前，江湖上只有我這一個周千里，今夜中，却有了兩個不同的周千里，幸好，就被老夫遇上了。」

那勁裝長髯人，道：「在下是眞眞正正的周千里……」

周千里接道：「我相信，這名字，大概是你自己取的了。」

年輕的周千里道：「你怎麼知道？」

（未完）

